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走遠：奈及利亞伊博商人在中國的經商生活與成功想像  
Go Far: Igbo Nigerians' Venture and Imaginary of Success in China



研究生：陳羿融 Chen, Yi-Rong

指導教授：李威宜 Lee, Wei-I

口試日期：2016/07/25

學號：100046504

此碩士論文研究感謝下列補助單位（依補助順序）：

- 2012、2013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暨中研院民族所碩士論文田野補助
- 2013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國際訪問獎」
- 2014 中研院民族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寫作獎助」
- 2014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



# 謝誌

本論文在許多不可能的條件中，一一的突破困難並最終形成一本民族誌小說，這當中發生太多令人困窘、發悶與發笑的事情。沒想到歷經那麼長的時間，最終論文從我的偶像老師們手中拿下意外的高分，儘管我內心八十公噸的自我懷疑不會因此消失，但整件事情終於可以落幕，我也從論文書寫過程中抽絲剝繭地理解自己，從自我對話與靈感的交錯中找到接下來的目標，準備再次啟航：航向更多未知、刺激冒險的人生田野。

本論文在田野調查過程中，首先必須感謝指導老師李威宜的包容，使我在做決策時不至太過擔憂，並總能放手去做。另外我也曾經打擾過林秀幸、林瑋嬪、趙恩潔、彭仁郁、高晨揚、呂玫媛、許灝文、顧坤惠、魏捷茲、方怡潔老師，在田野調查初期，對於我不成熟的發問給予耐心地指導。感謝後來的口委林開世老師，如煙花似的意見使我喜出望外。另外我必須對黃應貴老師表達無限地敬意，我在一入學時恰好擔任黃老師在大學部課程與「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助理工作，都是我在碩士期間非常珍貴的學術與精神糧食來源，透過窺見老師的思想地圖，我也彷彿一見自己於宇宙的位置，對當代社會現象有了新的視野，這使得我由衷認為可以跟黃老師生長在同個時代是非常幸運的事，而我們之間的牽線也是因為林淑蓉老師的緣故，對此我長懷在心。

而我內心充滿感激地還有鄭瑋寧老師，在我論文已經進行不下去的時候，老師於深夜中擺開工作幫我閱讀進行一半的論文，並對內容展開全新的詮釋，使我驚奇地重新面對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我還有救！那樣的學思態度與熱誠使我難以忘懷，而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自己從那些看似艱澀的學術作品中，看見老師內在對人性的敏銳與寬容。另外，我也不會忘記不斷詢問我論文進度的陳文德、鄭依憶、陳怡君老師與黃郁茜學姊，每個月看見你們就會使我想起我的論文還沒寫完。

感謝田野期間結識的中非研究的學者群：Heidi Haugen、港中大老師Gordon Mathew、林丹，你們在我的田野初期都是領我入門的重要人物，Tu、Krystal、袁丁、Kelly，你們也是我在田野的朋友，缺少你們任何一個都會使得田野過程更加艱苦與無趣。而Kathy、Tina，你們更是我田野的支柱，與你們在一起的歡笑與故事都讓我覺得人生充滿希望。

田野調查中，我也萬分感謝Murphy、Peter與Michelle，在異地能見台灣同鄉真的是令人無比欣慰的事情，你們不斷忍受我的打擾與人類學式愚蠢的問問題方式，而我卻無以回報。與Murphy搭著春運火車到義烏的經歷更是彌足珍貴，跟你們在一起的時間都使得我的田野充滿人情味與溫暖，你們每個人身上的故事對我來說都是重要且獨特的歷史，我祈願你們的未來永遠平安與祥和。

這份論文能夠完成，同時必須感謝廣州大世界保齡球館的董事長黃阿伯，供給我在驚濤駭浪的田野中一個穩固的避風港，這是使我不怕往外冒險的最重要的原因。而我初到廣州之際，能夠受到全能經理小魚的協助，更成為我一輩子感恩的對象與重要的朋友。小魚是在適應廣州期間能夠擁有的最堅強後盾，要不是小魚各種精明的照顧與協助，帶著我去學抓猴、找律師找警察、還有找當地黑道大哥吃宵夜、送茶葉，並教我應付各種複雜的人際狀況，這個研究應該早在田野初調就夭折了。而每次想起廣州田野種種，我也會聯想起與小魚的生活點滴，這兩者難以分離。

另外，這份論文靠了許多報導人的幫忙才有辦法得到那麼多豐富的資料，我想這些報導人可能一生都無法理解我到底真正在做什麼，報導人對我的關懷、好意與誤會都使我的田野經驗有趣至極，這些人我可記憶地有Emma、PC、Philip、Paul、Kenji、Goodman、Prince、老人家、Ken、Frank、Governor、Eze、Emmanuel、Awele、Basil、OK、Issac、Kimmany、Chuby、Peter、Pounds、Mike、Terry、UC，以及太多我無法一一詳列的人。你們的故事已經成為我的一部分，我幾乎是帶著你們的故事，成為現在的自己，並打開前往未來的門。你們教導我認識你們的上帝、相

信奇蹟、相信這個世界充滿會關照好人的靈。我認為在我心裡面，我跟你們一樣，只要想起我們擁有過這些連結，都是力量，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都跟我有一樣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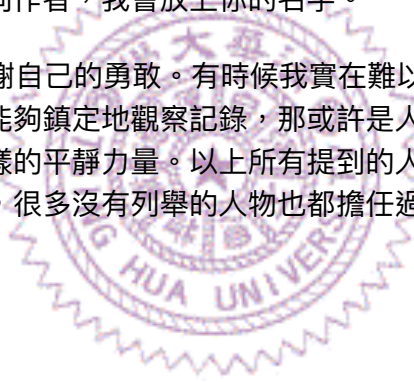
這份論文也使我認識不少奇特的人。我必須感謝佳錡，你教導我如何在男人群中工作，這一直是我所不解的，幸好你的隨性與幽默經驗使我後來進入田野實在輕鬆許多。另外感謝安安，我們的激辯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田野增添燭光與星空，你是我往前跑的動力。而年紀輕輕就能夠跑到非洲做外貿生意的Tina則一直是我的「痛點」，看見你衝刺努力的一切，都使我想要效仿。當然還有謝謝小蘭，雖然我們專業如此不同，但你每次帶給我的靈感都是如此受用。

研究所生涯中慶幸結識的每一個聰明與獨特的同學，在此就不一一詳列，而有一些人難以提起，希望穿越誤會的雲霧與時間之後，我們終將是彼此生命中的好人。

最後，這份論文必須感謝我的家人一直以來對我的包容，爸爸、媽媽，姿吟、建安，你們的存在就是我想要成為更好之人的原因，希望我所做得一切能讓你們感到光榮。另外還有好友石毓卿，每每在我人生遭遇挫敗之時，你的回應與關懷充滿包容與溫暖，我幾乎難以列舉周遭還有比你更為良善與珍貴的朋友。

而這份論文也萬分感謝我的室友以慈，我們所經歷過的那些討論、傾聽與意見交換，都是這本論文最終形成民族誌小說的主要原因，謝謝你的推坑與拉拔、激將與鼓勵，使得我們開始能夠相信。這份論文如果得挑一位隱形的共同作者，我會放上你的名字。

寫完這份論文之後，我想感謝自己的勇敢。有時候我實在難以回想，何以在田野調查中，我可以遇到那麼多狗屁倒灶的事情還能夠鎮定地觀察記錄，那或許是人生迷茫與無力之際反而僅存的求生意志，我期許自己永遠擁有那樣的平靜力量。以上所有提到的人，都曾經或多或少推促著我把這份論文寫完，然而生命更為廣大，很多沒有列舉的人物也都擔任過推手，在此就不再聊表。



# 目錄

故事之前	1
夜禱	15
Sampa	22
開門	39
倒數	62
預言	84
中山裝	104
蓋房子	122
說有光，就有光	148
故事之後	165
參考文獻	173



# 故事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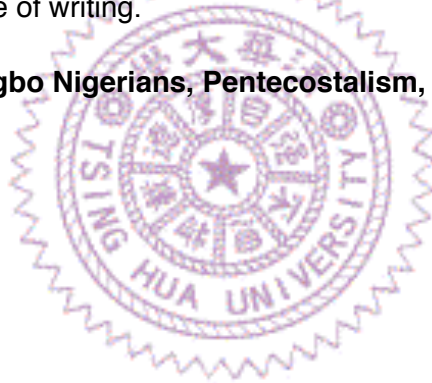
## 摘要

在過去的二十年來，中國作為最大的世界工廠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小資本商人前往。這份論文主要聚焦在年輕的奈及利亞伊博人在廣州的經濟與宗教生活，為這些非洲移民，尤其是沒有居留權的小資本商人如何適應異鄉生活並處理日常困境與不確定性提供一個新的觀點。本論文透過地下化的非洲五旬節派教會，討論當代五旬節基督教在奈及利亞脈絡下的新自由主義當中扮演的角色，同時透遊民族誌小說書寫方式呈現非洲移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關鍵字：**非洲人在中國、奈及利亞伊博人、五旬節派、中國市場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China's position as the biggest world factory attracts massive African petty entrepreneurs to come to China.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d on young Igbo Nigerians' economic and religious life in Guangzhou, which provide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how African migrants, especially undocumented residents and petty entrepreneurs adopt themselves in foreign country, dealing with daily difficulties and uncertainty. This thesis went through underground African Pentecostal church, revealing the role of modern Pentecostal Christianity played in neoliberalism under Nigeria context, and also discovered the subjectivity and the agency of African traders through ethnographic novel style of writing.

**Keyword:** Africans in China, Igbo Nigerians, Pentecostalism, China market



## 導言

作為一個長期被國家邊緣化的族群，年輕伊博商人不論是在奈及利亞或其他國家，都被貼上熱愛金錢、好勝好鬥的負面印象，然而，他們普遍自恃這是天生經商頭腦與文化特性所致。全球人口數量約三千四百萬的伊博人因遷移而連結遼闊的移民與旅途路徑，他們與家鄉保持密切聯繫，以形成繁密的經商網絡。此論文將探討跑到中國南方城市如廣州、佛山等地經商的伊博年輕人，他們在移民政策尚未完整的中國度過艱困與風險的生活，卻仍能藉由各種方式來完整「過好日子」的信念，最終形成一個已然不同的自我。

本文以長期居住在中國廣州、佛山的小資本伊博年輕人為例，探究為何許多人在簽證過期的狀態下仍選擇留守當地等待與尋找作生意的契機，過著跨國貿易橋樑的生活。移居海外的伊博人即便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普遍仍不願意成為任何形式的勞工，在貿易的過程中，他們理解自身從事的是提供買賣管道服務的自僱者 (self-employee) 或提供交易的商人 (trader)，而非辛苦生產的體力勞動者。我們不應把他們的處境視為任何一種跨國的族裔經濟貿易仲介商，儘管他們也會這麼稱呼自己，但是伊博人所擁有的創業意識 (entrepreneurship) 是對自身在當代處境下的認知：他們早已明白自己無法透過勞動工作取得任何階級流動與財富累積，因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反而更願意跳躍到充滿風險的創業以取得任何潛在的可能性。他們是不願意被剝削的一群人，不斷尋找機會、與人合作、不願意幫人做無彈性地勞動工作，除非工作對自身的事業開展也是有利的。他們不只是把生產地的產品送進商品鏈或消費者的手上，而是將自己保持在彈性地經商位置，並透過交易過程中不斷經驗自身與物件會合的過程，這些人的生命經歷參與並影響了南方世界 (global south) 的現代化樣貌。而這些海外經商的年輕人是否就能順利邁向成功呢？按照伊博人的說法，經歷了這個冒險過程之後，我從此在也不是原本的我，我已經走遠 (I've gone far)，如果評價一個人狀態是以擁有多少資源為衡量，那麼我在某種程度上，經歷了千辛萬苦，這些都已經累積起來使我成為不一樣的人了。

伊博人的跨國經商與創業身分與馬克思式的生產與勞動關係脫離甚遠。他們的身分位置是多重的，他們意識自己是個體企業家，成功是個人的，但成功也需要通過人與人的交易關係才能進行，這種關係沒有一定方向，每個人都可以向每個人提供買賣，交易的物品也不只是實質的貨物，而是包含被商品化的資訊與知識。普遍不重視教育的海外伊博年輕人依賴口耳相傳的市場資訊，每個人都可以包裝自己所知與所學，進而再向他人交換利益，再加上市場商品的價格取決於跨國資訊的透明程度，他們經常在這種可控調轉圓的空間當中深化自己擁有資本與經商手腕的形象，而自詡小資本、甚至無資本的當代創業家。然而這當中促使人邁向「成功」的動力與內涵到底是什麼，我在論文中將以「過好日子」開始揭開。

「過好日子」 (Live a good life) 是理解本論文欲處理議題的重要概念，它可以被切成不同層次的意涵：一個是維持社會義務與道德倫理的好日子，意味著好好當個人、好好珍惜生命，一個是透過物質豐盛與享受來形塑好日子的模樣，再一個是透過個人動力與計畫來完成未來好日子即將實現的過程。更簡單地說，「過好日子」經常出現在日常生活的伊博語境中，有時它被用來提醒個人道德責任，有時它被用來鼓勵人們享受物質帶來的虛榮或滿足，有時它被用來加強信念，讓人保持並加深渴望的未來生活樣貌。

在這個漸進的理解之下，最後還會牽涉到伊博人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尋找「好」(good) 感受的情緒與自我轉換的調節能力，這種能力的動能來自信仰上的支持與深化。伊博人就如泛非洲人普遍相信生活的意外、差錯、厄運等是來自靈界惡靈與巫術的搗蛋，在這裡，Evans Pritchard民族誌《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與魔法》裡討論的非洲理性依然作用，然而，當人們的傳統信仰與1960年代在全球與奈及利亞南方發展起來的五旬節/靈恩基督宗教融合之後，這一套信念已經被整合進更複雜的當代經濟樣貌，除了社會緊張關係繼續透由不斷的巫術罪責表現出來，亦同時發展出成功神學、奇蹟信仰等追求利益有效性與立即性的新宗教樣貌，人們的成功來自碰見對的資訊、對的人、對的當下。這使得信仰虔誠的伊博人必須不斷與過去任何失敗、累贅的感受斬斷關係，也必須不斷尋找方法、機會，以連結到任何一種可能的未來。

伊博人因此把自己切割成當下片段的自我，他們經常意識自身狀態並闡述出來，如果屬於正面、滿意便保持，如果不滿意便轉換，這個過程已經被視為作為基督宗教信徒應有的態度，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成功負責任，但是如果有任何意外那便是外靈的責任。伊博人在這種過程中加劇對信仰迫切應驗的渴望，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已為大家安排好一切，人們只需要不斷去理解每一事件的意義就可以理解到上帝的祝福與精心安排。也是因為如此，在越是充滿風險與不確定的情況下，伊博人對信仰的虔誠度就越強烈、對各種支離破碎的訊息解讀也變得更為敏感，通過日常生活人與人的連帶關係，進而不斷重新調整腦中藍圖與現實狀況的契合方式。

人們總是會關心這些非洲年輕人最後是否真的能夠成功，伊博年輕人本身也很難對此有所正面回答，現實的困境仍然是逃不出的牢籠，人們會在物質進步的情況下回答自己有所成功，但對比於想像中巨大成功的實際差距，人們更容易接受的回答是「我走遠了」，走遠本來就有成功的意涵，但也可以如字面上解釋，我已經離開我原本的地方，經歷了那麼多折磨與受苦之後，我再也不是一樣的人。



## 問題意識

本論文田野一共進行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13年八月初調，第二階段是2014年五月至九月正式田野調查，以及第三階段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為期約八個月。在選擇題目的過程中，我因為語言限制的關係，因此大部分的田野對象都鎖定在奈及利亞伊博人，他們是廣州非洲社群當中人數最多的一族，慣用英文，因此容易溝通。然而，我的田野過程也會碰到許多其他國家的非洲人，他們總會一起聚集在奈及利亞教會形成日常人際網絡，我在田野中有時亦會受到來自他們的幫助，但是我大多是從他們眼中進而再理解他們所認知的伊博族群，以延伸自己的材料與想法。

廣州作為中國外貿重點城市，一直以來都吸引各地外國人到此採購，這過程自然也包含了大量的非洲商人。過去的非洲商人幾乎屬於大資本家，他們帶著雄厚資金來到這裡開辦貿易據點，真正引起人們關注的是2000年前後開始在廣州小北天秀大廈、登峰村與三元里、廣園西路大量出現的小資本非洲商人，這些商人的出現曾使廣州民眾與報章論壇出現恐慌，人們害怕「黑人」的置入會使得廣州改變樣貌，各種恐懼言論陸續出現。然而更實際的現實面是，這些非洲商人的聚集刺激了中國商人的市場，許多來自外省與廣東當地的人紛紛來到此地開店、經營起貿易小店，因而才逐漸形成專門為吸引非洲商人的「非洲市場」，亦即來自中國的供應商、加上中國與非洲各國的仲介商與賣家，還有來自非洲各國採買貨物的非洲小商人。這樣的市場生態是經過時間自由發展出來的，但卻也數次在國家政府限制之下遭逢暫時性地瓦解。

非洲移民到海外並與當地鑲嵌形成市場的例子並不少見，事實上，過去非洲離散人群研究皆曾透漏相同的狀況，不管是法國的剛果非裔居民非法居留 (MacGaffey and Bazenguissa-Ganga 2000) 或美國哈林 (Harlem) 區討論西非商人街頭攤販市場 (Stoller 2002)，都指向了非洲離散人潮的出現是為了尋找更美好的世界。這個美好世界通常是歐洲或美國，雖然非洲移民本身卻也往往成為當地社會文化焦慮的來源、文化的他者，他們被視做擁有同質性的一群人，因此招惹來西方世界集體的不歡迎 (Obi 2010)。

來到中國的非洲商人已經成為許多媒體、報章雜誌喜愛的獵奇對象，一部分是他們被描述為一群作為經濟復甦和全球化現象移動之中的人群代表，另一部分則是探討中國在全球化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人潮的出現不但代表非洲正在崛起，中國更是被世界依賴的經濟大國，中國提供的低端商品正好得以支撐非洲日常所需，兩者形成一個相互依賴的關係，這與跨國組織和企業、大批資金流動的現象不同，它代表地是來自極端邊陲國家的行動者試圖遷移到半邊陲國家尋求更好的生活可能，是一個底層力量興起的低端全球化 (low-end globalization) 現象，如果不是因為中國，低端全球化可能無法實行，因此中國商品可以說是讓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人感受到全球化經驗的重要媒介 (Matthew 2011; Mathews & Yang 2012; Yang 2011)。除此之外，還有學者陸續出版相關文章，解釋非洲市場出現在廣州的趨勢與發展情況，例如，Heidi Haugen (2011a) 提出中、非商人之間的關係具有競爭、互補和合作性質，而這是因為非洲商人和中國商人之間已經有越來越緊密的依存關連，非洲移民帶來了非洲教會，其神學詮釋也慢慢地納入廣州當地特色，形成一套新的移民富饒福音 (2013)。Adams Bodomo (2010) 樂觀的認為非洲市場空間的積極意義就在於它逐漸成為中、非群體認識彼此、交流的橋樑，並反省廣州政府顯然還沒有完全對容納不同族群做好準備。Sylvie Bredeloup (2012) 認為非洲人出現在中國並非一個新興現象，而是非洲人再一次地找到一個更合適交易地點。因此如果要理解非洲商人在中國，就必須先了解非洲商人存在世界各地。

雨後春筍的中國非洲人研究隨著全球政經與商品流動不斷出現，研究者致力理解非洲與中國的關係，探討這些專門服務非洲人貿易市場的興起，或不斷理解這些非洲人究竟在中國做什麼，然而這些問題於我卻無法回答到最根本核心的問題：既然這些非洲人沒有資本，那麼他們何能夠跨國來到中國做生意？他們作為小資本商人甚至無資本商人，創業與經營策略是什麼？而那股推動力量除了來自外在社會的壓力，內在的調節機制又會是什麼？在那樣的狀態下，自我與存在狀態是什麼模樣。更簡單地說，我好奇地是這些年輕人如何理解自身處境，如何擁有憑藉的力量，以致於他們能夠面對充滿風險的狀態保有能動性，去應對不安與焦慮的處境，然後摸出新的出路。

因此，我的田野調查鎖定了奈及利亞伊博年輕人，這出自於幾個研究考量，一來他們是廣州地區泛非洲人數最多的族群，比起許多其他非洲人更早來到中國，他們有更廣闊的商貿探索經驗與經濟網絡。二來，中國簽證政策對待不同國籍有不同的策略，奈及利亞人是當中受到較多限制的一群，因此，只要是與伊博人待在一起，尤其是伊博男人，不難發現他們當中許多人的簽證早已過期，因為即使是伊博女人，比起男人都相對容易取得簽證，因為她們的女性角色容易被認為不會影響社會秩序。因此，我認為伊博年輕人居留在中國的狀態與方式比起一般移民過客會更有所不同。另外，最重要的是，伊博人總是得意地自詡天生經商好手，這股反差使我最後反而越來越著迷於理解他們，甚過其他可能會在困頓時期轉以勞力打工換取資金、或屈服於脆弱狀態轉而求助於公部門管道的非洲人。最後，廣州有相當多的奈及利亞教會，他們相當具有特色的影響力在個人、社群上都扮演很大的作用，因此，我的研究在個人能動性的解釋上與奈及利亞五旬節派影響有很大的關係。

本論文為了理解人在困境當中的能動性，因此特別挑沒有簽證的伊博年輕人，並參與其經濟、宗教、日常生活作為研究主體，探討人如何在處於模糊身分的狀態下同時保有靈活的能動性，當人在充滿風險的狀態下去應對各種不安與焦慮的處境，他們真正的日常生活樣貌為何，他們的關懷與他們渴望又是什麼？藉此，我可以理解到一群缺乏資源卻不斷往前冒險的年輕人如何想像並實踐美好未來，而這不管是在當代社會、或者筆者自身的處境與關懷，都是極為重要的答案。

## 文獻回顧

伊博人是奈及利亞東南方的群體總稱，他們有同樣的語言和類似文化的形式，儘管到了殖民以後，「伊博意識」仍是還尚未清楚建立的概念。伊博人出走經商有長久的歷史背景，在殖民時期前，伊博社會採非中央化的政治組織，分散且沒有統一首領。他們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族群，因土地匱乏無法承受過多的人口壓力之下，伊博人很早就發展出手工藝分工與區域之間的交換體系，交換兩地則靠商人 (trader) 來進行交易與運送，距離之遠遍及非洲各地。然而，從事遠距離貿易通常是危險的生意，因此伊博人殖民前已發展出各種地方創新制度，比如武力團隊保護運送貨物、學徒制度、路途休息站、以外婚制建立更廣闊的婚姻聯盟與商業夥伴、膩稱親屬甚至動用血盟來維持信任關係、另外還有不同地方各自建置的信用體制與追債方式 (Meagher 2010)。

到了近代，奈及利亞於1960年獨立之後，伊博試圖從奈及利亞獨立出來建立比亞法共和國 (Biafra Republic)，然這樣的舉動最終導致三年內戰與饑荒，死傷兩百萬人。伊博人從此被國家排除，成為經濟孤立與政治絕緣的族群，在失去基礎設施與基本生產工具的情況下，伊博人只能依靠人際網絡重新出走求存，也因此長年的歷史與當代困境催促之下，伊博人相較於其他族群取得國內商業貿易上的顯著成就。普遍來說，當代伊博年輕人存在清楚的創業意識，每個人都希望在商業網絡上取得介入位置。這種現象來自歷史悲劇因素，加上現今生產工具的嚴重不足、失業率提高，大學畢業無法保證出路，因此社會風氣已使得賺錢與否成為一個人的成功判斷要素，儘管這其實不斷地加重人際關係之間的緊張壓力，人們彼此防範與嫉妒別人在商業領域上的成就，但仍渴望以各種方式努力賺錢、建立男子氣概，奢華炫富與害怕巫術成為人們矛盾的兩種文化風氣。

當代非洲社會研究裡普遍傳達了廣泛的焦慮與脆弱性，這是由於非洲在脫離殖民之後，重建的社會秩序無法發揮完整作用。奈及利亞國內資源與建設普遍私有化、國家力量式微、經濟衰退且財富全部集中到非常少數的菁英身上。奈及利亞充滿混亂與動盪不安，不間斷的軍事政變，亦是毒品運輸與商業詐騙的地方 (Maier 2000)。另外，奈及利亞自1990年前已經開始面臨一系列經濟與基礎設施的瓦解，族群衝突與博科聖地恐怖攻擊事件頻發，人們普遍感受到生存的危機。顯而易見的大小貪腐事件已經成為日常生活技術，不管是高高在上的政府部門，或者是路上開罰單的警察，他們無需向人民遮掩貪腐，貪腐已成為日常語言，是民眾責罵眾多壞事的歸因 (Smith 2007)，人們的怒氣因此透過允許執行叢林正義 (Jungle justice) 的Bakassi Boys組織出來取代社會公義 (Harnischfeger 2003)，他們以當街處死罪犯與嚴守信仰的形象受到民眾普遍支持。

在各種混砸的情況底下，奈及利亞原本就已存在的地下經濟發展更加蔓延，內戰結束之後伊博人自主重新與不同族群和族群之內建立新的非正式經濟網絡，但是這股力量使得族群之間也顯得更為緊張 (Kate 2010)，除了這些以外，最為明顯的現象是席捲整個非洲大陸的五旬節派與靈恩運動 (Pentecostalism/ Charismatic movement) (Larkin 2008; Marshall 2009; Kate 2009; Smith 2007)。這些新興教會席捲了非洲各地，包含奈及利亞南部，即使不是五旬節派教會，天主教、傳統教會也逐漸染上靈恩色彩。五旬節派和其他宗教組織的不同在於它非常顯著地改變個人主體性。被轉為重生基督徒的人們學會拒絕負面、拒絕宿命與決定論，甚至拒絕造成負擔的傳統社會關係，重申個人能動性，這種新的賦權 (empowerment) 無非是為了提供一個美好生命 (good life) 的圖像 (Freeman 2012)，因此，五旬節派的特色很容易吸引來自底層的人群，他們往往共有的特徵是對未來有美好理想卻無生產工具，處於相對邊緣的社會角色，例如貧民窟、受過教育卻又失

業的年輕人、家務負擔過重的婦女、移民社群等 (Deacon 2012; Haugen 2014; Hunt and Lightly 2010; Jeannerat 2009; Krause 2014) 。

五旬節派研究明顯地與新自由主義出現有很大關連性。Maxwell (1998) 的研究顯示五旬節派教義提供人們透過遵循特定準則，使得社會階級流動成為可能，並且產生快速的社會變動；五旬節派的富饒福音 (properity gospel) 承諾信徒擁有財富與健康，反之，貧窮、生病和意外是缺乏信心與惡魔搗亂的結果 (Gifford 2004, Robbins 2004) 。Comaroff & Comaroff (1999) 則指出新自由主義邏輯貫穿五旬節派信仰，五旬節派背負著崇拜經濟 (occult economy) 的特質，健康、財富成為證詞回流到教會，成為快速的心靈投資與物質回報的關係。Birgit Meyer (1998) 結合了宗教與消費主義之間的關係，描述五旬節派的特色不是提供信徒經濟上的實質幫助，而是透由追尋物質的富饒提供人們想像空間，教會是世界性的，惡魔也是世界性的，惡魔會偽裝成各種不同形式並隱藏在日常生活中，信徒必須透過祈禱和保持清醒才能與之對抗。

奈及利亞的五旬節派興起與國家的政經狀況有所關連，在1970年代時，奈及利亞五旬節派信徒人數約三十萬人，如今卻超過四千萬並不斷擴大 (Marshall 2010) 。這一宗教運動被視為重生運動 (Born-again movement) ，而為了將五旬節派信徒與傳統信徒分隔開來，人們普遍將新信徒稱為重生基督徒 (Born-again Christian) 。這個運動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Wariboko 2014:1-2) ：第一個階段是1980年代之前，五旬節派教會從獨立教會脫離出來，這個時期恰好碰上奈及利亞因石油帶來的財富而形成快速的經濟進步與財富積累。第二階段則是1980年代，奈及利亞政府因軍權政府嚴重貪腐而使得油價緊縮、這時期教堂裡面的領袖為了擴增信徒，從聖事 (sanctification) 傳道轉為富饒、治療與自魔鬼手中釋放等儀式。此時的五旬節派紛紛宣導奈及利亞的天命將帶領非洲打敗惡魔並帶領非洲重新進入全球經濟體系。第三個階段發生在1990年以後至今，五旬節派儼然成為奈及利亞最重要的宗教與文化生產來源，帶領信徒渴望邁向現代性的生活。然而，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地理解一個奈及利亞人所擁有的想像與主體形構方式，以繼續闡述我在論文當中企圖描繪的「過好日子」的獨特性。

根據Wariboko的說法，奈及利亞人的五旬節派信仰特質就在於他們渴望追求完整生命 (full life) ，追求完整生命的知識與技術，以及支撐完整生命的精神 (spirit) ，這種完整性是每個人人生下來的唯一目的，但每個人的生命也是未達目的的存在 (Wariboko 2014:7) 。在他的論述之下，五旬節派是充滿情慾的，它結合了愛慾與厭惡，先是以情慾包含他們所渴望的一種吸引力，一種能夠產生歡愉、刺激、以及遭逢奇妙的事情的驚喜的渴望，進而表達他們對上帝無止盡的愛，那些愛上帝的人，到最後都變成一種人，他們有一種想像，這些想像帶著他們充滿對好日子的想望。慾望永遠都是對上帝的慾望。一個人想要上帝、愛上帝，絕對不是坐著等上帝，而是去擁抱上帝做的一切，然後以自己歸訓自己 (discipline the self by the self) ，來證明他們對基督的愛，然後人們會投入使自己與上帝的節奏一致。這種慾望可以從各種方式展現出來，物質、見證、故事、圖像。對奈及利亞的五旬節派信徒來說，慾望不是抽象、摸不著邊際，與身體分開的感覺，而是身體將各種感覺賦予形體，以物質實踐方式再現出來，成為個人或群體的生命日常。這種技術使得人不斷地將自己與生命中的一切形成關係網絡，任何一切都能使得生命變得更為美好。Ruth Marshall (2009) 把這一切稱之為奈及利亞五旬節派信徒的自我技術 (techniques of the self) ，也就是一個特殊的重生基督徒的行為機制，他們把美好生命變成佈署 (disposition) 自己的一部分，成為日常慣習 (habits) ，好的慣習是美德，而不好的慣習就是邪惡，一個重生基督徒對他慾望該負責的就是把這些好的、壞的，有意地、技術性地方式全部編織到他的存在、本質裡。

因此，奈及利亞五旬節派信徒的慾望和自我形成是透過不斷交流而形塑的，透過深化慾望的禱告方式，人們形塑慾望、以致於形塑自我還有對天堂、對美好日子的渴望。奈及利亞人對慾望的理解，就是把慾望視為奇蹟的生產 (Wariboko 2014)。對任何奈及利亞五旬節派信徒來說，人能夠活著就是一個奇蹟的存在，一個擁有上帝給予奇蹟的個體。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就不僅是身體，不是能夠思想的個體，也不是一個懂得去信仰的個體。並不是因為自己如何「想」，我思並不會我在，而是我慾望什麼、我愛什麼，才能使我所慾望的被賦與生命和意義。成為一個人就是成為受到這股終極之愛所驅動的一切。然而，人在現實情況中終究無法成為完滿，一個伊博人之所以輕而易舉地激動，並且情緒變化迅速，甚至很有意識的進行「抽換」，是因為他所意識到的無法完美等同於一種靈性的汙染，它反應出來的是厭惡、不滿足、脆弱性。這種汙染可能來自古老詛咒或巫術，可能來自他人的身體接觸或情緒傳染，因此，切除這種狀態反而成為無法完美之際最重要的一個自我技術調節機制。

五旬節派的興起經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並置討論，有些學者認為五旬節派如同新教倫理，解釋了個人與精神道德如何成為經濟助力。而五旬節派也的確有許多這樣的特質，五旬節派信仰從底層鼓舞民眾主動參與經濟行為，大力的鼓舞成為人們充滿希望與動力的方式。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五旬節派的興起與新教倫理並無關連，因為五旬節派提供的不是職業倫理，而是一種新的消費主義 (consumerism) 或物質主義 (materialism)。Dean Freeman (2012) 指出五旬節派與新教倫理發展過程中的基本不同之處：一、歐洲在十六、十七世紀的資本主義是一個因海外殖民而開始發展出的現代化歷程，相較之下，二十世紀的非洲現代化是一個來自外力促使生長，而非由內部主動發展的歷程；二、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期間的供需大多從海外殖民地奪取，財富和原料源源不絕，與當代非洲處於內耗與國家負債的局面不同；三、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與工廠有密切相關，工廠需要並培養固定、嚴謹操守的員工，而當代非洲內陸的工作機會卻無乎其為，失業更是常態；四、歐洲新教發展當時解決天主教與世俗脫節的狀態，非洲的五旬節派卻取代傳統宗教與神祕崇拜，但同樣注重健康、財富，與降低厄運，心靈與物質需求強烈結合在一起，財富和世俗世界的成功成為最重要的價值，這些不同之處使得我們必須以不同眼光重新理解宗教與經濟之間的可能關係，當韋伯談的新教倫理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五旬節派面臨的是快速發展卻分崩離析的非洲背景，是相當講究個人在社會階層往上移動的動機力量的新自由主義。

我們無法單純以五旬節派的美好來理解伊博人的精神世界，更多的社會矛盾、衝突與脆弱性帶出了伊博世界的另一個想像。許多研究者從奈萊塢 (Nollywood) 電影的情結理解奈及利亞社會現實 (Asamoah-Gyadu 2007; Larkin 2008)。Larkin對奈萊塢戲劇影片的解釋很好的揭露奈及利亞人的內在與想像世界的方式，由於當代非洲一直不斷在發展的道路上受挫，不安全感是一種普遍狀態，因此國家經濟崩潰、黑市崛起、新宗教運動擴張、族群暴力、巫術與儀式、石油經濟和快速資本主義都被編進了奈及利亞人的影片，進而產生具有象徵美學的形態。非洲人的危機狀態產生了文化模式和自我塑造的過程，並廣泛表達了對脆銳的反應，因此儘管都是奈及利亞電影，北方豪薩人製作的電影幾乎是公式一致的愛情故事，東方伊博人的電影創造卻充滿世界不斷變遷的模樣：兄弟謀殺以免小偷身分被揭發、妻子為了另一個男人而背叛丈夫、騙子為了騙錢而假裝陷入愛河、身為女巫團員的祖母想要迷惑自己的孫女等劇情。對許多奈及利亞人而言，家庭已經是信仰與支持的最後退身之處，因此家庭背叛反而成為伊博人對外界的深處恐懼。這些劇情往往還摻雜更多破碎的希望與社會矛盾：牧師的性腐敗、向巫術借用靈力的先知、互相欺騙的商業夥伴、菁英的經濟詐騙。伊博人從影片中反映出他們渴望的狀態，總是呈現奇異奢華的日常生活狀態，因此影片中無不充斥大轎

車、大別墅、立體聲音響、精緻佈置、華貴衣服、而不是一個學習的、科學的和組織的井井有條世界。

我們要如何理解這些奇怪的現象，又或者，更重要的問題是人在這當中如何繼續理解自我與尋找可能。就如同五旬節派的教義充滿經濟邏輯相同的證詞，健康、財富都是教會關注的重點，但更明顯的問題是，這一套個人與經濟關係關係的論述是如何透由五旬節派的過程與特色而得以發展。在廣州尋求貿易機會的非洲人多半將自己置於這一套論述邏輯之上，即便自己並不是教堂的愛好者，人們仍然深深相信並採用這套說法作為日常指南，如同膩稱親屬之下充滿脆弱的信任、市場充滿欺騙、教會可能如同仿冒品一樣被假先知佔據，人可以透過個人禱告尋求答案，但肉身出現於上帝房子卻仍是個人重要的日常節奏。這份論文希望提供一個角度以理解伊博年輕人在廣州從事生意的經濟生活、與伴隨之的精神生活的動機本身與其運作。

在書寫的策略上，我因此試圖從個人與其日常方式來重新理解人在困境當中的能動性展現，當代「鏡我」機制失效之後（黃應貴 2015），人變成一個個的個人，如何調解自身、如何確立自我認同方向，而人又是如何在環境當中自由選擇價值與意識作為生命參照。也因此，論文最終呈現決定採用小說式的民族誌書寫方式，希望以不同角色與場景交替呈現伊博年輕人的日常生活。這樣的小說民族誌寫法與過去反身民族誌有所差別，但亦不是傳統的民族誌書寫文類，我試圖把書寫者從內文中抽離，企盼的是達成一個從伊博人角度看外在環境的關懷取向，雖然內文當中免不了補充解釋，但重點不在書寫者處理自身經歷田野研究的差異，而是直接進到日常生活中展現伊博年輕人的樣貌，從他們日常的對話、情緒與反應都可以理解人的生命處境與經濟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小說書寫或許可以描出日常生活中，對「人」來說更為重要卻往往不在研究範疇的隱微之處。

人類學以小說作為書寫行之有年，人類學與文學兩者互相採借、實驗以擴大自身領域的呈現。Narayan (1999) 提及兩者的再現方式儘管不斷借用，但所採取的觀點仍有不同。其中一點來自於民族誌書寫與純小說兩者之間的揭露過程 (disclosure of process) 的方式，民族誌小說重點仍在於民族誌，因此事件的發生與交代是為了釐清，而非保持神祕。另外一點在於被研究對象的主體性呈現，理解當地人的觀點仍然是民族誌小說書寫的著重之處，Narayan引用Geertz的深描概念：要理解當地人的觀點並非跑進人的大腦並研究，而是看他們如何說和做。因此，在民族誌小說的書寫過程中，我安插了大量的對話與那些看似毫不重要的玩笑、禱告與謾罵，都是為了反應某種據實的狀態，在這種書寫過程中，書寫者仍不時受到被研究者主體性如何呈現、研究倫理道德等心理糾結。但是，小說作為呈現之外，它能夠給予人類學更大的啟發又能夠表現還有哪些？

謝國雄在《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2013) 除了讓膠片作為主角發聲，他也更多的讓高雄勞工透過日常生活與心之關懷，使得存在論的議題得以展現。在他提及社會科學是否只有寫實主義的書寫方式時，他回應小說是置於民族誌與材料之後才有辦法出現的書寫形式，民族誌材料是「實」，小說是民族誌材料的「虛」，但分析卻又是「實」。小說因此可以作為並提供社會分析，它可以被進行社會評論。鄭瑋寧 (2013) 的書評中認為這種小說書寫作為再現是為了對存在感進行討論，這是現象學影響下的研究課題，進行討論存在感的性質能夠同時表現普遍性與地方社會的獨特性，存在感的討論可以勾勒出「存在的確定感、安全感及人生的方向感，關涉能動的可能與限制、被觸動的情感及情緒，以及回首昨日種種油然而生的歷史感」。

在此關懷之下，我在處理伊博人的日常民族誌時，分門別類的範疇處理方式使我在下筆時不時感到顧此失彼，在艱難當中，小說書寫反而跳出來拉著我把想呈現的田野樣貌寫出來。我希望不僅以文獻或歷史材料來解釋他們所處的狀態，因為當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已使得許多觀念有所轉變，在充滿風險的日常生活、與具有時間流動感生命當中，人都是在不斷地去理解自己與解釋自己，因此我選擇直接呈現伊博年輕人就現在所關心的問題，形成此論文的論述觀點。透過這樣的方式，這本民族誌小說的內容因此參考田野材料改寫，每一個細節與人物對話的脈絡都有田野資料可做參照，伊博人在中國生活的奇特面紗或許也就能逐漸被揭露並理解，他者處境也因此漸與讀者自身狀況有所連結與對應。



## 章節安排

本論文以民族誌小說方式書寫奈及利亞伊博商人在中國南方城市的生活樣貌，以主角伊馬和幾個朋友與夥伴帶出八篇短篇故事，每一章節描寫伊博人在商品生產國度中，努力追尋訂單、貨物、機會、用力禱告、除惡靈、展開好日子最終「走遠」的故事。「走遠」不是指經跨國貿易旅程的距離，而是廣州伊博商人在身處異鄉過程中，經歷各種從沒想過的事件，長期的累積下來，他們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不一樣的自我。對比於簡易的去理解他們是否能夠真正「成功」(success)、「發財」(get rich)，都能更好地形容出伊博人最後面臨的處境。

在這八篇場景與人物略異的故事中，其實都只在講明一件事，即伊博人處在不同狀態底下，如何不斷去實踐「過好日子」的想像，「過好日子」如何重要，以至於如果不是在實踐它，那麼一個人只能被認為是有毛病。但是不論是道德倫理上的或是經濟上的，對夢想、未來的追求，現實的狀況其實令人無比難過，好日子幾乎是不可能的願望，但如果無法過好日子，信仰無從呼應，那又要如何調節身而為人這件事？因此，我認為藉由小說書寫的呈現方式，能夠將科學、寫實式民族誌資料轉換成不一樣的情境式理解，那些理解，是透過章節裡頭呈現地日常生活細節，人必須時刻面對各種區塊匯流而成的複雜處境，除了呈現海外經商伊博人的日常生活樣貌之外，還包含他們所面臨到問題與理解方式，這個處理方式大多是透過人物、場景與對話而表現出來。以下為每一章節的介紹與安排理念。

第一章<夜禱>：此篇為整本故事的序言。以夜禱活動揭開夜半廣州火車站前非洲商人信仰樣貌，也是對伊博人來說最重要的日常場景。在神力教會裡，人們汗流浹背奮力禱告呼喊，用火燒毀阻礙成功的惡靈，這章裡面有廣州經商伊博人與泛非洲人最關心的問題：什麼時候會發生意外？什麼時候家鄉的惡靈會來抓自己？而又究竟，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第二章<Sampa>：Sampa是伊博人自嘲被困在中國處境的身分狀態。在經商過程中不小心賠本的小資本伊博人經常透過群居、互相支持的方式來幫助彼此稱過困境。「兄弟」這種膩稱使彼此遠在海外仍能尋找依靠並信任的對象，然而，這種信任並非百分之百，每個人都知道秘密不可以隨意洩漏。這章同時呈現許多非洲人選擇逾期居留中國並不是最原初的念頭，而是跨國市場帶來的各種無法預期所造成的結果。

第三章<開門>：開門這章開始解釋伊博人在廣州做的生意，主要透由自身向外建立關係已尋求生意門路，認識人、找到對的商品是最重要的。非洲人即使窮困仍不願意做勞動工作，他們只想找到管道，讓自己成為商品鏈上的支配者。從這章可以看見他們透過靈感、直覺與身體感來確認尋找的目標，而一切的結果都歸功於上帝的祝福。

第四章<倒數>：想在移民政策尚未完整的中國生活並不容易，人們在經商時候不時面對警察追緝，這章透露出伊博人並不把簽證逾期視為問題，反而是自身的情感、記憶與經驗與中國形象連結起來，形成一個無以對抗的脆弱性論述。而人們也在這種屢受挫折的情況之下，透過斬斷與新年跨越，把一切甩在後頭。

第五章<預言>：廣州的五旬教派教會越來越多，教會彼此之間、與傳統天主教之間都形成拉拔戰，這章把描寫伊博人如何透過語境把財富、貧窮皆客體化，將之呼喚而來或驅逐出自己。禱告的



內容可以看見伊博人對好日子的渴望，也可以看見信徒將自身異象作為意象，形成強而有力的驅使力量，把自己推往未知的下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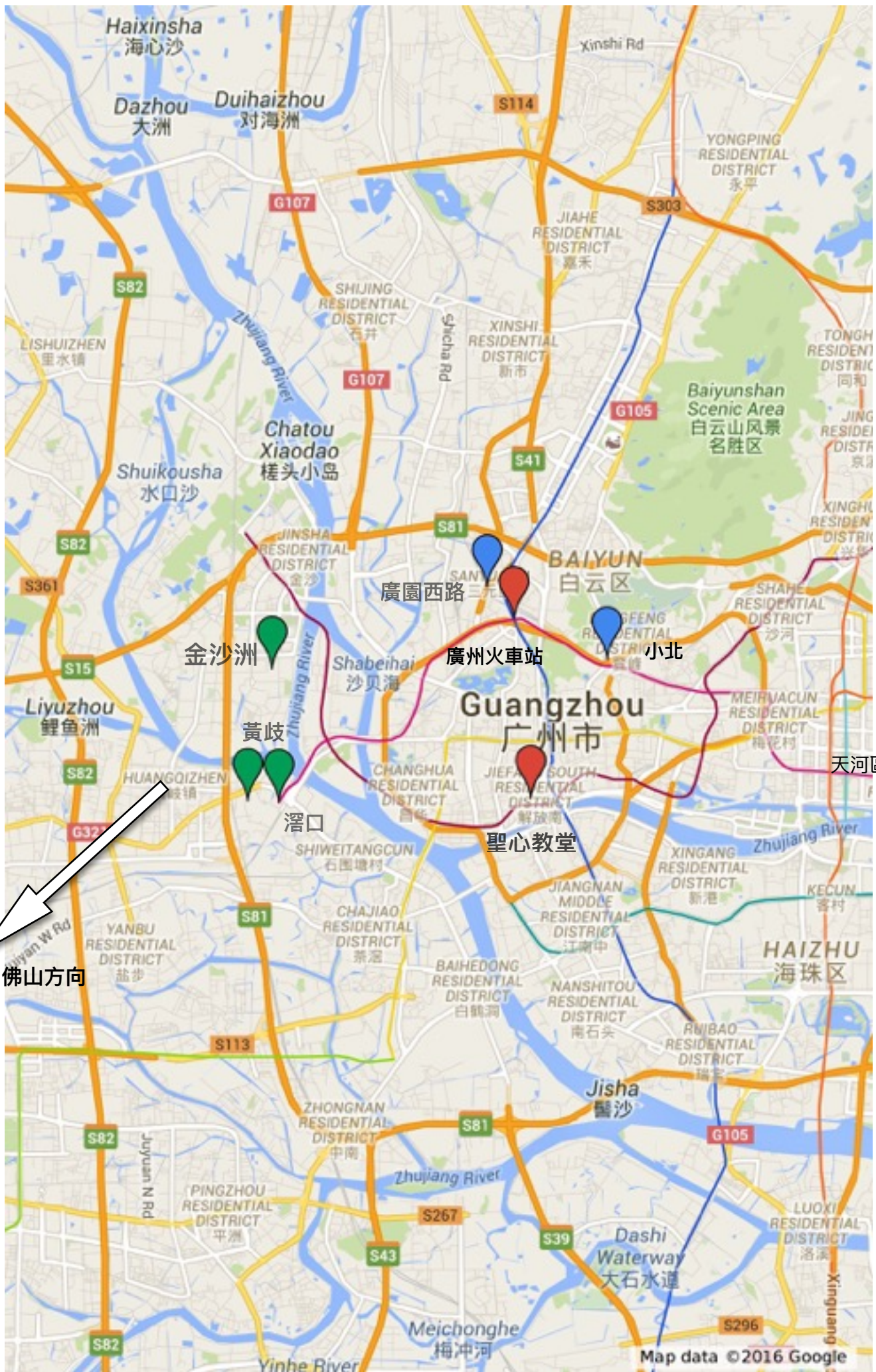
第六章<中山裝>：跨國旅程中的非洲人並沒有真正地離開非洲，相反的，出國這件事情讓他們蒙受更多的惡靈干擾，嚴重到甚至失去生命。此章最重要的是異鄉生活/家鄉惡靈、道德/失序的拉拔戰，然而在人的想像裡面，為了安撫不可預期的意外，只好開始奉養「中國」這塊土地，希望這個地方能夠好好善待自己。

第七章<蓋房子>：蓋房子是把錢變成永恆實體的方式。然而蓋房子的成功與失敗端看於人如何經營與控制自己的慾望與態度，如何多大程度地為自己負責任。故事裡面的兩個主要人物都相信自己在過好日子，但最後累積出的成果並不相同，然而，兩個人都仍然繼續用自己的方式營造好日子的樣貌。

第八章<創世紀>：創世紀講得最多的是伊博人如何接上廣州貿易市場的過程，對伊博人來說，這整段歷史是族群最重要的一次突破與開門契機，伊博人不斷尋找光明，這種光明滲透在語意、情境和物質裡，人們如果想要找到光明，就只能不斷往前走，人們走得甚遠，開使出現西方現代認知底下理性化的思維。這章主要交代田野背景的歷史，是透過許多伊博人口述之後才整理出來的資料。







金沙洲

廣州火車站

小北

Guangzhou  
广州市

聖心教堂

天河區

佛山方向

# 夜禱

神力教會隱匿在廣州火車站前商圈裡的一棟商場大樓裡，每個晚上，輪班的湖南保安坐在門前看守，玻璃大門看似鎖上，實際上可以推開。這個保安就跟成千上萬的民工一樣，他們從各省來到廣州這個大城市找工作，怕事又不敢自作主張，老闆說什麼就是什麼，而現在他負責的是守夜班、阻止任何外人進入商場，但若推門的是皮膚黝黑的外國人，他只要裝做沒看到就行了。

幾個非洲男子陸續進來，保安一句話也沒說，抬頭瞄了一眼又繼續盯著手機裡的連續劇。這些非洲男子走進打烊後的賣場，兩邊都是關燈後的玻璃櫥窗，他們按下電梯搭到九樓，還沒步出電梯，就聽到一陣音樂節奏，他們繼續往前，穿過兩旁不動的模特兒衣架，終於抵達神祕空間。領頭的男子拉開門，熱空氣和吼叫聲氣爆似地衝出來，與涼爽的走廊形成極大溫差。夜禱已經開始一段時間了，他們在人群中找到空位坐下，插入今晚的節目。

「你快樂嗎？我的兄弟，你來中國錢賺夠了嗎？你準備回家了嗎？」

一個迦納來的先知站在教會祭壇前，他的臉幾乎要貼到一個奈及利亞伊博年輕人臉上，先知把麥克風湊到年輕人嘴前，年輕人顯得有些驚慌失措，他搖搖頭作為他的答案。

「不夠？你確定？但我怎麼已經看見你，你已經回到你的故鄉啦？」先知停了一下，看了看半空說「Owerri<sup>1</sup>，Owerri是你的故鄉，對不對？我看見你要走進一個屋子裡，一個母親正在哭泣。」

年輕人一臉震驚，他湊上麥克風，告訴大家先知說的話沒有錯，Owerri是他出生且長大的地方。先知踱步走進人群，一旁的鼓手見狀馬上敲起鼓，合唱團也帶領大家唱起讚美歌，大概重複兩次四句詩歌之後，先知舉起手示意大家安靜，然後又走回年輕人的面前說話。

「我看見一個母親，你可能不記得了，但我記得很清楚，她在哭泣，她非常高，非常瘦，你聽我說，她這裡少了一顆牙齒...」先知指指自己的門牙。

「對，這是我媽媽，這是我媽媽...」年輕人頓時悲從中來，他把手掌覆在自己臉上，肩膀抽動著。

合唱團馬上又接著唱了兩遍四句歌詞，現場一片騷動。

「很好，年輕人，你媽媽對你非常好，她愛你太多了，她不斷在為你禱告。」先知拍拍年輕人的肩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幫你解決掉巫婆和巫師的邪惡會議，這個會議從你搭飛機來中國後就不斷計畫著，他們計畫讓你回家，他們不願看見你的星星閃耀。我已經看見你，一個禮拜、三小時、兩分鐘、五十六秒後，警察就會抓到你，你打開你的護照，他們會把它撕掉，就把你帶走，你回到非洲後還得準備得一個很嚴重的病，不管你去哪一間醫院找哪一個美國回來的醫生，都沒有用！」

---

<sup>1</sup> Owerri，奈及利亞南方Imo省的首都，是Igbo族群主要分布的省份之一。

先知大聲的宣布之後，眾人倒吸一口氣。有些人在齒間彈出嘖嘖聲，有些人覺得不舒服，不自覺地用腳大力踱著地板表示不滿。台前的年輕人不知怎麼辦，他緊閉著嘴巴，看著先知以誇張的步伐走來走去。

「這裡有很多人，住在這塊土地上四、五年，這塊土地對你非常好 (this land treat you very well)，但是有些人明明簽證還黏在護照上，腳才踩到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把你吐了出去 (vomit you out)，警察會來把你帶走，為什麼？」先知丟了一個問題出來，看看大家，很多人想講話但沒有人真的開口，先知又轉向年輕人。

「我的兄弟，這是你第一次來這間教會嗎？」先知抓著年輕人的肩膀問，然後又把麥克風湊到他的嘴邊。

年輕人小聲的回答「是」，先知又繼續說話：「那你來對教會了。我知道這裡有很多人是從別的教會來的，沒有關係，禮拜天你們回去自己的教會，但每個晚上你們都要記得來這裡，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在我講這段話期間，剩下一個禮拜三小時又一分鐘，你就會被抓走了，」先知說，「到時候你媽媽會哭的比你的眼淚還要傷心喔，她已經失去一個丈夫，不應該再失去一個兒子。但是今晚，你既然來到這裡，我就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你說你還沒賺夠錢、你說你還沒享受快樂、你還不想走，但上帝承諾過，上帝承諾過，要、讓、我、們、每、一、個、人、富、有！」

底下的聽眾一聽到先知預言，立刻振奮齊聲喊著「阿門」。先知繼續為大家預言。

「每一個來到這間教會的人，我預言你們，你們今年都不會死！」

「阿門！」

「我預言你們，你們不會死！」

「阿門！」

「我預言你們，錢會找到你們！」

「阿門！」

「我預言你們，財富會找到你們！」

「阿門！」

「我預言你們，機會會找到你們！」

「阿門！」

「我預言你們，天命會找到你們！」

「阿門！」

「我預言你們，所有好事都會降臨在你們頭上，敲到你們！」

「阿門！」

「每、一、個、在、場、的、人，我說的是每、一、個、人！」

信徒的情緒越來越高昂，不斷地大聲喊著「阿門」，而先知在氣氛最高漲的時候，大喊一聲：「現在拍你的手來禱告！」

瞬間在場所有人都開始用力地不停拍手，嘴裡仍然大聲地喊著禱告詞。先知在一旁要大家努力禱告，也記得為這個年輕人禱告，因為為他人禱告的力量終究會回到自己身上，他在場中央來回走動並舉著麥克風大喊靈語。許多人閉著眼睛拍手，大力踱步，有些人則是仰頭，或不斷地抖動身體，有些人則不斷地重複把自己的頭撞在牆上。

過了半晌，先知要大家停下來，他舉起手，樂隊馬上停止音樂，大家睜開眼睛，看著先知又走到年輕人的面前。

「你會被警察送回去是你來中國的時候，家族巫師和巫婆計畫好的，太多人不相信你會成功，他們想要讓你失敗，但是魔鬼是個說謊的人（devil is a liar），他說你不會成功，他在說謊！我們剛剛的禱告已經摧毀了他們的計畫，沒有壞的計畫可以影響你，你會待在中國直到你想要回家，你會待在中國直到你賺夠足夠的錢，警察看不到你，好嗎？好，多禱告。」先知吩咐完，拍拍背，讓年輕人回到座位，然後又叫起另一個男人上台。原本起身禱告的信徒們很快就坐下來，大家都在等著看下一齣精采好戲。

空間裡面溫度太高了，狹小的房間大約有二、三十坪，擠了八十幾個人，大部分是男人，零星幾個女人坐在教會的後面或角落。這棟商場建築早已過了營業時間，中央空調已被關閉，窗戶也是關著的，幾台大電風扇熱呼呼的吹，加速悶熱空氣的循環，牆邊柱子裝了好幾台自動的定時噴香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噴一次香水。人們長時間地大喊、跳躍、衣服都已經被自己的汗水泡濕，兩三捆捲筒衛生紙不斷在人群中傳遞卻無濟於事，教會人員幫忙傳遞冷瓶裝水，大家一拿到手就馬上仰頭喝光。但這一切都不影響人們來到教會的熱情，相反地，人們認為越熱、越吵鬧，反而越能夠感受到「力量」（power），因此，毫不在意這麼小一間教會裡還要塞下大喇叭音響，先知的嘶吼和鼓打貝斯已經夠大聲了，但這還不夠，聲波被放大到震耳的程度，一整晚不停打在背脊和肚皮上。

「我的兄弟，我不認識你喔，你也不認識我，對嗎？」先知手搭在剛上台的男人肩上，講完後就把麥克風湊到男人臉上。

「是的，沒有錯。」男人說。

「你有麻煩了。」先知說。

先知眼光掃向觀眾，抿著嘴唇，他不會一次把所有預言內容講完，中間總是要停頓很多次。

「每一次你以為你要賺大錢的時候，錢都沒有來。我說對不對，你可以告訴大家我說謊。」

「不，先生，你沒有說謊，你是對的。」

「每一次你以為你要成功的時候，成功都變成失敗，我說對不對，你可以告訴大家我說謊。」

「不，先生，你沒有說謊，你是對的。」

「我告訴你，你的婚姻也是喔。哈雷路亞。」先知說完，來回頓步了一會。

「我問你，你可能不記得了，但我還記得，你認識一個叫做奧克丘庫的人？這個人去過杜拜、去過莫三比克，現在在奈及利亞，但是已經快死了。」

「是的，我認識，這是我的堂兄。」

大家聽到先知那麼快又講出一個陌生人的堂兄名字，非常興奮的喊著「哈雷路亞」，樂隊開始演奏兩次四句詩歌時，先知走進觀眾群，像是走台步一樣，走到底又走回來，他穿著成套的鮮豔藍色西裝，打著金色大蝴蝶結，音樂都必須依照他的行動演奏，如果這裡不是教會，肯定會被人誤以為是野台綜藝主持秀。

「我的兄弟，還好你有來到這個教會。」先知手一搭上男人的肩膀，樂隊就安靜下來，「讓我告訴你一點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你們家族有很大的麻煩。」

先知繼續說，「我已經看見，你與奧克丘庫這個人，你的堂兄，你們額頭上都有惡魔印記。因為惡魔印記，所以你們走到哪裡都會被拒絕，因為惡魔印記，所以你們的機會一出現就會失敗（aborted），像沒有出生的胎兒一樣被墮掉（aborted），因為惡魔印記，所以你一隻腳在中國，但是身體都已經被網綁在家鄉的火堆裡。」

「我告訴你，這是你們家族的巫師和巫婆所計畫好的事情，你的堂兄很快就會死掉，包括你也會死掉，你來到中國，你以為你賺錢後就可以回去結婚，但你會在你結婚當天死掉，你的婚禮是在明年的三月十號，對不對？」

男人不可置信地承認了，「是三月十號，沒有錯。」

樂隊又開始演奏一番，先知瞪著眼睛走進觀眾群中，場子的氣氛越來越緊張，大家都在等先知繞場一圈後繼續揭露預言。

「我看見，十四個巫師和巫婆正在準備破壞你的一切好事，兄弟，你的婚禮當天，就是你的死亡之日。」

為什麼我會知道？因為我已經看見你，可能你不知道，但我看見你穿著婚禮禮服，躺在棺材裡，你的女人你的家族都在旁邊哭泣！」

男人站在台前緊張的捏手，先知轉向大家大喊：「墮胎靈（aborted spirit）！」

「嘿！這個墮胎靈非常厲害，他要把大家的計畫都搞砸，嘿！你們不要上當了，你以為什麼是墮胎靈？當你要買一台車子，你媽媽就生病了，你要把錢拿去醫院而不是去買車，這就是墮胎靈。當你來中國做生意，嘿！警察來了關上你的店，這就是墮胎靈。當你好不容易可以蓋一棟房子，嘿！你兄弟的生意失敗了，你要把錢拿去補償，嘿！」

「嘿！」大夥兒跟上先知喊話的步調，也跟著嘿起來，斥責存在空氣裡的墮胎靈。

「你想要好好工作，但你的客戶都跑去隔壁，這就是墮胎靈！」

「嘿！」

「你每一天都出門工作，但你的銀行空空除了很多零，這就是墮胎靈！」

「嘿！」

「你想要好好睡一覺，結果警察來敲你家的門，要看你的護照，這就是墮胎靈！」

「嘿！」大家更大聲的斥責了。

先知在大家越來越激動的時候，進入預言。

「這個騙人上當的墮胎靈，我們不會讓你成功。」

「阿門！」

「我們每個人都會懷孕，我們會懷著成功寶貝！（baby of success）」

「阿門！」

「你摸不到我們身上的任何一塊肚皮，我們會生下成功！」

「阿門！」

「我們會生下夢想。」

「阿門！」

「只有你會摸到你自己，讓你自己墮掉自己！」

「阿門！」

「以耶穌基督的名，這些墮胎靈...」

先知在最後一個字音上拉長聲調，大家整齊一致地大聲喊「死於火吧（Die by fire）！」

「這些墮胎靈...」

「死於火吧！」

「這些墮胎靈...」

「死於火吧！」



大家喊到脖子和臉頰的青筋都爆出來了，有些女人直接放聲尖叫，先知趁勢一喊「現在拍你的手然後禱告！」大夥兒立刻拍起手掌和禱告，大約持續了五分鐘，先知才叫停，這樣的程序反覆了三次。

一個晚上處理了兩個個案，時間已經來到凌晨兩點。

「各位，我是先知以薩，我這個月每晚都會在這裡為大家禱告，把你的朋友帶來，把你的客戶帶來，上帝給我的工作，就是透過我展現神蹟給每一個人看到。」

「現在，讓我們在結束前總結最重要的一件事，剛剛在禱告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毀壞靈的能力，當你一個人在國外，你一個人工作，你要怎麼保護你自己？」

先知非常有說服力的繼續向大家喊話，每個人都聚精會神的聽著。

「今天將有五十個人會建立祭壇（build an altar），祭壇可以讓你的敵人受你控制！你總是失去機會，為什麼？建立祭壇！祭壇會控制你的命運！如果你建立祭壇，每次你需要什麼，就趕快跑到祭壇前面告訴上帝。不要讓你的敵人的祭壇比你的更強大，讓上帝的火，摧毀他們！」



「沒有祭壇的人，就是平凡人，因為你沒有祭壇為你出聲、為你戰鬥！在很多中國人的店裡，你也會看到祭壇，那就是為他們打仗的祭壇，但那是邪惡祭壇（negative altar），這種祭壇讓他們在一天結束之後，只得到沮喪。」

「祭壇上的犧牲會改變上帝的心意；祭壇上的犧牲會為你說話。你一定要建立祭壇，而且你一定要犧牲一些東西，我看到四十八個人今晚會建立他們的祭壇！」

先知話講完，台下有一些人率先走到台前。

「很好，一、二、三、四、五，我們現在已經有五個幸運的人，他們知道自己是誰，他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還有四十三個位置，你知道你是誰！」先知繼續在台下來回踱步，底下的信眾又站起來了幾個，有些人留在位置上猶豫。

「十五個，我們已經有十五了，接受祝福的人將不只這些，帶著你的信心來，用一百塊建立一個屬於你的祭壇，如果你正在貧窮中受苦，往前走，帶著你的種子（seed）走到台前，讓這些種子種在屬於你的祭壇裡，讓種子長大，讓它為你戰鬥！」

又有幾個人走到台前，包括今晚被預言的兩個年輕男子。先知繼續喊話：「我們還有非常大的祝福與力量，這是非常特別的保護，只有那些願意站到台前的人才能擁有。如果你錢不夠，跟人借，不要遲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你不知道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喔，不要猶豫！」

人民幣一百塊對很多人來說並不是不痛不癢的數目，但還是有不少人毫不遲疑的走出去。先知走回台前，吩咐現在已經在台前的三十個人跪下來，好好的把他們最想要的願望都一個一個說出來，還有說出他們最需要打敗的敵人。由於空間很小，大家斟酌地找了個小空間就跪下來禱告，台下還有很多人在猶豫，有個在座的媽媽非常想要上前領受祝福，但她撐長脖子看了半天，又縮回椅背，望著一旁五歲的兒子聳肩。她知道自己負荷不了「種子」的代價，只好默無表情地留在椅子上。

「你們的禱告都講完了嗎？來，起來，我這裡有白色手巾，我說過了，今天最主要的是建立祭壇，我會教你們怎麼做，我這裡有四十八條白色手巾，每人拿一條。」

看到先知在發手巾，有些待在座位的人按捺不住，又跑了出去，最後一條手巾也被領走了。

「很好，我說過會有四十八個人，現在我告訴你們怎麼做，這是只有你們這些出來領受祝福的人才有的。這條白色手巾拿回去，每天你工作的時候，不管你在做什麼，只要跟工作有關，就拿這個白色手巾把汗水吸起來，吸你一整天的汗水，到了晚上，你回到家，帶著這條白色手巾禱告一起禱告，你告訴上帝，你也跟耶穌奉獻鮮血一樣，你們現在付出了汗水，汗水就是鮮血，當你奉獻自己，你就會得到你想要的。」

台前的信徒非常興奮，有些已經拿著手巾開始抹臉。這時先知要大家把一百塊好好拿在手裡，具體地把現在最大的麻煩說出來，大家不斷地喃喃，先知則在旁邊發出靈語。

「凱呀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忽庫夏喀太雅巴巴巴巴！記得你在中國不是孤單的，我們每天晚上都會有熱火，來這邊接下火（catch the fire），梭必西哩夏雅太啦巴巴巴巴吧！各位，你已經來到中國了，你有你想要的東西，不要回去非洲後還是一樣的人，不要讓羞愧擊敗你，讓你的努力再努力一點，壯大你的力量，現在把你手上的一百元紙鈔揉成一個球...」

先知下了新的指示，閉眼喃喃的人們張開眼睛，掏出人民幣一百塊，將紙鈔揉在手心裡，舉在半空中。

「在耶穌基督的名裡你永遠不會貧困！耶穌已經奉獻他的鮮血，而你將付出你的汗水，讓上帝為你建造最大的祭壇，這個祭壇的力量將讓你擁有力量，任何邪惡的靈呀接觸到你的祭壇必然消亡，你的汗水就是你獻給上帝最大的祭品，以耶穌基督的名，現在把你的汗水丟出去，擲死這些惡靈（cast the demon）！丟它、丟它、丟它！」

先知喊完之後，四十八顆人民幣紙球便往台前飛去，彷彿邪惡的墮胎靈就站在台前，人們用盡了力氣，紙鈔還碰不到牆壁，就掉在地上。

「今天你們種下的種子，未來將會以十倍收回、百倍收回、千倍收回，你們要求的一切，都會在今天晚上被聽見，帶著這道祝福，讓你的祭壇為你奮鬥，你會看見你想要的開始成真，為什麼你會在這裡？提醒你自己，為什麼你會在這裡？你很快就會找到答案，是的，你會看見答案。」



圖：教會夜禱活動

# Sampa

夜禱活動結束後，兩個執事人員在商場大門口邊安排大家輪流叫車，他們必須控管離開大樓的人數，免得所有人一次擠到馬路邊。輪到伊馬時，時間已經凌晨三點，他走出商場招下一台計程車，計程車把車窗放下。

「南海？」伊馬問司機。

計程車司機搖搖頭不說話就開走了，伊馬等了等，又攔下第二台計程車。

「去南海？」

計程車司機又把車開走了<sup>1</sup>。伊馬摸摸後腦杓，看著遠方，已經沒有任何車燈了。他走回商場大門徘徊，大家都在大廳裡聊天，他看見艾塔洛，兩人用伊博語夾雜英語攀談起來。

「嘿，兄弟，」伊馬把手伸出來，「阿法？」

「阿法」（How far）是奈及利亞人的問候語，唸起來的音就像「Alpha」，意思是「走到/活到目前為止，你過得如何啦」。

「上帝祝福，阿法？」艾塔洛伸手，兩人握一下即放開，「最近警察太多，哪裡都是。」

「上帝保佑我們，警察昨天抓走了大仔。」伊馬說。

「我聽說了，是進入他家把他抓走的，那是我所聽到的。」

「是的，也是我聽到的，我前幾天才看到大仔，跟他握過手，但是現在就不在了。他太太快要生了，前幾天他到市場買了新的嬰兒車、嬰兒床、還有小澡盆。」伊馬說。

艾塔洛聳聳肩，說：「我們沒什麼能做的。」

「他應該準備好了，他太太講一口好英文，他們應該早就知道有這天，等等。」伊馬又跑出路旁，攔下好不容易來的計程車。

「去南海？」伊馬問。

司機點了點頭，伊馬回望艾塔洛，「我走了兄弟，一切順利。」伊馬還沒關上車門，司機就迫不及待地把車開走。

艾塔洛舉起手示意，現在換他跑到路旁等車，他與伊馬往不同方向回家。他們輪流在路邊等車，為的是不要在三更半夜聚集、招來不必要的注目，畢竟他們的身形明顯高大、黝黑。在廣州，任何外國臉孔都會引人多看一眼。

車子駛上高架公路，伊馬看著窗外，廣州已經睡了，這個城市的外圍被珠江支流切割成一塊塊大小不一的陸地，陸地之間靠長長的大橋繫著。車子從城市的西邊離開，橫跨金沙洲大橋，過了夜

<sup>1</sup> 在廣州，計程車執行換班制時會開回車行，司機只挑載順路乘客，但對於乘客來說卻很難招車。

空下的銀灰河流，進入南海的金沙洲，這是一塊為於廣州和佛山之間的沙洲，這邊的建築物比起廣州稀疏許多。南海是佛山的管轄區，與廣州只隔了條河，一過邊界就看見公路旁路標寫著「廣佛地鐵在此開通」幾個大字，伊馬看不懂中文，他把車窗捲下來透氣。在這裡，空氣自由些，路邊矮房大多開著外地來的潮州餐館，他們營業到很晚，因為附近酒店多，晚班的員工下班後還得找地方吃宵夜。白煙氤起的烤肉攤，賣著羊肉串，脆皮腸、蒜蓉烤茄子，酒樓俗豔霓虹燈打出來的燈光，讓小販就著光做生意，車子一轉彎，這些夜晚還活動的街區就看不見了，寬敞地馬路上沒其他車子，最後計程車停靠在一處插滿細細高高大樓的住宅區旁。

伊馬付了二十八塊錢給司機，從口袋掏出門卡，刷卡進入這座位於金沙洲大橋附近的小區<sup>2</sup>，這裡的住宅大樓至少都有二十層樓。他先穿過一片暗黑微光的花園和石山池塘造景，進入大樓電梯，上到十二樓，最後進到屋子裡。屋子裡的客廳窗戶是開啟的，開門時一陣風吹起窗簾。

家裡沒有人。伊馬走進房間把上衣脫掉，躺在床上，他心不在焉地摸摸肚皮，又摸摸自己的頭，過了一會兒，忽然翻起身子，照著鏡子檢查自己的卷髮，他已經一個月沒剪頭髮，是時候找一天去小北找庫雷剪頭髮了，最後他屈膝跪在床邊。

伊馬的雙手緊握著今天拿到的白色手巾，眉頭緊蹙，先知晚上的話語還縈繞在他的心頭。他認為先知的話說得很對，生活中有太多不可預期的墮胎靈，專門破壞人們的好事，就像懷孕婦女會突然流產一樣。他心頭浮起在美國航空當地勤的女友，他仍然覺得他們應該是人人稱羨的一對，但其實他們已經一年沒有聯絡了，然後他又想起最近警察很常出現，讓他無法好好做生意，接著又想起他在家鄉留給弟弟的衣服店，不知道弟弟有沒有像他一樣認真工作。他不滿意目前的生活，也知道現在還不是他放鬆的時候，因此他撇開心中所思，進入禱告，從感謝上帝讓他活著開始。

喃喃禱告了半小時，伊馬才起身走到客廳，光著上半身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他一手把牛仔褲的褲頭解開，一手轉到體育頻道看足球賽。來到廣州五年，他也成為廣州恒大隊的球迷，他已經很久沒有玩足球，在奈及利亞的時候，他幾乎每個禮拜都和朋友一起踢足球，來到中國後他的身體變鈍了，他說不出為什麼，只能盡量保持健壯，平常多喝茶、不碰含糖飲料，也不像朋友那樣時常喝酒。他癱軟地躺在沙發上，看著螢幕裡的紅衣球員左右移動。恒大隊裡頭有幾個黑色身影的球員，他們也是來自奈及利亞的兄弟，當螢幕帶到他們的臉孔時，伊馬總會不由自主地希望他們表現得再出色一些。

時針好不容易轉到清晨四點半，卻絲毫沒有帶來睡意。伊馬盯著無聲的電視，隨意轉台。自從伊馬來到中國後，他習慣把電視調為靜音，這和他大部分住在中國的非洲朋友一樣，一來聽不懂中文，二來對中文廣播聲感到壓力，很多人在家都是看無聲電視，就算畫面再怎麼熱鬧也一樣。唯一會轉開聲音的時候，除了看電影，就只有每天固定時間轉開講英文的國際新聞，裡面會有半個小時的「非洲時刻」。

伊馬的目光最後停在一則女性內衣廣告上。突然門把動了，他轉頭。

「哈囉？」探進頭的是法蘭克，「阿法？」

---

<sup>2</sup> 小區：指中國城市中的具系統化管理的居民住宅區。大一點的小區會有配套的生活服務設施，如學校、餐廳、商店、銀行，居住區內需有門卡才能進入，佔地遼闊。

「阿法。」伊馬回答。

「我帶女人回來，你見過的。」

法蘭克走進客廳，身後冒出一個陌生的中國年輕女孩，伊馬看了瘦小的女孩一眼，沒什麼印象，女孩半醉半醒地，靠在門邊上朝伊馬抬了個下巴。

「去房間等我，我跟朋友講話。」

法蘭克指示女孩後，自己一屁股坐到伊馬身邊，兩個大男人不發一語的看著內衣廣告裡的豐滿女郎，接著畫面切到加多寶涼茶。

「大隻仔被警察抓了。」伊馬說。

「上帝！在哪裡抓到的？」

「警察去敲他們家的門，直接帶走。」

「嚙！這些人那麼邪惡...」法蘭克在牙齒縫間吸出不屑的聲。

「你最近小心點啲，他們人很多，廣園西路、地鐵站，還會躲在市場樓上看監視器，你不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麼事，說不定還會跟你回家！」

「沒事，上帝罩著我呢...」

伊馬很擔心警察的問題，但法蘭克看起來一點都不在意。

「太多女孩也會帶來麻煩，你要小心你自己，我不是開玩笑的。」伊馬叮嚀。

「我也不是開玩笑的喔，你太久沒有『清理』你的身體了，看看你，嘿，你想要讓自己變成 juman<sup>3</sup>嗎？」法蘭克嬉笑著。

「怎麼這樣說話，我的身體好得很！」

「那你帶一個女人回來睡給我看看？」

「閉嘴！去爬你的女人。」

「欸嘿？Juman生氣了喔！」

伊馬往法蘭克肩上垂了一拳，兩人都笑了。法蘭克站起來走向廚房，看到爐上鍋子裡還剩下番茄燉雞肉，他誇張地感謝上帝留下來的剩菜，用手挑起一塊肉吃，抹抹嘴巴。

「你好會煮，大廚伊馬，我們還有米飯嗎？」

「在另一個鍋子裡。」

「哇，大廚伊馬，上帝會保佑你這好人喔，嘖嘖嘖。」法蘭克一邊吸吮手指，一邊把飯菜呈到玻璃餐桌上吃。

伊馬與法蘭克有一句沒一句的，直到外面天光微亮，才開始感到疲憊。

---

<sup>3</sup> Juman：奈及利亞人用來指對女人身體沒輒、提不起興趣，或在性方面軟弱的男子，也可以用來指稱頭腦不靈光、容易被騙的人。

伊馬走向自己的房間，倒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來到中國這些日子，他很不喜歡一個人躺在大床上，這讓他感覺自己不像一個完整的人，尤其是當他偶爾做惡夢醒來，總是無法分辨自己身在何處，各種混合在一起的壓迫感會讓他產生不好的念頭，因此他經常熬夜到早上才睡覺。法蘭克跟他有一樣的問題，但他解決的方式是帶各式各樣的女人回家。在快要失去意識之前，他還依稀聽到法蘭克和女友在房間傳來的歡愉聲。

\* \* \*

「伊馬、伊馬，快來！」傑克快要笑翻了，一直揮手要伊馬過來。

「這男人有麻煩了喔！」托魯也在一旁譏笑，兩個人都笑到岔氣彎腰了，緊貼著牆壁發顫。

伊馬還沒搞清楚怎麼回事，但他覺得一定是什麼好玩的事情，他大步走到陽台邊，蹲在矮圍牆下望向朋友的視線，對面是一排參差不齊又密集的房屋，他們藉著三樓的圍牆藏身，探頭往下望。這裡是中國大城市裡典型的城中村，人們把這樣的地方叫做「握手樓」或「接吻樓」，這是因為密集又毫無規章建造起來的樓層之間通常只隔了不到手軸長的距離，而那些人走不進去的樓層夾縫總是堆滿垃圾、半空中牽滿令人匪夷所思的各種電纜線，又潮溼又臭，陽光照不進來，黑漬爬滿了整面牆。

透著微弱的光線，伊馬可以從牆後看見對面窗戶裡的人家正在做什麼，有人在看電視，粵語節目開得特別大聲，有人正在晾衣服，一邊哄著娃娃哭聲，有些窗戶已經用破舊的海報貼起來，什麼都看不到，幾乎每間屋子的陽台都用鐵欄杆圍起來。此時讓他們三人如此興奮的，是其中一格窗戶，裡頭一個中年男人脫光了衣服，隱約還可以看見躺在床上的女人的腿。

「這男人身上一定帶著詛咒！」

「他根本還沒開始，他完蛋了，看看看！」

傑克和托魯像足球播報員一樣，不斷分析他們所看到的畫面。伊馬看著，搞清楚是一個男人正要和女人行房，但是男人不舉，花很長的時間套弄自己的雄性部位，他覺得很好笑，跟著朋友呵呵笑起來。

「誰來救救這個男人？上帝幫幫忙歐，不然這女人會生氣喔。」傑克一邊呼呼地說。

「中國仔喝太多糖啦！」托魯大笑。

三個伊博小夥子靠在牆上偷看得著迷，男人套弄了半天還是沒有反應，最後女人翻起身，湊上男人啣嘴含著。

「唉呀！」小夥子們爆出一陣怨吼，彷彿球被踢進敵人的球門裡。

「可恥的男人阿！不用女人碰到我，我都可以把椰子從樹上敲下來。」傑克大聲嚷嚷，「中國仔必須嚴禁喝糖，他們真是讓男人丟臉！」

「抱歉喔！看看他可憐的尺寸，抱歉喔，抱歉抱歉...」

伊博人對事情感到無能為力時總愛一直說抱歉（sorry），一方面表示遺憾，一方面表示心疼，但這三個小夥子顯然是既沉浸在眼前滑稽的畫面，又同時感受到雄性界的羞愧，這是基於他們特別重視男性雄風，且總是把這件事情作為凌駕任何事情的優越感緣故。

這三個年齡都不到三十歲的男孩們咯咯笑著，直到整件鬧劇結束。伊馬起身回到房間裡，繼續窩在角落的薄床墊上。房間裡沒有窗戶，陰暗濕冷，一盞破舊的燈座是整個房間的光線來源，傑克和托魯也走進來，靠著牆，坐在他們各自的床墊上。

屋子裡唯一有床腳的床屬於阿庫奇，阿庫奇是他們四個人當中最先找到這間位於城中村屋子的人，因為年紀最長，來到中國最久，所以其他三個人都對他抱持尊敬。除了床席之外，狹小的屋子不到四坪，卻還有矮桌、矮櫃，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廁所，廁所裡一半的面積都被蹲式馬桶佔據了。如果要洗澡，只能跨在馬桶兩旁所剩不多的水泥地上，用外面拉進來的水管勉強沖澡。

這個地方糟透了，伊馬第一次進來時，光是看到廁所都快吐了，他乾嘔了好幾天，心裡想著他不知道得喝多少家鄉的阿布酒（abudrink）才能把這感覺去除。伊博人的阿布酒塞滿各種藥材，味道濃烈，伊博人即使捏著鼻子、抿著嘴唇也要把它喝下去，可以治療或預防瘧疾。

「男孩們，吃飯了。」沈重的聲音來自阿庫奇，他剛爬上三樓，聲音略喘，他的手裡拎著塑膠袋，大家都圍上來。

阿庫奇從村子巷口買了四盒便宜的飯盒，還買了一條土司、一罐奶粉，兩卷衛生紙，一些香蕉和花生。大家歡喜地從阿庫奇手中接過食物。

「我們過得真糟，但至少我吃這盒飯的時候，我可以忘記一切喔。」傑克手托著保麗龍盒發表宣言，大家哈哈大笑，接著埋頭猛扒炒飯，現在已經下午三點了，這是大家今天的第一餐。

「你們今天誰會出門？」阿庫奇問。  
傑克和托魯聳聳肩，表示還沒有決定。

「我等下會出門，我必須去打電話。」伊馬說。

「為什麼？」傑克問。

「我有一批衣服在柯多努（Cotonou），我得跟弟弟保持聯繫。」伊馬回答。

「帶得進去嗎？」托魯接著問。

「我得打給弟弟才知道結果。」

「你最好把貨分批從柯多努帶進去奈及利亞，那是最好的方式了。」阿庫奇發言，「有時候貨太多，官員會找你麻煩。」

「假如上帝想關了你的門，你就去擠他的窗！」傑克用力地說。

傑克的話像是勸言又像是抱怨。他說的奈及利亞的現況，衣服已經被列為進出口違禁品已經好幾年了，政府一點改善的意思都沒有。在90年代左右甚至更早以前，奈及利亞政府為了扶持國內產業，陸續把農產品、紡織品以及各種會衝擊國內產業的商品都歸為違禁品，一概不准從國外進口。但是，這並沒有真正解決國內需求問題。人們都說，這根本是官員為了給自己人圖利，官員自己賣什麼，就不准別人做一樣的生意。而且，就算有人想開衣服工廠好了，紡織工廠有了、棉花種了、

工人請來了，但電力不足，工廠機器一停，紡織工人就只能回家睡覺。大家很快就發現，中國製造的便宜成衣，就算加上運輸、稅金、賄賂海關人員的費用，價格仍比國產來得有賺頭。

奈及利亞隔壁的貝寧首都柯多努港口<sup>4</sup>成為走私紡織品的最大中繼站，貝寧不禁止進口紡織品，而柯多努港口又離奈及利亞不遠，人們可以輕易地跨越邊界去把貨扛回來，這條路徑的生意越作越大，走私貨物支撐著幾乎整個奈及利亞服飾市場，路邊攤販掛的衣服都是「中國製造」。政府的指令是空砲彈，人們取笑若真的等政府供電給紡織廠做事，奈及利亞人早就沒衣服穿了。伊馬聽了很多類似的故事，也聽了許多人說要怎麼樣做才能順利把貨從貝寧帶過來，通常南部的人都是從柯多努把貨帶進拉各斯（Lagos），拉各斯才又分發南部各地。若是北方的市場，人們會繞到尼日，從奈及利亞北方進入。不管如何，對伊馬來說，這都是第一次。

「我們奈及利亞原本那麼有錢，但看看這個政府為我們做了什麼？」傑克抱怨著，「這個吃到拉屎在自己褲子上的政府只會顧自己人的生意，他們是吸血鬼，吸到人民身上僅有的那一點點汁都乾了。」

「嗯，如果政府把所有賣石油的錢都分給人民，奈及利亞不會那麼窮破，我們可以蓋馬路、蓋電力公司、蓋工廠、蓋房子，但這些石油都給外國人了。」阿庫奇說，「我們什麼都沒有了，生產石油的奈及利亞人還得排隊才買得到石油。」

「人們沒有辦法進步是因為人不再接受教育了，以前伊博人很重視教育，但是現在的人只想做生意。」傑克喃喃著說，「如果我不需要賺錢，我會去念大學。」

「你想要念什麼？」阿庫奇問。

「我會去念商業學校，我總是感覺我的血液裡流著商業的點子，我應該把這種熱情傳達給那些只會念書結果失業的年輕人。」傑克說。

「然後教他們像你一樣卡在中國嗎？」阿庫奇說著，哈哈大笑。

「我只是暫時被這土地卡住，好嗎，別對我詛咒。」傑克反駁時還噴出飯粒。

「我們伊博人天生就有做生意的能耐。」阿庫奇說，「所有人都知道，伊博人很會做生意，這種東西你還要花錢去學校學？」

「你必須很有系統的學，不是這邊抓一點，那邊抓一點。」傑克搖搖手上的塑膠湯匙，「如果我們不多學白人東西，我們就很難進步。」

「進步不一定是好事，小子。」阿庫奇說，「你知道白人是怎麼進步的嗎？你知道嗎？」

傑克知道阿庫奇要說什麼，所以不想多說，但托魯和伊馬的眼神支持著阿庫奇繼續說下去。

「你以為看到這些高樓大廈、看到錢、有電腦和手機就是進步嗎？你知道白人是怎麼進步的嗎？那些白人來殖民我們，就是為了拿走我們的巫術！你知道歐洲博物館裡面放了多少我們祖先的神明雕像嗎？他們跑來非洲，想要學我們怎麼控制巫術，然後把巫術變成他們的產品，去製造一些變成

---

<sup>4</sup> 柯多努：Cotonou，貝寧的港口，從1990年代以來成為奈及利亞與貝寧走私商品的重大轉運點。



比人腦快一百倍的東西。我告訴你，他們到現在還有人來非洲搜購這些雕像，我在來中國以前，還有白人來買走村子裡剛刻好的雕像。人們以為白人來教育我們，幫助我們建設，誰信這種話？他們來是為了竊取我們的巫術，好讓他們變得更強壯，繼續控制我們，這世界就是比誰更會控制巫術，會控制的就可以取得一切。」阿庫奇大聲嚷嚷。

「那是真的，看那些火箭、電視，還有這種手機，我總是搞不懂他們是怎麼運作的。」托魯舉起手上的手機發表意見，「我無法理解這隻手機，我的意思是，我可以理解葉子、石頭、金屬可以變成汽車，汽油可以讓汽車跑，但我不懂手機這是怎麼了，為什麼手機裡的金屬片有腦子？」

「吶，還有那些電影，美國人叫他們電影，讓一堆巫師巫婆在天空中飛，好讓巫師有錢賺，嘿，你以為是假的嗎，不不不不不不！我可以跟你保證絕對不是！」阿庫奇說，「那都是真的，只是他們告訴我們那叫『電影』。」

「我知道魔法是有效的，巫術哪裡都有，但是我們不能不學。」傑克說，「我們必須學，才知道這些東西是怎麼一回事，我並不是想要操作巫術，但是我需要理解。」

「那得付出很大的代價。」伊馬出聲了。「因為你不知道那些東西會對你做出什麼事。」

阿庫奇忍不住對著托魯和伊馬述說伊博人就應該跟著上帝的話語。

「生命並不容易，我們必須跟緊上帝，好讓上帝照顧我們。你知道我每天有多麼擔心那些魔法鏡子嗎？家鄉那些巫婆從鏡子隨時都可以看到你，他們要你死你就死，他們要你發生意外，你就發生意外，白人的手機就是學我們的魔法鏡子的。」

魔法鏡子是非洲人都知道的一種巫術，相傳巫師的鏡子裡面可以看到遺失的物品、遺失的人，如果想要施予魔法，也可以透過鏡子找人，找到對象後，透過鏡子就可以直接施予巫術。

「我只是說我想要有系統的學東西，你怎麼能把這種話題帶進來。」傑克說。

「我只是不希望你覺得白人的東西都是最好的，人一不小心就會喪失自己，你得永遠記得跟著上帝、好好做生意、賺錢、當個好男人、養家。」阿庫其說。「上帝自然會教你所有的東西，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你就會明白，上帝是最好的。」

「上帝是最好的。」托魯和伊馬回應，傑克也臣服了。

「嘿，小子，你以前當學徒時做什麼？」阿庫奇突然問伊馬。

學徒 (apprentice) 是奈及利亞，尤其是伊博族中非常普遍的一種技術訓練傳統，這種訓練方式是由家裡的長輩把十來歲的小男孩交給信任的老闆或工匠，由他代為教養。學徒期程可達三至七年，在這段期間，學徒沒有領任何薪水，但老闆必須提供食衣住行與專業技術，等到學徒制結束後，老闆按照經濟程度與學徒的關係，給予一筆錢，讓學徒自行創業。許多伊博男人成年前都有這樣的經驗，他們把學徒生涯視為人生歷練的一環，並且津津樂道著。

「我的老闆做魚乾 (stockfish)<sup>5</sup>和食品貿易。」伊馬說，「結束後，我就跟挪威或冰島來的魚乾進口商買貨，然後在我的村莊開店。」

「你在家鄉的店還開著嗎？」傑克敏捷的問。

「有的。」伊馬很有禮貌的回應。

「你來中國，店怎麼辦？」傑克問。

「我的弟弟會幫我照顧店裡的差事。」伊馬回答。

「那你應該有錢啊？」傑克窮追不捨。

伊馬被傑克的話嚇一跳，他沒料想傑克會那麼直接冒出無禮的話。

「魚乾生意很搶手，據我所知，每天都有人想吃魚。」傑克繼續說。

「但這不代表什麼。」阿庫奇眼睛沒有抬起來，他一口咬了香蕉，又塞了幾顆花生咀嚼，在奈及利亞，人們很常這樣混搭著吃，可以在短時間內補充身體熱量。

「這只是代表說明有錢就應該拿出來，他吃太久的免費食物了！」傑克突然大聲嚷嚷，「如果你家裡有錢，就讓你的家人寄錢來，我們不是有錢的官員可以讓人一直吃。」

「讓他在他家人面前出醜嗎？」阿庫奇大聲地說了一句，「讓這男孩好過一點，好嗎？他才剛來，換成是你，我也會說一樣的話。」

伊馬知道傑克在意的事情，他住在這裡已經有兩個禮拜，除了剛來的頭幾天還有錢買食物，現在他幾乎都是靠阿庫奇、傑克和托魯輪流買食物撐日子。傑克的話讓伊馬感覺非常不舒服，好像他是故意這麼做的，但實際上他的口袋只剩下最後一點錢了，他一直保持沉默，但他很想要馬上離開此地。

「我們任何人如果有錢，都不會出現在這裡。」阿庫奇低下頭把手掌裡的花生外皮吹掉，繼續吃著香蕉。

傑克今天講話都得不到認同，於是他不想再多說什麼，聳聳肩走去陽台吃飯，托魯過了一會兒也跟著出去。

「我家裡沒有更多錢了。」伊馬說。

「別擔心，上帝知道的。」阿庫奇說，「我們的日子都很辛苦 (difficult) 。」

阿庫奇像個哥哥，在衝突發生前就先阻止了一切，伊馬心裡很感激。

伊馬默默地回想自己，他的家人現在根本不知道他過得是什麼日子，他不能說，也不願意說。畢竟，他當初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好，禱告了整整三年才決定來中國，而不是歐洲或美國，他必須知道自己能把事情做到什麼地步，有沒有可能更好，走得更遠，看得更多，但這些話不是對著任何人說的。更何況，他現在對未來一籌莫展。

---

<sup>5</sup> 魚乾：stockfish，主要從挪威進口，是一種自然風乾的魚貨保存食品，味道特殊，奈及利亞是挪威魚乾市場的大主顧，奈及利亞人特別喜愛以魚乾做菜。

伊馬吃完飯後離開屋子，身上帶著僅剩不到一百塊的美金和護照，幾件衣服和簡單的生活用品就留在床席上。屋子外是一條蜿蜒的黑暗小巷，現在是下午時間，但巷子裡只有稀疏的光，頭頂還經常滴到不知為何的液體。伊馬和非洲兄弟都把這樣的城中村叫做「貧民窟」（ghetto），對他們來說，非洲家鄉的生活還遠比城中村來得體面。伊馬打電話回家時，從來不跟家人提這件事，家人都還以為他住在旅館或公寓。

「伊馬，等等。」托魯的聲音突然出現，伊馬轉身等著他追上。

「嘿，別太在意傑克的話了，他只是太急迫了。」托魯一派輕鬆地說。「傑克來之前把他的土地給賣了，結果現在一點甜頭都沒得吃。」

「發生什麼事情了？」伊馬問。

「他把土地賣了，想來中國賺大錢，結果他把貨寄回去之後，他的夥伴沒有把錢匯給他。」托魯說，「他非常生氣，你少惹他。」

「那你呢？托魯。」伊馬問，「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還在等工廠給貨，等貨來，我或許就會走。」托魯說，「別讓傑克的話毀了你的一天，你應該多留點氣力面對真正的大問題。」

托魯和伊馬走到馬路邊搭上公車後走到最後一排找位置坐，他們身上的香水味道很重，不時有幾個婦人捏著鼻子回瞪他們兩人，好像他們很臭一樣。

「為什麼他們一直看我們？」伊馬問，「這讓人不舒服。」

「因為我長得帥阿。」托魯自得其樂的說，「她們喜歡看男人，你也知道，中國男人太...」

「她們是老女人！」伊馬說。

「老女人不需要男人嗎？」托魯嘻嘻笑著，他朝其中一個回望的女人使了個眼色，那女人嚇得馬上跑到前排座位。

「你看，她喜歡我，她很快又會轉過頭來看我，看看看。」托魯和伊馬靜靜地等著，當那女人又回瞪回來時，托魯和伊馬忍不住咯咯笑起來。

車子行進的過程中，伊馬望著窗外，他想起來中國的這段日子困難重重，他原本預計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全拿來買衣服，開一間衣服店，但是他突然決定挪一部分的錢來買手機，那是他用非常便宜的價格向這裡專做非洲人生意的中國店家買的，結果買回旅館後，他很快就發現每隻手機只能開機一次，就永遠地當機了。他憤怒地找到店家理論，但店家只願意換貨，卻不願意還錢，這顯然是一筆錯誤的投資，但是都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他也只能把這批電話運回家去想辦法賣掉。伊馬的第一次採購就出了太多沒想過的差錯，他一點都不想承認這些錯誤。對伊博人來說，對別人承認自己的失敗，會讓大家以為他真的完蛋。

伊馬原本以為自己來中國可以拓展視野，擴充他的腦子和想法，但是中國這片土地很快就證明他的想法行不通，才來沒多久，他已經換了三次住所。他原本住在旅館，但因為費用太高，他想要盡可能把錢省在買貨物上，所以和一個才剛認識的伊博兄弟搬到市場附近的公寓同居，沒想到朋友沒有簽證，害他繳了房租之後，房東聯合警察把他們從公寓裡趕走。他僅剩下的錢讓他沒有選擇，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在伊博人常聚集的非洲餐廳裡碰見阿庫奇這個人，阿庫奇知道情況後願意收留他，但他們只能住在最廉價的城中村。

廣州的城中村一般不容許外國人居住，尤其路邊的房仲看見黑人根本不願搭理，一般來說也沒有非洲商客願意住在那兒。阿庫奇大可以不要收留任何人，因為這會使他的行蹤更容易曝光，但阿庫奇認為一切都只是暫時的，便大方地收留了。伊馬內心充滿感激，並保證他很快就會回奈及利亞，雖然他並不喜歡城中村的環境，但目前只能這樣了。

車窗外的畫面隨著公車移動不斷更換，直到抵達三元里的廣園西路。托魯和伊馬分別處理自己的事情，伊馬走進天恩商貿城，找到一家電話檔口。這家電話檔口很小，放了八支大紅色的電話還有板凳，一個年輕中國女孩守著一台電腦。任何人只要從這邊打電話，撥通之後，一分一秒的費用都會累計顯示在她的電腦上，打完再付費。

伊馬滿腦子只關心他的貨是否已經順利進入奈及利亞，他撥出電話，希望弟弟的手機還有電。

「兄弟，阿法？是我。」手機很快接通了。

「哥，你好嗎？」

「我還可以，家裡人都好嗎？」

「都好，媽媽一直想你、提起你。」

「爸爸呢？」

「很好。」

「妹妹們呢？」

「都好。」

「姐姐呢？」

「姐姐也好，她和朋友合作，在市場賣韓國來的漂亮皮包。」

「很好，魚乾生意呢？」

「魚乾生意我請朋友幫忙看著。」

「那批貨怎麼樣呢？」

「哥，那批貨我們最後分成了三份，我跟伊凡準備揹回來。」

「如何了呢？」

「我們很小心，大家都說不能弄得太大包，於是我們拆了箱子就分成三份。」

「結果呢？」

「我們想辦法賄賂每個長官，他們貪腐的心假裝穿著正義的皮，我試過所有的辦法了。」

「告訴我怎麼了。」

「他們最後扣留了一包衣物，我們只揹了兩包回來。」

「歐，仁慈的上帝吶！」伊馬扶著後腦杓，大叫一聲，他感覺心碎了一塊，「這樣的事情怎麼可以發生？你應該多找一個人跟你去揹貨，兩個人要怎麼帶三包貨？」

「我很抱歉，哥哥。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快把貨賣掉，把錢匯給你。」

伊馬腦中一片空白，什麼也說不出來。

「我今天就會回阿南布拉，我已經在市場找到買家，他們很快就會把錢付給我，我就會匯給你。」弟弟保證。

「那些手機呢？我買了不少手機。」伊馬問。

「那些手機也一起走了，跟著被沒收的包裹走了。」弟弟說。

伊馬掛上電話後，腦子還轟轟響，他開始懷疑自己來中國是一個錯誤。他在心裡面嚎啕大哭，臉上卻面無表情。他後悔之前花錢睡在旅館的日子，如果他身上能再多一點錢就好了。貨比原本預期得還要晚被領到，而且還無故損失三分之一，接下來能怎麼辦？弟弟才二十歲，出生時家裡經濟情況還可以，沒有讓他去外地當學徒，他住在家鄉一直唸到高中，這樣沒經驗的孩子能被信任嗎？伊馬坐在廣園西路上看著人群走來走去，簽證只剩下沒幾天，他當下萬分希望自己的腳已經踩在非洲土地上，他到底該不該回家？但這損失太大，弟弟拿到的貨，就算添上最好的利潤賣出，也不足以讓他平衡旅費，該怎麼辦？

伊馬坐在路邊，他不希望這趟旅程是個錯誤，他在心裡面一直呼求上帝，難過地愁眉苦臉。

托魯下公車與伊馬分開之後，跑到另外一棟商場裡面閒晃。他發現一間網咖，狹小的空間裡面擺著三台桌上型電腦。托魯顧著看那位顧網咖的女店員，偷偷來到她的身後。

這位從河南來的女店員除了顧網咖之外，還正在自己的手提電腦上執行一個寄發跨國垃圾廣告信件的兼職工作。她手上有一張滿是被駭客程式破解帳號與密碼的記錄，她拿到帳號密碼後，就不斷照著單子以不同帳號密碼登入信箱，每一次她登入進信箱，她就將一封垃圾廣告信貼上信件裡，然後在「收件者」欄上按下信箱通訊錄裡的所有人，寄出廣告信，按登出，再往下一個帳號做一樣的事。她熱衷地做這份工作，雖然重複地動作很無聊，但是她偶爾會從信箱和MSN通訊軟體裡面看一些聊天記錄，她看過台灣情侶吵架的紀錄，也看過美國男人傳閱的色情網路連結，當她看見不懂的英文時，她會趕緊查字典學英文。

「嘿，你會駭客嗎？」托魯的聲音突然出現在娜娜的身後，嚇得娜娜趕緊把電腦關起來。

「什麼？不，我不會，你要租電腦嗎？一個小時二十塊。」娜娜澄清地說。

「我沒有要用電腦，只是你看起來很厲害，像一些高科技人才。」托魯說。

「駭客不會出現在這裡，我只是在租電腦，開網咖的。」娜娜大聲地說。

「我告訴你，如果你會駭客，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生意，我們可以一起合作。」托魯說。

「我不會駭客！你現在就離開這裡。」娜娜說著，把自己的電腦拿到店的裡頭，不願意再跟托魯說話。

托魯聳聳肩，然後又繼續嘗試不同的聊天方法。

「你知道你很漂亮嗎，你有男朋友嗎？」托魯說。

「這不關你的事。」娜娜說，「離我遠一點。」

「你的英文講得很好。」托魯說，「跟你聊天我很開心。」

「滾。」娜娜說。

「你真的長得很漂亮，你是我今天看到最美的女人。」托魯站在門邊，拿出自己的手機，「可以給我你的電話嗎？在我離開前只有這件事能讓我開心。」

「不。」

「難道你不願意讓一個男人開心？」托魯滿嘴滑舌，「你喜歡讓男人難過？」

娜娜被托魯逗得不知怎麼回應，她閉著嘴不想說任何話。

「給我你的電話，我只想喜歡你。」托魯說，大拇指已在手機數字鍵盤上準備好。

「不，你們非洲男人都一樣，沒一個好人。」娜娜防衛著。

「我不一樣，我只想知道你過得好不好，我會關心你。」

托魯直接把手機遞給娜娜，娜娜遲疑著，最後勉強把自己的電話打在上面。托魯拿回手機後馬上撥出電話，確定娜娜的手機鈴聲響起。

「那是我，把我存在你的手機裡，我的名字是大力士。」托魯說。

「為什麼你叫做大力士？這是多麼怪的名字。」娜娜說。

「我喜歡這名字，大家都叫我大力士。」托魯想要離開了，他對著娜娜微笑，「記得我好嗎？如果你忘記我，我會很難過。」

托魯愉快地離開網咖，對他來說，他剛剛才探索了一個女孩的心靈，今天看起來相當美好，直到他發現伊馬沮喪地坐在路邊。

「阿法？今天順利嗎？」托魯問伊馬。

「貨被沒收了。」伊馬非常希望獲得一點安慰。

「常有的事、常有的事。」托魯心不在焉地回答，他正在看手機裡的名單。

「我該怎麼辦...這不是我的生活。」伊馬絕望地像是要哭泣一樣。

「我們回家吧，別在大馬路上哭喔，我不想有這樣的朋友。」托魯拍拍伊馬的肩膀，但伊馬的屁股仍然黏在臺階上。

托魯不耐煩地對伊馬開口：「嘿，如果有人搶了你的貨，那只是代表這世界上有個人突然多了一筆貨，好嗎？別在這裡演小孩了。」

托魯大聲的說，伊馬沒有感覺比較好受，當他們搭著擁擠的公車回到家時，阿庫奇和傑克都發現伊馬不太對勁。

「小寶寶第一次做生意，貨在柯多努被攔下來了。」托魯還沒等阿庫奇問，就代表伊馬開口。

「怎麼會，那條路線很通暢的，難道你沒準備好甜頭給官員嗎？」阿庫奇說。

「我有，但沒有用。」伊馬絕望的說，不時用自己的大手掌抹著臉。

伊馬並不想對外人說太多有關自己的事，他決定繼續等弟弟的消息。

「如果你無法平衡你的口袋，說不定你也會留在這裡。」傑克在旁邊建議地說，「你有考慮過嗎？」

「別對這男孩說這些了。」阿庫奇嘖了一聲，「讓男孩自己決定未來的路。」

「我是說實話，廣園西路上有一大半的非洲兄弟都不是自願待在中國的，但看看他們現在都在做些什麼？」傑克不在意的繼續說。

伊馬聽不進大家接下來的討論了，他現在只覺得自己太過可憐，可憐到他幾乎無法面對任何人。伊馬一個月內碰到貪心的陌生人，也碰到願意出手相救的陌生人，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廣州，有許多跟他一樣來自非洲各個國家的人，黑皮膚的兄弟擠滿廣園西路的市場，雖然他可以聽懂很多人說話，但這裡不像家，這裡彷彿是個叢林，雖然長得和家鄉叢林不太一樣，但一樣難以生存。他必須時時提防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就連睡覺他都得提防有人想要偷他的東西。他現在只會按照特定號碼搭公車，走一樣的路，不敢去任何沒人帶的地方。每件事情都衝擊著伊馬的心，他感覺自己短短時間內看了太多事情發生，他開始想起他的家鄉，奈及利亞的阿南布拉（Anambra）。

阿南布拉是奈及利亞南部的一個州，在他的村莊裡，他們家並沒有特別響亮的名聲。除了父母兩個人，還有兄弟姊妹與他一共六個孩子住在一棟塗著黃色油漆的水泥屋。雖然那麼多人擠在屋子裡的三個房間，但那不是土房子，他們的水龍頭打開會有水，即使偶爾沒水，房子外也有井水，這讓許多事情簡單多了，他們每天都能享受洗澡，他從不用睡在陰溼的地板上，也從不用擔心餓肚子，但這樣的日子已經離他很遠，他每次一想到家鄉，就覺得自己失去一切。

過了幾天，伊馬終於收到弟弟的電話，原本他以為弟弟回鄉後很快就可以把錢匯給他，讓他趁簽證過期前再買一批貨，沒想到傳來壞消息。那批貨賣是「賣」出去了，但買家一直推托雨季沒生意，不會有客人上門，於是不停跟弟弟求情，拜託弟弟多寬容他一陣子，等他把貨賣出去後一定會給錢。

「你不應該為他說話的！」伊馬對著電話大吼，「你不該退讓給那傢伙，你根本不知道我處在什麼環境，你以為我的貨是樹上長出來的嗎？」

「抱歉，哥哥。」弟弟在電話裡道歉，但伊馬無法從電話中分辨弟弟真正的態度。

伊馬非常生氣，透過手機放聲嚷嚷，不懂為什麼這一切都那麼困難，那可是他所有的積蓄，而心軟的弟弟竟然讓別人把貨免費帶走，他還不如把衣服掛在黃色水泥屋門口前吹風！誰能見證那些衣服到底賣出去了沒，伊馬敢說弟弟連那些貨裡面有幾件衣服都搞不清楚，他絕望透頂地掛上電話，再也無法有任何期待，一整天沒吃東西，肚子卻滿滿都是悲傷和憤怒。

屋子裡只剩下他與傑克，傑克遞了一瓶喝到一半的啤酒給伊馬，伊馬沒有心情喝。

「我結束了。」伊馬說。

「你離結束還差得遠。」傑克說，繼續喝著他的酒。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伊馬問起傑克，通常伊博兄弟之間不愛多問私人故事，因為每個人的過去都可能很難堪。

傑克原本不打算說什麼，但是他感受到伊馬已經滿是傷痕的心，於是他決定開口。

「我原本不打算留下來的，我來買汽車配件，寄回去給我的夥伴，但是他沒有給我錢，他大概是想吞了貨，他不知道我仍會找機會跟他對抗。」

「故意不把錢給你？」

「他沒有保持諾言。」

「怎麼能這樣？」

「嘿，你是昨天剛出生的嬰兒嗎？聽著，什麼事情都會發生，有好的，有壞的，但有事情發生都是好的，上帝會一直開門，要不是我們說要做生意，我會來中國嗎？有時候你以為生命已經去到很糟糕的地方，但你就是繼續走。你看看這裡有多少sampa，他們看起來哪裡都去不了，但實際上他們是很努力地走才能走到今天、走到這裡！」

沒有人知道「sampa」這個字是什麼時候開始在廣州的伊博社群之間廣為流傳的。「Sampa」不是真正的伊博語，它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新字，有人說「sampa」音取自於中文裡的「上班」，意味著每天都要辛苦的工作，也有人說單純這個字音聽起來滑稽，伊博人把這個字用來稱呼回不去家鄉、長期住在中國的同胞，帶著自嘲意味。

「這裡可以發生的事情還多著呢，聽著，我從沒認為自己應該住在這種地方，這都是暫時的，我很願意測試我的未來。奈及利亞除了失業、停電和番茄之外什麼都沒有了，你回去能幹嘛？你不如留下來當sampa，像我吶，現在我只想成為一個成功的生意人，這裡真的可以做很多生意，我不知道成功之前我還需要付出什麼代價，但賺到錢以前我都不走了，與其回去什麼都沒有，我寧願留在這裡，反正我不怕（I'm not afraid），你也不該怕。看看現在那些正在賺大錢的人，他們都是早幾年來的老sampa，他們就是因為不怕才有今天，我想知道我能做什麼，我的命運不是現在這樣。」

傑克的話語就像不久前伊馬希望成為的自己，唯一不一樣的是，伊馬現在絕望地想要放棄，但傑克比他想像中還要堅強，傑克比伊馬早來到中國不到半年呢。

「你打算做什麼？」伊馬問。

「我還沒找到自己的天命（destiny），但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星星（star），我學徒時學得是汽車配件，但我做起來很不容易，我想改賣容易一點的東西。」

「像什麼？」

「衣服、鞋子、包包這些東西更容易抓住我的目光（catch my eye），我很會觀察趨勢，也可以滿足客戶，所以我可以做更多中介商的工作，你看那些廣園西路上當拉客（hustler）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想賺錢，每筆訂單他們都有錢拿，他們彈性更大，我有機會就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個人。」

「你知道怎麼開始嗎？」伊馬期盼地問。

「如果我有第一筆資金會比較容易，但我現在沒了。」

「所以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等等吶！我還沒做過怎麼回答你？我不知道怎麼做，但我會去市場學，用眼睛看，沒有人會教我們怎麼做，但我們都有眼睛教會自己。看看現在市場上都賣些什麼，找一些聯絡人，找一些客戶，想辦法把東西賣出去，想辦法讓自己過好日子。」

「嗯。」

伊馬不再多說什麼，傑克的話給了他一陣靈感，雖然他整個人的心還帶著痛苦與碎裂、對未來絲毫沒有方向，但這一點靈感提醒他：這一切有可能只是他的命運的一部分。如果他想知道他的命運還有什麼，他就必須持續往前移動，他逐漸感覺到他的心再次拉著他想往前跑。

伊馬的護照簽證真正過期那天，他正式變成人們口裡稱呼的「sampa」，但他一點都自嘲不起來，他只是跑到廣園西路打電話給他的父母。

「我的兒子，你打算時候回來？」父親問。

「我無法知道。」伊馬說，「可能很久、可能很快，我必須做了才知道。」

「做任何你該做的，但不要遠離上帝。」父親說。

「我知道。」伊馬說，「我會讓你驕傲的。」

「我已經很驕傲了，我的大隻兒子都在國外，一個在韓國，一個在中國，我已經很驕傲了。」

「好。」伊馬不知道說什麼了，他不擅於講話，但他非常難過。

當伊馬掛上電話之後，電話亭裡的潮州女孩忍不住跟他攀談推銷。

「你要買電話卡嗎？你有手機，這樣很方便。」女孩說。

「多少錢？」伊馬問。

「有十塊、二十塊、五十塊，可以講很久。」女孩亮出各種長途電話儲值卡。

「下次。」伊馬沒有表情地說。

伊馬知道自己現在沒有多餘的錢買電話卡，除非他能在中國待下來賺到錢，這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在他頭上。當伊馬確定市場裡已經沒有任何事情與他有關，他決定早點回家裡躲著。他照著一樣的公車路線回到城中村，在步行一段路後彎進那條總是滴水的陰暗巷道。他下了公車後必須從大馬路走回家，一樣彎進那條無法被陽光曬乾的小巷，準備回到其中一棟樓房的三樓房間。他突然聽見樓房上傳來很大的騷動聲，還有男人在大聲吼叫，伊馬很快聽出那是阿庫奇的嗓門，但事情不對勁，一陣陣用力拍打門板的聲音，碰碰碰碰，還有很多人一起威嚇的聲音，伊馬心裡一驚：警察來了！

伊馬嚇了很大一跳，瞬間從悲傷的情緒中乍醒。他觀看四周，確定沒有人注意到他。情急之下，伊馬縮緊小腹鑽進樓房夾層中的垃圾堆裡蹲著。伊馬一生從沒有躲過任何人，他是個好人，但現在他的身分不同了，從簽證過期那天，他就開始學著分辨警察制服的顏色，就像在家鄉，每次掀開被窩或衣櫥時，都要隨時注意可能躲在裡面的蟒蛇，如果不幸看見，最好趕快安靜地跑走，不然就是等著被咬一口。

警察下樓的時候，許多中國人和小孩子都探出頭來看熱鬧，伊馬看見他們押著阿庫奇。阿庫奇巨大的身子想要反抗，但是他的手已經被塑膠束線綁起來，兩個警察架著他，前後還有人跟著。

伊馬瞪大眼睛，繼續蹲低身子，整個人沉浸在垃圾堆裡不停顫抖，惡臭的積水沾濕他的衣服，顫抖到他在大白天裡覺得冷，顫抖到前一秒鐘的悲傷通通不見了。他的心跳快要淹沒自己，於是他在心裡面不斷地向自己大聲發誓，現在絕對不能被抓走，現在絕對不能被抓走，現在如果被抓走，身上還沒有錢，這樣進了監獄，他這一生就要結束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

\* \* \*

伊馬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做了一個夢，但是他什麼都想不起來。他移動眼球看看房間天花板每一個角落，過了一會兒，他才想起自己現在的位置是南海金沙州一個小區高樓裡，位於十二樓舒適套房的大床上。





上圖：廣園西路一景（於迦南商場左側）  
下圖：迦南商貿城前街景



# 開門

伊馬等了很久，確定周圍騷動平息，附近看熱鬧的人都走了，才溜回三樓，把警察沒帶走的東西包起來，零散的衣服、鞋子，能繼續用的生活用品，奶粉、茶包、牙刷、毛巾，手機充電器，還有廉價香水。伊馬很緊張，他不想在這鬼地方久待，害怕哪裡來的邪惡精靈隨時又會把警察吸引過來。

他離開房子，跑到城中村入口的雜貨店屋簷下，打了兩通電話給兄弟，然後進入焦急地盼望，直到看見傑克回來。

「他們來過了？」傑克難以置信地大喊，「你說他們抓走了誰？」

「阿庫奇，他當時待在房子裡，所以被警察抓走了，」伊馬也跟著大喊，伊博語的尖銳發音讓他們聽起來很像在吵架，路過的人都會忍不住多看一眼，坐在藤椅上露著肚皮乘涼的老先生也一直盯著他們。

「他們有五個警察來。」伊馬說。

「你用你的雙眼看到的？」傑克問。

「是的，我用我的親眼看到的吶。」伊馬回答。伊博人非常需要事情發生的時候，有在場見證人用眼睛看到一切。

「上帝的仁慈之心就這麼一點嗎？」傑克抓著頭，臉部五官扭曲成一團。

「我把我們的東西帶出來了，你看看有沒有你用得上的。」伊馬把背包放下來打開。

傑克拿回屬於他的東西，找來一個黑塑膠袋裝著，他突然想到什麼，開口問伊馬：「你的護照帶著吧？」

「我一直都留在身邊。」伊馬說。

「那就好，千萬別讓它掉到警察手裡，不然你就有付不完的罰金了，他們只想把你玩到死。」傑克一邊叮嚀，一邊把黑色塑膠袋綁起來。

「我知道。」伊馬說，然後他為難地開口問了一句話，「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吶？」

「我怎麼會知道？」傑克嗤鼻，「你以為我能幫上忙？我連阿庫其都無法幫了！」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對這裡太陌生了。」

托魯也趕回來了，他向伊馬道謝，拿走東西後就要趕著離開，因為他在黃歧找到了落腳處。

「那邊還能多住人嗎？」傑克問他，也像求他。

「我試試看，但別期待我。」托魯說完，打了電話，傳達他收到的訊息，「他們說可以讓你們過去，但是那邊人太多了，只有沙發可以睡。」

「你是怎麼認識這些人的？」傑克問，「他們是誰？」

「他們是我的新夥伴，生意做得不錯，最近他們要開酒吧，就找我就過去幫忙。」

「他們可靠嗎？」傑克問。

「聽起來你還有選擇嗎？」托魯說，「你還有什麼好損失的？」

伊馬對廣州這座城市沒有空間概念，他只能跟著托魯和傑克搭上計程車，離開車裨，這個他之後再也沒來過的城中村。

「那邊有多遠？」傑克問托魯。

「大概六十塊錢，得過河。」

「嗯。」

「我需要好好洗澡。」伊馬聞了聞自己。

「是的，你聞起來跟魚乾一樣！」傑克說，三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黃歧鄰近廣州，屬於佛山南海區的一個小鎮，這裡住著許多來返廣州和南海工作的移動人口，路邊不少廉價的休閒會館、按摩店、餐館、路邊攤販打著燈賣皮帶、切好的螺旋狀波羅、還有燒烤。沒有管制的摩的<sup>1</sup>四處可見。重要的是這裡有很多建蓋中的住房，積極的房東只要能收到租金，幾乎懶得多管居住登記<sup>2</sup>。有兄弟告訴伊馬，這裡的房租便宜很多，警察沒有那麼嚴格，鄰居們也單純得多。

「因為他們沒一個能講英文！」歐路奇笑著說，「他們看到你只想要練習英文，或找你拍照，以為你是大明星，你們早該搬來這裡，這裡的生活很安靜。」

「有些人搬去花都，那裡更安全，但那裡太遠了。」歐煙卡接話，「大家都來南海找房子了，廣州不是人待的地方。」

聽到這，傑克和伊馬就放心了。傑克一副謙虛的姿態問大家最近有沒有什麼好生意可以做，因為他需要一筆資金翻身。歐路奇和歐煙卡兩人大笑起來。

「你能唱歌嗎？最近我們的酒吧缺人唱歌，如果你們是唱歌的料子，可以去唱歌賺點錢，如果你唱得好，人們還會對你灑錢。」歐煙卡說，他拿出一包香煙，一邊講，一邊抽起來。

「吶...」傑克搖搖頭，大家看向羞澀的伊馬，伊馬也搖搖頭。

「或者你可以找一些非洲香料來？廣州這裡有很多非洲餐廳，大家都需要香料，你可以想辦法進口過來，印製一些名片，去發給每家非洲餐廳。」歐路奇說。

「但這還是需要資金，」傑克說，「也就是我沒有的東西。」

「你不用錢也能做，請你的家鄉人幫你記點東西過來，讓他們幫忙，跟他們說等你賺錢了就還給他們。」歐煙卡說。

<sup>1</sup> 摩的：專以摩托車載客維生的行業，廣州稱計程車為的士，「摩的」就是「摩托車的士」的意思。

<sup>2</sup> 居住登記：外國人在中國居民家中住宿，必須在24小時持護照、身分證件到當地公安機關申報。

「那辦不到的。」傑克說，「我的家鄉沒有人可以幫忙。」

「好吧，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交一個中國女友，讓她給你吃的，幫你買東西，然後你趕快從非洲找客戶，你們可以一起合作，完美。」歐煙卡一邊說，一邊把菸蒂抖在客廳地板上，「廣園西路太多人交女友啦，自從中國政府不想讓人延期簽證之後，每個人都要交女朋友，女朋友幫你註冊一家店、幫你顧店、幫你找市場，有一個中國女友你會容易許多。」

「我的嘴巴突然想喝酒了，有錢的人可以買海尼根，沒錢的人就買青島<sup>3</sup>。」歐路奇說，「我去樓下買酒，今天只有我喝海尼根，你們大家都喝青島。」

大家開心有人願意請客，歐路奇套上拖鞋就下樓去了，這棟公寓隔壁的樓下就有一間雜貨店。傑克和伊馬都想繼續從歐煙卡身上問出一些資訊，因為問資訊是很重要的，往往一個人講了一件事，就可能改變另一個人的一生。

「現在還有什麼生意能做呢？」伊馬問。

「什麼生意都可以阿！你是伊博人嗎我的天？你相不相信，我在香港的時候還有人問我要不要賣精子，你可以相信有人要出錢買這種不用成本就能生產的東西嗎？白人的腦子太邪惡了，但我的重點是，嗯？這世界是自由的，『世界就是市場』<sup>4</sup>，唯一重要的就是你有沒有管道，你會不會跟人協商討論，你在家鄉有沒有人願意跟你買東西，買久了你就有名氣，你可以讓人相信你在這邊生意做得不錯，訂單就越多，每一筆你都可以抽成。」歐煙卡回答，「有些人生意做得不錯，還自己找了廂型車，雇個中國人來開車，從機場就開始接非洲客人，這些剛從非洲叢林出來的人什麼都不懂，真的，他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會聽你的，萬一你幸運接到肥羊，哈哈，我告訴你，只要一隻肥羊....哇。」

歐煙卡笑著，傑克也聽得心裡癢癢的。

「直接去機場還有生意嗎？」傑克問。

「可以！機場、廣園西路，到處都可以，當拉客，去路邊找客人，我跟歐路奇都做過，這種拉客生意很累人，但收獲非常甜美。你必須先搞清楚這裡有很多市場，學幾句中文，你帶任何客人去店裡跟老闆說『這是我的客戶』，他們就知道要幫你加錢，10%，5%，做完生意，客戶還要給你佣金，這都是好生意，等你把客人送走之後，你再回去中國店裡把錢收集回來。有些中國人還會送你禮物，你可以拿走店裡的衣服、帽子，非常好生意。」歐煙卡說，「有時候客人買很多東西，他不知道錢就這樣進入你的口袋，你不必跟他說，因為那本來就是你應得的。」

「所以有女朋友就會是最棒的，你找一個有店的女人，你幫她帶客戶，她也會照顧你，這是最快的。」托魯說。

---

<sup>3</sup> 青島：中國啤酒品牌。

<sup>4</sup> 世界就是市場（The world is a marketplace/ Uwa bu afia），是伊博人的俗語，意思是這世界就是市場，每件事情都要透過協商。市場與世界一樣都是公開、自由的，每個人都能進來，但總有天每個人也得不帶任何東西的離開。

「但是你得睡了她才有用，不跟你睡的女人就不要。」歐煙卡說，「免得她跟別的男人跑了，連你的生意都帶走。」

「這種事情會發生嗎？」傑克說。

「太多啦！你知道有多少我們兄弟賺了錢，女人突然說要分手，我們的兄弟能怎麼辦？店是她的、貨也是她的，只有客戶是你的，但她已經懂你怎麼做生意了，你拿他們沒辦法的。像我以前，我有一個中國女朋友，我們決定做點什麼，所以我看這邊非洲人那麼多，就叫她去註冊一間旅行社，專門做代訂機票和兌換美金的事情，這個方法不壞，她每天坐在電腦前打打電腦，幫客人代訂機票，訂機票收四十塊手續費，改機票就再收一次，還有那麼多人需要假機票<sup>5</sup>。男人一定要有女人才行，我負責幫她找客人，她負責電腦，如果服務得好，客人帶來更多客人，你們就起飛了。」

「後來呢？」傑克問，「後來那個女朋友？」

「所以我說這也是你需要小心的地方，她後來把我們一起賺的錢都帶走了，她父母生病要回鄉下，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到現在都還沒看到人。」歐煙卡把最後的菸蒂捻掉，用腳踩了踩，「中國那麼大，我要去哪邊找人？所以我說，不是所有女孩子都是好女孩，你要讓她們乖乖聽話，最好就是讓她幫你生個寶寶，這樣她們不會那麼隨便就跑了。」

「記得喔，只有跟你睡的女人才可以考慮合作，女人在這方面很好控制的，但你要會觀察，有些女人只想買東西，有些女人會帶給你更多生意。」歐煙卡說，「我自己很喜歡大部分中國女人，比起非洲女人，她們每個人都很有生意頭腦，知道這邊要收利潤，那邊也要收利潤。」

「唯一的缺點是她們出門前都不會洗澡！」歐路奇剛好回到門口，大聲地插入話題。

「對！我不懂為什麼她們出門前不洗澡，你必須教育她們。」歐煙卡附和。

歐路奇回來時，肯吉也跟著一起回來了。肯吉才是這間屋子的大哥，他知道新來的三個人窮途末路，因此不收房租，不過為了避免人多引來麻煩，他要求大家白天都必須出門，晚上才能回來。一層公寓樓層有三個房間、一間衛浴，客廳、餐廳與廚房，現在一共有六個大男人一起住，肯吉自己有一個房間，歐路奇一個房間，歐煙卡一個房間，托魯準備和歐煙卡一起睡。伊馬和傑克只能得到客廳的沙發，他們雖然心裡不滿意，但有地方落腳至少比在外面好。

大家初次見面，很快就熟絡起來，喝著歐路奇買回來的青島啤酒，解掉一身濕悶的熱氣。伊馬雖然不讓自己喝酒，但是兄弟遞了酒瓶給他的時候，他還是接手開始喝。喝到最後，肯吉以大哥的身分姿態給這些新人一些忠告。

「大家來廣州都是要賺錢的，我們離開妻子、離開孩子，把老婆放在家鄉，還擔心她會跟人睡了，但當一個好男人是我們的使命，我們得賺錢養起家庭，支撐我們相信的一切。所以，我說，大家要互相支持，有什麼好的就分享，壞的就幫忙，這才是我們伊博人做生意賺大錢的祕密。懂嗎？」

---

<sup>5</sup> 假機票：未付費用的假定行程電子機票證明，只要付機票手續費而非簽證即可讓海關放行過境目的地，通常是從中國到香港。

「是的，先生。」大家舉起酒瓶向肯吉致意。「為我們的家人敬酒！」

「傑克，我知道你需要點錢，我很懂你的處境，我沒有錢給你，但我有點東西可以讓你去試試看，你跟這個小兄弟都可以試試看，伊馬對嗎？」肯吉說，傑克和伊馬兩人立刻靠過來聽。

「我有一批東西，連中國人都不要了，中文叫它『尾貨』，意思是最爛、最沒人想買的貨，市場上沒人要了，所以它們非常便宜，我去工廠去找到的，但這東西不容易賣，通常我們會要求買家一次全部買走，所以呢，如果你們能幫我找到這批尾貨的買家，我可以分很不錯的利潤給你們。」肯吉說。

「是什麼呢？」傑克興奮地問。

「有兩萬件男生穿的T恤，一件只要人民幣兩塊錢，如果你能用更高的價格賣出去我不介意，但是你光是幫我賣出去，我還能給你們大約五千塊的利潤。」肯吉說，「這很好賺，但你要找到買家，我不分批賣的喔，這些貨我都放在倉庫，我沒時間每天帶人去倉庫，懂我的意思嗎？」

「尾貨」是很多生意人心目中的夢幻商品，是「垃圾」與「暴利」兩個字混合揉出來的新名詞。傑克知道尾貨不容易調到，通常要有一定關係才拿得到，而且如果眼光不好，就是一項很糟糕的投資。

「肯吉兄弟，你能告訴我，你是怎麼拿到這些尾貨的嗎？」傑克問。

「哈哈，年輕人，那麼快就想要知道我的祕密嗎？」肯吉爽朗地大笑著，「我不會真的教你，因為這樣我就要酌收你手續費了，但我可以簡單說給你聽聽。嗯？」

傑克猛點頭，伊馬努力地擠在旁邊聽肯吉說話，儘管他似乎已經不是這筆交易的參與者了。

「你通常找到工廠時，你絕對不會說你要找瑕疵品、便宜東西，絕對不可以，你要裝得很像大客戶，穿得漂漂亮亮地去，老闆拿出他的衣服時，你可以說『這些衣服真不錯，價錢如何』，記得，一定要裝做你很想買的感覺，目前懂嗎？」

傑克和伊馬點點頭，他們的耳朵豎得高高的。

「吶，當老闆開出價格的時候，你要裝得非常納悶，『老闆呀，你怎麼賣那麼貴，我剛剛在別的工廠，他們開的價格便宜好多』，通常這個中國人就會開始說那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品質比較好啦，什麼什麼什麼的，這時候你再問他們，『老闆，你有沒有更便宜的東西？我很喜歡你的東西，但這東西太貴啦』，這時候老闆已經喜歡上你了，他覺得你應該是好客人，更何況你是外國人，把爛東西賣給外國人是沒問題的，這時他就不會藏便宜貨，他會帶你去看，跟你說他還有這些便宜東西，看你要不要買，你若喜歡，馬上現金給他就要帶走。」肯吉說著，「你絕對不可以一去工廠就問這些老闆說有沒有便宜貨，懂嗎？他只會想要把你轟出去，因為他知道你沒錢。」

「錢是衡量人的標準。」傑克說。



「沒錯，讓他們以為你錢多，你就有討價還價的空間。」肯吉說，「這很重要，所以除了我們這幾個人之外，你們最好再也不要逢人就說你們窮，這像話嗎？窮人在我的房子出出入入，那我是什麼？所以去市場買點好衣服吧，把頭髮理一理，穿得漂亮，學學歐路奇和歐煙卡，我敢跟你們保證，他們看起來很發達，是因為他們知道怎麼打扮自己，歐煙卡還戴著眼鏡，他近視嗎？他當然不是，他只會畫自己的名字，沒念過書，怎麼會近視？但是他那副眼鏡讓中國女人容易愛他，她們相信他有氣質。」

肯吉的一番話讓傑克大笑了起來，但對伊馬來說就像一場震撼。跟這些人比起來，伊馬覺得自己太嫩了，他腳上的皮鞋破舊，他的卷髮已經太長，在他頭上就像一窩雜草。他已經在他心裡面下了決心，很快他也會變得跟這些兄弟一樣，他會改變一切。

住在這些剛認識的兄弟家裡，伊馬理解到這裡每個人都是沒有簽證的sampa，大家在中國過了不短的日子，而且對這裡的生活節奏相當熟悉。來到黃歧幾天之後，傑克和伊馬變得越來越熟，因為托魯每天不到中午就跟歐煙卡和歐路奇消失在房子裡。伊馬有時到廣園西路上晃，有時候跟著傑克在市場附近找客戶，傑克非常積極地想要在肯吉把尾貨賣掉前找到客戶，這樣他才能分到利潤，他逢人就積極地說他有一批貨要出清。

伊馬覺得自己越來越深入地看見中國這個地方，每一天都有新鮮的事情等著他去理解、去學習，他仍然不知道明天起床後該怎麼辦，但是他沒有那麼擔心了。現在他只希望自己變得跟大家一樣，看起來不缺錢、不缺食物，享受生活，過得快樂。

\* \* \*

走在批貨市場裡的人們，可能會常常覺得自己像要被淹沒在湍急商品流裡。

傑克和伊馬兩個人在市場裡面觀看，他們一直在摸衣服的不同材質，他們兩人對衣服都不是真的理解，但他們一直摸衣服、問價格，摸到後來，傑克說他的手指有了生命，他光是摸到衣服，幾乎就可以猜中價格。

「這料子太乾扁了，這料子像乾掉的草皮，摸摸看。」傑克要伊馬體驗衣服的觸感，伊馬也學得很快。

「這些大概穿過幾次就會失去彈性，沒有生命力，不強壯，這些可以保持比較久，你看這件，它沒有縫線。」傑克拿起一件圓領的T恤，告訴伊馬，「你看得懂嗎？這兩件衣服布料一樣，價格差那麼多塊錢，就在於縫線技巧，這種縫線才不會咬到穿的人的皮膚，你看這線的痕跡是縫在裡面或外面了嗎？看到了嗎？另外這種普通T恤，他們大概是工廠員工一邊睡一邊縫出來的。」

「恩。」伊馬認真的看著，有時候伊馬覺得傑克說的話很對，傑克已經從很多衣服學到東西了，好像他的眼睛已經被打開了。

「你得趕快決定你想賣什麼東西，時間不等人的，只有我們等時間。」傑克說。

「你學過衣服生意嗎？」伊馬問他。

「沒有，去哪裡學？你得要自己多看、多問。我現在腦子裡所有的知識都是自己看、自己學的，上帝帶你認識東西的時候，你就要睜大眼睛。」傑克說，「有時候你不知道答案，突然上帝就會給你答案，你的腦子不知道為什麼就想通了。」

「我想你很相信上帝囉？」伊馬問。

「你在講什麼，現在這個上帝已經是最好的上帝了，難道你還想挑那些俗俗耶耶<sup>6</sup>的神祇嗎？」傑克嚷嚷。

伊馬聳聳肩，沒說什麼。他只是不敢相信，現在的傑克光講一句話裡面就有那麼多次上帝，他以前倒是經常罵上帝的。

傑克和伊馬在迦南商場裡面看足了服飾，稍微了解不同檔口的風格與裁縫方式，便走出地面上來，他們在路邊買了水喝，慢慢走到隔壁的唐旗商場。

「這間迦南商場，是全中國最早賣東西給非洲人的地方，這裡都是中國人開的店，第二間就是唐旗，唐旗是我們伊博人的地盤喔。」傑克說。

迦南外貿服裝城<sup>7</sup>是廣園西路上第一家做非洲貿易生意的商城，開幕於2003年。在以前，廣園西路這一帶還沒發展起來，這棟建築物在大馬路邊閒置好幾年，人們以為這裡不會有什麼看頭，直到一家服飾公司看上這棟建築物，承包商便把原本賣家具的空間隔成小一點的檔口，這樣可以租給更多廠商，由於迦南一開始就設定好要打入非洲市場，因此廠商成品都走低價路線，這間商場獲得快速的成功，他們的名聲吸引了很多非洲商客前來。

迦南的廠商都知道他們服務的主要對象是來來去去的非洲商客，商客採買量大至一次數個貨櫃，少則幾個包裹，任何人經過這裡，都不難發現這邊的商場和廣州其他服裝批發市場的商品款式極不一樣，這裡的服飾顏色更為鮮豔、款式眩目。非洲傳統男人與女人的服飾、帽子、頭巾、禮服樣板擺滿人行道旁，還有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假人模特兒造型，更為高大、豐滿，比方充氣式的胖腿氣球模特，懸掛在店外，套著一件被撐到三倍大的碎花內搭褲，向來往過路的非洲大媽顯示它們的驚人彈性，當然，還少不了上百家的仿冒名牌貨，每年這裡往非洲輸出價值上億的商品，買主絡繹不絕。

由於生意火熱，迦南開幕後的三年，2006年，隔壁的唐旗外貿服裝批發城也跟著開了。雖然唐旗跟迦南一樣主銷服飾，但是這兩間氛圍不一樣。迦南商貿城大多是中國廠商開的檔口，他們背後有工廠，專做廠銷批發，每家檔口放置很多單品，還有大包小包的塑膠麻袋存貨，略像倉庫。但是，隔壁的唐旗服裝城的風格就不一樣了。

非洲商客都說唐旗商場就是「那些伊博人的地盤」。其實這些中國商場並不准外國人開店與工作，然而熟悉市場環境的伊博人腦筋動得快，他們透由人脈找來中國夥伴，由中國夥伴向商場攬租

---

<sup>6</sup>俗俗耶耶：soso yeye，奈及利亞話，意思是不怎麼樣、胡扯出來的東西。

<sup>7</sup> 迦南貿易城的英文名稱是「Canan」。

檔口，一租就是一整排的檔，而這些檔口營業執照與身分登記都掛著中國人名字，接著伊博人再找來有意長期留在中國做生意的兄弟，轉手把檔口租出去。

唐旗開幕於2006年時，一格不到兩坪的內側檔口租金至少4000人民幣，越靠近馬路或轉角的檔口價位越高，再加上每個月幾百塊的清潔費、水電費、空調費，租金不低，但是檔口仍然搶手，租不起一間檔口的非洲人可以再找兄弟一起分租。它讓不少伊博人改變攜貨跨越國界的日子，而開始留在中國做生意。這些伊博人熟悉中國市場後，成為許多後來商客來到中國的引薦人、中介商，他們在廣園西路上拉客人，家鄉的人都稱他們叫做拉客，因為他們迫不及待地找客戶、搶訂單，好把自己的利潤加到上頭。很快的，各種為非洲商客服務的生意也陸續出現，從下飛機住宿、帶逛市場、找工廠、翻譯、提供顧問資訊、吃喝玩樂等，都一定有人巴著等待為客戶一手包辦。

人們從比樓房地基更高的大馬路一走進唐旗，會直接進入它的四樓。這裡可以看見這裡幾乎都是伊博商人開的店，一、二樓是物流，廂型車停在這裡等著載貨。三、四樓做非洲潮流服飾，五、六樓則是價位較高的西裝套裝。這裡的非洲商人檔口結合零賣與批發形式，貨物都是從各地市場挑來的新潮衣褲、鞋子、領帶、帽子、項鍊或裝飾品。若把這些貨品拿起來各別觀看，其實與廣州上下九、北京路<sup>8</sup>熱鬧街區的年輕服飾似乎沒多大差別，但正是透過這一點、一點挑選出來的細微差異，再集合拼湊一起，使得流行風格呈現大轉彎：閃亮又細長的尖頭皮鞋、更花俏、更鮮豔體面的襯衫、緊身T恤、誇張的牛仔褲、仿冒名牌的運動足球衣...等等，對流行趨勢再不敏銳的人到了這裡，都知道這絕不是日韓或歐美風格，每個年輕的非洲老闆們都相信自己慧眼獨具，並且自豪這些都是本人親自挑選的「非洲品味」(African taste)。

繽紛眩目的還不只這些，唐旗商場裡，因為伊博老闆會彼此在風格與品味上競爭，因此，店面的裝潢與花樣往往更加豐富，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人大聲播放奈及利亞的流行音樂，別有新意的還會裝上藍色螢光燈，讓店面看起來像夜店一般，再掛上大幅流行明星海報，其中也有不少聖母瑪利亞或耶穌像，人們會在牆上貼著來自不同五旬節派教會分發的廣告貼紙標語如「超級成功」、「領取你的豐盛」、「跟著上帝飛」。另外，檔口的牆上四處都有提供外送的菜單，只要撥打電話就有來自中式飯盒或東、西非餐廳的熱食，雜貨店的送水男孩每天數十趟地來回奔跑，偶爾還有奈及利亞麵包師父穿梭、與可樂果<sup>9</sup>小販。人們在檔口走廊上嬉笑聊天、共享食物、算鈔票，板凳總是不夠坐，人們不經開口就能借來借去，偶爾有大生意時，裝滿衣服的大貨包也會成為大家或躺或坐的臨時沙發。

其實唐旗裡還是有少數的優魯巴人(Yoruba)，或來自迦納、烏干達、南非的商人，但是這些數量與伊博人相比之下還是少太多了。當非洲商客們說唐旗是「那些伊博人的地盤」，意思有很多種，一種是這間商場真的有很多伊博人，另一個是大家都認為伊博人太愛賺錢，太積極且太過好勝，他們把自己跟那些惡名昭彰的伊博商人分開來，有的非洲商客甚至認為唐旗「很可怕」，因為這裡

---

<sup>8</sup> 上下九、北京路：廣州主要的兩條熱門步行街，販賣在地美食、最新潮流服飾與用品，特別吸引年輕人與觀光客。

<sup>9</sup> 可樂果：Kola nut，西非地區都有實用可樂果的文化，果實略帶苦味。可樂果的意義勝過本身風味，伊博人專門用來祝福與送禮，是傳統且隆重的果實。在中國因為物以稀為貴，一顆普通的可樂果可以賣到人民幣二十元。

的伊博商人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他們太過年輕，好鬥，講話粗俗，為了錢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而除了錢，話題就只剩下女人。

唐旗開幕之後沒有太久，大馬路對面又陸續開了天恩商場、國展貿易城、通通酒店商城，最後又開了盈富外貿商城。對面也來了麥當勞、肯德基、真功夫等連鎖餐廳。廣園西路越來越熱鬧了，地鐵的開通與附近裕隆服飾批發的興盛，再加上距離廣州火車站與馬字輩服裝批商近，還有存在已久的皮件、鞋子、手錶市場，整條廣園西路上上下下都是越來越熱鬧了。

看了一整天市場裡的衣服之後，傑克和伊馬兩個離開商場，走到對面麥當勞前的石獅像，靠著它看著人來人往的馬路，天色一到傍晚，廣園西路靠近非洲市場這一帶就會出現許多從廣東省以外來廣州謀生的小攤販，維吾爾族人賣烤囊和烤魚，河南大叔專門炒飯、炒麵，一份只要六塊錢，裡面一定會灑上足夠的油和鹽巴。還有一些賣奇怪商品的人會來到這裡，比如一個販子在賣菜刀，他的菜刀連玻璃都能親而易舉切成片，吸引了很多人群卻沒有人想買。還有一個玩具小販不斷朝天空發射會變換燈光顏色的竹蜻蜓，在傍晚的夜空裡還不是太明顯，另外一個人走到傑克和伊馬身邊，毫不猶豫地就往地上攤開一大塊塑膠布，接著另外一個男人走來，把紙箱裡的皮包全部倒出來，嘩啦啦地，一箱接著一箱，完全不用擺置，只管倒出來就行了，這些皮包在人潮馬路旁形成一座比成人膝蓋還高的小山，全部都是非常粗糙的仿名牌皮包。

傑克隨便拿起一個香奈兒皮包打開看看，皮包的線頭亂竄，而且內襯還有不明黃漬，香奈兒那兩個半圓扣標誌是廉價塑膠做好黏上去的，傑克輕輕一摸，它就掉了。傑克不以為意地把手上皮包丟回皮包山裡，又拿起另外一個，問老闆多少錢。

「Ten quai！」中國小販叫著，意思是十塊，「This one material is very nice, good quality.」小販用很簡單的英文推薦傑克。

在這裡，中國商人為了要做非洲人的生意，很快就掌握一套簡單的市場詞彙，這讓溝通變得方便多了。「best quality」（品質最好）、「best price」（價格最平<sup>10</sup>）、「last last」（最後開價/最低價了）、「small small」（少量）、「many many」（大量）、「very strong」（材質紮實）。

傑克沒有要買的意思，他看著這些皮包對著依靠在石獅的伊馬發表意見。

「只有中國產得出這些驚人的東西，那麼多漂亮的產品牽連那麼多人的生命，讓我們奔忙、想要從中分得一塊利潤，有些東西很快就會摧毀了，但有些東西卻會活得比我們久，當我們一文不值地死去，這些垃圾還會活著。」

伊馬沒說什麼，他覺得傑克太多負面思想了，就算他說他信上帝，也沒人會相信，相信上帝的人應該充滿正面思考。此時伊馬心裡面想著的，是他不斷發現到奈及利亞家鄉市場裡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從中國來的，全部！整條廣園西路上上下下賣的東西，不管是店家或是路邊攤，中國商人和小販叫賣著鮮豔的水桶、化妝品、小孩書包、女人皮夾、男人尖頭皮鞋、還有廚具、磁磚、壁貼，全部！連他看到家鄉那些新蓋的房子款式，都是這些來自中國建商的材料。他感覺自己發現了新大陸，他就坐擁在所有商品的源頭，看著這些商品的來去不停。

---

<sup>10</sup> 平：中國市場裡慣用語，即平價、價格公道的意思。

伊馬看著路上其他伊博兄弟正在交談，有些人顯然是剛來到中國，一臉生疏的樣子。有些人則顯得很忙碌，彷彿沒有任何誘惑可以攔下他們賺錢的心。伊馬靠在石獅的一邊休息，傑克則靠在另一邊，過路的中國人、非洲人都在皮包山裡面挑揀堪用的便宜皮包。

「看這些拉客，匆匆忙忙，帶著客戶這裡去那裏去，哼。」傑克不舒服地說，直到他發現一個漂亮的女孩正從他面前經過。

「嘿，漂亮女孩，叫什麼名字？」傑克對著女孩喊道：「嘿，你。」

那個中國女孩看了傑克一眼，頭也不回地加緊腳步離開。伊馬覺得很好笑，手肘撐著頭繼續看著，傑克也哈哈大笑。

「嘿，我的老婆，你怎麼那麼漂亮？快來見見你的未來丈夫！」傑克又對著另一個路過的女孩子叫，那女孩子一發現是非洲人，也是加快腳步走了。

「這些中國女孩怎麼了，他們不需要男人的嗎？」傑克說，「喔，這個好漂亮，看她豐滿的屁股，啊，她看到我了。嘿，嗨！女孩，今天晚上好嗎？」

這個胖女孩是附近商場剛下班的員工，年紀不大，她聽到有人跟她講話就停下來。

「你好嗎，女孩？你叫什麼名字？」傑克一看到女孩停下腳步，就喜孜孜地靠上去。

「我叫啾啾。」女孩說，毫不在意地舔著手上的冰棒。

「我叫傑克，遇到你真開心，當我一看到你，我的心都要融化了。」傑克說，「我可以要你的電話嗎？」

「為什麼？」女孩問。

「所以我可以打給你呀，問你今晚好不好，我們可以在電話裡面討論很多事情。」傑克油腔滑調地說。

伊博兄弟日常生活中最愛用的其中一個字，一定有「討論」(discuss) 這個字，每當人們想要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卻又不知道說什麼，就會說我們先來「討論」、這件事還需要「討論」、我要跟人「討論」一下。「討論」代表一切機會都可以從協商過程中成型，「討論」是讓一切事情發生前最重要的步驟，沒有討論，就不會有下一步，而如果沒有下一步，那就開始討論吧。伊博人有一句諺語是：「世界是個市場」(The world is a market place; Uwa bu afia)，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世界就如市場一樣，每個人都可以來自由地討價還價<sup>11</sup>。

「討論什麼？」女孩天真地繼續問。

「討論你今天過得好不好啊，討論你有沒有吃飯，討論有沒有人帶你去玩啊。」傑克一時想不出什麼哄騙女人的話。

「有啊。」女孩說。

---

<sup>11</sup> 可參考Bastian(1992), Uchendu(1995), Uwa bu afia (the world is market/trade) 這句話指世界與市場不可分割，對伊博人來說，市場是每個人碰面、每件事情發生的地方。

「有？」傑克問，「有什麼？」

「我男朋友會帶我出去玩，」女孩說，然後回頭，「他等下就來了。」

「你有男朋友？他是非洲人嗎？」傑克小聲地問。

「對啊。」女孩繼續舔著冰棒。

「喔，好，這裡沒有你的事了。」傑克浪費了一頓時間，他垂著肩膀走回石獅旁，還忍受伊馬的一頓大笑。

「你別笑，我就不信你能找到什麼女孩。」傑克罵著，然後他又回到原本的姿勢繼續看著路人來往走動。

過了一段時間，傑克的眼神被一個女販吸引，她正推了一欄杆的衣服經過，女販的欄杆上掛滿各種仿冒名牌的T恤，還有一些皮帶與項鍊，有一些人經過時也停下腳步觀看。傑克注意到有個非洲人一直在看女販的衣服，於是他要伊馬看向他。

「這個人一直在看衣服。」傑克說，「你覺得他有能力買下肯吉的尾貨嗎？」

「我不知道，你應該試試。」伊馬說，「每件事情都有希望。」

「沒錯，每件事情都應該有希望。」

傑克於是走了過去，開始與這個非洲人攀談起來。伊馬等了一會兒，感覺無趣，便自己一個人在四周晃晃，看看廣園西路上還有什麼他沒注意過的東西。

廣園西路上的店鋪非常多，雖然晚上時間大部分商場的店鋪都會關起來，但是路邊的攤販卻變多。他看到有人在賣偷來的手機，但基於他對手機的毫無天份，他只湊了一下熱鬧就離開，接著又看見無數的手機殼、手錶攤販，他還蹲下來看路邊的魔術師表演魔術。接著他走進天恩商場，這裡大部分的檔口都關了，但他還是在念著每間店的招牌，他想要搞懂這裡的人在賣什麼，雖然每棟商場看起來都很像，但有時候總會發現不一樣的東西。

他果然發現一間以前沒注意過的檔口，這間檔口不是賣衣服也不是賣鞋子，而是賣藥材的，他往店裡面看了看，裡面有一個老闆正在泡熱茶。他從沒想過非洲商人也需要買藥材，伊馬於是站在檔口門前看著招牌，招牌上寫著各種英文資訊：

「糖尿病、高血壓、肥胖症、愛滋病，梅毒性病、腹瀉、病蟲感染，極其有效」

伊馬身體一向很好，但他還是記住了這家店，如果哪天需要的話，他可以介紹人來這裡，他才正要離開，裡面的老闆就跑出來招待他，「進來坐，我是這條路上最有名的醫生喔」。

伊馬說了聲謝謝，又執意地往前逛，接著他把自己晃到地下樓層，這裡有好幾家非洲餐廳和店鋪，都還營業著，他漫無目的地看著，發現很多人精心設計的檔口，展示非洲人們最愛的閃亮尖頭皮鞋、華麗的衣服、潮流的褲子，他看得入迷，想著如果哪天有錢了，應該也要來買些不錯的衣服。

結果伊馬很快發現許多檔口招牌、柱子或已拉下的鐵門前貼了很多非洲教會廣告，這些教會活動的小傳單與貼紙都有鮮豔的色彩設計，上面印有神職人員的臉孔，穿著華麗盛裝，上面寫著霹靂

執事、火牌先知、惡魔摧毀者...還有一些振奮人心的主題，如「天堂開啟」、「是時候讓上帝工作了」、「是時候讓上帝祝福我」、「讓敵人屈服」、「超級成功的一年」、「不再負擔」、「讓你成功的機會開到最大」、「為勝利做超音波禱告」，或「別錯過靈魂抬起的時刻」。

伊馬心裡很懷念去教會的日子，他聽說廣州地區有很多教會，他今天看到這些廣告，知道自己一定得去才行，越快越好，人是要活在上帝之下的，上帝才是決定自己如何活著的關鍵。

「帥男孩，你來買衣服嗎？」一個中國女人從檔口叫住路過的伊馬，她看起來有點年紀了。

「我到處看看。」伊馬說。

「進來看衣服，我的都很流行，你一定剛來中國吧？看起來就是什麼都不懂得樣子。」這個女老闆的英文很好，又非常主動。

「我來一陣子了。」伊馬不想讓人發現他才剛開始學習，他隨意看看這間店就要離開。

「如果需要什麼，可以來找我，你照顧我，我照顧你，欸？」女老闆不懷好意地笑了，「讓大媽咪照顧你的，懂嗎？」

伊馬不敢置信地看著這奇怪的女人，他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中國女人，下一秒他回過神時，他已經奪門而出，嚇得回到地面上來。

他還沒鎮定回來，就看見傑克飛快的跑向他。非常激動但又小聲地在伊馬耳邊說，「我的天，你一定不敢相信，我辦到了！我找到客戶了！」

「什麼、什麼？說清楚一點。」伊馬說，要傑克冷靜。

「剛剛那個人是肯亞人，他買了！他願意買下肯吉的尾貨。」

「天啊，這是很棒消息，太棒了，我太為你開心了。」伊馬說，此時他可以完全感受到傑克的興奮，但是他突然好希望成交的人是他。

「這個人還沒看過衣服，怎麼會買？」伊馬想到這個問題，問了傑克。

「我約他明天去倉庫看貨，我問過肯吉老大了，我們會去看貨。他說他就是來找這種便宜東西的，反正他那邊的市場也買不起太好的衣服。」傑克說。

「他能一次拿出那麼多錢嗎？兩萬件衣服，一件賣兩塊，那要拿出四萬塊。」伊馬問，他要再三地確認傑克沒有高興地太早。

「不不不，他拿不出四萬塊錢的。」傑克說，「因為他會拿出五萬塊。」

「什麼？」

「我賣他五萬塊。」傑克笑著說，他非常開心，「我加上利潤賣出去了，現在我有成本了，我的機會來了，這是我的開門。」

「哇，傑克，這很棒...」

「欸嘿，我知道這很棒，我讓你嫉妒了嗎？」

傑克與肯吉結束交易時，他並不知道這筆貨並不屬於肯吉，而是肯吉的中國夥伴的貨，肯吉只是找人把貨賣掉，但一旦這筆交易完成，每個人都能從中拿到利潤。

傑克回到家的時候，只有他與伊馬在家裡，其他人都還沒回來，傑克走到伊馬面前，把他賺到的一萬五千塊鈔票全灑在桌子上。

「伊馬，看，這是什麼？」傑克大叫。

「伊溝，伊溝<sup>12</sup>！錢！錢！」伊馬大叫著從沙發上跳起來，看著那些紅色鈔票，「幾百萬、幾千萬的錢！它們回來了，回來找百萬富翁，傑克先生！」

這兩個大男人湊到桌子前，傑克捧起鈔票拍打在自己臉上和胸膛上，就像拿著肥皂在洗澡一樣，不停的往身上搓揉。

「這是錢喔，錢寶貝，你來找爹地啦。」傑克誇張地說，「爹地想你吶，你說我們的媽咪在哪裡呢？嗯？帶我去找回我們的媽咪喔。」

「錢子兒，我是你們的叔叔喔。」伊馬學著傑克，「你們不要亂跑喔，如果你們要亂跑，記得要帶你們的好朋友一起回來喔。」

傑克和伊馬兩人笑得樂不可支，接著又得趕快趁別人回來前收拾地板上的鈔票，沙發下也仔細檢查，不能漏掉。伊馬把他撿到的錢拿給傑克，傑克卻從中拿了幾張鈔票給伊馬，伊馬看到傑克突然要給自己這麼多錢，瞪大眼睛。

「這是要給我的嗎？」伊馬問。

「欸嘿，這是給你的，但不是給你做生意用的，好嗎？不准拿這錢去做生意，我只要你好好去享受這些錢。」

「為什麼？」伊馬問，「這些都是錢，我得存一些起來當資本。」

「不不不不不，你先聽我說，嗯？」傑克慎重地說著，「我們都折磨過，所以我已經發現，貧窮才是一切的罪惡，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貧窮還要來得惡劣的事情了，貧窮讓人痛苦，讓人活得不像人，讓人覺得一切都沒有希望，兄弟，我要你拿這錢給你自己去買隻好手機、修剪你的頭髮，還有買些新衣服穿，去吃頓大餐，甚至拿去找女人吧，釋放你自己，我要你感覺到希望，希望！只要你能感受到希望，一切就都會好起來的。」

「你確定？」伊馬真的非常需要錢。

「確定。」傑克說。

「為什麼？出自什麼原因？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伊馬說，他不敢相信自己突然能拿到那麼多錢，通常兄弟之間雖然會互相支持幫忙，但很少有人能夠這麼慷慨的。

「出自那天，若不是我們在那個時間點走到那裏，你叫我去試試看，我可能就錯過機會了。」傑克說，口氣很溫和，實在不像平常那種愛譏諷人的樣子。

---

<sup>12</sup> 伊溝：ego，錢的伊博語。



「但我沒有幫你忙。」伊馬說。

「你叫我去，這就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聽進去了。換成是另外一個人，可能把我拉開，或跟我聊另外一個話題，或叫我去喝杯啤酒，我就永遠錯過這個從肯亞來的客戶了。」

伊馬理解傑克說的，這是因為他們相信宇宙中所有事情自有一套完美的安排，所有的一切，早在每個人出生之前，都已經註定好，一切都是來自上帝之手的撥弄。

「你叫我去，而不是說『省點力氣吧』、『事情有你想的那麼簡單嗎』，吶，這就足夠了。你對我講了一句好話，造成現在發生的一切。」傑克說，「你曾讓我生出信心，讓我有希望。」

「我會記得你做的這件事。」伊馬說，他把那疊錢折起來放進口袋，「我謝謝你。」

「別謝我，謝謝上帝，這是祂為我們做的。你的腦子有理解到一件事嗎，這種大錢不會太常出現的，但當它出現的時候，它都會有一些意義，我知道這就是上帝允許我留在中國的證明，祂沒有把我趕回奈及利亞，祂讓我待下來喔。我拿到他的允許，接下來我就要用這些錢做點真正的事情，接下來就是『我的』生意了。」

「嘿，生意人。」伊馬說，然後用力地握了握傑克的手。

\* \* \*

托魯自從搬來黃歧之後，日子過得很得意。他總是早出晚歸，跟著歐路奇和歐煙卡兩人進出酒吧舞廳。不只如此，他還經常把賺來的錢亂放，一疊一疊地用橡皮筋捆起來，丟在客廳和房間裡。

有一天才早上十點，他就嘻嘻哈哈地跑來客廳，手上捧著三捆紅紙鈔，對著還睡在客廳的伊馬說：「嘿，別亂摸喔，這是我的。」托魯把它們捧在手掌上，好像它們是剛出生的黃色小雞，他還親了其中一捆，然後突然好心地對著伊馬說：「你需要錢嗎？兄弟。」

伊馬看著那捆錢，羨慕得不得了，但他知道托魯不是問真的，他傻笑著。托魯也沒多說什麼，他把錢放在客廳，又再次叮嚀伊馬，「你不能摸它喔！我要把它放在這裡，讓這捆錢感覺孤單。你懂嗎？如果一捆錢感覺孤單，它就會特別地愛你。但這是我的，我不准你摸它。」

「過陣子，我還要好好地羞辱它們，讓它們知道，誰才是它們的主人...」托魯自言自語著，他還沒說完，歐路奇和歐煙卡一身流行時髦打扮地從房間走出來，歐煙卡脖子上帶著閃閃發亮的銀項鍊。

「吶吶吶，這人對著錢說情話呢！」歐煙卡看見托魯那副慎重的樣子，忍不住譏笑他對錢的謹慎。托魯大聲地否認他有任何一絲對錢的珍惜，畢竟這要是被錢聽到，是多麼羞恥的事情阿！他憤怒地把錢丟在桌子上，就連其中一捆滾到沙發底下，他也不撿了，然後三個人一邊嚷嚷，一邊離開房子。

伊馬看著從桌子上掉下去的紙鈔捆，沒有多想什麼，直到傑克走過來。

「伊馬，我該離開這裡了。」傑克小聲的說。

「我們都應該離開的，這裡太小了，沙發不能成為家。」伊馬說。

「你有沒有發現，托魯自從來到這裡就變了，他現在是不一樣的人了。」傑克擰著鼻子，分析他的看法，「你就算沒有客戶、沒有工作，你每天都還是要去市場裡，至於我呢，我每天四處找客戶，我們都要在市場晃來晃去，不是嗎？」

伊馬點點頭，傑克繼續問伊馬，「每天我們回來，難道不是流著滿身臭汗？但你有看到托魯出現在市場嗎？你有看到歐路奇和歐煙卡在市場嗎？兄弟，他們身上流的不是工作的汗水喔。」

伊馬努力回想托魯最近都在做什麼生意，但因為他們從來不過問彼此的私事，腦子只有一片空白。

「我沒注意過，但每個人都有自己做生意的方式。」伊馬謹慎的回答，他不習慣說別人壞話。

「你說的沒錯，我沒有要批評他，但我得保護自己的安全。」傑克說，「他最近太多錢了，沒有人可以一下子賺那麼多錢。」

「你想說什麼？」伊馬問。

「連肯吉大哥也有自己的辦公室，每天都要去工作，但我們都不認識歐煙卡和歐路奇，他們一開始就找上托魯，托魯根本沒做生意，怎麼會那麼多錢？」

「他們開酒吧。」伊馬說。

即使家裡只有他們兩個人，傑克還是放低音調。

「我認為事情更複雜，你沒發現最近越來越多人在賣『那些東西』嗎？」傑克說，「我認為酒吧只是一個方便他們做事情的地方。」

「我從沒親眼看過。」伊馬說。

「你當然看不到，因為你不是裡面的人，只有那些秘密會社 (secret society)<sup>13</sup>的人才會知道他們自己是誰。」傑克說，「我很快就會搬出去，你最好也替你自己想想出路吧。」

傑克說完這些話後，就進浴室沖澡，準備出門。伊馬看著傑克的背影，看見他的褲子口袋鼓鼓的，就跟他自己一樣，因為沒有像樣的房子，他們只能把所有現金隨時都帶在身上。

傑克賺到第一筆資金這件事，除了伊馬和肯吉知道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也沒必要知道。傑克很快開始找房子，不到三天，他拎著行李袋就搬到窖口去了，那邊離地鐵站近，而且更熱鬧，他自己租了一棟公寓裡的小樓層，除了房間大門之外，陽台還有另外一個小門，如果萬一有警察來，他隨時可以從陽台穿越小門，爬到別的建築物頂樓離開。傑克想要一個人住在外面，不跟任何兄弟住，對他來說，沒有人可以信任，把任何善良的兄弟放到困境裡，久了都是野獸。

---

<sup>13</sup> 秘密會社 (secret society)：奈及利亞有許多秘密會社的傳說，他們是專門秘密做壞事、並受到巫術保護的一群人，除了買賣毒品、還可能殺人、盜取人類肢體舉行黑暗儀式，以快速累積財富。

傑克搬走以後，伊馬心裡感到很急迫，他知道傑克每天都很有計劃地外出，而不是像他一樣漫無目的在市場晃。偶爾他們在市場裡碰頭的時候，傑克看起來都很忙碌，忙碌的樣子總是讓伊馬羨慕，因為忙碌代表手頭上有東西做，伊馬看得出來傑克越來越熟悉市場，且越來越常接到訂單，他身旁還經常跟著新來的非洲兄弟。伊馬知道他也必須趕緊讓自己成為一個像樣的男人。他每天必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心裡禱告，希望上帝趕快幫他開啟一扇像傑克擁有的奇蹟之門。

他和以前一樣，每到白天離開屋子時，他就會到市場裡不斷遊盪，他並不全然是毫無目的地閒晃，而是提心留神地注意任何他可能存活的方式。市場裡面賣的東西太多了，他不知道從何開始，更何況他沒有再做生意或虧本的餘地了。每天他在廣園西路上繞來繞去，看看唐旗裡的潮流服飾，然後又走進迦南裡面看看工廠有沒有來什麼新貨。他雖然羞澀，但仍展開笑臉，想辦法在唐旗多認識人，他知道多認識人才有機會改變現況，有時候只要認識到對的人，門就會打開。

維持了一段這樣的日子，伊馬打電話給家人的次數沒有幾次，身心俱疲的狀態下，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多常不帶眼淚的在心裡哭泣。有時候他無法花錢買食物，若恰巧經過正在吃飯的兄弟，他就要比平常更裝做沒有看到的樣子。這麼做其實讓他感到非常難過，他不喜歡這樣的處境。伊博人很常用自己餓不餓來表示生活，如果一個人經常餓肚子，那他一定過得很不好。他回想自己在奈及利亞是一個活得很好 (living big) 的人，意思是他不餓 (not hungry)，吃得好 (eat well)。

伊馬深信上帝會再度為他開門，只要他吃盡苦頭，就可以看見那道「門」。市場裡篤信上帝的人都會這樣說話，像是「我的貨都順利賣光了，感謝上帝的開門 (open door)」、「上帝終於給我門了，讓一堆客戶時時刻刻都想起我」、「我相信我的門就在前方」、「找到你的門」，人們談論的門有些很大，有些門比較小，大門可以改變一整個國家、一整个人生，小門可能解決現實狀況中的問題。但只要是門，都是一條生路，會帶人走進不一樣的生命階段。沒有人不需要「門」，一個人若無法體驗到「門」，那麼他的生命一定是完全地卡住了，就像那些從來沒有出國，沒有希望，又不懂得外面世界長什麼樣子的鄉下人。

上帝終於為伊馬開門的那一天，他正走到迦南商場的一樓邊側，這個地方他已經來過無數次，但他回憶起來，那一天他似乎不是自己要走去那裏，而是靈魂在肉體裡不斷督促他，讓他一直想往裡面走。他覺得似乎有事情要發生了，那一刻，走廊上忙碌的工人來來回回搬運貨物，沒有人注意到他，伊馬讓靈魂推著他走進一家店，他站在店外摸摸好幾隻大布袋裡的衣服。迦南檔口的女店員一看到他，立刻把他拉進店裡，將檔口前的門簾拉上。

商場裡的廠家檔口通常都會有一大片的門簾，平常收束起來，但只要一有客戶進來，店員就會把門簾放下好擋住外人的視線。這是批發商場與零售店的最大不同，雖然批發商場門前掛著很多樣品展示，但他們真正的最新款式都是藏在門後。這麼做為的是避免同行抄襲模仿。店員很熱情地招待伊馬：「This the best design, very new, you check!」

伊馬看著店員在他面前晃的牛仔襯衫，他突然有種奇異的感覺：「一定就是這了」，伊馬拿起衣服前後欣賞，他覺得這件牛仔襯衫在造型、顏色或材料上都不錯，雖然他在衣服款式的挑選上沒有把握，但眼前這件絕對可以。

「多少錢？」伊馬用中文問。

「very cheap, I give you 20 kuai<sup>14</sup>（很便宜，我給你20塊）。」女店員說。

「太多了，Last, last.」

Last last的意思就是底價多少，別囉嗦了。

「Last last 15 kuai（最底價15塊）！」女店員回答。

「More last last（再少一點）！」伊馬想要再堅持一下。

「Ah! You mafan! 15 kuai is last last na（阿你真麻煩，15快最低啦）！」

女店員罵伊馬是個「mafan」，麻煩，這是市場裡中國人與非洲人最常拿來互相罵人或揶揄的詞了。但伊馬不得不堅持壓低價格，在市場裡遛達，他聽過各種人做生意的方式，通常一般檔口若不是老闆自己顧店，店員在賣衣服時很容易自己多添上幾塊錢賣出，多出來的金額就可以自己收下，只要能賣得出去，老闆不會介意。伊馬砍到最低價後，認為這個價格很合理，於是他把身上不多的錢拿出來買了12件，都是同一個款式的牛仔襯衫。

伊馬手上擁有貨物了。他趕緊跑去唐旗商場找開檔口的伊博朋友，他遇到第一個熟識的人，就把手上的牛仔襯衫量給對方看，問他有沒有需要。

「還不錯吶，」對方把襯衫拿起來看一看，「可是我不需要，你去那邊，王子可能需要。」

伊馬聽了指示，希望這個人說的話能夠讓他更接近上帝要開的門，伊馬跑去找王子，王子看起來就是一副混得不錯的sampa樣，他希望王子的人能如名字一樣高貴。

「這很好，多少錢？」王子問。

「我可以給你25，新款，我還沒給別人。」伊馬盡量把興奮的表情壓下來。

「你有多少？」

「我現在手上有12件，你若需要我還有。」

王子現場點了錢給伊馬。

「還有多少？再去拿來。」

才不到十五分鐘，伊馬已經把袋子裡的衣服清空了。接下來他實在無法不用跑步的方式，他跑回迦南一樓，找到同一家店，掏了更多錢，跟女店員拿了40件。

王子把襯衫掛在檔口牆上，來來回回的非洲商客看了就會特地問價。王子心裡覺得這是筆好生意，他又買了伊馬了手中的40件，然後以一件30塊的批發價賣出去。

伊馬太開心了，他忍不住想著自己今天到底哪裡做得不一樣，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好的事情？他滿腦子的念頭都只有再去買貨、再去買貨，於是他跑了第三趟，又拿了40件，這次他跑到對面商場找朋友，他變得很有信心，而且也順利賣給好幾個人。伊馬一天之內做了好幾筆生意，彷彿有股力

<sup>14</sup> Kuai：市場裡，非洲人和中國人為了容易分辨貨幣單位，美金一律叫做dollar、「答拉」，人民幣則叫做「kuai」（塊）或「yuan」（元）。

量帶著他滾上正確的方向，他不知道是什麼，但他的確跟剛剛已經不一樣了，他一邊感謝上帝，一邊享受這種門被打開的感受。

急著買貨送貨的伊馬在市場奔跑，連不小心撞到路人都覺得開心。回想起來，他幾乎難以想像過去那些日子自己到底怎麼了，為什麼周遭擺著那麼多做生意的機會，他卻什麼都看不到？最後他下了一個結論：

「我一定是瞎了。」

似乎沒有任何更合理的答案了。很多伊博人認為，當一個人眼睛瞎了，他瞎的是心靈之眼（spiritual eye），心靈之眼是一個人是否能夠看見周遭命運與機會的關鍵，一個人的肉眼睜開，只能看見環境，而當一個人的心靈之眼睜開，他就可以掌握別人都看不見的機會。它可能從關閉變成打開，也可以從打開的狀態回到關閉。伊馬又回到王子的檔口，他發現擅長做生意的王子，已經把這件牛仔襯衫喊到一件35塊，他心裡一沉，他必須站出來為自己講話。

「阿法？兄弟，你終於來了，剛剛一個肯亞傢伙把牛仔襯衫都買走了，我需要更多你的好東西。」王子看到伊馬到來開心的問著。

「上帝祝福。我還有，但是，聽著，我不能再給你這個價格了，」伊馬很認真的說著，「如果你還想要買，你得跟我拿一件30塊，我不能再賣你25塊，否則你賺的利潤都比我多了。」

「沒問題、沒問題，去吧，再去幫我多拿一點來，我等你。」

伊馬那幾天裡面賺的錢多出他想像，光是那一款牛仔襯衫，他就靠著雙腿在不同商城裡面來回奔跑詢問，賣出了一千多件，一開始他不會賣，亂開零售價格，但亂開的價格還是讓客人買走了一堆貨。他從來不知道錢可以像下雨一樣全都流到他的身上，他想起他要離開奈及利亞前，當牧師對他說「願上帝的祝福淋在你身上」（may God's blessing shower on you），他真的感覺到身上有東西在沖刷，他在禱告時有偷偷把眼睛張開，什麼東西也沒有，但眼睛一閉起來，沖刷感覺就又出現。伊馬拿到錢後，想起類似的感覺，他非常開心，但他僵硬的臉看起來從來不是開心，而是虛驚一場後的驚嚇未定，因為他跟自己生命賭贏了，他差點就要死在中國，但是他沒事，現在他手裡不但握著錢，他心裡的恐懼也消失了。

晚上回家前，伊馬特別繞去地鐵站附近的蓮花超市，他買了兩罐奶粉、可可粉、立頓茶包、還有好幾罐果汁、保久乳，這些都是奈及利亞人日常愛買的東西，還有新的生活用品，刮鬍刀、洗髮精、肥皂，回到黃歧之後他還到傳統市場裡面買了很多食材。這些日子以來他常常吃兄弟的食物，今天終於可以換他買食物，他買了香蕉、魚、雞肉、蘿蔔、洋蔥、雞湯塊、辣椒，還有很多很多的番茄，回到家後他把這些東西全都攤在桌上，拿出鍋子，把所有材料都丟進去，開始煮一鍋非洲燉菜。

伊馬一直等到半夜，躺在沙發上都睡著了，才聽到兄弟們回來的聲音，還伴隨著女人嬉鬧，他張開眼睛，歐煙卡和歐路奇各摟著一個女人，剛好朝伊馬的方向看過來。

「欸，伊馬男孩，你懂得如何享受生命嗎？」歐路奇大叫著，「你需要一個女人喔！」

「哈哈，別煩他，讓他睡覺吧。」歐煙卡攔著歐路奇。

「我是認真的，如果他不知道怎麼玩女人，他要怎麼懂得享受生命？如果不懂享受生命，他要怎麼賺錢？」歐路奇說。

「回你房間去吶。」歐煙卡努力要把歐路奇托回房間。

「托魯呢？」伊馬問。

「托魯在後面，等下就上來了。」歐煙卡說完，就帶著女人回房間去了。

過了沒多久，托魯的腳步聲出現，他手上提著東西，一副忙碌的樣子。

「阿法？」托魯看見伊馬，打了聲招呼，拿著一包東西坐在沙發的另一邊。

「上帝祝福，你好嗎？」伊馬問。

「生命很美好。」托魯眼睛抬也不抬的說，他從紙袋裡面掏出兩包東西，還有好幾捆鈔票。

「你在幹嘛？」伊馬問。

「做一些該做的事情。」托魯一邊說，一邊把那包粉末打開，分裝進更小的袋子裡。

「酒吧的生意如何？」伊馬問。

「休息一陣子了。」托魯說，「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托魯，這是什麼？」伊馬鎮定地問，他知道眼前這些東西是什麼。

「你知道這是什麼，要嘛你是我的兄弟，要嘛你就離遠一點。」托魯說。

「我不會跟你作對的，永遠。」伊馬堅定地說，「但我希望你別這麼做。」

「嗯。」托魯說。「只是暫時的，我需要資金才能做生意。」

「托魯，選擇對你好的。」伊馬說，「別扯進去。」

「你再繼續說，就要惹我生氣了。」托魯說，「你試試看。」

伊馬看著托魯包裝粉末，他覺得問題太大了，當初聽傑克說的沒錯，他得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托魯，你對這東西上癮了嗎？」伊馬擔心地問。

「吶，我怎麼能吃這個？這是有錢人的東西，但包裝時會吸到一點，所以我有時會有點...」托魯甩甩自己的頭，「興奮。」

「耶穌基督。」伊馬不可置信地看著托魯。

「只是暫時的，我跟你說了。」托魯說。「我得籌錢，我妹一直求我讓她在拉各司島上開衣服店，但那邊租金太貴了，如果你沒有資本，你根本沒辦法做那裡的生意。」

伊馬看著自己擺在沙發旁邊的手提行李袋，衣服都在那裡面了，他走到牆角拔掉手機充電器，丟進行李袋，大大地嘆了口氣，看著時鐘指向凌晨五點。

「過好日子，托魯。」伊馬說。「那是我唯一想說的。」

「我正在好日子的路上。」托魯說。

「幫我跟他們道別。」伊馬完這句話就把眼睛撇開，不願意再看桌上的東西。

「好。」托魯回應。

天亮沒有多久，伊馬泡了杯茶，吃了兩片土司，就提著行李袋走了。清晨的空氣還很乾淨，當他走在沒什麼人車的人行道上時，他的腦海中出現他邀請大家一起吃飯，兄弟互相拍著他的背的畫

面，但是一切都沒有發生，實情是他發現兄弟誤入歧途，而他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原本想拿一筆錢給肯吉當做長久以來的房租，但他心想著或許可以等到改天去他的辦公室再說。儘管他知道肯吉不在意這點小錢，但這會讓肯吉知道他是個有責任感的人。

走在路上，伊馬很快就把過去甩在後頭，當生命中出現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最好的辦法就是按下停止鍵，每個人的腦袋裡都有這種停止鍵，你必須讓畫面停止，然後大步走開，把它們留在身後。離不愉快的事情越遠，人就能再次回到完整。他不想給自己惹上麻煩，他必須做他應該做的事。他確定自己的褲子裡面還躺著剛賺來的紙鈔，現在他不是小男孩了，他知道怎麼開始在中國開始生存下去，他很實在地靠著自己的力量賺了一筆錢，這筆錢將會帶他去更遠的地方。

在這個巨大的城市裡面，每個人的相識與機會看似都是偶然、隨機、毫無計劃性的。但是伊馬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所有的遭遇都具有意義、是上帝安排好，也是他努力去完成的。因為要不是他堅持地每一天禱告、要不是他沒有地方可以住、要不是弟弟沒錢匯給他、要不是他看見阿庫其被抓、要不是他跑來黃歧、要不是他感覺丟臉、要不是兄弟們幫忙，要不是他堅持努力地「做點什麼」(do something)，而這「做點什麼」就是一直在市場裡來回走動、跟每個人打招呼、多摸一些貨物、多看一些檔口，多做一點思考，要不是因為這些，那麼成功還是不會來的。

伊馬相這些努力都是有用的。在成功出現以前，所有看似沒有用的努力都很重要。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證明自己正在走進那扇屬於天命的門，只要一走到那，一切就會流暢。他的每一刻，都在為了那一瞬間突然流暢的美好與快樂而努力，一旦快樂來臨，那之前的一切都不算什麼，他現在相信人生就是不斷帶著自己往前走，把自己帶到那些快樂的地方去，誰都不知道上帝為自己在前方安排什麼，但每個忠誠的基督徒的責任就是不斷往前走。

伊馬半天之內就找到新的落腳處，那是他在市場裡面認識的兄弟法蘭克的住處，就在南海金沙洲，房子非常漂亮，三房兩廳，家具很新穎，又是高樓，他非常滿意，一再確認這棟房子的房東是可靠的，房子不會突然被收回，他就以一個月一千人民幣租下套房。一切都安穩之後，伊馬和法蘭克開始參加市場的團契活動，有一批人總是會在中午十二點在唐旗市場裡禱告。領導的牧師承諾大家，很快地，他們就會找一個地方成立教會。

伊馬每天跑到市場裡面想辦法賣東西，自從他賣出牛仔襯衫後，很多人都認識他了，他很開心，因為這表示他就跟其他唐旗的伊博商人一樣，也有自己的眼光和品味，而這也使得一個唐旗三樓的兄弟以祖注意到伊馬，他認為伊馬會賣衣服，特地跑來找他：「兄弟，你需要店嗎？如果你需要店，我必須給你店喔。」

伊馬很驚奇，這是他沒想過的事情，他說他會回去再考慮看看。晚上伊馬睡前禱告時，他是這麼求禱的：「這是真的嗎？開店的事情是真的嗎？如果這是真的，給我一顆開店的心，讓我知道該怎麼做。」

當伊馬的禱告問到「這是真的嗎」，他的意思並不是他不能相信現在正在發生的好事，而是他必須要確認「開店」這件事情真的屬於他嗎、屬於他該做的事情嗎、他做這件事情會成功嗎、開店真的是他接下來的人生計畫嗎，或者只是一時誤解、被調皮壞心的魔鬼給安置了一個開店的心，最後是為了讓他耗盡財產、時間與精力，只得到「失去」呢。

一個人能靠著努力賣出那麼多衣服，那絕對不是與魔鬼交易來的，而這就是最好的答案。過了沒幾天，伊馬也擁有自己的店了，就開在唐旗三樓，他跟以祖共租一間檔口。以祖賣鞋子，鞋子比衣服更佔空間，檔口有一大半邊都是他的貨，伊馬是靠牛仔襯衫「開門」的，因此他決定賣牛仔衣褲，一開始他的貨不多，只有零星幾件衣褲掛在門邊和天花板裸露的紅色水管上。剛開始經營時，他沒有錢放太多庫存，便學其他伊博商人的方法，他們跑去找中國老闆「借貨」，也就是把別人的衣服樣品分吊在自己店裡展示，若有跑單幫商客看上某件貨，他們才打電話去跟批發老闆調貨，然後從中把自己的利潤抽走。

這麼做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商人不用囤貨也不用多花成本，但缺點是有時商客沒有時間等，如果還要調貨，會讓他們失去耐心離開。還有商人可能以為生意要成交了，結果打了電話才發現批發檔口早就沒有庫存，大家白忙一場。另外，這樣的作法也讓商人很難壓低成本。所以，一直到資金固定流動之後，伊馬就開始學習掌握存貨的進度。後期，他為了更顯示專業與做生意上的方便，他只賣牛仔褲。他常常試穿自己賣的褲子，有時候為了更貼近非洲流行，他還會告訴中國的檔口老闆應該如何設計、修改，迦納樓下很多中國老闆都認識他。

生意好的時候，唐旗市場裡面的每個人都在拆塑膠袋，不管是T恤、襯衫或褲子，只要客人下訂，伊博老闆們就開始把新貨的包裝拆掉，並不是所有的貿易商客都會這麼做。別的國家的商客在批購衣服時，通常會保留衣服的塑膠包裝，它可以避免髒污或摺疊，但在廣園西路，非洲商客作法截然不同，他們不但把包裝拿掉，還不介意把新衣服弄皺，這樣的考量是為了長途海運或空運寄送時，可以盡量縮小貨物包裹的體積。

而如果是賣襯衫，老闆們還一定要把領子的第一顆扣子解開、把衣服甩亂，才全部皺成一團的塞進塑膠麻袋裡，這樣在過海關時，商客會向海關人員宣稱這是用過的東西 (used goods)，以避免被海關人員抽稅。生意好的時候，唐旗市場拆開的塑膠袋淹滿整條走廊，四處都是撕塑膠包裝的聲音，商人們看見這些膝蓋般高的塑膠袋，都知道這表示大家生意火熱，一切順利。伊馬喜歡用腳踢這些塑膠袋，偶爾他還會把它們抱起來，往天空灑。

從2004年開始，廣州的非洲商客數量明顯增加，講英文的非洲人主要聚集在廣園西路做生意，其中又以奈及利亞伊博人數量最多<sup>15</sup>，講法文的非洲商人則聚集在小北登峰村周圍。到了2006年，人數越來越多，唐旗與其他商場陸續開幕，除了專門跨越國界買賣貨物的移動商人之外，許多非洲商人也留在廣州開店賣東西，讓中國商品專往非洲運送，大家把這些地方稱為「非洲市場」，因為這裡的商人不管來自哪裡，都只有把貨物運回非洲販賣的共同商業考量。其中有很多人就像傑克、伊馬、和托魯一樣，在生意或資金週轉失敗、無法取得簽證延期的狀況下，乾脆留守廣州。這些留下來的人都相當清楚自己必須留在中國奮鬥 (struggle)、受難 (suffering)<sup>16</sup>，以尋找新的機會與

<sup>15</sup> 中國政府對於非洲人口的數量一直沒有固定說法。這些移動與留守的非洲商人有多次來回、一次來回，非法居留與合法居留，媒體與地方論壇不斷把人數提高到三十萬人次甚至更多，但學界普遍估計留守在廣州的非洲人口約兩萬人，而根據廣州三十幾個非洲各地同鄉會的統計，奈及利亞同鄉會人數不超過三千，其他國家如馬里則約六百 (參考Castillo, R: <https://africansinchina.net/how-many-africans-are-there-in-guangzhou/>)。

<sup>16</sup> 伊博人面對個人的困難處境時，經常以必須奮鬥 (struggle) 和受難 (suffering) 來形容，對於他們來說，為了追求生活上的美好，歷經一陣必要的痛苦期是必要的。更多伊博人日常市場語境分析可參考Bastian(1992)。



出口。

廣園路上的商場相當熱鬧，到了2006開始，簽證限縮的情況下，不少伊博人開始在中國娶妻生子，形成共同做生意的夥伴。商場裡的混血小孩幾乎都屬於同一個年齡層，過了幾年，小孩們長大了，他們在檔口走廊上學會走路、垂涎嬉笑，跑過店口時，疼愛小孩子的伊博老闆會把他們一把抓起來，讓他們尖叫。

「小兄弟，過來。」伊馬在休息的時候，用中文對著一個不停在檔口走廊奔跑的三歲混血男孩揮手。

小男孩跑過來，蹭到伊馬懷裡讓他抱緊，伊馬把他舉高，小孩子開心地尖叫，一下子又想掙脫，跑回斜對面的檔口。

「你的孩子看起來像我的！」伊馬對著孩子的爸爸伊肯開玩笑，他很羨慕這個伊博兄弟已經有一個完整家庭。

「你看起來才像我！叫我爸爸！」伊肯笑著消遣伊馬。

伊馬非常想家，自從他給家人買了智慧型手機之後，他經常與家人傳遞生活照片，但他仍想念極家鄉的一切，sampa的身分讓他即使有錢也不能回家，因為只要一旦回家，就很難再入境中國。有閒錢時，伊馬會買禮物寄給家人。日子久了，伊馬相當熟悉做生意的方法，他除了做檔口的生意，也會偶爾接單、幫人買貨，並經常把大家賣不出去的便宜衣服寄回貝寧的柯多努，再把這些違法進口的服飾貨物過境至奈及利亞，路運至阿南布拉省，交到他弟弟開的時髦衣服小店。如果資金充足，貨量大，弟弟也會再把衣服批發給市場裡的其他店家。

伊馬和許多賣衣服的商人一樣，在中國買的廉價衣服，回到奈及利亞後他們可以改以美金販賣，比方說一件十塊人民幣的衣服，回到奈及利亞就是十塊美金，但這並不一定，端看他們接觸的盤商與數量決定，衣服生意有時候可以突然賺進大筆的利益，但有時候也得以很低廉、接近成本的價格出清。商人獲利最大的資本在於價差和資訊，只要他們能夠確保大家不清楚源頭與價格，那麼喊價就端看個人的溝通技巧了。

伊馬身上累積不少經驗。檔口的生意並不難做，但也不算容易，批發市場裡，商人必須薄利多銷，有時候非洲正在經歷雨季，人們不愛出來買東西，尤其奈拉對上美元的匯率變化迅速，商人只好主動降價以吸引買氣。伊馬一直對自己保持信心，努力存錢，相信只有存錢能夠把他帶到另一個人生階段，成為不一樣的男人。他不抽煙、不喝酒，除了同鄉兄弟帶來可以保養身體健壯的阿布酒之外。他不像許多兄弟那樣愛玩女人，或上夜店俱樂部玩樂。他堅持過好日子，讓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不讓心隨著環境變化成自己都抓不住的東西。



上圖：唐旗商場三樓

下圖：尋找客戶指定款式包包



## 倒數

工作了兩年，伊馬每天幾乎都是凌晨五點睡覺，早上十一點鐘來到檔口。大部分的男人都像他一樣少眠，人們無法好好睡覺，不管是生理上的或精神上的，睡覺代表懶惰，睡覺讓人看見恐怖的夢境，睡覺代表一個人死亡的時間比活著更長，因此即使無所事事，男人還是想要保持清醒狀態，並一副忙碌的樣子。忙碌看起來就是一種成功人士的感覺。

「阿法？」伊馬對著正在搬貨的以祖招呼，以祖是跟伊馬一起合租唐旗三樓檔口的兄弟，以前他是賣鞋子的，但鞋子太佔空間，伊馬的褲子常常沒有地方可以掛，於是他把鞋子存貨清掉以後，就開始改賣男性上衣，沒想到男性上衣和牛仔褲的搭配反而讓檔口裡的生意更好。

「阿法。看這些衣服，我早上才去批回來的，喜歡嗎？」以祖問伊馬的意見。

「很棒，哪裡買的？」伊馬問，「沙河市場？」

「不，那邊太貴了。」以祖說，「大家不要的東西都跑去廣大了。」

「嗯，傑克會帶一個新客人來喔。」伊馬說。

「還有客人能帶嗎？」以祖驚奇地問。

「少了。」伊馬聳聳肩。

伊馬把一些褲子掛上牆壁，其中最新的四款花短褲則吊在門口。中午以前市場的客人還不多，因為大部分短期非洲商客都還在睡覺。他坐在檔口前面等著客人，他的客人除了偶然經過店門被招呼進來的之外，還有像傑克這種仲介專門帶來的客人。他和以祖一直嘗試希望多認識一些像傑克這樣的仲介商，但是很多仲介也有自己的兄弟，而且他們通常傾向去更便宜的地方找利潤，所以一定要多認識人才有新的機會。

傑克帶了一個烏干達的商客來，這個商客第一次來中國，腦子沒有太多資訊，他從下飛機後好不容易才誤打誤撞來到廣園西路，認識傑克之後，傑克介紹他來唐旗，而且還不斷保證他一定能拿到便宜好貨。烏干達商人站在伊博兄弟之間看起來瘦小多了，他站在檔口前讓伊馬跟他介紹最新款的花褲，但是他的眼睛卻不斷掃視牆角摺疊好的牛仔褲堆。

「這是真的Timberland？還是仿冒？」烏干達人指著一堆牛仔褲裡面的其中幾件問。

「是真的。」伊馬轉身，用力拖出客人想看的那幾件名牌褲子，「你看，這是要賣去美國的褲子，跟真版一起出產的，但它其實品質很好。」

中國的批發市場裡流動太多正牌仿冒品，誰也說不清楚他們的源流到底為何，唯一共同點是每個人都會說他們是真的，唯一的確認方式是判斷剪裁與加工的老練技術，外行人通常很難分辨，但通常非洲商客也不在意。

「美國人為什麼不要這件褲子？」烏干達人扯著褲子，他覺得那件褲子好好的。

「尺寸不合，美國人太胖，穿不下。」伊馬隨便講了一個理由。

「美國人的標準比較高，這裡有一點點線頭跑出來，他們就不要了。」傑克幫忙說服客戶，「但對我們來說跟新的一模一樣，你看這個標籤，它上面寫得是美國製造喔！」

「你喜歡名牌？我還有Tommy牛仔褲、Calvin Klein，或者你喜歡LV牛仔褲？」伊馬快手快腳的把褲子都拉出來，攤開給烏干達人看。「這些都是跟原廠一起出版的，存貨（stock）不多。但若是門口這些衣服，就可以下訂單（make order）<sup>1</sup>，我認為它們更好看。」

伊馬想要推薦烏干達商人買下他自己特別挑選的褲子，那些短褲沒有名牌標籤，但很多男人都喜歡。烏干達商人被說服了，他知道這些「美國製造」的名牌褲子回到家鄉可以賣得很好，但他也訂了一些伊馬不停推薦的無牌花褲子，伊馬認為這是他的眼光受到肯定，賣出這些無牌褲子可比有牌的褲子還令人開心。烏干達商人很快就訂了三百條褲子，這對伊馬來說是非常好的消息，當他把褲子訂單寫好之後，就輪到以祖推薦自己的衣服。

「大老闆，看看我的衣服，都有存貨喔。」以祖說。

「這些衣服很好看，你有多少庫存？」商人問。

「庫存少少，但客人喜歡的是款式，不是量，你買越多款式，客人才會覺得越特別。」以祖說，其實他根本無法有庫存，因為這些都是市場裡挑選出來的便宜散貨。

後來烏干達商人挑了好幾款襯衫和T恤，他把訂金付完之後，傑克就先帶他走了，伊馬和以祖開心的連忙點貨，他們必須把貨點齊，晚點按時間送到客人指定的地方，才能夠收到所有的錢。伊馬不夠的貨就打電話請迦南商場送來，但是以祖點貨點到一半，發現他的庫存衣服都是中碼，而客戶要的是大碼，他不可能跑去廣大批貨，因為這些都是散貨，但他也不可能不完成這筆交易，最後他把他要發的貨的衣服全部抱去商場另外一間檔口，請裁縫師把所有的領子標籤「M」拆掉，換成「L」，這花不了太多時間也花不了多少錢。對他來說，這麼做還蠻有良心的，因為他保持了衣服的完整性，有時候他大可以把標籤全部拆掉就好了。

當伊馬笑他的時候，他理直氣壯的分析，「這些衣服是客人要穿的，不是那個傢伙要穿的，客人要買之前如果穿不下也不會買，反正大部分的烏干達人都很瘦，這樣就夠了。」

這種小伎倆事情在市場裡面見怪不怪，不管是哪裡的商人，改變牌子甚至換貨都是常有的事。沒有人會拿了訂金或完成交易之後還把錢吐出來，人們在沒有貨的時候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拿別的貨塞進去，有的人甚至可以塞完全不一樣的東西，由於批發市場裡面是現金交易，想要有保障的客人最好當面點清，但是當數量是成千上百的時候，點貨是一件非常累贅的工作。

到了下午一點多的時候，以祖的女友小新來了，小新是廣州人，大學畢業以後在一間大超市裡賣手機，沒想到有天就這樣在櫃檯前認識想買手機的以祖，小新懂不少英文，跟以祖很有話聊，最後她跟著以祖一起來廣園西路檔口做生意，以祖教她批發、買賣。

「吃飯啦！」小新開心地提了外帶飯盒來到檔口大喊，「一盒十五塊！」

伊馬也很喜歡小新這個女孩，她善良且可愛，幫了他們兄弟兩人很多忙，還會記整齊的帳。伊馬跟小新鬧著玩，他想要像以祖一樣不拿錢就吃飯，但小新堅持伊馬一定要拿出十五塊才給他飯盒，最後伊馬玩夠了，笑瞇瞇地數了鈔票給小新，跟以祖拖了椅子在牆角邊坐下耙飯。

---

<sup>1</sup> 訂單與存貨是批發市場裡重要的差別，商人在買東西前就要先問清楚。訂單代表同款東西還可以更多，存貨表示只剩下庫存量，賣完就沒有。

「哇，你們今天賣出不少東西耶，這裡都空了。」小新發現店裡面的褲子和衣服少了一大疊後大叫著，「但你怎麼沒有賣我的衣服？喂，以祖！」

小新可愛的模樣鬥得兩個男人都笑了出來，以祖趕緊安慰小新。

「我有賣，只是沒有人買，你的衣服不是非洲風格啦。」

伊馬哈哈大笑，一手舉著飯盒，一手抽拿一件上衣放在自己胸前，跟著開玩笑，「你看，如果我穿這個，我就會變成中國人，我不想變成中國人，我要非洲人。」

「哈哈，你太誇張啦！」小新大笑，拿回那件衣服甩了兩個男人，隔壁的阿青探頭過來，兩個女人開始用廣東話聊起天來。

商場裡面的冷氣開得很強，伊馬和以祖很快就吃完那小小的飯盒，聊天休憩。隔壁的伊肯突然靠過來，在檔口前快速地傳遞訊息。

「茲，警察來了。」

伊馬和以祖一聽到關鍵字，馬上起身離開椅子，大步跨出檔口，其他檔口的兄弟也跟著快速移動，他們打算從商場側邊的樓梯快步走到四樓，因為四樓出去才是廣園西路。他們的身影才剛離開，警察就從另一邊的大門晃進來。唐旗市場裡面的伊博人都跑光了，除了一些不知發生什麼事情的非洲商客，檔口只剩下女人，她們大多是非洲人的女朋友、妻子或是女員工。

「這間檔口沒人嗎？」五個警察晃了進來，其中一個警察挑了一間沒人的檔口問。

「去吃飯啦。」隔壁的女人隨意說說。

這只是公開的謊言罷了，只要警察沒有看到人，他們也無法做什麼。他們繼續晃著，然後攔下一個正在看衣服的商客，他們要他拿出護照，檢查他的簽證是否失效，沒問題後便把護照還給他，繼續晃到另外一個樓層。

跑出地面上的伊博兄弟很快就散開來，往不同方向閃避，以祖和伊馬被大熱天的太陽晒得無法睜眼，他們不希望流太多汗，於是直接穿越馬路跑到對面的麥當勞二樓，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下，觀察市場的動靜。

「他們不是不進來商場查證了嗎？」以祖說，「怎麼突然來了？」

「他們可能開始行動了。」伊馬猜測，「那麼久沒來，可能又要開始了。」

伊馬回想一下日期，警察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沒有頻繁進商場，這是因為2009年廣園西路發生一起重大事件：一個為了躲避警察查證的伊博人情急之下跳樓身亡。這件事情讓廣園西路上的非洲商人們憤怒，許多人認為非法居留不是一件光明的事情，但不至於把人逼於絕境。再加上，許多警察暗地裡要求不法交易，他們抓人之後要求罰金，拿到罰金後卻隨即把人放走，而不是遣送回國或延長簽證，如果有人運氣不好，他可以被抓兩次，付兩次罰金，卻還是沒有得到該有的保障。

因此，跳樓事件成為非洲商人對警察積累憤怒的出口，一百多個非洲兄弟扛著跳樓者的屍體到唐旗斜對面的警察局抗議，很多人還沿途摘下樹枝揮舞，在奈及利亞，這種揮舞樹枝的抗議活動代表和平訴求正義，但中國當地民眾看見非洲人聚集在警察局前大喊的模樣都嚇壞了，對他們來說，非洲人就是「黑壓壓的一片」。當時警察方面不願把事情鬧大，他們僅以人牆和盾牌擋住抗議人群，非洲人則跑到廣園西路上把大馬路擋起來，造成交通阻塞。警察局為了平息紛爭，請來奈及利亞的領袖人物，社群協會的主席、神父和牧師幫忙勸離，雙方僵持了幾個小時後整起抗議事件才結束。但是廣州媒體、當地論壇上討論聲音大幅增加，人們震驚於非洲人的數量與治理問題，歧視、抗議的語言也開始出現。

跳樓事件過後，警察仍然會搜查證件，但是他們不太願意進到商場裡，很多兄弟都以為這起事件為他們帶來正義，因為警察抓非法居留和工作的非洲人態度放鬆很多。然而，也有明眼的兄弟發現事情並不如想像一般，因為以前的警察都穿制服，現在則多了不少便衣警察，他們抓人的時候不會要求搜證，而是看準人後直接帶走。

「為什麼政府要這樣？他們應該照顧外國人，不是這樣對待我們。」以祖每次看到警察，就忍不住大罵一頓，「我們是來增加他們的錢，又不是來做壞事。」

「這些人沒有心也沒有腦。」伊馬也抱怨著，「當我們的政府蓋中國城給他們的人，他們只把監獄留給我們。你知道嗎，我小時候還跟我媽媽要過錢，捐給當時沒東西吃的中國。」

「我也有捐過！我小時候也捐錢給中國。」以祖越講越生氣，「結果他們現在竟然這樣對我們，這些人沒有腦袋，如果我們現在都走了，這裡的生意都要關門啦！」

一個伊博兄弟突然靠過來，伊馬見過他但叫不出名字，兄弟很大方地湊過來聊天。

「不只是警察，這裡很快就會不一樣了，我們的生活會越來越困難。」陌生的兄弟說。

「你也開店嗎？」以祖問。

「對阿，我在樓下開神之美味餐廳。」兄弟說，「我是朱德，或叫我『官員』。」

「難怪我知道你很面熟。」伊馬說，「為什麼你認為我們的生活會越來越困難？」

「吶，這是我的觀察，但我個人認為有一定可信度。」朱德侃侃而談，「我認為這些警察有時候抓我們，有時候不抓我們，是有陰謀的。」

「什麼陰謀？」以祖問。

「中國人讓我們來，只是為了看我們怎麼做生意，等到他們學會了，他們就會把我們趕走。」

「什麼？」伊馬問，「這是什麼意思？」

「你看這裡有多少人的生意做得好，警察就去把人抓走，沒有理由的喔。」朱德大聲地說，「你看唐旗樓下的餐廳，還有我們這邊的餐廳，還有賣衣服的、匯款的、現在賣非洲傳統衣服和布料的都是中國人，他們一旦學會了，警察就去把非洲人趕回家，嘍，生意就是他們的。」

「我不相信。」以祖說，「你說的可能是真的，中國人的競爭力很大，但這不是什麼陰謀，這是市場，市場對任何人都是自由的。」

「哇，那你自己睜眼等著看吧，算啦，忘了這個，我只是說說。」朱德說，「吶，這是我的名片，在我幸運地還擁一家店的時候，有空來我這裡吃飯。」

以祖和伊馬各收下一張名片，朱德就離開了。以祖小聲的對著伊馬說：「我吃過他的餐廳，但不是我們家鄉吃到的那樣，我需要來點garri或fufu<sup>2</sup>。」

「這是中國阿，這裡很多東西吃起來都不像真的。」伊馬聳肩，「像我前天買的香蕉，那吃起來可以是任何東西，但就不是香蕉。」

「我好想念那些傳統食物，我叔叔到現在都還在市場賣米飯和燉肉，那一鍋燉肉掀開什麼肉都有，喔我的天，客人要吃什麼就挑什麼，這真是自由的世界。」

「哈哈，自由的世界阿！我們應該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伊馬說。

以祖和伊馬繼續在麥當勞窗前等待，直到幾組警察都走了，小新打來電話，他們才又跨越馬路跑回唐旗。到了檔口，小新仍然一副笑咪咪的樣子，「沒事啦，今天沒有抓人。」

「但是把客戶都嚇跑啦。」以祖說。

「他們在牆邊貼了公告，你去看，很重要。」她把以祖和伊馬推走，他們走到牆邊看警察剛剛留下的公文。

「這張紙說什麼？」以祖問。

「這張紙說，從今天起20天之內，沒有簽證的人只要去警察局報到，付完罰金就可以回家，不用坐牢，以後申請到簽證後再來。但是如果過了20天，被警察抓到就不能再回來中國了。」一個檔口兄弟回答。

伊馬慢慢地把公告念完，發現就如兄弟所講的那樣。「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他問。

「這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把沒簽證的人一次清空。」王子說。

「但誰知道會不會是騙人的謊言呢？誰能保證回家的人還能再來？」奇博伊嚷嚷。

「我不能丟下我的妻子和兒子！」伊肯哀怨說道，「但我也不能帶他們走，代價太大了。」

以祖和伊馬兩人晃回自己的檔口窩著，他們兩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辦，誰知道這張公文是真的還是假的呢，中國政府的政策總是變化多端，有時候連中國人都會忘記自己的法律。

「我想要回家阿，我好想要回家阿，但我還沒賺夠錢。」以祖靠著牆壁，坐在衣服堆中自言自語，「我能現在走，現在回去是要等著被人笑嗎？」

伊馬跟以祖有一樣的想法，他腦子一片空白，但是他只能不斷把已經摺好的褲子再抽出來重新摺疊，甚至調整那些搖擺不定的衣架角度，以消磨時間。

---

<sup>2</sup> Garri、Fufu：奈及利亞的日常主食，主要以樹薯纖維製成。Semo也是主食之一，但伊博人經常抱怨廣州的semo不像semo。

到了第二天，人們來到商場時，發現公文被劃掉了，「20」的地方改成「19」，倒數19天。

「這張紙是真的，有人去確認過了，他們去警察局問的。」奇博伊把訊息帶給大家。

「我也聽說了，有些認識警察的牧師也收到這張公文，這是針對我們來的。」另一個兄弟說。

「你的計畫是什麼？」有人問。

「我能走就走，躲警察的日子太累了。」有人說。

伊馬心裡很著急，每個見面的人都在討論這件事情的可信度，有些人相信警察只是想要收點錢放進自己的口袋，有的人覺得這只是政府趕走非洲人的伎倆，有的人認為二十天之後連政府都會忘記這件事，但也有人想要利用這個機會回家，畢竟不用坐牢，省下很多風險。

伊馬甚至還聽到一個最糟糕的說法，這是在一家餐廳吃飯時聽到的，一個兄弟說他想自首，但他會告訴家人他是被警察突襲的，這樣回家就不會那麼丟臉。光是聽到這個說法，伊馬都替他感到羞愧不已。生命如此艱難，人即使願意面對困境都要被困境羞辱一番。

\* \* \*

晚上商場打烊以後，伊馬想要去教會<sup>3</sup>。他在路邊招了一輛候客許久的電動車往火車站前商圈方向去。這種運輸方式很方便，機車司機可以在更短的時間把乘客帶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因為他們會任意地闖紅燈、逆向行駛、鑽小徑。奈及利亞也有這樣的服務，他們把摩托計程車叫「歐咖踏」（Okada），而「喀喀」（keke）是一種有包廂的拖拉車。跟中國的摩托車和電動車比起來危險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唯一的差別是，這些摩托車在廣州是禁駛的，司機常常騎了一段路之後，突然停下來，叫乘客下車，因為再過去就要被警察抓了，而一旦抓到，車子就拿不回來了。

司機把伊馬載到火車站前商圈一座打烊的商場門口，管門的保安早已接收允許非洲人進出的指令，於是伊馬便上到九樓，走進神力教會。這個時間來還太早了，伊馬看見邱比牧師一個人正拿著硬掃把在掃地毯。

「哇，我們很早就有客人啦，來幫幫我的忙。」邱比牧師拿了一根掃帚遞給伊馬。

伊馬聽話地彎著腰開始耙地，他們兩人靠著掃帚把地毯掃乾淨，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許多毛球紙屑都卡在地毯裡面，他們必須很用力才能把垃圾掃出來，這是因為教會裡沒有吸塵器，只好如此。

在伊馬心裡，神力教會是一間好教會，每天晚上都提供空間讓兄弟們禱告，而且，要從市場長出一間教會並不容易，任何一個稍微有腦子的人都知道，市場裡面充滿詐騙謊言、爛透的貨品、璀璨的甜言蜜語，兄弟打鬥，不管是兄弟們打自己人，或者和中國人起爭執，商場就是戰場，大家的關心都是錢、錢、錢、女人、女人、女人，誰會在市場裡面想上帝呢？人們彷彿離開了家鄉，外國

---

<sup>3</sup> 在廣州，由於政府在宗教集會的法定上有相當嚴格的規定，因此五旬節派教會就如同大部分非法居留的非洲商人一樣，是屬於非法存在的地下教會。除了政府許可的聖心石室教堂作為唯一合法天主教信徒集會所，其他教會大多沒有明顯建築形式外觀，而是隱藏在飯店、商業大樓裡的會議空間，這些低調的地下教會並無法對廣州在地社會起任何實質力量，且也只在非洲社群之間拓展。在沒有指示招牌的情況下，非洲人默契進出不引起注意。



的土地就沒有巫婆和上帝的眼睛存在，「人在異鄉是很容易變成另外一個人的」，每個人都這麼說，「市場就像叢林戰場，會使你迷惘」。

神力教會創辦起因於2009年，2009是混亂的一年，除了兄弟跳樓，人們死傷、被警察追趕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那時唐旗沒有像現在這麼平靜，有一個負責管理唐旗秩序的中國經理總是為所欲為，把欺負非洲兄弟當做樂趣，有時候他會惡意地把他不喜歡的非洲人趕走，不讓他在檔口做生意，有時候他會把別人的貨拿去丟掉，人們只是佔用一下走廊的位置，他就急著叫清潔工把貨清掉。這人腦子很有問題，大家都知道，但沒人可以動得了他，每次只要有人想要打這個經理出氣，他就叫警察來，警察不管這些非洲兄弟有沒有簽證，只要他們想，隨時都可以吊銷人們的簽證，趕離這塊土地，以致於無法承受風險的兄弟們只能一哄而散，靠著各種惡毒語言咒罵他消氣。

但伊馬腦子裡忘不了最關鍵那一天所發生的事情，那天，伊馬就跟平常一樣在檔口做生意，突然市場裡面發生騷動，這和平常急促短暫的騷動不一樣，這次伴隨著女人叫聲，當他跟其他兄弟一起湊過去看時，發現是唐旗樓管經理踢了露西太太的肚子，天殺的，這女人肚子裡裝的可是一個活生生的小孩！市場裡面的每個兄弟都生氣了，大家忍耐這個中國經理太久，他們把經理圍起來，不讓他離開，對著他大聲喊叫，像是一群發瘋的野狗圍著一頭再也沒有勢力的獅子。

人在紛爭當中，容易忘了自己是誰，只有憤怒充滿腦子，最後大家把他拱到警察局去。這件事情鬧得很大，還出動廣州奈及利亞協會的主席，他進到辦公室和警察局局長聊了半天，最後出來時，主席要大家冷靜，最後經理被上面的長官警告管理過當，他嚇得軟腳，當天辭了工作之後再也沒出現在廣園西路過。

就為了這件事，奧為利對自己的太太露西深感抱歉，作為妻子的丈夫與孩子的父親，大老遠把他們從奈及利亞帶到中國，他決心為家人、兄弟們改變這個惡劣的異鄉困境。從那一天起，每天到了中午十二點鐘，他就放下手上的生意，站在自己檔口前大聲唱歌。他可是廣州市場裡面第一個站在市場裡面拍手、大聲吟唱上帝的男人。旁若無人的唱著一首又一首詩歌，讓伊博語的歌聲傳進兄弟耳裡。有時候他會突然有無法言喻的靈動，他便張開口讓句子從嘴裡奔流而出，那些話語就像是父親的鞭子與母親手掌的溫柔，穿越進商場裡兄弟們的心。即使每個人都在嬉笑、聊天或工作，但總會聽到一兩句來自奧為利的聲音，很少人能不動搖自己，有些人想起家鄉的樣子，有些人開始懷念妻子、懷念孩子，懷念在非洲時每天固定工作、固定休息的日子，在家鄉，幾乎沒有人會抽煙喝酒，沒有人會嫖妓，人們口袋裡沒錢，心裡面卻滿滿安寧。

邱比和約翰是最先願意跟著奧為利的人，漸漸地，有十來個男人慢慢加入奧為利，伊馬也在後期參與禱告，他們不但在唐旗做禱告，也在對面馬路的柏樂商場做禱告。他們大部分時候只是拍手與唱歌，旁若無人地把苦痛交給上帝處理。當時市場裡並不是每個人都想參加中午禱告，有些兄弟故意與奧為利做對，他們趁奧為利在禱告時，故意買來啤酒，把自己喝得醉醺醺，倒在一旁發抖。看到這種景象，奧為利牧師的意志更堅定了，他沒有一天不堅持做這件事，日子久了，人們見怪不怪，也就不拿他們開玩笑，而且大家都同意自從邪惡經理走了之後，市場秩序好轉起來，沒有以前那麼瘋狂，那可是託了露西太太肚子挨了一腳才換來的。

在市場裡維持了一年的禱告，奧為利牧師找到廣州火車站前商圈的辦公室，便租來改裝成教會，和在市場的風格一樣，他們是廣州唯一堅持每天都要禱告的教會，讓每天工作結束後的人們有地方

可以夜禱，而最先出力幫忙的邱比和約翰也成了牧師。伊馬每次來到這裡，就想到那些過去極度混亂、沒有秩序的市場生活已經遠離自己。

伊馬掃完地後與邱比牧師開始聊起商場裡面公文的事情，但時間還很早，突然一個女人大叫著跑進來，他們抬起頭看，是嗓門很大的阿菲亞。

「牧師、牧師在嗎？」阿菲亞像是著火一樣匆忙，「任何一個牧師都好，我需要強壯的禱告，喔，上帝啊。」阿菲亞一看到邱比牧師就忍不住撲跪在他的腳邊，激動的叫著。

「牧師啊！牧師邱比，我的口紅溶掉啦！我的口紅啊！」阿菲亞又哭又叫的。

「怎麼啦？發生什麼事情？」邱比牧師問，他被阿菲亞的樣子嚇了一跳，伊馬待在一旁觀看一切事情發生。

「我買了一批口紅，欸，貨櫃拖了一個月才清出來，貨櫃哪能放在太陽底下一個月啊，都變鐵爐啦！」阿菲亞大叫，「口紅拿出來時都融化啦，我的口紅都沒啦！」

「唉呀，我的天，有多慘呢？阿菲亞姊妹。」邱比牧師抓著頭問，他不懂口紅這種東西，但聽起來似乎很慘，「還能拯救它們嗎？」

「沒有啦，它們消失啦，溶掉了就沒有人會買了，還有那個漂亮的蜜粉，有濕的跟乾的，結果去到奈及利亞以後，濕粉都開始流汗了！」阿菲亞繼續叫著，伊馬在旁邊忍不住偷偷笑了。

「什麼蜜粉？」邱比牧師不懂女人的化妝用品。

「唉呀，蜜粉就是塗在臉上的東西，但它們去到奈及利亞就一直流汗，只有放在冰箱裡面會變正常，中國人告訴我那是因為天氣太熱，油和蠟的不能結合，但總不能要我把貨都放在冰箱裡賣吧？」阿菲亞繼續哭喊，「我總不能又貨櫃一台冰箱去拯救那些蜜粉呀，欸！奇內喀！」

奇內喀（Chineke）是伊博語言裡的上帝，人們在情急之下總是會把滿口的破英文轉回伊博語。

「唉呀，讓我來為你禱告吧。」邱比牧師心疼的站起來，他讓阿菲亞繼續跪在他的腳邊，然後他把手放在阿菲亞頭上。

「親愛的大能的上帝奇內喀，喔，我們親愛的阿菲亞姊妹正在經歷一段難關，讓上帝你的大能為她帶離這段痛苦，人們受得苦已經太多了，讓她口紅融化的損失能夠從你已經為她安排的其他計畫補足回來，並且補足兩倍、三倍、十倍之多，讓她融化的口紅變成指標讓她更快找到生意的秘密，讓她擁有一副銳利的眼睛，看透商品的貨色，看透商品的本質，讓她看透這些商品的未來，讓她不會再買到被敵人誤導的融化口紅，親愛的上帝奇內喀，也請讓她的蜜粉停止流汗，讓它們待在陰涼處直到客人上門帶走，讓它們保證自己不在不該流汗的地方流汗，讓阿菲亞的生意平安無事，讓她的財產在跨越那麼長距離的國家土地上，最終能夠飽滿她、成就她，阿門。」

「阿門。」剛張開眼睛的阿菲亞很滿意這段禱告，又具體又實際，而且就是她需要的，她需要上帝保證她的損失會更快回來。

伊馬坐在一旁忍耐他的笑意，結果被阿菲亞發現了。

「你在笑我嗎？」阿菲亞大喊著，「這一點都不好笑喔，你怎麼可以這樣笑人？」

「喔，抱歉，姊妹，我不是笑你的壞消息。」伊馬趕緊澄清，「我很抱歉你的損失，我剛剛笑的不是這個。」

「那你在笑什麼？」阿菲亞走到伊馬面前質問，氣呼呼地看著伊馬。

「好姐妹，請原諒我讓你誤會，我只是好奇這些口紅怎麼會去到奈及利亞才融化呢？你看看我。」伊馬伸出手臂，展露他手臂外側和內側的色差，「我很確定我是來中國才晒黑的，我在非洲的時候可沒有這麼黑，我在想你的口紅可能在去之前就有問題了。」

「欸，你這麼認為嗎？我也覺得我來中國之後黑了不少。」阿菲亞的注意力轉換了，她也開始關心起自己的膚色來了。

「那些中國製造的產品很漂亮，但常常有問題，你買之前一定要確認、確認、確認，他們常常在你不注意的時候放一些假貨進去。」伊馬繼續說，一臉認真。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是沒有注意他們給我的東西，下次我會先拿來確認再出貨櫃。」阿菲亞說，她的心情好一些了，畢竟她損失的不是她所有的財產。很快的，她的心情好轉，她生起新的興起跟伊馬繼續聊天。

「小兄弟，你懂得禱告嗎？」阿菲亞問。

「當然。」伊馬回答。

「我告訴你，這間教會的牧師很厲害！」阿菲亞讚嘆的說，「非常非常厲害，我先生去年運回去奈及利亞的貨櫃莫名其妙不見了，我們就趕快來找牧師，牧師幫我們禱告，禱告禱告禱告，還要我先生禁食，結果不到一個月喔，我先生在夢裡面看見貨櫃被送去錯的港口，他醒來後我們趕快跑去那個地方找，真的找到了！」

「哇！」伊馬說，「真厲害。」

晚上工作後還願意來教會的人大多是熟面孔，人們陸續進來教會，互相寒暄聊天，男人們花很長的時間互相握手、拍背，彷彿第一次見著彼此。大約十點，禱告準備開始了，有些人習慣脫掉鞋子，讓那粗大到像動物蹄的腳丫子從鞋子裡釋放出來，幾個人分發鈴鼓、搖鈴，大家開始一陣一陣低鳴的伊博歌聲。

一開始的歌聲參差不齊，人們一邊唱，一邊四處走動，有的人會輕輕晃動自己的身體，閉起眼睛，緩慢地舉著雙手。一段時間之後，人們緩慢地從各個角落往中間靠攏，逐漸形成一個圓圈，歌聲速度稍微加快。歌曲之間沒有間段，一首接著一首，拍手的頻率越來越多，聲音仍然輕柔。接著，在一首拍打聲不斷的節奏當中，有人大喊一聲「嘿」，所有的情緒與節奏激昂起來，極為少數的女人隨意擺動手上的鈴鼓，嘩啦啦的金屬片像清脆的水聲，流過男人爆破炮竹般的拍掌，人群隨意分

成不同聲部，抖著腳踩節奏，搖頭擺尾，圍繞著的圓圈一下子往左走，一下子繞右走，此起彼落的吆喝聲讓歌聲越來越快，沒有人指示該唱什麼，無法唱伊博語的人卻也能投入其中發出任意地叫喊，和著音調一點也不衝突。

當歌曲到達奔快的速度時，人們圍繞的圓圈中央像是升起一團火，彼此的臉龐閃映汗水，每個人必須盡責地讓歌聲澎湃，並讓自己的心情快樂起來，因為上帝喜歡熱鬧的教會。歌唱持續了一個小時，在沒有人暗示的情況下，突然於某一秒鐘，音樂結束，空間進入極為短暫地靜默，幾乎不到一秒。

一個小時的歌唱讓大家感覺到神靈的存在，人們喘著、笑著聊天，很快就擺好摺疊椅，約翰和邱比牧師坐在講台邊，奧為利牧師很快從辦公室走出來，以厚重沉穩的嗓音為今晚開場。

「兄弟們，謝謝你們今天晚上來到教會，多麼幸運我們能夠找到這個地方，安全地在這邊禱告。外面的世界很動盪，很多人已經聽到新的政策，他們想要把我們驅逐出境，這是真的，但我們在進入討論這件事情以前，我還是要跟你們有一段談話。」

奧為利清了清喉嚨，他講話很緩慢，但非常清楚。

「這裡每一個兄弟都是努力拼命奮鬥的人，你們把過去、家庭、負擔、一切丟在後頭，往前走，尋找綠草地、尋找新的門，一直到走來中國，你們已經走了很遠，經歷過很多沒有想過的事情，當你回家鄉的時候，人們輕易就看得出來，他們會說『啊！這人走了很遠 (dis man have gone far) <sup>4</sup>』，就算人們不說，你們的心也會告訴你們一樣的話，因為這些都是你帶著雙眼與你的肉體去經歷 (go through) 的。」

有些兄弟可能不知道前人走過的路，大部分的兄弟來的時候只知道唐旗、迦南和通通市場，但很多先來的人已經穿越過你們沒走過的，看過你們沒看過的，我們以前在三元里工作，看過廢棄車場，一心大廈和海印，後來警察來了，把大樓都關起來，趕我們出去，但我們沒有走，我們搬到廣園西路，看見這裡有很多新的機會，所以我們留下來拼命。而現在坐在這裡的人，你們的眼睛也將看到以後的人看不到的東西，你們必須相信這是上帝給你們任務，你們來中國是要做事物的，你們來是要變偉大的。」

「阿門！」底下的兄弟們整齊地大喊一聲。

「如果你想要變得偉大，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跟上帝一起變偉大。我的兄弟們，當一個人畏懼上帝，那就是他智慧的開始。我說的不是害怕冒險的畏懼，人們都知道伊博兄弟是無懼的，但看看我們有多少兄弟，他們什麼都不怕，不怕死、不怕上帝、不怕別人的眼睛、他們甚至不怕家鄉那些東西、不怕邪惡力量，當一個人什麼都不怕的時候，他就什麼都敢做，而當一個人什麼都敢做，他很容易就跨越那條線，那上帝就沒有辦法保證他能有好日子過。」

---

<sup>4</sup> 走遠：gone far; go far，意思是走得很遠，也有成功的意思。

「好好的過你的日子，你們多少人知道得到生命有多麼幸運？看看那些奈及利亞的新聞，你們一定知道我們的兄弟在家鄉過著多惡劣的生活，你們聽過優魯巴人在市場裡面喊著『ole, ole, ole』嗎？我們這裡沒有優魯巴兄弟，否則你們可以跟他們確認，那個意思叫做小偷，當他們在喊小偷的時候，大家會抓住這個人，開始打他，把他塞到輪胎裡用火燒死。叢林正義 (jungle justice) 啊，我的兄弟們，我曾經在家鄉的市場看到一個小偷被打暈了，塞到輪胎裡，當人們點火的時候他又醒過來，一邊大叫一邊跑、跑、跑，跑一跑又昏倒，身體就被燒光了，就這樣。這樣就沒了，一個人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那麼微小，他的命就值一台二手的Nokia手機。當他死掉的時候，Nokia還沒有被燒掉，告訴我這是什麼意義？如果你不敬畏上帝，沒人知道你的生命能多有價值，你可能因為一罐青島啤酒就死了，你也可能為了一台豐田汽車死了，所以你得問問你自己你值得什麼，你得跟上帝一起合作，一起穿越。」

「一個人一生最大的奇蹟，就是生命這件事，絕對沒有一件事情比生命更奇蹟。我們沒有人知道生命是怎麼運作的，有的人可以被刀子砍了沒事，有的人吃了一頓飯就噎死了，決定一個人生死的只有上帝，只有上帝知道你什麼時候要死，什麼時候還能活著。如果你不相信的話，那你想想看，一個人怎麼可以睡著了，又醒過來呢？這是現代科學也無法解釋的事情，沒有人能解釋人在睡覺的時候你的腦子、你的靈魂跑去哪裡，我們無法解釋，我們只知道有夢境，夢境帶我們的靈魂去很多地方，讓我們看到很多靈界的事情，我們很多兄弟在夢裡學到東西，拿到現實生活用，幫助他們很大，就像我們看到奈及利亞沒有的東西，我們就從中國帶過去，這僅僅是我們目前可以發掘的。但如果你睡著沒有醒過來，不管看到什麼，你都不能做了。所以，我親愛的兄弟和姊妹，只要你還活著，千萬別以為理所當然，你就是奇蹟，你必須很小心的禱告，注意你的夢，當你還能夠醒來，記得謝謝上帝，只要擁有生命，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人擁有無限希望，夢想會帶他們去到更遠的地方。」

「我的兄弟們，不要跟你的生命浪費時間，過好日子，當你好好待人，好好穿衣服，好好吃，好好睡，生命是很享受的。讓你自己像個好人，用你的好去影響別人，不要把你辛苦賺來的錢花在不值得的地方，錢不容易賺，讓上帝保護你的錢，把它們放在值得放的地方，當你好好工作，錢從上帝那邊來，這些錢會繼續成長。但是當你用一些不好的方法得到錢，你要知道這是與魔鬼的交易，魔鬼會用財富誘惑你，但是最終你只會失去更多。」

「很多兄弟在這邊賺到錢，第一次拿到錢，不懂得怎麼花錢，結果他們只會讓錢花掉他們的生命。不要那麼糊塗，記得你的夢想，你的夢想是來到這裡，成為一個偉大的人，你要開創一片事業，讓人們看見你就會想起你的偉大，去偉大，去變成偉大，去懂得生命，並讓生命懂你。」

奧為利牧師講話的時候，大家總是認真的聽著，一方面是這些話語非常的真實，緊緊地與伊博兄弟們的處境扣連，一方面是他透露出來的自信與權威，總是很容易吸引群眾。奧為利牧師下台之後，就換約翰牧師上台，今天他發給每個人一張講義，上面列著一些他認為重要的經文與話語，今天的主題是「變大 (Enlargement)」：

1. 永遠保持樂觀。
2. 不被環境嚇倒。
3. 不考慮不可能。
4. 永遠有出口，永遠往前走。

5. 想法會影響生命的成就，永遠要正面思考。

講義的最下面，還有一排大大的粗體標示：

注意：你的思想會決定你的結果，因此，拒絕看見不可能。

約翰牧師把這些原則念過後，開始解釋這些條目。

「永遠保持樂觀，因為上帝只會給你樂觀，悲觀是惡魔說謊的道具，只要你相信上帝，你就不可能悲觀，當一個人悲觀的時候，你要記得那是惡魔的侵入與誘惑，他想要把你變成沒有用的人，讓你感覺自己沒有價值...」

對於大部分的伊博人來說，這個世界可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靈界的（spiritual），一部分是實質的（physical）與物質的（material），而這兩個部分當中又以靈界為最重要的支配力量，物質世界總是受到靈界動態而有所變化。當兩者合一，它們成為整個世界的一切運作道理，包含外來的事件、自身的情緒、態度與肉體都是可以客體化的部分。人可以在意念當中隨時把自己與各種狀態抽離切割開來，情緒可以不屬於自己、負面的態度可以不屬於自己、想法、靈感與感受也可以不屬於自己，當然，既然它可以不屬於自己，它也就成為可以被要求的東西，情緒、態度、想法與靈感都是可以被要求、被要來的。人在活著的過程中，主體會不斷感受一切萬物質量與狀態，而做基督徒唯一的目的就是迎接各種被判斷成「好」的狀態。

因此，當約翰牧師在說「永遠保持樂觀」時，他的意思絕對不僅僅是鼓勵人多正面思考，而是要人就字面上意義永遠去保持住樂觀，因為「樂觀」是一個可以藉由自身努力被保持的東西，當人這麼做的時候，他基本上就已經處在一個「好」的狀態。「不被環境嚇倒」也是一樣，因為一個人會被嚇倒而退縮，一定是他早已經在心裡面先放棄了希望與樂觀，更何況，一個人如果有勇氣這種東西，就不會被嚇倒，因此要記得禱告勇氣。接下來，「不要考慮不可能」就變得較容易理解了，非洲五旬節派基督徒相信自己已經被上帝應允一切富足，因此不可以去考慮不可能，當一個人思索不可能，那幾乎就是對上帝的背棄與信仰上的衝突，因為這使得自己成為不可能本身。這並不是說一個非洲信徒無法分辨一件事情可以做或不可以做，而是他在信念上有確保一切處於「好」的責任義務。

對於伊博人來說，保持信念上的好與正向基本上就已經決定一個人的處境。伊博人對於「負面」（negativity）狀態的出現總是感到衝擊。這是因為「相信」與「實際狀態」是截然無法分離的狀態，他們只能相信「好」的東西，而不能相信不好的東西，一個人不能相信貧窮、不能相信巫術、不能猜想壞的結果可能發生，因為那些信念都會干擾實際狀態的變化。禱告是維持、確認好狀態的重要過程，一個人必須懂得在禱告的時候講出精準的話語，甚至去感受到那彷彿已經擁有一切的狀態，才有辦法使現實狀態成真，因此，一個好的牧師基本的的能力就是帶領信徒去感受真實，當感受越真實，這間教會就越趨近於真，那個真指得是每個人心中嚮往的終極完美狀態。

如此一來，教會活動必須精采、吵鬧、豐富、充滿物質、大聲、生動，才能讓人感同身受。約翰牧師在講解講義之後帶領大家喊話，當他的嘴一開口喊，每個人的身體就反身地從椅子上跳起來跟著大喊、握拳槌打、跺腳、閉眼或猙獰、甚至放聲尖叫。

「拒絕看見不可能！」 (refuse to see impossibilities)

「拒絕看見不可能！」

「不可能不是我的成分！」 (Impossibilities is not my portion)

「不可能不是我的成份！」

「失敗不是我的專長！」 (Failure is not my talent)

「失敗不是我的專長！」

「成功是我的註定！」 (Success is my destiny)

「成功是我的註定！」

人們藉由吶喊正面的話語而感到體內一股聖火燃燒，當牧師讓大家進入各自禱告的狀態，拼命想辦法突破生命現狀的信徒馬上開始大喊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不斷重複、不斷申訴、不斷透由話語去感受力量。

禱告進入尾聲，會場熱烘烘的，大家喊了一夜，已經喊得足夠了。三個牧師再度輪流上台帶領大家喊話禱告，每個牧師都有自己的風格，約翰牧師的聲音很大聲，邱比牧師的頭則向彈簧公仔一樣不停晃動，奧為利的聲音則是低沈且權威，他在最後禱告持續大喊：

「從今天開始，你不再是過去充滿各種懷疑與畏縮的人，你的生命從來都不是這樣設計的。當你奮鬥、難過的時候，記得繼續往前走，你只要繼續往前走，前方就會有出口，連你的敵人都知道自己攻擊不了你，你的心再也不用苦痛！」

「阿門！」

夜禱結束，伊馬覺得很滿意，此時的他想不起白天躲警察的緊張，想不起家人，也想不起賺錢的壓力。他腦中沒有任何人，只有他自己，與當下陪著他活著的生命。這樣的狀態已經就是一種好日子的狀態。伊馬把那張講義折了幾折，塞進口袋，然後微笑著幫忙收摺疊椅。

\* \* \*

倒數15天。

商場裡面有各種關於回家的傳聞，但最可信地版本是只要準備好罰金五千塊人民幣，加上自己的機票錢約一千五美金，到警察局去自首，警察會把他們帶到一間旅館暫居兩天，等為期兩天的過境簽證辦好之後，警察就會把人帶去機場。

「聽起來不是太糟，至少不用進監獄。」以祖說。

「這是很難的決定，因為聖誕節快到了，不少人想回家。」伊馬回應，但其實也在說自己。

市場裡面的生意還是照舊，這張公文不影響跨國商客，但對長期居住在廣州的sampa們來說都是一顆震撼彈，有人已經決定不理睬它，但公文的日期每隔一天就會少一個數字。人們最大的問題

除了罰金與回家的機票錢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不知是否該信任警察，畢竟這麼久的日子以來，伊博兄弟與警察之間的衝突不少，而且貪腐的事件層出不窮。

「我認識一個兄弟有管道，如果你沒什麼錢，你可以找地下警察，有的警察跟奈及利亞警察一樣貪腐，他們會指定金額，你再去用ATM轉帳，你不會知道他是誰，但是你再去辦證件的時候，他們給你過境簽證，你就可以走，不用坐牢。」伊肯說，「但這必須是自首才可以，如果等到被抓，這方法就行不通。」

伊馬和以祖在檔口門口茫然的站著。

「你的教會怎麼說？」伊馬問以祖，「那間天主教堂，你們的人怎麼說？」

「一樣混亂，沒人確定消息，兄弟。」以祖說，「你們的教會呢？」

「今晚牧師會給我們消息，他們也要時間查這件事情。」伊馬說，然後他又問伊肯，「你的教會呢？他們怎麼說？」

「我的教會？我的教會牧師什麼都不懂，她自己也沒有簽證，哈哈。」伊肯突然大笑，「我聽說她還四處跟教友借錢，我得換教會了，這間教會只是個空房子。」

「你去的是哪一間？」以祖問。

「吶，不值得提。」伊肯回答。他跟大多數的人一樣，都不好意思直接批評教會。

這時候一個四樓開檔口的兄弟走過來，來到伊馬的檔口前停下腳步，他抓了抓伊馬吊在門口的最新花短褲，開口問：「這多少錢？」

「你自己穿還是買很多？」伊馬問。

「自己穿，但便宜點，我會多買一些。」那個兄弟說。

「那就50塊一件吧，很便宜。」伊馬抵著嘴說，他沒有期望成交。

「好，我想要這個顏色、這個顏色，還有那件。」這兄弟看起來是真的想買褲子，「襯衫呢？多少錢？」

「20塊一件，你挑多一點，全部都給你一樣價格。」以祖說。

「好，我要這個，這個，這個，都一件。」兄弟說。

「兄弟，你是沒衣服穿了嗎？」以祖一邊把被點到的衣服拿下牆壁，一邊開玩笑。

「我在買禮物給家人，我要回家了。」兄弟一邊說，一邊從口袋拿出皺巴巴的錢，各別數給伊馬和以祖。

「你決定走啦？」伊馬驚奇地問，「為什麼？」

「為什麼不，這邊的生活太糟啦，我不想要一直當老鼠等著被追，接下來的日子不會好過，為什麼不去其他地方找機會？」那兄弟說，「聖誕節快到了，我要回去喝三大桶的棕櫚酒，醉倒在大樹底下，我受夠廣州的生活了，就算你不被抓，這裡也是監獄。吶，保重。」

那兄弟手提著裝滿衣褲的黑色塑膠袋，又趕到下一家去購物了。外出的伊博兄弟都知道，當一個人要回家的時候，一定要帶夠多的東西回鄉「灑禮物」，讓大家都知道自己賺錢回來了，如果沒



帶禮物，那真的是小氣又失禮，而且肯定被人暗地裡嘲笑。有很多人根本沒有足夠的錢買齊所有人的禮物，造成心理很大的壓力。

晚上，伊馬店面打烊後他到街上去晃晃，他看到有幾個大男人手上抓著很大的娃娃，還提著剛買完的玩具，他不禁猜想這些東西大概也是要買回家送給小孩的禮物，有那麼多玩具很快就可以成為小孩心目中最受尊敬的爸爸或叔叔。

伊馬走進天恩商場樓下的非洲餐廳，他和傑克約好碰面，這些日子的合作已成默契，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主動和傑克清帳，分給他帶客人來店裡買東西該享有的利潤，傑克隨意算了一下就收到自己的口袋裡。

「大家都在說回家的事情吶，你怎麼想？」傑克叫完菜後就問伊馬，他總是先聲奪人，伊馬每次都希望自己的回答更聰明一點，但他腦子沒什麼想法。

「我想我會留下來。」伊馬隨意地說。

「欸嘿！沒錯，伊馬我的男人！」傑克突然大拍了一下桌子，「就是該這樣，留下來，撐過去。」

傑克隔著桌子還伸長手拍拍伊馬的肩膀，繼續發表他的意見。

「讓我告訴你一些東西，嗯？你知道最近客戶越來越少了，因為大家都不愛開店了，大家都想當仲介，因為仲介能賺好錢，工廠給5%利潤，客人還要再給你5%利潤，這是很好的錢，對吧？」

傑克直接用嘴巴咬開海尼根啤酒蓋子，然後又繼續說，「這幾年仲介越來越多，但客人沒有越來越多，客人不想被我們賺錢，它們叫我們騙子，實際上是他們也想學，他們第一次來需要我們，第二次來就不需要了，第三次來，他自己也可以變成專業仲介啦，仲介是很容易取代的工作。」

「這些我知道。」伊馬說。

「等，等，我快說到重點了。」傑克噴了一聲，「我要說的是，現局的局面，越多人回去越好，越多人回去，人們就越需要還留在廣州的我們，這是一個優勢，是一個機會，伊馬，別笨，記得開始聯絡你在家鄉所有的人脈，他們會需要你的。」

「嗯，這的確非常可能。」伊馬說，「我的訂單少，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必須想辦法擴展，人們只要喜歡你，以後就會常常找你買貨。」傑克說，「我是個有信用的男人，伊馬，抗拒誘惑是很難的事，但我終究是抗拒了。我不像其他人，每次別人匯錢過來，我只賺我該賺的，我不吃人家的錢，不做419<sup>5</sup>，所以人們開始記得我。」傑克喝著啤酒，等到他的燉肉送來時，他用三根手指把食物送進嘴裡，一下子整隻手掌就油到發亮。

---

<sup>5</sup> 419：指詐騙。緣由出自於奈及利亞刑法419條，正好是處理詐騙行為的條文，因此奈及利亞人直接以419用來指稱各種大小詐騙行為。

傑克繼續分享他的意見，「我不應該跟你說這個，我只是說說而已。我的重點是，中國人太會搶我們的生意了，兄弟，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很多人只會注意自己的口袋，吃自己盤子裡的東西，但他們沒有發現中國人已經在搶我們的市場，所以我們要趕快想點不一樣的。」

「什麼不一樣的？你指什麼？」伊馬問。

「吶，中國人都是這樣，他們先來跟我們做生意，看我們賣什麼，有賺錢，他們就趕快把自己的兄弟和女人也叫去非洲，然後用更低的價格進口，結果非洲人就完蛋了。可是，有些東西他們是不懂的，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方式，他們碰不了。」傑克停頓了一下，他現在說的這些話簡直就像是恩賜，沒有人會對任意說出自己最近在進口的貨，因為這一下子就會被模仿了。「上次我帶客人時發現，這裡很多中國人不做文具市場，但非洲人是需要文具的。」

「為什麼中國人不做文具？」伊馬虛心的問，他實在很希望自己更聰明一點，但每次看到傑克，他就像是家裡最小的弟弟。

「你怎麼腦袋都沒在動？你要知道，錢來自於知識，有知識就有錢，知識怎麼來的，是靠你雙眼觀察，你的眼睛連白天都閉著嗎？」傑克數落了伊馬一番，「用你的腦子想想，我們賣衣服，賣裝飾品，賣包包，這很容易，中國人看了就跟著去非洲賣衣服、賣裝飾、賣包包，中國大盤商去到我們非洲，只要去市場把貨物擺出來，很快就清空了。但是文具不行，文具沒有固定市場。」

「如果有中國人突然帶了一大批文具去到奈及利亞，他要去哪裡賣？一個一個賣嗎？」傑克譏笑著，「他連誰在買文具都不知道，文具是分散賣的，貨想要發到非洲，就要確定有人能吃，你要有認識的人才能連結到對的地方。」

「你很厲害。」伊馬說完忍不住扭著自己的嘴角。

「我跟你說過，眼睛要睜大，人只要有眼睛就可以學到東西。」傑克說，「吶，中國人碰不到的市場還有很多。現在，輪到你跟我說點我不知道的，任何關於市場或賺錢的都好。」傑克頭也不抬繼續享用他的燉肉。

伊馬想了一會兒，沒有什麼特別的資訊。

「別只是賺那一點小錢，伊馬，開你的眼睛，開你的眼睛，看一些別人看不到的，這樣你才能賺錢！」傑克搖搖頭說，「你看中國進步那麼快，就是因為中國人都很會想，他們很會想，才有東西一直跑出來，我們非洲人就是都不想，所以才是現在這種樣子。」

伊馬認同傑克說的話，但他覺得聽起來很不舒服。

「你知道托魯嗎？最近有沒有他的消息？」傑克問。

「沒有。」伊馬幾乎不主動跟任何廣州的兄弟聯絡，對他來說，這裡幾乎沒有人可以信任，而且每個兄弟來到廣州之後都變得不太一樣。

「我告訴你喔，我們離開他們的房子是對的，你知道他們最近在幹嘛嗎？」傑克似笑非笑的。

「幹嘛？」伊馬問。

「他們這些天真的生物，嘿嘿嘿。」傑克譏笑著，「他們想開教會！你能想像一隻手開酒吧，一隻手摸女人，還哪裡來的手開教會嗎？哈哈哈哈哈。」

「怎麼能？」伊馬驚奇地問。

「我估計他們很快就搞砸了，現在的人以為開教會只要會講漂亮話就可以了，你得小心他們。但不管怎麼樣，他們做了我可以理解的事，伊馬，別、別、別只是等上帝開門，你得去撞他的門，不管用什麼方法。」傑克說。

「你覺得這裡每個人看起來都很忙，你有發現嗎？伊馬，每個人都好像忙這個、忙那個，但其實我們都只是在等待，等訂單來、等客戶來，你看每一個中介商、每一個檔口老闆，誰不是在等，我們都在等，等客戶打電話，等工廠發貨，等貨櫃運到非洲，好像只有『等待』才是我們唯一的生意，等得無聊的人就開始玩女人，然後等小孩出生，等機會，等回家，你難道不厭倦等待嗎？」

傑克突然拋出問題，但他也沒有要伊馬回答的意思。「我不小心講太多話了，我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你就一直講講講，跟你講話讓我很開心，伊馬，請你別介意我，我們是兄弟。」

「當然，我們是。」伊馬說，雖然他心裡因為傑克這番驕傲的話語感到失落。

「兄弟會互相照顧，我該帶客戶去機場了，保重，兄弟。」

傑克發表完高見之後，抹抹嘴走了，臨走前他抽走一根櫃檯的吸管當牙籤，清牙齒的聲音嘖嘖作響。伊馬晚餐還沒吃，他想要等到回家再把菜熱熱吃就好。

\* \* \*

伊馬到教會的時候，大家已經唱完歌了，奧為利牧師正在介紹一個新來的牧師，他是來自肯亞的齊馬尼牧師，他在中國停留採購商品的時候，將待在神力教會與大家生活。齊馬尼牧師瘦瘦小小的，原本大家以為他溫柔又斯文，沒想到輪到他上台時，他馬上就放聲大喊，聲音澎湃，力量十足，幾個兄弟和女人還互相望了彼此一下交換眼神。

「兄弟們，這不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我已經來中國好幾次了，每一次我都會看見讓我受不了的事情，這裡的人還沒有受到上帝的感化，他們讓我們多災多難，是時候讓我們挑戰上帝了！聖經上說我們不可測試上帝，我們不測試上帝，而是直接要求上帝，今天祂非得要幫忙我們不可，今天祂不給我們答案，我們就不會離開！」

「阿門！」

「這是非常關鍵的時刻，當我們每個人都被這些壓力壓迫到絕境，當我們站在十字路口而不知道往哪一個方向，就是時候讓我們直接要求上帝了，我們今晚要求上帝出現，給予我們出路，否則我們就在這邊不停的禱告！」齊馬尼牧師大喊著。

「現在大家把椅子移開，全部的人都趴到地板上，我們即將做非常有威力的禱告。」齊馬尼牧師給大家一點時間平躺在地板上，面朝地，他也跟著趴到地面上去。

「我們需要保護，我們需要被安撫，我們需要你的承諾喔萬能上帝，讓你的能耐在我們眾人面前呈現。當我們把全身都奉獻給你，你奉獻給我們什麼？當我們全心虔誠地呼喚你，你回應我們什麼？『沒有』不是你的答案，萬能上帝，你是最厲害的、你是最神祕的、你是最立即的、你是最直接的，我們要求你立刻回應，幫助我們每一個兄弟姊妹度過這次的難關，讓我們該留在中國的好好留在中國，讓那些應該回家的知道自己的未來，上帝，你的答案是什麼，出現！出現！出現！」

伊馬躺在人群裡頭，他的額頭靠著往前撲的手臂上，他隨著齊馬尼牧師的聲音一起進入集體禱告，並且不斷撞擊自己的手臂，每個躺在地上的人無不用力地對著地板大喊，在人們幾乎開口叱罵上帝之前，話語又轉回了尊敬與請求，但是在口氣軟化之前，人們又開始勒緊上帝，教會的氣氛出現極度地緊繃，人們都在呼喊上帝馬上降臨神蹟。伊馬緊閉的眼睛，他知道上帝必定有回應，而他也正在等著看。這樣的狀況持續了半個小時之後，齊馬尼牧師要大家從地上爬起來，並跟著他一起做動作。

「每個人的一生都需要很多東西來支持生存，我們要把屬於自己的東西拿回來，只要是我們的，我們就會重新拿回。機運瞬息萬變，但我們在上帝的庇護之下總會在對的時機踩在對的地方，做著對的事情。喔！力量！」

「我拿回來！」眾人快速彎身，做一個往下撈的動作且大喊。

「財富！」齊馬尼牧師繼續大喊。

「我拿回來！」

「長命！」

「我拿回來！」

「生意！」

「我拿回來！」

「車子！」

「我拿回來！」

「妻子！」

「我拿回來！」

「簽證！」

「我拿回來！」

「簽證！」

「我拿回來！」

「簽證！」

「我拿回來！」

大家的速度很快，彎下腰讓手伸長大撈並站直身子，每個人都在韻律當中，而當喊到最重要的簽證時，齊馬尼牧師讓大家重複不只二十次。大家喊得全身冒汗但聚精會神。

齊馬尼牧師下台之後輪到約翰牧師上陣，他一開口就保證在場的大家即將得到「靈界簽證」(spiritual visa)。

「靈界簽證是最有力量的簽證，它沒有國界的束縛、沒有法律的限制！當我們走右，警察就左右，當我們走左，警察就左右！當我們看左，他看右，當我們看右，他看左！靈界簽證保佑我們在這塊土地過好日子！靈界簽證保佑我們出門不用躲躲藏藏！靈界簽證讓警察忘記我們、靈界簽證讓警察懶惰、當他們看見我們，他們連查護照都嫌麻煩！」

現場的大家情緒沸騰到致高點，大家在最後的禱告裡面按照牧師們的指示，一聲令下後紛紛往上跳，想像自己用手抓著從天上灑下來的簽證，大家努力地跳躍，用手往空中抓，當他們感覺抓到的時候，他們想像把無形的簽證裝進自己的身體裡。

「心靈簽證讓我們想什麼時候回家，就什麼時候回家。心靈簽證讓我們愛待多久，就待多久！」

伊馬想要待在中國很久，他跳了很多次，連天花板夾板都撞開了。

\* \* \*

倒數10天。

決定回家的伊博兄弟數量達到上千人，他們當中有些甚至無法把店裡的庫存處理掉，只能匆匆把鐵門拉下。很多人相信自己很快又會回到中國，很快就可以繼續做生意。人們不停地買禮物、道別、或者借錢。有簽證的人這時候特別惹人羨慕，因為他們可以自由地穿梭國界、旅行，而沒有簽證的人則像逃難、他們要不趕快離開，要不就得準備繼續留在原地碰運氣。

倒數5天。

各種版本的謠言越來越多，非洲兄弟聽到新的消息，因為走的人實在太多了，現在領錢去警察局報到的人可能沒辦法回家，因為監獄、旅館與機位都已經客滿。回不去的人開始緊張，伊馬甚至在市場裡面看見有男人著急地快哭的樣子。伊馬比誰都知道自己很想回家，但他的錢還沒賺夠，他沒有選擇，他也很想哭。

倒數3天。

跑去移民局辦手續的兄弟們傳回消息，警察與移民局官員私底下都在呼籲大家不要再來自首，他們已經陸續送了幾百人回家。很多伊博兄弟一頭霧水，沒有人希望以後被抓之後還要去坐牢，而且永遠不能回中國。但是根據非常可靠的消息來源，移民局官員和警察已經當做沒有這道指令，市場裡的政策不知何時已經被撕掉。官員與警察明示暗示的說：最近走了太多非洲人，市場裡的中國店家都感到壓力，每個人都說如果非洲人真的都走了，廣州的外貿生意就要垮了。

「我就說，中國人連自己的法律都會忘記！」以祖氣憤地說，「看我怎麼說的！」

「是因為心靈簽證生效了。」伊馬不可置信地說，「這是新的簽證！」

倒數1天。

\* \* \*

跨年活動比聖誕節還要熱鬧，跨年是一年當中最重要日子。因為跨年代表一切都要更新，一切都要重來，所有的壞事都要在跨年前清除。非洲兄弟在跨年那一天晚上全部都擠到教會，每一間教會都充滿比平常還要多三倍的人群。

這時候若有教會能從國外請到有名的先知，就會成為強而有力的招牌吸引力。人們都渴望在跨年的時候聽到先知預言的好話，對非洲人來說，聽到祝福話語就等於直接領受祝福，而先知之所以可以成為先知，就是因為他能夠講出那麼多有力的好話。沒有人可以想像自己在跨年夜被落單，那簡直就是有問題的瘋子才會做的事，大家換上漂亮的服裝，連很少去教會的人都跑出來了。

神力教會從中午就開始在做佈置，媽媽露西與幾個姊妹買來很多氣球，有些人忙著打氣，有些人忙著裝飾，她們把整個教會裡的天花板都貼滿彩色氣球。人群從下午陸續湧入，大家在神力教會外面的走廊上聊天，互相祝賀。等到七點節目開始的時候，奧為利讓邱比、約翰、和齊馬尼牧師輪流上台帶領節目。齊馬尼牧師火力全開，在他賜福給大家的時候，他走進人群裡打開手上的礦泉水，朝著所有的觀眾猛灑水，大家爭相被水噴到，於是他一罐又一罐地拆瓶裝水，確保大家都被灑到恩賜。

奧為利在晚上十點站到台上，其他牧師都回到自己的客座位置。

「各位兄弟，我們現在還有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內，你還有什麼願望沒有在今年實現，禱告！讓它們在兩個小時裡通通實現！難道你們以為上帝剩下兩個小時就不會做事嗎？蛤？禱告，把你今年沒有完成的願望全部都說出來！」

奧為利牧師講完之後讓大家進入五分鐘的禱告，現場開始喃喃一片，連奧為利自己都閉起眼睛不斷禱告。

「各位兄弟，接下來的五分鐘，我要你想想你今年做的所有壞事，所有！當你以為你還可以做這些壞事而不會被發現，你錯了！你最好在跨年前懺悔你所有的壞事，讓耶穌的血為你清除一切罪惡，讓你能夠好好地順利跨過舊年迎接新年！別再把負擔揹進新的一年，把它們都交到上帝的手裡！」

經過五分鐘之後，奧為利繼續講話。

「切掉負擔、切掉你身上的鎖鏈、切斷束縛你的一切！切斷，燒了它！如果有任何讓你不愉快的事情，切斷它，把它放到聖火裡燃燒！任何來自黑暗力量的阻擋，切斷它，切斷舊的一年，別讓負面狀態繼續纏繞著你，不，憑著上帝的保證，切斷一切，讓你掌握你的未來！」

因為人太多了，現場一片沈重的氛圍，但大家需要的就是這股穿越的力量。新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跨越，在跨年的時候，只有大家凝聚在一起，硬衝過去，才能看見新年。

「各位兄弟，接下來的五分鐘，讓你禱告所有的負擔都會消失，你會帶著輕鬆與自由的狀態進入新的一年，這一年將是大豐收的一年，這一年將是快樂的一年，這一年將是更高層次的一年，現在大家開始畫下你想像中，最好一年的樣子。」

奧為利牧師帶領大家一次又一次把願望和禱告的圖像畫清楚，這時候，每分每秒的心念都非常重要，沒有人想要污染自己的心，大家只想要圖像化最美好祝福的樣貌。

「剩下最後五分鐘，我在最後時刻要請你們大家好好跟著我，我們即將要穿越了，是的，非常不可置信的，你真的穿越了一整年，你還活著，你站在中國這塊土地，看看你身邊的人，你們可能不認識，但你不能否認，能站在你身邊的人有多麼不容易？那麼多人走了，那麼多人發生意外，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跨越一年，各位弟兄，剩下不到三分鐘，你的心臟不能在任何一秒停止，否則你就看不到新的一年的樣貌，把你的手交給上帝，牽著上帝的手，我們即將穿越！準備！準備！準備撞破！我們已經準備好要衝了！」

在場的兄弟此時都把眼睛緊閉起來，面露猙獰與痛苦，有些人低下頭，有些人仰首，但無不雙手握緊拳頭，嘴裡不停地禱告。有的女人受不了這股氣壓，紛紛牽起彼此的手，眼角滑下眼淚。每個人此時都緊閉眼睛，很多人捲曲著肩膀顫抖，越接近跨年，氣氛就越凝重嚴肅，簡直要令人喘不過氣。

「準備好了嗎？現在，我們真的要一起穿越最後一步了，各位。」奧為利看了最後一眼手錶，也跟著閉上眼睛。

「...三、二、一！」

一股碩大的能量隨著倒數壓境，奧為利一喊完，樂隊率先掙開束縛，爆出新年的第一首熱烈節奏。

「新年快樂，各位兄弟姊妹！我們活著！我們還活著！」

奧為利一宣布完，顫抖的人群抬起頭，張開眼睛，開始不受控制地大喊，舊的一年正式遠離，再也不回頭的遠離，而新的一年就如新生兒一樣新鮮稚嫩。人們伸出手掌把頭頂上方的氣球一顆一顆捏爆，教會裡頓時像放爆竹一般，爆破聲沒有間斷，大家不受控制地開始就地跳起舞蹈，伴隨著熱鬧的音樂，跳舞的人群很快就把狂歡氛圍渲染開來，有的人繼續抱著自己顫抖，很多人無法言語，只好放聲吼叫高呼不是語言的聲音，沒有人能組織完整的句子，連奧為利都離開麥克風，跪在地上抱著自己的妻子。伊馬在此時閉著眼睛感受身體顫抖，他無法停止那股強烈的能量，他的身子就像要被抽風機抽走靈魂，但瞬間又被灌滿無法言喻的溫暖，他口裡發著無意義的聲音，一旁的人群在狹小悶熱的空間裡一樣用力地讓自己四肢擴張、甩弄，像脫困牢籠的野獸一樣，掙脫出一幅新的生活樣貌。



上圖：奈及利亞食物semo與Egusi燉瓜子肉  
下圖：廣園西路夜晚景象





## 預言

庫馬西<sup>1</sup>的四月午後，影印店裡的打工男孩正想偷偷打盹，就看見店外來了一台Land Rover休旅車，他留意了一會兒，雖然這是台二手車，但這樣的名車連在市中心也不多見。車子在店外煞車，揚起一陣黃沙，一個男人從駕駛座位下車，快步地走進店裡。這個男人才剛從附近的鄉下地方開車到市區，急著找一間能幫客戶設計文案的影印店，為的是要在他腦海裡的一幅畫面消失前，趕快把它變成真實的圖像。

「小子，」男人走進店裡，叉著腿站在櫃檯前，「你能製作傳單嗎？」

「當然，」男孩回答，「你需要什麼服務呢？」

「我腦子裡有一幅很美麗的畫面，我需要一個人幫我把這個畫面做出來，變成一張傳單。」男人一邊說，一邊把手機裡的照片秀給男孩看，「上面要放我的照片。」

「你是牧師嗎？」男孩接過手機看著照片裡英姿煥發的男人，猜想著問。

「欸嘿，真是聰明的孩子，我是個先知。」男人愉快地回應著，拉拉已經舉得老高的白色衣領。

「你想要做教會傳單嗎？」

「沒錯，小子，但是我不要你幫我做一張隨變得傳單，我要你做一張漂亮的傳單。」

男孩拉了椅子給先知，然後坐在店裡唯一一台電腦前操作起來。影印店裡很熱，先知自己打開電風扇，把椅子拉到男孩身邊。

「幫我弄個中國大城市的背景，我的傳單是要在城市教會用的！」

男孩連上網路後在鍵盤上敲下關鍵字，兩個人靠在一起瀏覽網頁上各種中國城市照片。

「你有看到你想要的嗎，先生？」男孩問。

先知張著大眼盯著螢幕上各種風景照片，男孩不停地替他切換頁面，最後他的目光被一張照片吸引，他大叫：「就這張！看起來太漂亮了。」

先知指著螢幕裡的一張圖片，那是一幅香港夜景攝影，畫面裡維多利亞港邊的海水就像是一片寶藍色絨布，映著中環沿岸金融大廈五光十色的倒影，路上的車龍在慢速鏡頭下成了條條絢麗的光束，與整個城市霓虹燈光的輝映如畫。

「這就像是我看見的樣子啊。」先知讚嘆著，「就用這張圖去做吧。」

「沒問題。」男孩下載照片後，把牧師手機裡的照片傳到電腦，讓兩張圖片疊合。現在圖片是一個穿著閃亮黑色西裝的男人，打著紫色條紋領帶，前胸口袋塞著絲質手帕，略微慵懶地靠在椅子扶手上，背景則是一整面光鮮亮麗的香港夜景。男人臉上留著一圈精心修剪過的細鬍鬚，手指上帶著粗戒指，性感厚唇微微上揚，眼神看著前方。

---

<sup>1</sup> 庫馬西：Kumasi，迦納阿散帝地區的首府，是迦納國內僅次於首都阿克拉（Accra）的第二大城。

「看起來多棒阿！」先知看著照片中的自己不禁讚嘆。

「是的，先生，」男孩說，「現在還需要加上一些資訊，你想要放上什麼呢？」

「啊，是的，就寫...」先知伸出食指與小指，閉眼皺眉一下，「就寫...『榮耀的中國之夜』，然後你幫我註明日期.....『2013年五月22號到26號』。」男孩一邊聽指令，一邊把字敲打出來。

「看起來太完美了，」先知讚嘆，「一切就像是我所看見的，吶，這裡再幫我放上主題『歐！真正為上帝工作之人』，名字是『艾薩·飛鵬』。」

男人要求男孩每一排文字都要使用不同顏色的字型與字體，大大的「5 天」擺在圖案正中央，非常顯眼，預告著活動將連續舉行五天，每晚從六點開始。

「我想你還缺地址，先生。」男孩提醒。

「喔，你說的對，」先知想了一會兒，又習慣性地翹起食指與小拇指皺眉，但他沒有頭緒，因為他的異象只讓他看見日期和大城市的畫面，對於這節目到底會在哪裡舉行，他實在一點頭緒也沒有。

「嗯...不然你隨便放一個你能找到的中國地址吧。」

最後，男孩找了一家觀光飯店，把網頁上的英文地址複製下來，再把門牌號碼亂改一通，變成『新誼路3號·海珠區·中國廣州』，先知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但他一點都不在意，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到時候會站在哪個教會登場，所以他又隨便編了一個叫做「歡喜」教會的名字，指示男孩放在宣傳單上。

一切都決定後，男孩印出三張六面的彩色傳單，噴漆效果非常好。先知開心地付了錢，自己坐在店裡把傳單裁切成六張。

「它看起來就像真的。」先知拿著傳單一直捨不得放開。男孩把照片檔案傳到先知的手機裡，先知立刻上傳到自己的網路社群Facebook，然後寫下訊息：

「我在中國的預言節目，5/22即將登場，歡迎參加。」

\* \* \*

菲利普對台上牧師奧為利的發言感到驚訝，他坐在牆邊的位置不發一語，繼續看著牧師正為了他將在奈及利亞拉各司蓋教會房子的計畫，向信徒募款。

「各位兄弟姊妹，不管是任何一塊磚頭，任何一隻鏟子，任何一台單輪推車，任何一點錢，你都是在建造上帝的房子，我們需要大家的合作，才能把教會蓋起來，這間教會已經開始建造了，我們派人看了地，看過周圍的環境，我們非常期待它的完成...」

牧師奧為利一邊講話，一邊有信徒陸續站起來，走向壇前的鐵桶丟紙鈔。

「我們做的不是普通的工作，」牧師奧為利厚重的嗓音持續地傳向每個人，「上帝的房子會記得每個人的付出，如果你的心告訴你買十包水泥，你就買十包水泥，如果你的心要你買十個窗戶，你就買十個窗戶，如果你的心沒有告訴你買什麼，你可以直接把錢給我們，讓我們來分配。」

牧師奧為利講完之後，又換了另一個瘦高的艾梅卡牧師上台，艾梅卡牧師是奧為利牧師從奈及利亞邀請來的，他特別擅長幫大家驅魔以及藉聖靈治療病患，他接下麥克風，尖銳地聲音繼續鼓勵大家奉獻。

「各位，記得播種嗎？一個人要能夠收成，他就必須播種，播種，沒錯，你想得到香蕉，難道你要種花生的種子嗎？當然不！你想要得到多汁的西瓜，難道你會種只能長出乾扁的小芝麻嗎？當然不！那你知道，為上帝種下一間房子，他會給你什麼嗎？」

「房子！」「別墅！」「花園酒店<sup>2</sup>！」台下有幾個男人開心的搶答。

「正確！你們的答案都對，當你有能力為上帝種下一間房子，你必須要小心喔，嘿，這樣的種子可不是一般的小種子，它可以長出房子，長出一個房間、兩個房間、三個房間，甚至上帝多澆了點水給你，它就變成大房子喔！」

台下有許多人踴躍的舉手，向來回走動的執事人員要來紙筆，他們在紙上寫下他們想要捐獻的東西，還有自己的電話。寫完後兩個執事人員負責收回，他們坐在教堂最後面整理所有的紙條。

「十桶油漆，查德，13246450401」、「請年絡我 13202016118，伊西，喇叭」、「伊馬，13422027684，500元」、「50元，瑪莉」、「100元，以法妮」、「艾塔洛，13533285014，我想買下全部的門窗」、「保羅，10000元」、「以茲，800元」

這些紙條由教會回收後，教會會重新整理，接著採買時就會依照價格跟大家索取費用，如果有人捐獻油漆，那麼他就會被酌收十桶油漆的時價。這筆募款還需要一陣子，當大家在中國買好建材與裝潢材料，就會一起裝貨櫃運回非洲。

菲利普對這個禮拜天的活動感到不悅，他奈著性子撐到節目結束，當大家開始享用午餐、開心地聊天時，菲利普繼續看著執事人員把禮拜天收到的奉獻分成兩批，一個裝在桶子裡，那是大家來教會的自由奉獻，另一落是信封，裡面裝著大家要給教會的十一奉獻，這個意思是捐獻一個禮拜薪水的十分之一，通常金額會比較大，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給出十一奉獻，只有生意穩定、順利的非洲兄弟才給得起。執事人員把紙鈔整理好後，連同剛才大家傳遞的紙條，一起進入牧師的辦公室。菲利普等到他們離開後，才走進辦公室。

「牧師，你告訴過我，你只想弄一個能讓大家禱告的地方。」菲利普說。

「是的，是的，」牧師說著，示意要菲利普做在他的辦公桌前，「要不要一邊享用食物，一邊討論？」

「我很好，牧師。」菲利普只想趕快把話講完，「這和你當初告訴我的不同。」

---

<sup>2</sup> 花園酒店：廣州淘金一帶的知名大飯店，有餐廳、會議廳、住宿與娛樂設施。非洲商客把它視/做為主要地標之一。

「菲利普，我的孩子，你知道沒有人曉得上帝的計畫。」牧師知道菲利普為什麼生氣，此時他很有耐心地安撫菲利普。

菲利普和牧師奧為利之間曾經有過彼此信任的情誼，不過，菲利普已經逐漸對牧師失去信心。在一年前，菲利普剛來到中國，人生地不熟，他尋求同居室友協助帶他到當地的天主教堂，但室友總是回答他不知道哪裡有天主教堂，硬把他帶來神力教會。菲利普因為朋友不多，沒有資訊的情況下，莫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跟著朋友一起來到了神力教會，結識牧師奧為利。

那一天晚上，牧師奧為利在每日的夜禱結束後，與幾個年輕人握手寒暄，當他眼光轉向菲利普時，他一眼就發現菲利普脖子上戴著聖牌項鍊（Scapula），他驚喜地詢問，果然沒錯，菲利普掏出藏在衣服底下的聖牌給牧師看。

聖牌是一種布製的項鍊，上面繫著兩塊裝在布套裡的圖案，分別是聖母瑪利亞以及聖人像，或其他宗教圖騰，這種聖牌的配戴必須經過神父的禱告與繁複的儀式，只有那些帶著無比虔誠與信心的天主教徒才能拿到。牧師很驚奇地與菲利普聊起來，發現菲利普與許多貪玩或不受管教的年輕人不一樣，他的言行舉止從容得宜，甚至，他發現他們長相有點相似，眼神充滿對信仰的堅定，就像他年輕的樣子。牧師奧為利心裡深深地疼愛這個年輕人。

菲利普也深深地尊敬奧為利牧師。雖然他更想去天主教堂，但當他得知牧師奧為利跟他一樣是天主教徒，而之所以會建立神力教會是為了讓中國工作的兄弟有好地方可去時，他認為這不是一件壞事。飛利浦在神力教會經營的初期曾經拿過不少捐獻給奧為利，獲得奧為利的賞識。牧師叮嚀菲利普要常常來教會，他會講真正的上帝的話語，原本抗拒來教會的菲利普，也就欣然地答應了。直到現在，他都還認為牧師應該好好地做這件事情就好，但是牧師奧為利的計畫裡顯然不只做這件事，他還想要更多捐獻與募款，把目前看起來經營的不錯的教會名聲傳回非洲，蓋一間自己的教堂。

「我認為一切都不再一樣了，從你開始請那些世界各地來的牧師，你讓他們替你說話，一切就不一樣了。那些牧師一直想讓人掏錢出來，但是我們的上帝不需要我們做這些事！」菲利普緩緩地說道，他不希望引起紛爭，也沒有意願違逆牧師，他只是想把實話說出來。

「孩子，有很多事情你沒有看見，你沒有理解。我蓋這間教堂，用意是讓更多人認識上帝。」

「我知道，但現在已經沒有人在講真理了。我今天一大早就坐在這裡了，但一直到節目結束，我都沒有聽到任何人在教導大家怎麼成為一個基督徒，我不敢違逆你，牧師，但我必須說，這已經和一開始的禱告室不一樣了。」

「菲利普，我沒有做我不應該做的事。」牧師提高聲調，他不准有人這樣侮辱他。

「我也是非常尊敬你的，牧師奧為利。」菲利普說。

菲利普知道這次對話已經結束了，他抱著遺憾離開牧師的辦公室。

\* \* \*

「安迪，謝謝你幫我安排這一切。」先知艾薩放下行李，把行李袋擺在床頭。

「沒問題，任何一切你需要的，我都樂意幫忙。」安迪說，「廣州這裡，有一間我們迦納人開的教會，我很快就能帶你去。」

「但是安迪，我記得你說過，這裡有很多奈及利亞教會？」

「沒錯，這裡有很多很多奈及利亞教會，是伊博人開的，我以為你更想要去迦納教會？」

「他們有多少教會？」艾薩說。

「他們有十幾間奈及利亞教會吧。」

「啊哈，我們只有一間，他們有十幾間，光聽這數字就知道該去找誰。」先知拍手定案。

艾薩心裡面並不想要去迦納教會，對他來說，要成為知名先知的第一步，首先就是累積跨國佈道的經驗，他過去待的地方都是鄉村教會，直到他前陣子看見的異象催促著他來中國，他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不只如此，他必須拓展人脈，而來到中國就是策略之一，如果能夠跟不同國家的人牽上線，那他就像那些被邀請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的明星牧師或先知一樣。

「伊博人很好勝，這裡很多店、教會都是他們的。」安迪說。「他們太猛了。」

「那就跟著他們，」先知說，「這會讓成功加速腳步。」

「我可以找到一些伊博教會連結...」

「哪一間都沒關係，只要讓他們看到我，都會嚇壞的。」

在迦納，先知艾薩他從十三歲就開始替人預言，他自稱身上擁有七顆靈眼，可以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現在他已經三十二歲，有老婆、有個不到三歲的兒子，他有房子，有一台豪華休旅車，雖然是二手的，但非洲每個人都是開二手車，這沒什麼問題，他還有一個笑起來非常可愛逗趣的笑容，但是，他還沒有成為他想要的樣子。迦納的先知太多了，艾薩知道自己離「國際知名先知」的身分還差了一大截，他經常看著迦納阿克拉電視台上播放的明星牧師節目，他們在台上又叫又跳，伸手一揮就可以讓台下信眾倒成一地，他們太帥，太有魅力，一切就是艾薩想成為的樣子，儘管身分還是差得太遠，但艾薩很努力，他經常像一場演唱會的巨星一樣，反覆練習手勢、姿態動作，讓自己渾身充滿媚力，他不願錯過任何一次上台的機會。

跟著伊博人的教會不是一個壞點子，艾薩心想，全世界有那麼多有錢的牧師，最有錢的除了一些在韓國、新加坡、一些在美國，剩下的大概都出生在奈及利亞了。他們就像擴展事業一樣把教會帶到美國、英國，每個牧師成名之前都知道要把教會散播到國外，因為自己國家裡的有錢人都跑到國外去做生意了。這些有錢的牧師只乘坐私人噴射機、坐豪華的進口新車，他們經常出現在電視上，連總統都要來拜訪他們，而不是他們去拜訪總統，這才是真正最為神之僕人的最高境界。當一個人真正地榮耀神，神也體現一切大愛在他身上，那就應該是這樣光明璀璨、榮華富貴的样子。

艾薩一個人留在房間，拿出翻閱已久的聖經、取出小心翼翼擺放的彩色傳單，接著跪在床邊，拿下脖子上的念珠串，開始喃喃禱告起來。他這一禱告，就是從下午六點到晚上的時間，直到半夜兩點，安迪和朋友們回到房子裡聊天，他才走出房間，與他的迦納兄弟們一起吃來到中國的第一份晚餐。

\* \* \*

菲利普一個人晃到廣園西路的麥當勞裡，禮拜天的下午，大家都還在教會裡活動，市場的人少很多。他點了瓶裝柳橙汁，希望這能對他的身體健康有所幫助。在奈及利亞時，他總是每天五點就

起來慢跑，繞著城鎮馬路跑完一大圈，再進教堂做最早的禮拜。菲利普的肌肉緊實，許多女孩看到他，都希望能被他主動開口搭訕，但菲利普從來不做這種事情，他的心裡面大部分時候只想著幾件事：信仰、汽車零件、中文作業、與想家的心情。

來到中國後，菲利普經常往返廣州與長沙上課，他在長沙的大學裡修習中文，這能讓他拿到為期一整年的學生簽證，但這不便宜，光是一年兩學期的學費、校宿費、簽證費用，就要超過兩萬四千元人民幣。幸好，他的跨國生意一直很穩定，能夠支付他大部分的費用，而且他非常樂於學習，每次他多學一點東西，就越能在中國感到自由與快樂，這還能讓他在採購時得到更便宜的價格，他只要開口說中文，就能逗得中國商人樂不可支。

菲利普坐在麥當勞裡試圖完成他的中文作業，他已經曠課一個禮拜了，必須找有空的時間自己背中文語詞，他握著鉛筆，努力地在方格裡拼湊看起來跟課本一樣的字。但同時間，壓在菲利普心上的，還有他與教會牧師之間的關係，他心裡覺得神力教會已經迷失方向。原本菲利普是喜歡禱告室的，只要有空就會來夜禱，但是最近，牧師奧為利經常從非洲邀來其他牧師，讓他們站在講台上宣揚「成功」、「金錢」、「敵人」、「惡魔」，不斷強調利益交換的「播種」。他認為這很不合理，一個真正具有信仰的人，絕對不是建立在上帝給人豐富的物質生活，而是因為人們發自內心的想要信仰上帝。但是最近牧師奧為利的作法越來越不讓他苟同，他請來的新牧師，只要一碰到人的頭，人就會倒地，還會講一些聽不懂的話語，上個禮拜，他讓一個女人倒在地上，說她的身體裡有惡魔，要惡魔趕快滾出來。菲利普無從知道這究竟是神的作為，還是魔鬼以神之名進行詐騙。菲利普知道牧師奧為利本人並不熟悉這些東西，所以他才要專請講這種話的人來幫他說話，但是一個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怎麼允許自己做這種瘋狂的事？

他覺得有些難過，畢竟他曾經深深地喜歡奧為利牧師這個人。作業寫了半天，中文字的筆劃就像要把他的眼睛給挖出來了，他沒有發現他的身邊來了另一個男子，穿著西裝，打著一條少見但非常帥氣的波羅領帶。

「哈囉？」他對著菲利普打了聲招呼。

「哈囉？」菲利普突然發現有人在注意他，便把本子蓋起來，用手遮著簿子封面。

「我似乎沒在這裡看過你，你是新來的？」男子問。

「不，我在這邊工作。」菲利普回答。

「很好，這是我的名片，」男子遞過來一張名片，名片的中間寫著「官員」朱德，背面是一家餐廳的電話與地址，滿滿地寫了各種奈及利亞菜名，還有顯眼的「外送服務」。

「官員？」菲利普念了一次。

「這裡大家都叫我官員，因為我就像官員一樣，你有問題可以來找我處理喔。」

「哈哈，沒問題。」菲利普乾笑著。

「我在樓下開了一間餐廳，有空就來吃飯，這樣你才不會忘記自己是誰。」

菲利普肚子的確有點餓，於是，他與朱德兩人離開麥當勞，走進地下室的餐廳，雖然這間餐廳就在麥當勞隔壁商城的地下室，但他從來沒有進來這裡。他開心地點了一份Semo和瓜子燉肉（egusi），準備大快朵頤。朱德把菜單交給廚師後，就走來菲利普的面前，跟他同坐一張桌子。

「我看見你身上戴著聖牌，兄弟。」朱德說。

「歐，是的，」菲利普拿出聖牌，心裡想著這塊聖牌總是別人注意到他，「我來這邊一直沒有找到天主教堂，你知道哪裡可以找到嗎？」

「不是吧？」朱德誇張的說，「怎麼可能？這裡很多人都去天主教堂，你不可能找不到。」

「哇，那你一定要告訴我怎麼去。」菲利普驚喜的說。

菲利普很快地就和朱德聊起來，朱德是一個待在中國超過七年的老sampa，他娶了一個中國妻子，兩個人一起做貨物買賣，後來他們生意不錯，存了一些錢，廣園西路的伊博兄弟在2005年後越來越多，於是朱德便提議在這裡租一個空間，專門煮非洲食物，他的太太則在菜單上增添一些中式菜色。

朱德也是一個天主教徒，他告訴菲利普，在中國，由於政府對宗教場所的管理有嚴格規定，外國人只能到官方認可的穆斯林集會場所或教堂參與宗教活動。廣州最大的天主教堂是石室聖心大教堂（Sacred Heart Cathedral），它華麗的外觀經常吸引許多遊客探頭，每個禮拜天下午它都會提供英語彌撒，非洲信徒會在這時間來參與，這些非洲信徒中，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奈及利亞的伊博人，全盛時期大概有二至三百人左右。

但是，大部分的非洲天主教徒都對官方認可的聖心教堂的彌撒感到不滿，理由有好幾個，其中一個是聖心教堂的神父是中國人，他有氣無力又緩慢的佈道與非洲商客的生活背景無法產生共鳴，再加上挑高的教堂空間讓麥克風回音反覆撞擊，所以根本聽不懂他到底在說什麼。

「他講了三次，懺悔、懺悔、懺悔，但你實際上會聽到六次！」朱德比手畫腳的描述，讓菲利普哈哈大笑，「我還是會等儀式結束，只是我有時候會懷疑這些神父是不是中國政府控制的...」

朱德表示他的疑慮，但又很快地告訴菲利普不用擔心，每次彌撒結束之後，非洲兄弟們都會到隔壁的大教室空間再舉辦一次自己人的禱告會，這時候大家就會用「非洲那一套」，大聲的音樂、大聲的禱告，而且禱告都很「真實」，當然，教堂活動結束後，還有各種社團活動和消息公布。

「不過，越來越多非洲兄弟離開了，他們現在更喜歡去那些吵鬧的五旬節派教會。」

「真的嗎？為什麼？」這個話題引起菲利普的興趣，他想要多聽一些。

「等等，我們換個位置，去坐在那個角落，」朱德神秘兮兮的，「我不能這麼大聲，這裡有很多人認識我，我的名聲必須好好保護。」

儘管餐廳裡沒有其他客人，菲利普仍端著食物餐盤和朱德換到餐廳角落，但朱德已經迫不及待地抱怨了。

「廣州有太多太多五旬節派教會，很多人都被吸引了，但是你怎麼確定那些教會到底在幹嘛？我告訴你，這裡的教會跟奈及利亞比起來複雜太多了，這裡的教會牧師，在奈及利亞你有聽過他們是牧師嗎？沒有！他們都是商人，他們只是來這邊做生意，順便開一間教會幫他們付房租，他們不管人的靈魂問題，他們不管人的信仰問題，嘿，我曾經被邀請去過別的教會喔，我只說我看見的，

那間教會...我不會告訴你是哪一間，牧師太太竟然告訴大家『如果你住在貧民窟，你的小孩就會像貧民窟一樣，所以去住花園！去住花園！為什麼你要生那麼多小孩？每天爬你的老婆？幹嘛？你應該要去賺錢！去賺錢！去賺錢！』這難道不是瘋狂？」

朱德還沒結束，他喝了一口白開水，越講越生氣。

「什麼花園？她自己住花園，她就要大家去住花園，她可以每天被飛機載著，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讓她的小孩一下子出現這裡，一下子出現那裏，她說這就是上帝給她的好日子，難道她不知道她的錢是誰給的嗎？」朱德撇著嘴角，充滿憤恨，「那女人的教會有很多信徒喔，裡面什麼人都有，所以牧師從來不講道理，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只要一講道理，人就會走光，如果不講道理，人們就會來付錢聽他們想聽的話！」

朱德講得太激動了，猛拍桌子，繼續發表他的看法。

「五旬節派教會就是生意。我告訴你，在廣州，這些開教會店的，被他們賺到的錢遠比努力做貿易的人還多得多，聽著，這不是秘密，太多人忙著拉攏兄弟到他們的教會，如果拉得多，教會就給他們當執事，如果你只是一般執事，你很聽話，你幫忙做這個做那個，但如果你是有經驗的執事，你就能從牧師那邊分一塊肉。」

菲利普小小聲的「哇」了一下，「我不知道耶，兄弟，這些資訊對我來說太多了。」菲利普還不想太快做判斷，雖然他本身對奧為利牧師的教會也有同樣不滿，但他不願意做任何批評。

「我不是在說謊喔，」朱德敲著桌子說，「我能生產很多東西但絕對不會是謊言。你看著吧，這些以上帝之名為自己做事情的人，遲早身上都會發生事情！」

朱德繼續發大篇牢騷，最後承諾下個禮拜天可以帶菲利普到石室教會。「你可以跟我去，那邊每一個人我都認識，每一個人也都認識我。」朱德邊說，邊摸摸他的波羅領帶，「這個領帶帥氣吧？」

菲利普禮貌的稱讚，但他的心神已不在這。他把瓜子燉肉和semo吃完後，付了一筆不少的餐費，離開餐廳，搭著七號公車到專賣手機電器的大沙頭市場去了。途中，菲利普心裡想著再也不要付大錢在中國吃非洲菜，這些餐廳比一般中國路邊餐館貴多了，而且吃起來口感也不完全相同。在老家，semo必須用整顆木薯拿去浸泡在水裡四、五天，直到木薯都泡軟了，才取出其中的澱粉敲打成形。人們光是揉在手裡，就可以從手掌感覺到木薯的生命力，更不用說是放到嘴裡，但廣州賣的semo，它們就像是用不知名的粉末加水揉出來的即時食品，只會令人越吃越想回家，還有這裡永遠都喝不到的新鮮棕櫚酒、各種奈及利亞才有的水果...

菲利普吞了吞口水，他必須停止想像，才不致於陷入回憶。最後他告訴自己，今天的餐費那麼貴，就當做是付給朱德告訴他聖心教堂的代價吧。

\* \* \*



夜禱結束後，安迪與先知艾薩走向牧師奧為利，他們握了握手，牧師把他們請進辦公室坐了一會兒，大概過了十分鐘後才離開。

接著媽媽露西走進來，她是奧為利牧師的妻子，大家都叫她媽媽露西。媽媽露西身子很高，且勻稱渾厚，頭頂總是頂著最時髦的編織髮藝、戴著珠寶，臉上少不了眼影與口紅，看起來十分貴氣。幾乎所有的牧師太太都是這種體態與打扮，在非洲，這樣的女人很能襯托丈夫的身分與地位。

「寶貝，剛是誰？」露西問。

「一些迦納來的人，有一個是先知，他想知道我能不能讓他在這裡傳道。」

「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讓他明天來，艾梅卡牧師回去了，我也還沒想到接下來要邀請誰，讓他試試看也好，這人像猴子一樣，我看他都忍不住要衝上台了。」

「吶，這你說了是。」

牧師奧為利和媽媽露西在辦公室裡各自收拾自己的東西，準備回家，媽媽露西突然想到一件她一直想說的事。

「寶貝，我有個改變教會佈置和顏色的點子，你怎麼想？」

「你腦子裡有什麼？」

「我認為窗簾和地毯都太老舊了，我們應該換新的顏色了。」

「多告訴我一點。」

「嗯，我想來個紅色地毯，還有粉紅簾子，這樣配上紫色的招牌才好看。」

媽媽露西說的紫色招牌是教會裡面，位於講台後方的紫色招牌，它的面積高至天花板，每個進來的人都能輕易看到上面寫著「神力教會」幾個大字，字的下面則是一幅世界地圖，但這世界地圖上的五大洲都不在它們的位置上，非洲大陸被畫在地圖的正上方，它不但整塊結冰，而且還跑到北半球去了。

「還有壁紙，現在的牆壁太髒了，我想要換成銀白色的壁紙。」

「我覺得我們可以這麼做，親愛的。」牧師一邊聽，一邊欣賞妻子的點子，他心裡想著這不愧是女人才有的細心，在家鄉，人們都說，好女人身上戴著星星，有星星的人這一生不但傑出、不平凡，還會帶來好運，如果丈夫取到這種女人，那想要成功就更容易了。

「喔，寶貝，還有看看講台前那些花，它們都擺半年了，」露西媽媽說，「現在有很多新型的花，上面灑那種亮晶晶的粉，花瓣很大，看起來簡直就像真的，我想換一些粉紅色、白色，紫色和黃色，這會讓別人覺得我們的教會很漂亮。」

「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牧師大方地說道，「要我找兄弟們幫你忙嗎？」

「我想邀請那些斯瓦西里姐妹（Swahili sisters）跟我一起去市場。」

「你確定？」牧師問，略有疑惑的，「她們最近是否還要常常『出差』<sup>3</sup>。」

「『出差』的姐妹就不會跟我去了，我們這裡也是有『好』姐妹的。」

---

<sup>3</sup> 出差：business trip，這裡指得是性工作，但人們經常用「出差」或「工作」掩蓋。

\* \* \*

先知艾薩拿到麥克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轉向講台旁的四人樂團，告訴樂隊他最喜歡的音樂節奏，他吩咐如果講到任何地方讓大家非常驚奇，就要記得趕快伴奏音樂，因為他特別喜歡吵鬧，只要吵鬧的聲音不斷，他就會一直接收到天上的訊息。接著他才轉過身來對著大家開場。

「哈囉，各位兄弟們？」

在場大約有四十五個人，沒有人知道先知艾薩是誰，他們幾乎都是第一次見到先知艾薩，但是先知艾薩卻像認識所有的人一樣，毫不陌生的大聲講話。

「聽我說，你們都是第一次看見我，是嗎？」先知艾薩把麥克風指向一個執事人員的嘴邊，那人說了聲「是的」，接著先知又把麥克風指向另一個兄弟的嘴邊，那人也湊上去說「是的」，他對現場大概五個人這麼做，每個人的回答都一樣，但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們幾乎都是第一次見到我，但我不是第一次見到你們喔。」先知邊說，邊張著大眼看了觀眾一圈，「我的心靈之眼告訴我，你們現場有人非常需要錢，非常非常需要，是真的嗎？」

觀眾點頭，雖然不知道先知希望他們怎麼回應，但基本上，每個人聽到錢，都覺得自己就是需要錢的人。

「各位，聽我說，我是個先知，我做的事情就是預言，什麼是預言？預言就是我能看見你的未來，我能比你早看見你的命運，我能知道你前面有什麼東西，當我告訴你的時候，你最好相信；當我告訴你的時候，你最好人在現場；當我告訴你的時候，你記得要像接椰子一樣接住我說的每一個字。」

先知在走道上來回走動，他還在醞釀氣氛。「所以，告訴我，你們有多少人需要錢，舉起你的手？」

先知問完，大概所有人都舉手了。

「告訴我，你們有多少人想要很多錢？把你的手舉更高一點。」先知一說完，大家原本縮澀的手都伸直了。

「現在，再告訴我，你們有多少人，正在真正地賺到錢？繼續舉著你的手。」此時有少數人的手放下，有些人繼續伸直，有些人手猶豫了。

「我告訴你，那些把手放下的，你們沒有信心喔。」先知一說，原本手放下的人又想把手舉起來了。「你們的信心怎麼了？嗯？兄弟們，你們的信心怎麼了？依我看，只有這樣一點的信心，代表你們的口袋很扁喔？」

先知誇張地大步走到一個男人面前，把他從位置上揪起來，朝著牧師問，「牧師奧為利，這個人來教會有沒有捐錢阿？」

牧師奧為利笑了一下，底下的觀眾們也開始覺得好笑，現場氣氛慢慢熱絡起來，先知把那男人放回座位，拍拍他的肩。

「很好，你們會笑了，我喜歡開玩笑，你們最好一直不斷大笑。」先知說，「我的兄弟們，你們在中國過得好嗎？」

底下開始有人會主動回應了，有人說好，有人說很好，也有人說生命很困苦。很多人沒有回答，但他們皺著的眉頭和嘟著嘴巴就是答案。

「很好，我現在以先知的身分告訴你們，在今年四月的時候，我已經聽到天使給我的聲音，他交代給我一個任務，他要我來跟這裡的每一個人說，你們每一個人都會過得很好！」

「阿門！」底下大家大聲的回應。

「我想你們大家不相信喔，」先知知道大家還沒有熟悉他，但他已經慢慢掌握整場的步調，至少，他身上吸引著每個人的眼光。「我到現在還沒有聽到任何音樂伴奏，表示你們還不太相信我。各位，我是個從迦納來的先知，很久以前，我一直以為我只會在小鄉村裡面做預言，但今年上帝告訴我，祂說去吧！去中國！去中國做預言，那邊有太多人需要你了，你們相信嗎？」

「阿門！」觀眾覺得很新奇，紛紛叫了起來。

先知拿出他揣在懷裡的傳單，大聲的宣告：「把這傳下去，聽我說，這張傳單是我四月的時候，在迦納就做好的傳單，你們不能不相信喔，那時候我聽到我自己的預言，我的預言告訴我，我將會

在5月22號這一天，第一次登上中國的教會，而且我會對著你們傳道，你們自己看那張傳單！」

現場開始喧嘩，先知繼續講話，「原本我以為上帝會對我說謊喔，祂告訴我5月22號我會上台，我沒來過廣州，我不知道這裡有什麼教會，我不知道我會被帶來什麼地方，但是，上帝不會說謊喔，現在，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見證人，哈哩路亞！」

現在每個人都忍不住湊上去看那張以香港為背景的彩色傳單，有些人嘖嘖稱奇、有些人拿著傳單不想放手，有人忍不住從教堂後方跑到前方看，但當中也有人不相信，一個兄弟在座位上大聲的質疑先知，「我們要怎麼知道這不是你剛剛才去做的傳單？」

「非常好！兄弟，你問得很好，我還擔心沒有人質疑我。那些質疑我的人，如果你有手機，如果你的手機能夠連上臉書，請搜尋我的名字，『艾薩先知』，請你們搜尋我，如果你發現我說的是真的，請幫我按個『讚』。」

先知艾薩留下現場一陣吵鬧騷動，自願講起一串靈語，「凱呀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忽庫夏喀太雅巴巴巴巴！今晚，你們所有人都不會不一樣，我告訴你們，今晚，你們每個人走出去時，都不是你們進來的樣子。嚙透夏亞太亞巴巴巴巴，夏喀亥馬太哩巴巴巴巴！」

有人的手機已經率先連上臉書了，他們急忙尋找先知的頁面，結果，先知頁面的最新動態就停留在四月底的一則照片訊息「我在中國的預言節目，5/22即將登場，歡迎參加」，訊息底下的照片就與大家手上的傳單一樣。

這意味著先知的話是真的，在四月底的時候，先知早已把這則訊息公告出去，每個看到訊息的人都睜大眼，有些人大叫一聲然後在原地旋轉一圈，有人大叫一聲誇張地滑坐在地板上，有些人跑過來摸摸先知本人，拍拍他的肩膀，有人不斷地在原地彈跳，撫摸自己手臂上的雞皮疙瘩，還有一個男人跑到講台邊，把自己的手機拿給樂隊看，樂團看完也是驚奇萬分，鼓手馬上帶頭敲出振奮人心的音樂，負責唱歌的人拿起麥克風開始讚揚現場的奇蹟，大家都站起來跟著音樂舞動。

樂隊和帶唱的人忍不住開始唱起歌來讚揚。

「耶穌阿你是老闆，耶穌阿你是老闆，其他的神祇阿，都是假的真不了，其他的神祇阿，都是假的真不了。」詩歌一次四句唱了一輪，因為現場氣氛過於熱烈，領頭大聲的嘿了一聲，讓樂團再演奏了一輪。

先知站在台前聽著四方傳來的歌聲，他把手擺在耳邊，在樂隊結束音樂時，舉起手要大家安靜。

「噓...噓...」現場立刻安靜下來。

「聽，你們有聽到聲音嗎？」先知渾身的展演細胞都活了起來。「聽著喔，聽，1、3、7、1、1、4、2、5、1、1、2，剛剛天使告訴我這串數字，這是什麼？」

先知繼續走來走去，「1、3、7、1、1、4、2、5、1、1、2，告訴我這是什麼？」十一個數字，這是中國的手機號碼，但在場沒有人有反應，「我認為你們有人連自己的電話號碼都背不起來喔？」

突然有一個年輕人舉手，他大喊著：「這是我的電話。」

先知指著男人，「你的電話？你的電話？很好，出來這裡，跪在這裡。」先知要這個男人出來跪在台前，然後他又開始念起了一串號碼，這次他加快了速度，「1、3、2、5、0、5、0、2、0、1、8、5，這是誰的電話號碼？」

先知一講完，樂隊的鼓手把自己的鼓棒丟了，跑到台前跪下，現場一片譁然。先知讓他們跪在那兒，自己再度走進觀眾走道。教會裡的觀眾椅子分了左右兩邊，每一排各放四張椅子。先知走向左邊的第三排，對著那排的四個人說，「你們這裡其中一個人，生日是29號。」

一個男人站了出來，樂隊都還沒演奏音樂，先知又走向右邊的第六排，「你們這一排，這一排四個人，有一個人生日是29號。」先知說完，又有一個人自動走出來，此時現場已經歡騰到不行了，大家都不可思議的看著先知，還有人咬著自己的拳頭。

「再一個，最後一個，」此時先知走到牧師的面前，「牧師奧為利，你的生日，也是29號，如果我沒講錯，請你站出來。」

現場一片譁然，有人承受不住這樣的氣氛，驚嚇得跑到教會外面大叫，過了半晌才又尖叫地跑回來。先知讓這幾個男人全都跪在台前，把手伏在其中一個人的頭上，繼續對著大家說話。

「聽著，各位，記得，這不是我的能力在做預言，你們要記得，這是上帝的能力，而我只是上帝的僕人。上帝在四月的時候，派我來到這裡告訴大家，你們每個人都會賺到錢！」

台下地每個人都大聲地回應「阿門！」

「你們每個人都會賺到錢！」先知又大喊一次。

「阿門！」

「你們每個人都會帶著榮耀回家！」

「阿門！」

「你們每個人都會帶著榮耀回家！」

「阿門！」

「你們每個人都會享受到錢的滋味！」

「阿門！」

「你們每個人都會享受到錢的滋味！」

「阿門！」

人們幾乎用盡所有的力氣大喊，喊到脖子邊的青筋都冒出來了，「阿門」這兩個字代表與上帝之間的允諾，人們大喊「阿門」表示肯定，「阿門」喊得越大聲，就代表件事情越該被執行、越被渴望。現場的氣氛已經到達前所未有的高潮，大喊的聲音簡直要把屋頂掀開、窗戶震破，先知大喊過後轉過來對著台前跪著的男人說話。

「聽著喔，這間房間裡，每一個人都會賺到錢，就像我剛剛預言的那樣。但是天使告訴我，你們這幾個人，會賺到最多錢，你們不是百萬富翁喔，百萬富翁只是你們的一點點，各位，天使親耳告訴我，你們將會成為億萬富翁！」

「阿門！」觀眾沸騰。

「各位，今天我來到這個房子，這裡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叫做廣州，我不知道這是哪裡，你們如果現在把我趕到街上，我沒辦法找到路回家睡覺，但是，聽著，不管我迷路到哪裡，我都知道，我今天講的話是真的，你們真的該榮耀上帝，因為上帝正等著榮耀你們！」

樂隊以為先知講完了，突然演奏起音樂，先知立刻制止他們。

「等等、等等，我還沒說完。上帝等著榮耀你們在場每一個人，你們就該榮耀上帝，你們想怎麼被榮耀，就記得先怎麼榮耀上帝，如果你們想成為百萬富翁，記得也做出你正確的選擇。」

先知讓台前的八個人站起來，他繼續說話，「你們已經都聽到上帝想說的話了，現在，換上帝聽到你們的心願。各位，拿著你想給上帝的榮耀，禱告後再上來，把你的心願放在這裡。」

先知拿起教會前方的一個鐵桶。它一直都被放在那兒，等著每一次活動結束前讓人自由奉獻，先知拿起桶子給大家看一眼，然後又放回鐵架上，樂隊開始演奏音樂和唱歌，每個人都掏出自己的錢包走向前去，他們把紙鈔緊緊握在手裡，手靠在嘴巴前方，好讓自己對著拳頭裡的紙鈔喃喃有詞，確定紙鈔被投出去時，會帶著他們的禱告、他們的心願、他們的渴望，一起敲到上帝的耳朵。

今晚，沒有一個人對鐵桶吝嗇。人們掏出錢包，比往常都還要大方的放入捐獻，沒有人懷疑這場奇蹟，而且就如先知說的，今晚每個人離開時，都已經成為不一樣的人了，很多人都在忙著打電話、傳訊息。

「以祖，你今天晚上要做什麼？我這裡有些東西你必須親眼看喔。」伊馬對著手機說，「有個先知從迦納來這裡，你必須親眼來看！喔我的天。」

太陽還沒從東邊跑到西邊，先知艾薩的消息已經傳響廣州的西非社群。人們比起在非洲，更容易用手機和耳語相傳，基於交通方便，大家前後爭睹先知艾薩的夜禱節目。神力教會被擠得水洩不通，三十坪的房間原本每晚只有四、五十個人，接下來的每一天，都來了一百多人，甚至兩百人，教會無法容納所有的人，晚來的只能站在門外，根本看不到東西，但人們還是不想離開。最後，牧師只好趕快派執事人員去買錄影機和電視機，把已經打烊的商場走廊，變成臨時教會，其轟動之盛況，是所有廣州地區的非洲教會裡，前所未見。

\* \* \*

「那隻猴子，」奧為利牧師在辦公室笑著，「他等不及跳上台去喔，他太愛舞台了，當然，我才是主人，但讓他做他該做的事情吧，他做得很好。當然，當然、當然，我們是國際教會，奈及利亞的完成之後，我們還要蓋在肯亞和全世界，上帝祝福阿，上帝是最棒的。」

奧為利牧師在大家唱歌的時候，坐在他的辦公室裡講長途電話。他在奈及利亞拉各司的教會規劃得很順利，因為有先知艾薩的到來，每晚的捐獻數目增加很多，資金流通更順暢了。掛上電話以後，他把一疊美金塞進紙袋裡，那個紙袋馬上被餵得胖極了。奧為利把信封擺在抽屜裡，等著晚點拿給艾薩。

等到大家的歌都唱完了，奧為利牧師才走出去，坐在台邊跟著大家看先知艾薩開場。艾薩總是知道如何抓住觀眾的耳朵與眼睛，今天他要傳遞的訊息是「貧窮與有錢」。

「嘿，什麼叫做貧窮？貧窮不是好東西喔，貧窮能讓你在人面前感到羞恥，能讓你在女人面前變得軟弱。」艾薩先知講到「羞恥」這個字時，臉也猙獰地好像聞到大便一樣，他的分析獲得大家的認同，每個人都點頭同意他。

「貧窮是一種疾病，它讓我們害怕感染它，它讓我們離開家鄉走得遠遠地，就是為了不被它找到。貧窮會附上人的身體，當一個人被越多貧窮擁有，他就越什麼都沒有！」

「嘿！」先知的話說得中聽，好幾個兄弟忍不住跳起來大喊起來表示同意。

「貧窮就是當你的兄弟要跟別人介紹你的時候，他好聽的話語全卡在喉嚨！」先知說完，大家又「嘿」了起來。

「我的兄弟們，你們窮嗎？你們厭惡貧窮嗎？貧窮不會讓人快樂喔，貧窮就是當你的女人告訴你她想要換新髮型，你卻跟她說『寶貝，可能再過幾天吧』！」艾薩搖著屁股滑稽地說著，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但有錢是完全不一樣的品種！有錢就是當你的兄弟要跟別人介紹你的時候，他的頭和胸膛都抬得比你還要高昂！」

「欸嘿！」兄弟間又爆出一陣認同。

「有錢的男人就是成功的男人，當每一個人看見有錢人，他們都會想要變成他的樣子。」先知又說。

伊馬和一旁的兄弟們揮舉著自己的手。「說的沒錯！說得太好了！」伊馬想起在家鄉時，他看過一些真正的有錢人，他們穿著西裝，把轎車開進別墅，一副不理人的樣子，每一次他都恨不得自己就是他們。

「有錢可以讓一個人變得勇敢，有錢就是一個人的膽子，當一個人有錢了，他的頭腦會變聰明，因為他會開始知道如何享受生命！」先知說，「你們相信嗎？有錢會讓人變聰明，當你有錢的時候，你的心自然會教你怎麼穿得漂漂亮亮，怎麼賺更多的錢，但是當一個人在窮的時候，他不管做什麼都不是自己的心想做的。」

「沒錯！」兄弟們大喊著。

「有些人太貧窮了，窮到沒有辦法救，那是他們的宿命，他們的心卡在永遠不懂得快樂的地方，連貧窮走過去都會說，『天啊，這個人真的很窮喔』。」

先知艾薩模仿著「貧窮」講話，讓幾個觀眾從椅子上笑到跌下來。

「貧窮就是你連吃燉肉都要把手伸到湯汁的最底下才找得到肉！嘿，願上帝讓你永遠不需這麼做！」

「阿門！」笑鬧地大家馬上振奮回應。

「各位兄弟，成功的人頭上都有星星會發光，這就是為什麼成功的人總是引來敵人攻擊，動動你的腦筋，如果你頭上都不發光，敵人看得到你嗎？」

「不！」大家說。

「嘿！所以當你被敵人攻擊，你要知道你一定有他沒有的東西！」先知艾薩開始說起一個故事。

「有一天，我被一個信徒邀請去他的家裡作客，當我去到他家的時候，他的別墅外面擺放了好幾台車，他從我家來接我，載我回家，都是開同一台車，那其他的車子是要做什麼呢？我問他。他告訴我，他放那麼多台車在外面，是因為他要懲罰貧窮，他以前是貧窮人喔，但現在他有很多台車子，他要讓貧窮每一次走過他家門口，都為自己感覺到丟臉！」

「嘿！」兄弟們大叫著，還拍著自己的大腿。  
「所以我願你們好好懲罰你們的貧窮！」先知大喊。  
「阿門！」  
「好好地懲罰你們的貧窮！」  
「阿門！」

「當你有一天賺錢了，你買一堆車、買一堆衣服、買一堆食物，把自己的肚子填滿，把自己的身體用美麗西裝覆蓋，你還要開著冷氣，讓冷氣整天吹你，吹到你頭痛發燒去買藥，也要告訴貧窮你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貧窮！」

「阿門！」兄弟們大叫到跳起身體來。  
「願上帝讓你懲罰貧窮！」  
「阿門！」  
「願上帝讓你痛打貧窮！」  
「阿門！」  
「願你不認識貧窮！」  
「阿門！」  
「願貧窮從你的生命中分手！」  
「阿門！」



當大家都喊到最大聲的時候，先知拿出一瓶新的橄欖油，把瓶蓋扭開。

「我想要你們每一個人都變有錢，天使告訴我今天他們放送許多恩典，直接從天堂降臨到你們頭上，所有聽到我聲音的人們，在我的預言底下，你們將享有無窮盡的富足！」

先知走到人群當中，挑中他認為今天應被恩賜的人，「來！」被選中的人把他的頭往前伸，先知直接在頭上淋了好幾圈橄欖油，就像慷慨的廚師準備煎培根的樣子。而被淋上橄欖油的人，趕緊舉起雙手把油從頭頂上抹開，連同整個臉與手都抹滿油，他們看起來非常快樂，整個人閃閃發亮。

「現在讓我聽見你們戰勝貧窮的聲音！喊阿門！」  
「阿門！」  
「大聲點！」  
「阿門！」

「大聲點...喔，我的兄弟們，你們難道不知道怎麼喊叫嗎？」先知不滿意的停下來，「你們喜歡曼徹特球隊嗎，嗯？那是我最愛的足球隊伍，當你們看足球的時候，贏的那一隊伍是不是都很大聲？嗯？他們非常大聲，但輸的那一隊安安靜靜，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輸家沒有聲音！只有贏家才有聲音，如果你是贏家，就讓我聽見你的聲音！喊阿門！」



「阿門！」

「阿門！」

「阿門！」

「永遠保持這種能量，贏家就是該這種能量，帶著這種能量去到哪裡，你都是個贏家！記得我們教堂不是靈恩教派（Charismatic），我們是瘋狂教派（Crazymatic）！喊阿門！」

「阿門！」

每個禮拜五，先知艾薩把場子炒到最高潮的時候，就會把種子金額提高到一百元美金，也就是六張一百元人民幣。許多人被鼓舞著走到台前丟下奉獻，領取振奮人心的「果實」之後心滿意足地回到座位上。

即使是到活動結束，大家還是樂此不疲的討論。許多人都說這個先知太愛錢了，神力教會簡直快要變成神棍教會，但仍然有許多人介意，他們一有空就來感受先知的表演。

\* \* \*

伊馬大概一個月就要理一次頭，禮拜六晚上沒有夜禱，他決定工作結束後到小北附近去找兄弟理頭髮。廣州這裡大部分非洲理髮店都有性別之分，男理髮師為男人剃頭，女人為女人紮辮。伊馬在唐旗門口準備離開，但他必須先打一通電話。

「庫烈，小北安全嗎？我要過去了。」

伊馬掛完電話之後，判斷今天或許是平靜的一天，便招呼計程車往小北方向去。其實小北與廣園西路相聚不遠，且有不需換班的公車，只需停兩、三站即可到達，但伊馬自從口袋賺錢後，若非必要絕對不搭公車，公車對他來說是無法掌控方向的密閉空間。

小北這一帶和廣園西路一樣是廣州相當有名的非洲商人聚集地。然而鐵路、高架橋、高樓從外圍把城中村包起來，與市區主要幹道隔開，外人從一旁經過可能不會發現其實裡面非常熱鬧，這個城中村叫做登峰村，村子內部原本的居民大多搬到附近的社區，留下來的密集樓房就留給從外省來廣州打工的民工。這個生活圈住著許多不受廣州人歡迎的維吾爾族，來自印度、中東地區的異國餐廳，四處都可見受清真教義規範的肉店、餐廳與雜貨店，供應來自外省與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信徒，整條街道充滿著異國風情像是炸開的萬花筒，不同文化元素全塞滿在巷道裡。晚上的時候，當地攤販會把村子外圍小路擠得水洩不通，這裡還有許多美甲按摩店，當地人看準了非洲商客的生意，除了學簡單的英文，還要學法文、葡萄牙文。一旁的酒店、商場，與知名的天秀大廈總是堆疊大量包裹貨物，等著往各地運送。

對身為奈及利亞人的伊馬來說，小北其實是個危險又可怕的地方，他總說這裡是個混亂的地方，因為這裡有各種講著不同語言的非洲人，對他來說，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只有皮膚的顏色，其餘不管是性格、經商方式、文化、語言、食物甚至理髮風格都截然不同。計程車到了一棟商場門口，他便很快地走進兄弟所在的地方，不想多一秒鐘暴露在這個紛亂的環境。

「真開心在這邊看到我的兄弟唷！」伊馬探頭進理髮店招呼，他和庫烈熱切的握握手，摸摸自己的頭，「還好我不用找那些剛果人理頭髮。」

伊馬說完惹來屋子裡的人群大笑，他走進理髮店等候，庫烈手頭上還有別的客人，他們都是在小北這附近工作的非洲商人，一樣講著英文。

「給你一點好東西，阿布酒，但別喝太多！」庫烈從牆角拿出酒瓶遞給伊馬，又繼續理客人的頭髮。伊馬很開心呈一些喝，辛辣刺鼻的味道衝入鼻頭，讓他覺得舒爽，好像身體內的汙穢都被噙死了一樣。

伊馬不急著走，他自願當最後一個客人，有一句沒一句地與庫烈和客人聊天，一直到將近十點，當店裡只剩下他和庫烈的時候，庫烈的兄弟艾括米帶著先知艾薩走進店來。

「哈囉，我的兄弟們。」先知艾薩穿著一身鮮豔的紫色襯衫被艾括米領進門，艾括米讓他坐在沙發上，但先知只是帶著熱情笑容站在門口看著四周，「所以就是這裡，是吧？」

伊馬看見先知很開心，馬上站起來和他握手，庫烈也馬上過來招呼，「歡迎先知艾薩。」

艾括米從小冰箱拿出果汁給先知喝，但先知只顧著觀望理髮店周遭，過一會兒，他舉起手指著那些牆邊裝潢櫃上層的擺飾品，開口問道：「那上面三根紫色蠟燭，不是你們的吧？」

理髮店的合夥老闆，庫烈和艾括米都搖頭說不是，庫烈回答那是他們租店鋪時房東留的。

「把那三根蠟燭拿走，那不是好東西。」先知的眉頭皺在一起，「它會讓你們莫名其妙地聽話，不管這房東說什麼，你們都會聽話，他要漲房租你們就繳錢、他要你們走你們就會走，他就算沒事罵你們，你們也不會回嘴。」

「我想就如你所說。」艾括米回答，他轉頭看看庫烈，庫烈也點頭聳肩，「她的確是個難纏的女人」。

先知指定要他們念一些經文，念完之後再去把蠟燭清掉，他又四處看了看，確定沒什麼問題之後，便站在店裡面禱告了一段話，主要斷除敵人的干擾與嫉妒的作惡之心，使將來艾括米和庫烈兩人新開的理髮店能順利，客人經過時就想要進來，不是走到隔壁，而所有的貿易生意也都能夠如期望中進行。艾括米和庫烈非常聽話地站著，伊馬也禮貌地站在旁邊。

結束之後，先知才坐下來喝那一杯果汁。他雙手敞開在沙發背上，用下巴朝伊馬點一下。

「我知道你，你也是我們神力教會的。」先知說。

「是的，先知。」伊馬回答，他坐在一旁顯得很謙虛。

「你有沒有在禱告？」先知問。

「有的，每天。」伊馬說。

「我看得出來，你不錯。」先知說，「你有好生活。」

「謝謝你，先知。」伊馬趕緊道謝，這可是一句好話，他得趕快接收。

「很快，你自己也知道，你會有大房子。」先知拍拍伊馬的肩膀，「你很不錯，有什麼需要的服務的儘管找我，好嗎？」

「是的，謝謝，謝謝先知。」伊馬笑得更開心了。

先知留在理髮店裡和大家聊天，大家都在抱怨說這陣子警察查得很兇，而且城管很勤的管秩序，他們經常看見警察來就把攤販的東西全部沒收，雖然城管與警察不一樣，不會查外國人護照，但是他們控管城市秩序的大動作經常嚇到周遭的人，有時候他們在登峰村裡外晃一圈，抓到小販就把所有東西沒收，嚇得攤販跑得一攤也不剩，小販們的生意大受影響之餘，登峰村內外顯得太過乾淨，無法吸引人潮，周遭專作外貿的商家就顯得冷清。

「還會有更大的，我已經看見了，你們都要小心。」先知說，「我昨天在教會裡已經警告大家，家鄉那些邪惡力量、巫醫巫婆都已經跟到這裡來，他們還會有更大的行動的，盡量不要去碰奇怪的東西，即使那讓你們賺錢，也別去碰，活著才是最重要的，好嗎？」

「你們在這邊的日子已經過得不錯了，想想非洲，每天都在死人，我如果在非洲現在是很忙的，太多敵人、太多巫術要清理。」先知繼續說，「但上帝仍然是最棒的，祂讓很多人開始享受富裕，享受好生活。」

先知講了些話後，大家的話題又回到生意上頭，先知也想知道最近在中國有沒有什麼生意好做，他現在經常來回中國與非洲，如果知道一些消息，說不定用得上。聊到興致的時候，庫烈一群人邀請先知到商場附近的餐廳吃晚餐。他們把店鋪鐵門關上，走下樓的時候已經十一點了，但樓下的非洲餐廳外頭聊天喝酒的人才開始變多，他們選擇露天的位置坐下，庫烈和伊馬坐在靠牆位置，這樣剛好可以看見路上的一切動靜。在廣州的日子待久了，他們都已經習慣不讓自己的身體背對出建築物入口或人潮，而且總是坐在寬敞或離出口近的地方，這是為了如果有警察經過時，他們能夠在第一時間逃跑。

仔細看的話，處於警戒狀態的不只他們，路上的維吾爾族人正在路旁禱告、殺羊、放血，攤販隨時會被城管驅離、正在門口把風的印度餐廳伙計，靠親屬關係來中國非法打工，還沒打烊的商場販賣各式各樣盜版商品，準備好大塊的桌布或報紙使得查緝官員來時可以遮掩應付，尼泊爾商人想辦法吸引客戶買可能動過手腳的冬蟲夏草，偶爾經過一些人群，可以聞到被嚴禁的大麻味還遺留在他們身上。在經濟發展快速的中國，大家都知道哪些事情不合法，但就如同非洲人常說的，中國人也常常忘記自己的法律，於是一切有效的運作機制便這麼蓬勃又鬼崇地生長出來。

等店鋪打烊，夜晚的市場路上剩下招牌與街燈，城市還會轉變成另一種慾望的樣貌，妓女們在這時候出動，並按照不同國籍站在不同街角招呼客人，霓虹燈光打破白天的店鋪界線，大馬路成了櫃檯，天橋上是會客室，暗巷是短期交易中心，零星路人經過的廣場成了舞台，喝醉的人與瘋子一起在那兒起舞。當庫烈從櫃檯端著一盤烤肉回來座位時，隔壁桌也正好來了一群剛果客人，因為穿著華麗帥氣，讓先知艾薩忍不住抬頭瞄了一眼，帥氣的剛果客人也沒有特別目的回看一眼艾薩，接著各自享用兄弟們招待的滿桌食物。

這兩個互望一眼的非洲人彼此不知道的是，他們其實是同行。

這年頭，非洲教會先知越來越多，他們在移民興起的跨國教會之間穿梭、在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揭露一則又一則的故事。他們大老遠的從迦納與剛果來到廣州，只為在這個大城市中看彼此一眼，卻從此不再相見。他們身上穿著俊俏鮮豔的襯衫，各自在那一瞬間吸引對方，且意識到自己正處在一個充滿各種機會、邁向好日子的道路上。日後他們將憑著這一丁點無意間生出來的信念，繼續努力在這個充滿金錢、貨物、人口流動的大城市中，為看不到未來的客戶們提供服務。



# 中山裝

奇內度先生要結婚了。奇內度是一個瘦高，年約三十五歲的伊博男人，主要的工作是日常生活用品的進口商，他大部分的時間都留在中國，把五顏六色的塑膠水桶、水管、刷子、尿布和廉價餐具大量地寄回奈及利亞，有時也會運送衣服。三個月前，他連準備蓋房子的建材都運回去了。

「謝謝兄弟姊妹，我很開心我在中國一直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已經結束我的苦日子，我也該結婚了，我預計把妻子帶來這裡，繼續住在中國工作。希望各位兄弟一同來慶祝我的快樂...」

奇那度一邊說著，教會的男人與女人替他感到高興，在異鄉生活中，偶爾聽到這樣的消息是很令人振奮的。人們都知道舉辦婚禮是大事，婚禮要辦得隆重，尤其妻子還要被大老遠帶來中國，更是不能隨便。

阿菲亞很快就舉手大喊：「讓我為你們烤個蛋糕吧，這事情得在禮拜天禮拜再跟大家宣布一次，我們可以在禮拜天一起用蛋糕慶祝。」大家點頭稱好，很多人吃不慣中國的蓬鬆奶油蛋糕，想念奈及利亞作法的硬式甜蛋糕，尤其是出自阿菲亞手裡的。

奇那度跟阿菲亞道謝後，繼續宣布：「我需要十二個伴郎、十二個伴娘，有沒有人願意幫我這個忙呢？」

在場人數雖然不多，但因彼此熟悉，很快就有人舉手，奇那度便把這些人名抄下來，他又多爭取了好幾個願意幫忙他婚禮的人，看起來一切都相當順利進行。婚禮就定在兩個月後的禮拜六，幾個兄弟不斷推薦他趕快訂下「海天霸」吃到飽餐廳，免得到時候訂不到位置。

「我需要大吃一頓阿！」鼓手在旁邊誇張的鼓動手臂，「我需要一堆食物塞滿自己！」

「我保證你很快就會吃到大餐，」奇那度說，幾個人笑成一團，「我還要量大家的身材，我們要訂做西裝和禮服，女士們，你們希望穿西式的禮服，還是傳統的aso ebi呢？」

Aso ebi的意思指得是「家族服飾」(clothes of the family)，是奈及利亞舉辦慶典活動時常見的群組套裝，通常是在舉辦婚禮、教會活動、喪禮前，由同一個社群或關係的人們一起訂製一模一樣的傳統禮服，男女都有，當大家穿上同一款禮服時，可以輕易辨識他們的關係。過去在奈及利亞，因為aso ebi只會穿一次，大家會選擇較簡單的布料以降低成本負擔。但當aso ebi擴散到不同地方，人們越來越把它視為身分的展現，開始講究華麗與複雜性，有時甚至會帶來競爭。

「我認為製作aso ebi好，在國外我們就要代表奈及利亞文化。」一個姊妹說。

「但我比較喜歡穿白色禮服的點子，我一直夢想著穿白色禮服，而且我們在中國，我們可以穿得不一樣。」阿菲亞說。

「是阿，我們隨時都能在教會裡面穿aso ebi，婚禮就穿點不一樣的吧。」羅西塔附和說著。

最後大家同意訂製統一的西方禮服。婚禮上的十二個伴郎與十二個伴娘分成兩組，伴郎的西裝有灰色和黑色的選擇，伴娘則分成白色與綠色禮服。大家考慮好自己想要的顏色，奇那度就登記下來，旁邊有自願的男人和女人拿著卷尺幫忙量尺寸。奇那度忙的不可開交，因為男士們從襯衫、長

褲、外套到鞋子都是統一採買與訂做，女士們則要訂製長版禮服、手套、和買一樣的高跟鞋，衣服量完的人便陸續離開回家，但還有很多人留在教會裡聊天。

「伊馬，你也來當我的伴郎好嗎？」奇那度走到伊馬面前問他，拍了拍他的肩膀。

「當然，當然！」伊馬說，「我很樂意。」

奇那度親自幫伊馬量了身型，伊馬挺起胸膛，奇那度一邊量一邊稱讚：「你的身材真好，高又大，我很願意擁有像你這樣健壯的身體。」

「謝謝。」伊馬愉快地回答。

「什麼時候也給你自己找個老婆？」奇那度問。

「我還沒看到我想選擇的。」伊馬笑著說。

「上帝很忙，你只要有耐心，祂就會給你滿意的答案。」奇那度笑著回應，「你要選黑色西裝還是灰色西裝？」

「灰色好。」伊馬說，擤了擤發癢的鼻子，他沒什麼事情好做，又不急著回家，便走到一旁，拉了一把空椅坐下來，看著歡樂嬉笑的人群。伊馬身旁坐著的是靜默的迪逼耶，他偷偷瞄了神祕的迪逼耶一眼。過了一會兒，他才找到一個可以開啟聊天的話題。

「他們說你是這裡最老的sampa，是嗎？」伊馬問迪逼耶，「我猜你在這裡有十年了？」

「是阿，我比奧為利牧師還要早來。」迪逼耶張開沙啞的嗓音回答，他看起來又平靜又蒼老，那種蒼老不是年紀的老，而是經歷大風大雨後帶來的疲憊感，足以讓人看起來老了十幾歲。

人們通常對於早期來中國的old sampa無不報以尊敬，這是因為大部分早期的sampa在事業上都很有成就，他們幾乎都是賺最多錢的一批人，現在年約四十到五十歲年紀。這些人人數不多，但他們要不是當過奈及利亞協會的主席，要不組織兄弟會，要不就是在中國開了工廠，擁有幾百個中國員工，忙著賺錢。他們擁有能力經營教會，也經常作為移民社群發聲管道，幫忙跟地方警察、政府打交道，處理那些在異鄉惹事的兄弟。更重要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曾經親眼看著原本只有稻田、荒地的中國南方城市，在短短沒幾年的時間，長出滿滿的高樓大廈、道路、車子，光是每次有老sampa一提起這個歷史畫面，就會讓許多剛來到中國的年輕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敬佩。

然而迪逼耶與其他人不太一樣，他很早就來中國，但他看起來不像那些富有權威和魅力的群眾領袖。相反地，迪逼耶看起來甚至有些虛弱，雖然他的外表也沒什麼問題。

「你知道，我也差點成為牧師的。」迪逼耶突然想起什麼，丟出了這一句話。迪逼耶用下巴指了指那幾個正在跟人寒暄的牧師，「就像他們一樣，我在這邊幫過很多牧師開教會。」

「哇，」伊馬驚嘆了一聲，他沒有想太多，「那你怎麼不當呢？」

「哼，」迪逼耶動了嘴角，「沒那麼簡單。」

伊馬不知道說什麼，迪逼耶似乎有很多牢騷與心事，但沒事最好不要主動挑起敏感話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聽到什麼，伊馬想要找機會離開，沒想到迪逼耶比他更早開口。

「我是個受咒的人。」迪逼耶緩緩地說。

儘管周遭都是喧鬧嘻笑聲音，伊馬可沒有漏聽任何一個字。

「我的兄弟，你來中國前，有沒有人阻擾你？」迪逼耶問。

「有的。」伊馬點頭，「親戚們都不開心我出國，他們說我哥哥已經出國了，為什麼我還要出國。」

「一群沒有腦子的野蠻人。」迪逼耶說。「他們只知道破壞。」

「是阿，所以我只好悄悄來廣州，我沒跟人說，只有在出國前跟家人上餐廳大吃一頓，不想通知親戚。」伊馬說。

「這是對的，你很聰明。」迪逼耶很滿意伊馬的回答，「這年頭誰都不能信任，你確定你的親戚都不知道？」

「我爸爸那邊的親戚有人知道，」伊馬想到一件事，「在我要來之前，他們有說過要拿錢給我，他們想要投資我，但我父母和我都不接受，結果他們非常生氣。」

「欸，你做對了，這不是開玩笑的，」迪逼耶警告著，「那錢一定是詛咒的。」

「對，他們想給我巫術錢，好讓我帶在身邊。」伊馬說。

「任何人花了那錢就得出事！」迪逼耶的口氣帶著憤怒，「一群沒有腦子的野蠻人！我們非洲什麼都不生產，就是專門生產這種貨色！」

迪逼耶和伊馬又陷入沈默，他們兩人不熟，今天的對話似乎顯得太多了。但是迪逼耶還有很多話想說。

「我付給這些人的錢已經太多了。」迪逼耶說。

「付錢給誰？」伊馬問。

「付錢給我的兄弟姊妹。我必須給他們錢，讓他們在非洲過好的，吃好的，穿好的，走在路上好像有錢人，但永遠都不夠。」迪逼耶說，用粗糙的手掌抹了抹自己的臉。

這時候丘比牧師走過來，他過來和迪逼耶打聲招呼。

「身體還好嗎？」丘比牧師問。

「不太好，『他們』還是一直來找我。」迪逼耶說，他的嘴巴很乾，吞了吞口水。

「持續禱告，兄弟，我也會替你禱告的。」丘比牧師很快就走了，「上帝會照顧一切，保持你的信心，不要被擊倒。」

「你看他這人，什麼都不會。」迪逼耶看著丘比牧師的背影說，「只有被叫『牧師』的時候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伊馬暗自吃驚，他沒見過有人敢這樣對著教會批評，人們有時候會對教會不滿，但都是私底下講，但迪逼耶一點都不在意。

「我的敵人一直來找我，他們任何時候都會盯著我，我的心不平靜。」迪逼耶說。

「那你應該找牧師幫忙，你得要多禱告！」伊馬驚呼。

「所以我才說他們沒用！一個比一個只想吃錢。」迪逼耶皺著鼻頭說，「有時候我在半夜看見他們，有時候我在白天也看得到他們，他們會突然出現，取笑我，然後又消失一空。」

伊馬覺得很害怕，他不願意繼續聽這種東西，雖然這種事情在非洲每天都在發生，每個人都再熟悉不過了，但他現在必須謹慎的過每一天，他害怕巫術會傳染，因此他拒絕聽迪逼耶說話。

「迪逼耶，我很抱歉你的遭遇，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要奮鬥，你多禱告，一切會沒事的。」伊馬說完，有點倉皇的離開，他跟幾個人道完再見後就回家去了。

迪逼耶無意嚇伊馬，他嘆了口氣，寂寞得打了個寒顫。

\* \* \*

教會除了舉辦宗教活動、婚禮、命名儀式之外，也經常成為非洲商客們尋求幫助的據點。禮拜天活動結束後，奧為利牧師向大家介紹一個瘦小的男孩，他是從肯亞來的佛格森，佛格森才二十二歲，當初父母親籌錢給仲介把他帶來中國，他和家人都滿懷希望，沒想到一到中國，仲介拿走佛格森所有的錢之後就跑掉了，佛格森除了身上的衣服和護照之外，其他東西都沒了。

聽完佛格森的闡述，一些伊博兄弟上前去拿錢給這個小兄弟，其他經濟困苦的兄弟姊妹無能為力，就留在座位上。高個子貝斯手麥克決定把佛格森帶回自己的房子住，而奇那度因為正值婚禮，很大方地幫這小兄弟解圍，他幫佛格森買了兩套阿瑪尼西裝，佛格森非常高興，他口袋裡還收到來自大家捐助一千多塊的現金。

在廣州，佛格森的處境並不是少有的事，這裡有太多非洲人憑著中國很好做生意的傳言就跑來，很多人一直到下飛機，腦中仍沒有任何關於中國或市場的知識，只能聽從任何給意見的人的話，但這當中有太多騙子與吹牛的人，只要一不小心，就會失去所有，甚至回不了家。教會偶爾必須提供暫時性的幫助給這些人，牧師會視狀況讓需要被幫助的人講講他的故事，但如果是生意上的失敗，就不會有同樣的公開募款。

佛格森自從有了安頓的地方之後，就必須開始想辦法工作，他就像所有想辦法拿訂單的非洲商客一樣，靠著一支手機做生意。首先，他換上漂亮的西裝，給自己的臉書更換新照片，他取了一個響亮的名字「佛格森寶石金王子」，並取了一個他覺得非常高貴的公司名稱「國際偽裝公司」(Camouflage Intl.)。

提供佛格森房子的麥克是伊博人，他知道很多兄弟來到中國為了做生意，會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英鎊」(Pound)、「美金」(Dollar)，或甚至就叫做「錢」(Money)，但是他無法理解偽裝公司的意思。

「佛格森，你打算賣迷彩軍裝嗎？」麥克問。

「不，我什麼都可以賣。」佛格森說，「Camouflage是很棒的字，C代表勇氣(Courage)、A代表企圖心(Ambitious)、M代表...」



麥克看著這個肯亞兄弟感到匪夷所思，但是他很快就不打算再多管佛格森的事，只要佛格森不惹出麻煩，他就不會在意太多。如果麥克想要出門，佛格森就會搭他的順風計程車到市場裡去，佛格森沒有生意背景，他必須趕快建立名單，因此他每天拿著手機到處晃，唯一不斷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記錄每個人的電話，他可以一整天在市場裡面做這件事。

「哈囉，兄弟，我是佛格森鑽石金，我是國際偽裝公司的創辦人，你可以跟我介紹你的生意嗎，或許我們可以在未來一起合作。」

佛格森太專注做這件事情了，就連路邊願意跟他聊天的中國攤販，他都可以要到電話。但沒想到過了沒多久，佛格森真的搭訕到一份工作，到深圳高中去教英文。

「兄弟，奇蹟阿，奇蹟。」麥克讚嘆的說，他其實很難相信佛格森可以找到任何差事。

「這真的是奇蹟。」佛格森靠著他那兩套西裝，跑到深圳教書去了，偶爾週末他會回到廣州，來到神力教會分享他的見證。他一邊教書，一邊繼續收集電話，偶爾還會把中國商品上傳到網路上，希望爭取到家鄉的客戶，但這點的用處不是太多。

相較於佛格森，另外一個優魯巴女人阿蒂歐拉在拉客戶這件事上就顯得更熟練。阿蒂歐拉嫁給在廣州做生意的伊博人，她的丈夫已經有既定的客戶，而她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照顧更多零散的小客戶。她經常把不同的布料、珠寶、鞋子和包包的照片貼到網路上去，靠著有趣的討論和私下訊息，她可以拉到一些遠在奈及利亞的客戶訂單。雖然不多，但這能幫助她在中國繼續生存下去。

\* \* \*

奇那度婚禮前，教會裡面陸續多了很多禮物。他為教會買來六支壁扇，安裝在牆壁柱子上，雖然夜禱時，商場大樓把中央空調關了，空間仍然極度悶熱，但人們喜歡看著電風扇勤奮地工作，勝過一無所有。只要教會添增了新的東西，就表示這地方有活力。奇那度還買來新的全套音響，與那窄小的教會空間不成比例。當樂隊把這些設備搞定後，大喇叭都快頂到天花板上去了，貝斯手在複雜的電線和按鈕之間摸來摸去，很快地就讓它發出轟隆震耳的音樂。大家看起來都很愜意，男人們坐在震動的音響前吃著奈及利亞油炸小圓麵包，那裡面包著一整顆水煮蛋。

當奇那度把奈及利亞的未婚妻帶來中國的時候，先知艾薩也再次來到中國，每一次他的到來，神力教會的人潮就會明顯回流。

這已經是先知第五次拜訪中國。每一次他來中國都非常開心，他笑起來可愛，講話又風趣，而且他不講嚴肅的事情，使得很多人都喜歡他。先知走進教會時很快就發現新添的設備，他因此感到充滿希望，好像他的到來備受重視，他因此更勤地跟幾個認識的男人握手聊天。

夜禱活動開始前，他坐在教會前台華麗的椅子上，擺了各種不同的姿勢讓人給他拍照，有時候他會捧著聖經擺出不小心被拍到的樣子，迫不及待地傳到臉書上去，還重複分享自己的貼文。

「我需要你們大家唱歌唱得夠大聲，這樣我才有辦法做預言喔。」先知艾薩拿著麥克風開場，一邊笑著，「哼，我想大家都感受到熱氣了，對嗎？」

「沒錯！」信徒們回答。

「熱氣是好的，我喜歡熱氣，它讓我感覺到聖火存在。」先知一邊說，一邊拿著手巾擦臉上的汗珠，他才走出來沒多久，汗水已經如豆子般大顆，不停從臉龐兩邊滑落，「阿門。」

「阿門。」底下的人零星回應，許多人也跟著擦汗。

「成功殺手 (success killer)，」先知慢慢地破題，在狹小的教會空間裡來回踱步，「也是你們知道的巫婆、巫師，他們是我們的敵人，正在阻礙我們的未來。」

「成功殺手，」先知大喊，「這種東西，就是敵人，你們都知道敵人，敵人可能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敵人可能是我們的兄弟，也可能是陌生人，可能你們從不認識，也可能你們見過一次面，光是你活著這件事，就讓他感覺到很不舒服，這個人就是你的敵人」

「今天我們要對付我們的敵人，」先知說，「我們每個人都有敵人，耶穌有敵人，上帝也有敵人。誰是敵人？敵人就是那些不希望我們快樂，不希望我們成功的人。每次當你傳出好消息，在你敵人的耳裡聽起來就是壞消息，那個人就是你的敵人！」

「當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很高興，你跑去告訴別人，這個人聽到你高興他就不高興了，他們會臉色大變，但他們不會告訴你，他們在心裡面已經在計畫破壞你了。如果你不懂得禱告，你繼續得意忘形，嘿，這敵人的心很快就會追上你喔，他會讓你從高興的狀態跌下來，當你在沮喪、你在難過，你的敵人在背後快樂得很，這就是你的敵人！」

先知繼續向大家解釋什麼是敵人，一整晚，他都在解釋同樣一種東西，唯一的差別是他不停換個說詞、比喻或例子來加深大家的信念。每個人都非常認真的聽著，幾乎不感到厭倦，儘管在座的大家早已知道這些道理，但是一件對的事情從一個魅力人物的嘴巴說出來，與聽者產生共鳴，這個不斷重複肯認的過程就是一種可以無盡持續的樂趣。

敵人這個概念一直都深深運作在大部分的非洲人腦子與心裡面，非洲人深信生活中的每一件壞事都出自於巫術破壞。因此，早已理解到壞事源頭的人們，面對厄運的解決方式，就是去揪出壞事的始作俑者。他可能是隔壁鄰居、可能是祖先與祖先的搭檔、可能是村子裡隱瞞身分的巫師、可能是兄弟姊妹、甚至可能是父母、枕邊人。然而，這並不代表一個人必須跑去跟自己認定的「敵人」大吵一架，這是因為人們相信某種程度上，這個始作俑者也被施予某種巫術才會產生這麼邪惡的想法。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另外一種更具靈力的方法，來除掉已經存在的巫術影響。

「你以為你來到中國，你就能遠離惡魔的叢林嗎？不！」先知繼續揮灑汗水，他不但襯衫濕了，連西裝外套也吸滿汗水，西裝外套從腋下、脖子邊開始變色，像是慢慢擴大的世界地圖，接著是前胸、後背，最後，西裝上的口袋與領帶也濕了，每個人都注意到這男人很會生產汗水，但先知就是不把外套脫掉，因為這讓他看起來很體面。

先知開場之後，大家又唱又跳了一陣子，他不斷在人群中走動，呼喊聖靈降臨，開啟他今晚的預言工作。先知走進人群中之後，就站立著不動，似乎正在接收到什麼訊息，接著他小跑到教會的最後幾排，從裡面的女人中一把揪出第一次來到教會的恩卡琪，她是奇那度即將結婚的未婚妻。

「你知道他們對你做了什麼事？」先知大喊。

恩卡琪一臉惶恐，她雙腳才站上廣州土地沒幾天，突然被叫到教會台前，一時不知道怎麼回事。

「喔上帝、上帝、耶穌基督，」先知指著恩卡琪的臉，「你不知道他們對你做了什麼事？」

恩卡琪搖搖頭，先知在原地繞了一圈，又跳了起來，「這不是好事！不好！」

「你什麼時候來中國的？」先知把麥克風湊向恩卡琪。

「三天前。」恩卡琪回答後就緊閉著嘴唇，教會裡面的觀眾偷偷議論她就是奇那度即將結婚的女人。

「三天前你來到中國，因為你有發生非常美好的事情要發生，所以這個邪惡計畫來得非常快速，」先知說，他張著手掌的五根指頭，皺著眉頭，「這個計畫非常邪惡、非常恐怖，我看見那邪惡力量從奈及利亞的一條河邊直奔到中國來，你可知發生什麼事情？」

恩卡琪繼續搖頭，她看起來年記不大，非常羞澀，回答問題的反應緩慢。

「唉呀呀呀呀，上帝耶，來救救這個女孩喔，上帝你今晚一定要救這女孩喔！」先知叫著，「告訴我是否正確，你是不是住在奈及利亞南方三角州，叫做阿薩巴的地方？」

「是的，我是。」恩卡琪回答。

先知正確地講出女孩的家鄉，樂隊立即奏出一小段音樂，但先知不像往常那樣得意的繞場，而是站在原地搭著恩卡琪的肩膀。

「我親愛的上帝的孩子，你必須非常非常用力禱告，事實上，現在所有的人都應該禱告。」先知說，「我已經看到這女孩子，她的靈魂穿著白色的婚紗來到廣州，即將舉辦婚禮，我說得對不對？」

在場的人都點點頭，奇那度也在人群中緊張地伸首盼望，希望她的未婚妻可別出什麼事才好。

「但是我看到，一個邪惡靈體，帶著女人的身體，長到腰的頭髮，她的臉上是貓的眼睛，背後有八條猴子的尾巴，嘴巴長得像青蛙，但吐出蛇的舌頭，事實上，我現在看到，這東西還想要接近你，她就站在這裡想要舔你的身體，而你的婚紗已經被她吃掉一半了！」

底下的人驚恐的看著，大家都感到害怕，除了當事人之外，任何人聽到這種消息都絕對不是什麼好事，坐在教堂後方有一些從其他教會跑來湊熱鬧的女人想要偷偷溜走，但被認真顧門的耶茲和三尼擋了下來。

「你必須非常努力禱告喔，『這東西』已經來了。我再說一次，『這東西』已經來了，不是快來了，也不是才剛從非洲出發，打從你飛機飛離非洲的土地，這東西就一直跟著你，你的額頭是黑

色的，你沒辦法享受好日子太久了。」先知說，「你只能努力禱告，事實上，大家都來為這女孩禱告，我不認識她喔，但我希望大家都為她禱告。」

先知說完要大家站起來，大家不斷拍打著手，嘴裡念念有詞。奇那度在人群中震驚著，他也不斷禱告，比任何人都還要用力地斥責惡靈。先知讓女孩跪在台前，並站在她的面前用手掌蓋在她的頭頂。先知彷彿正在對抗著什麼，緊閉著雙眼。

「這可惡的敵人，大家都要用力禱告，禱告、禱告、禱告，別忘了邪惡之眼，別忘了邪惡的鏡子，每個人都努力禱告，每個人都要記得你的家鄉隨時都有敵人在等你，別讓他們抓住你！別讓他們看見你過好日子就想要破壞你。」

今晚的禱告比任何過去的禱告都還要久，先知要女孩再三保證活動結束後私下去找他，他還要大家繼續把女孩放在自己的禱告裡，幫忙她。接著預言活動才轉到別人身上。

\* \* \*

整天待在房間的迪逼耶正在喝酒解悶，他從昨天就沒出門，房間裡有一個小小的廚房，緊鄰著廁所，他自己住在這裡有一年時間了，他比較喜歡上一次跟別人一起分租的公寓房子，但是自從那次被警察封掉之後，他就再也不想跟別人同居，省點麻煩。

迪逼耶平時沒有什麼交際應酬，他只是不斷放低自己的身分，在每個人面前當一個普通的老兄弟。他很習慣中國的一切生活，雖然他一點都不喜歡，但他很習慣，他的手機裡有很多電話，那些開教會每天閃亮裝扮出門的牧師朋友偶爾會打電話來關心他，有一些教會裡面認識的年輕人也會打電話來問他關於市場的資訊，他偶爾說，偶爾不說，端看對方的口氣。他有時候也會看著手機裡的目錄，打電話給一些朋友，但很多人的電話要不已經打不通，要不就換了主人了。

迪逼耶手上有許多訂單，他以前專門賣布，中國布的價格足以壓制奈及利亞國產的布料價格，他摸熟這行之後，就成為許多裁縫廠專門買布料的對象。迪逼耶的名字在家鄉有一定名聲，因為大家都相信他一定賺了大錢。

迪逼耶在中國最好的記憶莫過於2000年剛來的時候，他和朋友合力開跨國公司的代表辦公室（representation office），那時候開代表辦公室比開一間外商公司容易得多，只要有來自奈及利亞母公司的證明，商人到中國租個辦公樓，很快就能通過申請。迪逼耶跟朋友會去找很多廠家，跟他們討論、談價錢，如果廠家態度好，願意給豐潤的中介費，他們就把廠商的產品目錄拿回辦公室攤開在桌上，當有非洲客人遠到中國時，他們就會首先推薦他們買某工廠的東西，並從中酌收利潤。有時候他們也會用代表處的名義寫邀請信，在家鄉的非洲兄弟需要拿到這種邀請信，才能申請到居留時間比較久的簽證，這種罐頭式的邀請信一張可以賣不少錢。

2000年的中國，警察不會隨意抓非洲人，大家看到非洲人都像是看到電視跳出來的明星，他們會很驚奇地睜大眼睛，興高采烈地與非洲人做生意。迪逼耶過得很快樂，他把很多的錢都匯回去給家鄉的親人。但是他越是把錢寄回去，就越是感到不對勁。

迪逼耶沒有結婚，他的爸爸有兩個妻子，但他只有為其中一個妻子辦了婚禮。爸爸過世之後，迪逼耶每次賺錢，就會分給兩個家庭。他給自己家庭的錢與另一個大媽的錢一樣多，但是大媽對他非常不滿，她不開心看到迪逼耶賺那麼多錢，而她自己的兒子卻一事無成。有一次打電話的時候，是他同父異母的兄弟接電話的，那個兄弟誓言要毀了他的事業，他感到很害怕，因為當他兄弟詛咒他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心非常痛。他買了很多好東西寄回去給家人，手錶、香水、漂亮的衣服、手機，應有盡有，他希望那個詛咒他的兄弟能夠放過他，但是絲毫沒有改善，接下來，他開始感覺到身邊有東西在騷擾自己。

這個現象持續了很長的時間，迪逼耶因為熟識許多教會的牧師，便跑去找他們想辦法解決，但是牧師們不管怎麼樣禱告，那股縈繞迪逼耶的騷擾始終揮之不去，迪逼耶逢人就講他的經歷，講得大家都不敢與他當朋友。他雖然賺了很多錢，卻始終找不到老婆。到了後來，迪逼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他在晚上睡覺時會感覺到有人掐他的脖子，讓他無法呼吸。在廣州做生意的伊博兄弟，寧願窮到沒有飯吃，也不用願意死在異鄉。迪逼耶一想到這件事，就感到非常的恐怖，他不希望這樣的命運發生在他身上，他匯回家的錢早就買了土地、蓋好了房子，他身上的錢早就讓他隨時可以買通警察，不用被關進監獄就能飛回奈及利亞，但是比起恐懼，他更不知道他是否應該回家。

他不斷的換教會，希望尋找幫助，當先知艾薩來的時候，他心裡想或許艾薩能夠幫上忙，便私下去找他。艾薩給他最後的忠告是，持續禱告，別再一直換教會，持續地待在一間教會就好。

\* \* \*

在奇內度的婚禮舉辦前，先知艾薩準備離開中國一個禮拜，到馬來西亞教會去。奧為利生病期間，其他的牧師都讓艾薩主持節目，離開的前一天晚上，他卯足了氣力預言，最後叫起一個約三十歲的年輕男人，問他在做什麼工作。

「我賣硬體。」男子對著麥克風說。

「硬體？像電腦程式嗎？」先知突然笑了一聲，還沒等年輕人回答，他就自己搖搖頭，「我看不是喔，我看你對電腦大概一無所知，連打開它都不會。」

男子笑笑地，依附在先知耳邊講話，先知哼哼地笑著，然後拿起麥克風說：「你不用偷偷靠在我耳朵我也知道，別忘了，我有七顆眼睛，我的耳朵可以聽見靈界的聲音，天使會告訴我很多事情。」

先知漫步走進底下的人群，一邊慢慢走著，一邊思考他即將說的話。

「你們很多人來這邊做生意，最後變成來賣『硬體』的，我可以理解。生命把我們推向太奮鬥的地步，我們必須奮鬥，為了過好日子，我們什麼都做，上帝不會打擾這些事。我知道你們很多人來到這裡也會改名字，你拿的身分跟在你家鄉的身分不一樣，你拿兩隻手機、三隻手機，這沒問題，事實上，大家現在翻開聖經...」

先知在這邊停頓了一下，要大家打開聖經，耶茲和三尼搬來很多聖經分發給群眾，但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拿出手機，開啟先知說的章節，以斯帖記第二章第七節：

「...末底改有一個堂妹叫以斯帖，希伯來名叫哈大沙；她是個美麗的少女，有很好的身材。她父母死後，末底改收養她作自己的女兒，把她帶大。當王的新命令下來，許多漂亮的女孩子被帶到書珊，以斯帖也被帶進王宮，交給管宮院的太監希該。希該很喜歡她，待她特別好，立刻供給她化粧用品和特殊的食物，又從宮裏選出七個宮女來侍候她，並且給她後宮裏最好的房間。以斯帖聽從末底改的忠告，沒有把自己的種族和親屬關係告訴人。」

這段經文主要講解猶太人以斯帖改過名字，隨後嫁到異邦，最後拯救了整個猶太族群的故事。合起聖經，先知繼續向大家解釋這段經文。

「以斯帖到國外前，曾經做了什麼事情？」先知問。

「她改名字。」好幾人回答。

「沒錯，她改了名字！她是個偉大的女人，但她出國前，也得把自己的名字從哈大沙改成以斯帖，你們很多人改了名字，為的是要過好日子。當警察來抓，你們就隨便講幾個名字，你們隨便拿一個人的護照去保其他人出來，警察都不認不出來，因為對他們外國人來說，我們都是黑的，所以他們拿你們沒辦法...」先知說這些話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但我親愛的兄弟姊妹，這樣的日子開始要起變化了。尤其是你們這些冒險賣奇怪東西的人，你們知道你們是誰，你們是首當其衝的對象，這些靈界士兵已經透過中國警察的眼睛盯著你們，我建議你們最近最好停手，這個地方即將不平靜。每個人都必須多禱告，禱告讓你安全，當你的心不去跟那些邪惡勢力或是靈界幫派連結，你就不會有事，你都已經那麼辛苦來到中國了，拜託，這裡的生活是很平靜的，光是亮的、打開水龍頭就有水喝，打電話就能賺錢，你的生命不會下一秒突然被毀滅，讓你自己過好日子，別去惹麻煩，這是我給你們最大的忠告。」

「記得，敵人已經改變面貌了。不要以為敵人只會拿走你們的性命，他們現在都是攻擊我們的未來，讓我們不知怎麼辦才好！」

活動結束之後，耶茲和三尼幫先知搬來一大箱橄欖油，上面貼了紫色的神力教會貼紙，人們隨意地排起隊伍，等著問先知問題，先知就像過去那樣忙碌，第一個排在隊伍前面的女人一來到先知面前，誇張地唉聲嘆氣，要先知趕緊救救她的腹痛，第二個男人則抱怨他的錢被合夥的朋友吃掉了，要先知幫忙想辦法。

\* \* \*

婚禮那天訂在禮拜日。一大早，教會冷氣就開得極冷，教會裡的兄弟姊妹穿著華麗禮服來到神力教會。大家比平常更熱烈的招呼彼此，看到人就要貼著臉頰問候。伴娘帶著豐厚的乳房與彈力十足的大屁股依序出場時，大家都發出讚嘆，她們臉上帶著笑容，像是模特兒走台秀般展示自己花了重金打點的假髮款式，編織或捲燙成各種不同華麗地造型。有些如柔軟水浪般捲曲，氣質地垂落在肩上與腰上，有些喜歡硬髮，繁密細工的辮子整個盤上頭頂插上珠寶加以妝點，除此之外，每個女

人塗脂抹粉，肌膚呈現如絲綢般潤滑與光亮地牛奶巧克力色，配上厚唇與眼眉肩的蜜粉，香水、還有耳垂、胸口前的珍珠與金銀配件、精心彩繪的指甲亮片，看起來無不珠光寶氣，美豔如星空與彩霞，充當伴郎的男人們換上訂做好的西裝，他們的短卷髮才剛修整過，皮鞋跟敲在磁磚地板上發出清脆的聲響。他們像是護著花朵般陪在女人身邊，一字排開共有十二對，相當壯觀，接著進場的是奇那度與恩卡琪這對新人，他們身邊還簇擁著幫忙打點的朋友，後面跟著好幾個花童，拿著碎紙花籃子玩耍。

教會如往常禮拜天一樣，仍得先進行冗長的禱告與詩歌，但是婚禮添加了更多有關家庭與未來的經文。婚禮主要由邱比、約翰和彼得牧師主持，因為奧為利牧師生病在家休息，而先知艾薩被邀請到馬來西亞教會去做預言。除此之外，每個人都到了，大家坐在位置上等待每個下一件事情的發生。每個人只要抓到時間，逢人就要拉來拍照，因為這天所有的一切都非常完美，完美的服裝、完美的空間裝潢：滿室的氣球、假花、和各種貼在牆上現成的塑膠與紙做裝飾品，完美的氣氛、一切細節都預知著今天將會是完美的一天。

教會活動一直到下午兩點才結束，人們陸續搭計程車來到「海天霸」吃到飽餐廳舉辦宴會，一大群盛裝打扮的非洲人從計程車下來，走在廣州越秀區的熱鬧馬路上，無不引來路上好奇的中國民眾觀看，男人先到場打點，把一束束地禮炮放好在門口，女人隨後來到，拉著蓬蓬裙擺和撐著高聳的髮辮進餐廳，好幾個五、六歲的小孩嘖嘖喳喳地跑在一旁，一下子用中文聊天、一下子用英文聊天，分享大人為了讓他們安靜而買玩具。

來到餐廳之後，還不能馬上吃飯，人們在餐廳舞台邊再舉辦一次典禮。牧師們先坐在台上，讓伴郎與伴娘從餐廳入口依序進場，進場之後他們隔出一條通道，準備好禮炮，新人入場時，他們便把手上的禮炮發射出去，撒下七彩紙碎花，走到台前，新人接受牧師無盡的祝福與禱告，來賓坐在空桌宴席上等候，各自聊天說笑，直到漫長地等待之後，非洲四人樂隊終於奏起熱鬧地音樂，音樂讓大家都興奮起來，主持人在台上試圖帶遊戲，惹大家玩樂、發笑。

得意的奇那度先生和看起來羞澀的恩卡琪站在餐廳的舞池中央，看著大家，兩人傻愣地笑著。奇那度一身白色閃亮西裝，妻子則披著白色婚紗，一旁的樂團不停演奏，而賓客歡騰地圍在場邊灑錢，為婚禮節目帶來高潮。

灑錢 (moeny spray) 是奈及利亞人為自己同胞慶祝的方式，在奈及利亞的時候，人們可以丟出成千上萬的奈拉鈔票，因為奈拉的幣值非常小，一個慶祝儀式的灑錢多到像是鋪起另一張地毯。然而在中國，人們丟的可不是奈拉，而是紅通通的百元人民幣紙鈔。人們跑到新人面前，把一手紙鈔往新人身上丟灑，毫無猶豫或不捨，賓客丟得多的時候，就會引來一陣歡呼，其中還有人丟了綠色美金，引起大家沸騰的情緒，這在餐廳服務員和一旁中國客人的眼睛裡看起來是非常稀奇古怪的事，他們驚訝地昂首窺看這些非洲人的婚禮樣貌，受到外國人注目對奇那度夫妻來說是榮耀的事，他們開心地望著紙鈔從天而降、迎面而來，紙鈔散落在身上、地毯上，有些賓客還熱心地把地上的錢撿起來，重新塞回新郎的西裝口袋裡，讓他全身上上下下的領口、袖口、和口袋都充滿錢。

餐廳準備好晚宴後，賓客走進擺滿佳餚的吧台，人群一邊搖動身體，一邊稱讚食物的長相。對伊博人來說，「吃」這件事情太重要了，一個人一定要吃得好，才是過好日子的象徵，而稍微豐滿

的身軀更是吃好的代表，人們會用「eat well」來說一個人過得很好命，因此主持人在台上不忘宣布盡量吃這件事。

「各位，晚餐已經準備好了，這裡是吃到飽餐廳，請把你們好好地餵食一頓，這裡所有你看到的東西都可以吃，所有你看到的飲料都可以喝，讓你自己充滿食物，你們在這裡是受歡迎的！大口地吃、放心地吃！這裡的食物永遠吃不完，把這些食物全吃到你的靈魂裡，讓你的靈魂快樂，永無止盡地肥滿！好好教導你的靈魂，什麼叫做享受食物，什麼叫做享受富足、什麼叫做過好日子！」

婚禮從早上持續到傍晚才結束，吃飽喝足的賓客步出餐廳時，天色已黑，奇那度和恩卡琪站在舞台旁與賓客拍照留念，有的賓客離開前會再拿一個裝了現金的信封袋給他們，作為祝福。新人夫妻則會馬上回送一袋手提的禮品，禮品非常的重，打開後，裡面裝著的是一大罐芒果濃縮原汁、一個馬克杯，和一罐脆皮花生。

開心的賓客不停嘻笑作樂，互相拉扯，還扯開嗓門大聲地嚷嚷，女人們想辦法把一身華麗的蓬蓬裙與自己塞進計程車，連在計程車裡都不停拍照，這真是令人開心地一天。

婚禮當天大家都過得很愉快，誰也不會想到，先知的禱告並沒有摧毀跟著年輕恩卡琪來到廣州的邪惡力量，她毫無前兆與跡象地，在婚禮結束後第六天的中午時間，無故暴斃身亡。

\* \* \*

下午三點，克蘿拉在天恩商場裡的髮廊工作，這個小空間是她租下的檔口，牆上貼了一面很大的鏡子，一旁的木櫃上擺著各種適合黑人女性髮質的護髮產品，那都是她從喀麥隆和奈及利亞揀來的稀有商品，在中國其他地方都買不到，用不慣中國洗髮精的黑人女性常常來她店裡找貨。檔口的另一面牆上貼滿了女人髮型照片，各式各樣的辮子造型不下百種，只要你手指一指，克蘿拉就能幫你編織出來，有時客戶也會拿著手機裡面的最新造型，請克蘿拉模仿照片的樣子打點。

克蘿拉生意算很不錯了，她的顧客包含商場裡的單身姊妹、一些隨著丈夫來中國做生意的非洲太太、或者是不同教會的牧師太太，偶爾還有一些特別找上門來的俄羅斯舞女、嘗鮮的中國女人。她的伊博丈夫在這做貿易工作，她就負責做髮型設計，帶小孩，賣點女人愛用的化妝品、衣服，還有提供一個絕佳的女人八卦會所。

「你聽說最近有個先知擁有七個老鷹眼睛的事嗎？」賈姬椅子都還沒坐熱，劈頭就問。

「嘖！我敢說那個先知一定是假的！」克蘿拉怎麼可能錯過這個消息，她一雙手忙著編辮子，一邊大聲發表自己的意見。

「可不是嗎！」賈姬問，她看著鏡子裡的克蘿拉，「唉呀，輕點，痛痛痛...很痛！」

「抱歉喔，寶貝，抱歉。」克蘿拉把手勁放輕，然後把架子上一大束的假長髮都拿給賈姬，她嘟囔著：「幫我分開這些頭髮，所以我能快點完成你的新髮型。」



賈姬接過那一大束假髮，黑色裡面混和一些金色頭髮，她知道如何把這些頭髮一小束一小束地分開，以方便讓克蘿拉接完一束頭髮後，能方便地再取下一束。克蘿拉把賈姬的捲髮拉開，接上假髮，緊緊地沿著頭皮綁出一條一條頭尾尖細地辮子。

「這個先知是假的！他如果可以看見那新娘子的死亡，怎麼不把她治好？」克蘿拉說，「誰也不知道那巫術會不會是先知他自己放的！」

「而且他沒有參加婚禮喔，有人說他跑去馬來西亞還是英國教會，那是我聽到的。」賈姬說，「他一定知道快出事了，所以趕快跑走，說不定就是他嫉妒這新娘子的好命，對了，神力教會的那個牧師是不是也生病了？」

「欸嘿！」克蘿拉大喊一聲，拍拍賈姬的肩膀，「現在你講的可是真話。神力教會那個牧師從婚禮前就開始住在醫院，已經住一陣子了，她老婆以前都來我店裡做頭髮，最近都沒有來了。」

「我看那教會有問題，別再去了，最好告訴人們小心一點。」賈姬搖頭。

「我的姐妹，世界上的教會有很多種，有些好的有些壞的，你的心要夠敏感才能分辨出差異，一個真正的先知不應該整天讓人擔心這擔心那，他怎麼能夠有時間講出那麼多預言，卻沒有時間消除那些巫術呢？我個人絕對相信上帝的能力，但這先知絕對不是真的。」克蘿拉一邊講，一邊把賈姬的頭往自己胖肚上蹭，好拉緊頭髮。

「可不是嗎，不是每個人都認識真正的上帝的。」賈姬的臉頰貼著克蘿拉的肚子，「我們要小心一點，他離開前說的最後一件事情是最近警察會越來越多，他看到好多男人的靈魂都已經被抓回家鄉了。」

「嘖！」克蘿拉用厚唇發出吸音表示不滿，「那他為大家做了什麼事情？」

「他要大家小心一點，多禱告。」賈姬說，「他要大家多禱告才有辦法撐過去。」

「那我現在就開始禱告，我可不想任何人出事。」克蘿拉說，「我的上帝就是最好的上帝。」

「可不是，這個神比其他的神都好！」賈姬說，「我告訴你，最近選民教會要舉辦一個『消滅敵人』的禱告大會，你要不要一起去？他們會跟奈及利亞的教會總部同步時間一起舉行。」

「吶，聽起來很需要去，邪惡靈魂總是緊咬不放...」

這時候一個小女孩衝了進來，一頭撞在克蘿拉的大腿上，「媽咪！媽咪！」她大叫著，「傑米拿走我的玩具。」

小女孩是克蘿拉的女兒，原本在商場邊和一群伊博孩子玩遊戲，突然跑進來告狀，害得克蘿拉放在架子上的假髮掉在地上，散了一地。

「嘖！你這女孩怎麼魯莽，欸？」克蘿拉放下手上的假髮辮子，巴掌辣如辣椒一般甩在女孩的臉上，「我有這樣教你嗎？我有這樣教你嗎？」

女孩縮著肩膀躲避巴掌，大哭著，「媽咪，別打我。」

理髮店亂哄哄的，外面的小孩子也跟著跑進來，他們看到小女孩被打巴掌時紛紛在門口邊楞住了，但等到克蘿拉一放手，女孩瞬間不哭，挺著小短裙與胖肚子轉身，大家又一哄跑走。

「喔我的天，這上帝怎麼那麼艱難。」克蘿拉整理地上的殘局嘆氣，散開的頭髮很難收拾使用，她希望架子上的頭髮還夠把賈姬的頭髮鞭好，不然若再開一包假髮，就又要再花一包假髮的錢。

「我餓了，我想打電話叫外送食物，你要不要吃點什麼？」克蘿拉說。

中式外賣飯菜很快就送來，克蘿拉和頭髮綁了一半的賈姬就開始吃起飯來。小女孩也跑回來吃飯了，女人們一邊吃飯，一邊餵她，還誇她長得好，克蘿拉要小女孩乖一點，這樣新年時才有機會帶她去法國玩。吃飽後，克蘿拉拿出一包綁緊的黑色塑膠袋，裡面裝的是一包石頭，女人們稱它為白色泥塊（white clay）。

「甜心，要不要來點白色泥塊？」克蘿拉問賈姬的語氣，就像是在分享巧克力一般。白色泥塊是非洲女人用來攝取礦物質的方式，在廣州，這可是稀有品，得拜託人特地從非洲帶來。

「好的，給我一顆，你也賣這個嗎？」賈姬故作驚訝，很開心地拿了一塊。

「我請人幫我帶來，我還有紅油，如果你需要的話，你就來我這拿，過幾天還有山藥。」

克蘿拉不忘推銷自己的生意。重新開工前，她咬了一口白色泥塊，「喀啦喀拷啦拷拷拷」，那從嘴裡傳出的聲音就像有人正在試圖磨碎自己的牙齒，賈姬也回應一樣的聲音，她的臉上露出艱辛地咀嚼表情，試圖把手中那塊泥塊給吃下肚。克蘿拉咬了第二口，就把剩下的泥塊丟在裝放梳子、橡皮筋、假髮的工具架子上，繼續編起辮子。

\* \* \*

迪逼耶在恩卡琪過世後三個月，在一個驟然降溫的冬天的寒流清晨過世了。認識他的人很多，死訊很快傳遍廣州的非洲社群，大家都說，他死前最後一件事情，是打電話給每一間教會的牧師，一直喊著「快來救我、祂們來了、祂們來了」。

大家光是想像迪逼耶的死亡就覺得很恐怖，連私底下都不敢多談這件事，就像不敢多談論恩卡琪的猝死一樣，以免招來邪惡力量的窺視。通常，有人死在異鄉的時候，同鄉會很快發揮作用。不管在世界的哪個地方，奈及利亞的伊博人都會形成同鄉會，每個禮拜與每個月，男人與女人都有不同層級的社群活動要參加。這些同鄉會與跑到不同州區或國外的商人保持聯繫，只要人數夠多，商人就會在國外形成新的同鄉會，並且取名為某某同鄉會廣州分會、倫敦分會或芝加哥分會等名稱，國外同鄉會與國內同鄉保持緊密關係，使得人們可以互相照顧彼此，每年固定時間，國外同鄉會都還要派出代表回到奈及利亞，報告人們在國外生活的狀況，以便資訊交流、擴展出更大的族群網絡。

這些同鄉會會扮演起登記海外商人資訊的任務，因此在廣州，只有迪逼耶的同鄉會知道他的真正姓名與他來自的地方，他們會幫忙通知迪逼耶的親人，並詢問親人希望如何處理屍體。迪逼耶身前有參加同鄉會，而且固定捐錢，因此有人會照顧他的後事，但是大家都無法決定是否要付昂貴的資金把他的屍體帶回非洲下葬。伊博人普遍不能接受火化，火化的骨灰被認為是一個人一生最慘烈的事情，而且一旦處理不好，整個村莊都會遭殃。迪逼耶死在廣州，他的一生已經註定是一場悲劇，這件事情原本還可以有教會幫忙，但是因為迪逼耶身前去了很多教會，人們說不出他到底覺得自己屬於哪一間教會，因此，很多人都想從這件事情找細縫脫身。在想出辦法以前，他的屍體一直放在冷凍櫃內，教會、外人都盡可能地遺忘這件事。

人們在死亡事件面前各自彰顯自己的無能為力，這一晚睡著，早上可能就醒不來；這一秒活著，下一秒也可能就死了。這些恐怖的巫術與鬼魅始終不願讓人休息，人們這一秒擁有快樂，下一秒就生產絕望；這一秒是慶幸，再下一秒就被置入恐懼；這一秒是驕傲，下一秒就被賜與羞辱。每個人的日子始終被這些來自過去與日常中揮之不去的鬼魅給追著，自己只好拼命往前奔跑，這一秒如果有什麼好享用的，就盡量享用吧，因為下一秒或許就是悲劇的起點。每個人都要禱告斷開沈重的累贅與黑暗大地的鎖鏈，每一秒都要想像自己已經更新，成為重生的人，才能在那悲劇發生之前短短的時間內，確認自己還在有好日子過。

\* \* \*

奧為利莫名生病了好長的一段時間，以致於他錯過奇那度的婚禮和迪逼耶死亡。當他終於清醒，可以讓自己的身子站起來時，他吩咐媽媽露西幫他準備一些東西，他要準備回到教會去講道，他要把教會「拯救」回來。

奧為利把恩卡琪的死亡歸咎於協助牧師的錯，雖然這些爭吵從來沒有在信徒面前發生過，但是不到一個星期，除了艾薩先知與肯亞的齊馬尼牧師之外，邱比、約翰還有彼得牧師都離開神力教會了，他們這幾位協助牧師的離開帶走不少信徒，有些人問奧為利怎麼回事，他只是簡單地說，「他們自己清楚他們做了什麼，這是我的教會，我做主，現在是時候好好調整這間教會了。」

每個人都知道這之間可能牽涉到牧師道德問題或經濟問題，但沒有人真的知道怎麼回事。奧為利牧師不再讓艾薩先知一個人撐全場的夜禱活動，而是改成晚上一個小時的詩歌，由奧為利牧師講道一個小時，接著剩下一個小時的時間才留給先知艾薩，艾薩的時間被擠壓很多，但他只能照辦，畢竟這間教會的主人是奧為利。人們感覺得到奧為利生病之後有很大的轉變，他減少許多「金錢禱告」的時間，改講懺悔、重生的東西，而且他似乎變了，雖然人們說不出來到底是什麼，但這陣子突然莫名死掉的人太多，對神力教會產生很大的打擊，他一定是想要做些改變。

奧為利正式講話的那一天，他用掉了所有的夜禱時間。那天，他穿著一身筆挺的深藍色中山裝上台，面貌凝重，站上台後沉默了好一陣子，才打開低沈的嗓音。

「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我一度以為我回不來了，但我堅持回來了。」

「我是個走遠的人，生病的這段期間，我在夢中的海上漂流了六個月，我經歷了六個月的大風大浪，還有黑暗，那艘不知開往何處的船，帶著我去到好遠好遠的地方，我被鎖在貨櫃裡面，茫茫一片大海，只有我與把我鎖住的貨櫃。」

「各位兄弟姊妹，上帝沒有放棄我，我也沒有放棄你們。我希望你們都能夠得到我理解的消息，這道消息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每一個人都要明白，這個世界對待我們是非常艱苦的，但是，不管有多麼艱苦，都沒有所謂『用錯的理由，做對的事情』，我知道這裡有很多兄弟來到中國，你們努力奮鬥、奮鬥、奮鬥，你們哀傷、痛苦、絕望，但你們仍然不斷地往前走，想要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綠草皮，但是你還記得你是誰嗎？」

「懺悔，沒有什麼比懺悔更重要的了，上帝已經賦予我們一切，但我們活得跟沒有重生的基督徒沒什麼不一樣，我們必須好好地懺悔，把過去的負擔全部卸下，才有可能自由，重新進入真正的基督徒生命。那些做了許多壞事的人們，你們是可以改變的，讓上帝掌舵你的生命，讓你的生命不再孤苦無依，不再靠略取別人的財富過活，你們這裡有多少人做了多少壞事，你們賣毒品，你們把女人當成陪伴寂寞的玩具，你們詐騙，騙了很多人的錢，這些都不是你們該做的事情，不管你是要照顧家人、照顧小孩，在上帝面前，沒有『用錯的方法，做對的事情』這件事。上帝讓我醒來，就是要讓我把這樣的訊息告訴大家。」

「當你的信念不再是真理，只有物料和商品，你就和一個被關在貨櫃裡的身體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我們需要改變，今天，我要介紹大家一個偉大的人，這個人你們應該聽過，他是毛澤東。認識毛澤東的人舉手讓我知道好嗎？」

現場沒有人舉手，牧師環顧全場，沒有人有任何反應。

「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因為他的信念，他把中國帶向現今這個地步，他改變了幾億人的生命。我很早就來到中國，我可以跟你們保證，在你們還沒有來以前，這裏什麼都沒有，除了田地、鄉村、墳墓，這裏什麼都沒有，這裏的路上還有很多乞丐，你去火車站前面或者天橋底下看看都還很多，但是這個國家，在那麼短的時間已經在邁向它偉大的文明之路了，他們發展的速度非常快，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一個人腦袋裡面生出來的信念，這是真正的信念，一個堅強無比的信念！這個信念不只改變他自己，還改變了整個國家，你們難道不想看到自己的子孫後代跟這個國家的人一樣嗎？」

「今天，我穿上這身衣服，這是毛澤東生前最愛穿的衣服款式，到現在很多中國人都還會穿，我特別吩咐我的太太訂製，這會提醒我無時無刻都要成為一個偉大的人，我希望我能夠偉大，我希望你們也期許自己偉大，只有偉大的人才有偉大的國家，我們必須要好好愛這個國家，只有當我們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才會愛我們，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會像個人，好好地被對待。」

「我兒子小的時候，我就知道我應該把他帶來這裏，讓他受這裏的教育，讓他跟著偉大的國家一起成長。那一天我們離開家鄉，飛機從地面起飛，飛機不停地顫抖，就像打雷的聲音一樣，我的兒子很害怕，但我告訴他，別怕，這就是摩西帶領人穿越紅海的時刻，總有一天，你會坐著飛機到處飛來飛去，你會成為偉大的人，你要認識那就是上帝的力量。」

「來到這間教會的人，不要以為你只需要跟著金錢喊話，你們應該跟上帝喊話，讓上帝知道你們要懺悔。現在大家把眼睛閉起來，所有做過壞事的人，把你們的手舉起來，不管你做了什麼壞事，你騙人家的錢、你賣毒品、你沉迷於性愛生活，你做了一切人們說來到國外才會做的事，你的心永遠知道是對是錯，把你的手舉起來，站到前面來，好好地懺悔。」

十幾個年輕人站起身來，往台前走去。

「還有沒有？這是你的機會。我不知道你們當中有沒有人偷偷參加秘密會社，在過去那幾年，奈及利亞人在中國背負著很難聽的名聲，這些兇狠的奈及利亞黑幫跑到中國來殺自己人，把人當肉塊剝了就只為了搶他身上的錢，這是什麼道理？這是什麼生活？這是對的嗎？」

又有幾個人慢慢地往台前挪去，奧為利走下台，對大家繼續喊話。

「各位，好好想一想，你來到這個地方，你要的是什麼？你是不是想要更往前走，更往上爬？今年剩下的時間，讓你自己好好重新設定目標，告訴上帝你要的是什麼，讓祂在快要結束的日子裡，好好替我們作主，讓我們不用再進到折磨與痛苦裡面。別讓你的心放棄，我們會一起躍進偉大的一年，我會把你們帶上更高的境地，憑著我身上的這套服裝，你記住我，你會知道我沒有說謊，你會記得你的人生路途中，你曾經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轉了一個很大的方向。」

這天晚上，總是展現神奇能力的先知完全沒有上台的機會，每個人都臣服在奧為利的話語之下，感受震撼，相信自己重新重生。留在神力教會的人又慢慢生出信心，原本想要離開的人也重新考慮。漸漸的，人們又接受神力教會是一間好教會。

奧為利牧師從痊癒之後，還在教會改變了很多事情，他比以往更常的闡述偉大未來的圖像，他非常積極地想做點什麼，特別是為中國這個國家多做點好事，當他打聽到深圳有一個養了很多小孩的孤兒院，他便號召教會裡的人捐款，買了非常多的物資，然後叫來三台廂型車與好幾個教會的兄弟幫忙，一起把它們送到深圳去。

當車子開到深圳的孤兒院時，奧為利是第一個下車，並且跪在孤兒院大門前張開雙手的人，他大喊著，「喔謝謝上帝、謝謝耶穌，謝謝你們帶領我來到這個地方，你們開拓了我的心，你們開啟了我的眼睛，你們開啟了我的門，謝謝、謝謝。」他往地板親了一下，才站起來。

孤兒院裡面有兩個管理員出來接待，牧師問管理員大家是否能夠跟孤兒一起拍照，女孩抱歉地說不行，牧師非常遺憾，但只能如此了，他指揮兄弟們把那三台滿滿車子的食物、水桶、塑膠箱子還有衣服都搬下車，還有很多玩具，牧師告訴管理員，聖誕節快到了，他希望給小孩們玩具，管理員也很開心地道謝，接著牧師把大家拉在一起拍照，他問管理員是否有什麼獎牌或紀念的證明，兩個管理員想了想，最後去拿了一面小小的布旗子出來，那面旗子又皺又舊，其實不過就是從倉庫找出來的過期感謝旗，上頭連印製的年份都不對，但是奧為利一點都不介意，他從管理員手上把旗子拿過來，捧在自己手上，像是父親抱著小孩一樣疼惜。

接著奧為利和露西拍了很多很多照片，不管是個人照、夫妻照或者是團體照，牧師連孤兒院的守門保安都拉來一起拍照，證明他真的來過這個地方，他不斷地宣稱他是第一個對中國做好事的非洲人，而且他會不斷地繼續做下去。

一行人離開的路上，大家都忙著在把這些照片轉發到教會的微信群組上。回到教會時，奧為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次禱告，然後他把那面旗子拿出來一看再看，儘管他什麼也看不懂，他仍然露出滿意的微笑，然後他把旗子掛在講台旁邊的牧師座椅後方的牆壁，掛了之後覺得不夠，又拿起來掛在講台上，但講台前的假花會遮住旗子，於是他又重新掛回椅子後方。此後每當他坐在那張椅子上的時候，他的背脊就變得更有力量，他向大家證明這間教會曾經為中國做了點好事，而且受到中國勳章認可，有一天，這塊土地終將會給予非洲人正面的回報。



# 蓋房子

「奇內喀呀！我的天，這是什麼鬼？」法蘭克在房間裡面大叫，「唉呀！伊馬，奇內喀！唉呀呀呀！」聲音從房間轉移到了客廳，乒乒乓乓的撞到一堆東西。

沈睡中的伊馬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清醒地瞬間他以為警察跑進屋子了，嚇得從床上跳下來，打開房門只看見穿著一條四角褲的法蘭克，大口地喘著氣，驚魂未定，扶在餐桌旁。

「你一定不會相信，一個靈界妻子來找我了！」法蘭克拿起桌上一大瓶礦泉水，咕嚕嚕地猛喝，「那東西是真的！」

伊博人可以把一切非物質的東西套上靈 (spiritual) 這個字，靈界妻子 (spiritual wife) 或靈界丈夫 (spiritual husband) 意味著一個人從夢中或藉巫術得到的伴侶，萬一在夢中與人發生性愛行為，那就可稱呼做靈界性愛 (spiritual sex)。然而到底什麼才算是靈界性愛有不同說法，有些人覺得只要發生一次就可算是，有人認為只有一次不算什麼，必須要重複發生而且醒來感覺疲憊才算，但凡涉及到這種靈界的東西，這件事情若不是與上帝有關，都可能帶來危險。

「她對你做了什麼？」伊馬問。

「她是真的！」法蘭克還沒辦法回到現實世界來，「她是我看過最美的女子，長頭髮，美妙的身體，躺在我身上，我們有...」法蘭克沒有再說下去，他不好意思把詳細的過程說出來。

「你射了嗎？」伊馬問，一邊望向法蘭克的褲檔。

法蘭克看見伊馬掃來的目光，用手蓋住自己的褲子，大喊：「是吶，她太厲害吶！」法蘭克為自己強辯，「你沒有辦法反擊她。」

伊馬搞清楚狀況後笑著警告法蘭克，「那你最好開始禱告喔。」

「唉呀，我知道、我知道。」法蘭克走進浴室裡打開連蓬頭，「我整個人都被她攻佔了。」

「難道你要等她再來找你嗎？」伊馬笑他，但仍然慎重地警告，「別讓她再來這裡，你也別再去她的地盤，誰知道你的心都在想著什麼地方？」

「你難道沒有夢過女人嗎？」法蘭克反問伊馬。

「當然有，但我會在射出來前就馬上醒來。」伊馬回答。

「不可能，你說謊！」法蘭克大叫，「說謊！」

「你的心必須專注在你要的東西上，好嗎？」伊馬說，「專注，所以你不會在夢裡迷失。如果你沒有堅持住，你釋放了，她會影響你的健康，影響一切。」

「但是我能怎麼辦？」法蘭克覺得窘迫，忍不住地大喊，「她是真的！她不只是來我的夢裡，我是真的用雙眼看見！她是『真的』！我感覺到所有的東西，我感覺到她在觸摸我的皮膚，我感覺到她的聲音、她的香味、她的眼神，我一直看著她的眼睛...」

「別再去想了！她的眼睛會把你的靈魂吸走，你就是要忍住！祂們的夢都太厲害，會讓我們醒不來，而且想要繼續睡覺！」伊馬用力的解釋，如果他做完靈界性愛醒過來，發現自己有夢遺，那就是被攻佔了，他會馬上大聲地喝斥空氣中的神靈鬼怪。對他來說，忍住自己在夢裡面的衝動是非常重要的，更何況，夢到靈界妻子絕對不是什麼好事，人們會墮落，整天只想睡覺，體力衰弱，一事無成，甚至因此找不到現實中的老婆，即使有，一個太愛夢中妻子的男人，也無法跟現實的妻子產生正常關係。

「唉呀，」法蘭克抓著頭，「那夢把我帶去太不可思議的地方了，幾乎不可能的事。」

任何在夢裡誘惑靈魂的神靈，對於深信萬物皆有靈魂的非洲人來說都是威脅。人們相信夢裡發生的事情一切都是真的，夢是一個人的靈魂出竅去外頭旅行或遊盪的畫面，夢能夠向人預知未來，但如果一個人做了美好不實的夢境，如春夢，而且還射精，如果這個人正要做生意，那就一定會出問題。除非，一個人在夢裡有辦法忍住生理衝動，那麼醒來之後，通過考驗，日子才會順利，但這需要非常、非常堅定的信念。大部分的男人都知道，但很少人做得到。

除了在夢裡禁欲之外，一般伊博男人們也會進行禁食禱告。禁食可以發生在特定節日，但任何人想要獲得答案，都可自行進行禁食禱告去獲得。伊博基督徒的禁食可以是一個禮拜、半個月，一個月甚至更久，禁食期間不能喝水或飲食，只有晚上一小段時間可以吃很簡單的食物，禁食期間必須不斷地禱告，禱告可以在心裡進行，如此便不會影響工作，也不需讓眾人知道。虔誠地進行秘密進食是很有力量的，很多非洲人都會做這件事。

\* \* \*

結束了法蘭克鬧劇之後，伊馬沖完澡就自行離開，搭計程車去市場。

今天以祖沒有出現，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無聊地顧店。同一條走道上的鄰居兄弟今天在討論買地蓋房子的事情。一個伊博兄弟說他們家沒有土地，他必須先存錢買土地才能蓋房子，一個兄弟說他的水井挖太久，讓他損失不少錢，一個兄弟一直抱怨他的錢都不想成為房子，而只成為一些小小的、沒什麼用的東西。

事實上，會留在中國長期工作的sampa，他們忍耐警察突襲、忍耐寂寞與衝動，辛苦把存下來的錢寄回奈及利亞，都知道最終目標是為了買塊土地、蓋完房子，才會想要離開。奈及利亞蓋房子的工錢便宜，租金卻不低，如果有固定收租金，往後就可以繼續投資在不同的生意上。但人們蓋房子前，還有很多前置作業，土地不是買了就能蓋，還要確保水、電的來源，水源通常是接地下水或挖水井，電源就要看地方了，有些地方得自己買電線杆。

因此，人們即使賺了錢蓋房子，房子落成的路途還是艱辛困難。例如挖水井就是一件靠運氣的事，挖井工人有時也無法說清楚還要挖到多深才能有水，有的時候這是一場白工，因為遭逢惡靈與敵人的巫術戲弄，他們會遮蔽挖井工人的眼睛和運氣，讓他們始終挖不到對的位置，一口井就足以讓人再次窮困潦倒。就連買電線杆也能出事，曾經有兄弟賺錢後想要累積他在村子裡的名聲，於是出錢幫村子買了新的電線杆，為了講究品質，他特地挑選更堅固的水泥電線杆，結果電信公司的人來了之後說他們只能跟木頭電線杆工作。兄弟的付出吃力不討好，他沒有錢再買新的電線杆了，於是那根水泥電線杆只好躺在馬路邊當錯誤的見證。



而最危險的是，即使排除一切困難開始蓋房子，房子仍然可能受到敵人的窺視而被破壞。在異鄉打拼工作的伊博人當中，賺了錢被敵人覬覦而最終又破產的事情非常多。一個兄弟說，他的哥哥以前做貿易賺錢就是為了蓋房子，人在國外拼命工作，結果有一天莫名其妙就回到奈及利亞的房子裡坐著，失去靈魂般似地很久沒有說話，等到牧師和先知來看，才發現是太痛恨他賺錢的親戚施了巫術，把他招喚回來，不讓他賺錢。另外一個兄弟說，他有個親戚也賺過大錢，他因為賺很多錢，有錢請很多牧師，所以他在蓋房子的時候，就把牧師群請來他的工地幫他禱告結界，把附近周遭的人的眼睛全部關起來，等到房子蓋好的時候，大家的眼睛被打開，人們驚奇為什麼這裡突然多了一棟房子，嫉妒的人也來不及做什麼了，他們只好另找其他方式下手。

伊馬在檔口的時候，很仔細偷聽旁人在說蓋房子的事，這是他心目中最關心的事情了。伊馬在家裡排行老三，他從小就知道他得自己賺錢，因為將來父親的土地與那間黃色油漆房子都是要留給大哥的<sup>1</sup>，而那些當大哥的只要等著繼承就好，他們不用千里迢迢在外地拼命，也不用冒著風險過生活，輕鬆就能夠取得尊敬。

但伊馬沒有加入話題，在這件事情上他一直讓自己保持低調，就如那些邪惡敵人的故事，一個人永遠無法知道面前參與討論的人是否真心祝福，或者只是嫉妒地探聽，萬一一個人聽完之後起了邪惡念頭，那麼他就會產生新的力量來對付自己。所以如果一個人想要真正的成功，他最好認真、專注地去做，永遠不要講出來，人如果把時間都花在對抗邪惡力量上，也是會疲倦的，如此就沒有時間做真正該做的事情。

伊馬在一邊豎起耳朵聽兄弟們聊蓋房子，一邊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拿出手機看照片，照片裡是一棟正在施工的房子，還沒有蓋好，從不同角度拍攝不同時期的工程。他每次拿出來看，就露出欣慰的表情，那表情就如同他看見情人、看見可愛小孩的模樣。

這是一棟屬於伊馬的房子，一棟完完全全、真真正正屬於他的房子。它雖然只蓋一樓，但挑高、面積寬敞，可以看見水泥牆壁已經慢慢成形，旁邊堆疊著磚塊與凌亂的工具。他把一樓隔出五個入口，因為他打算將來租給五戶人家。伊馬從來不和任何人談論這件事，因為他認為沒有人可以信任，任何人都可能因為起了嫉妒之心而對他施予邪惡伎倆。因此，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伊馬決口不跟外人提房子的事，雖然他的兄弟姊妹都知道，但他就是不愛跟他們「討論」，畢竟，有什麼好討論的呢，這可是他的房子，一切由他作主。

好不容易捱完一天的工作，伊馬從他新買的小保險箱裡頭取出一疊現金，謹慎地放進肩背包，走到對面商場裡的「現金快遞」（Cash Express）辦事情。「現金快遞」是地下跨國匯款機制，在市場裡面，原本都是擁有大資金的伊博人在運作。這種運作方式簡單又快速，首先，錢莊佯裝成衣服檔口開在商場裡，但其實沒人會傻到走進去買衣服，大家都知道那是地下錢莊，只要把人民幣現金交給櫃員，在一張沒多少格子的紙上寫下收款人的姓名與電話，付完手續費，櫃員從中國這邊打個電話，奈及利亞那邊五分鐘內就可以把美金交給指定收款人，而收款人只要講得出匯款人的姓名與電話，也就可以領到錢，反之也是，位在奈及利亞的買家把錢交給中國賣家也可以透過這方式付款。不同的錢莊差別在於匯款與收款的時間長短，有的錢莊五分鐘內就可以搞定跨國匯款，有的要

---

<sup>1</sup> 在伊博人的文化裡，財產只會留給長子，其餘的小孩將來都必須靠自己賺錢才能有自己的房子住，否則就只能依偎在長兄的恩賜與照顧裡，而這並不是一個有出息的人的樣子。

一天，當奈及利亞美金升值且數量稀少的時候，錢莊的人為了籌現金可能會花上三天作業，這時候，中國人開的地下錢莊因為資金充裕，會更快把非洲客人吸引走。這個方法雖然違法，但適用於全世界跨國的資金交易中，有需求的人都懂，大企業家使用此管道以避免資金流向被追蹤查緝，小創業家如非洲商人們用此方法以解決沒有身分辦理銀行帳戶的麻煩。當警察開始取締的時候，錢莊的彈性跟著調整，他們可以派人直接把錢送到收款人的檔口或住家去。

伊馬把近來存的一筆現金轉給父親，一直以來他都是請父親為自己處理房子的事。每次匯錢回去給父親的時候，他就要再花時間和父親詳談房子的進度。自從他待在中國開始賺錢，他已經買了土地，打好地基，也蓋好房子的牆壁，而且，他每做好一個項目就停兩、三個月的工程，在這期間即使他有錢，他也不想把錢匯回家，以致於這棟房子蓋了一年多還沒有完成。在奈及利亞，一定是在國外賺了大錢的人才有能力蓋漂亮房子，伊馬不斷停工就是為了給未來鄰居們製造一點假象：我雖然賺錢蓋房子了，但我很窮，資金經常週轉不靈，啊，不如你就看不起我吧，我真的沒錢，別跟我作對了，我沒什麼好值得你攻擊的。

伊馬寧願被人嘲笑，也不要成功之前受到敵人的攻擊，不賺錢是極大的羞辱，但賺了錢也是極大的壓力。像伊馬這樣一個一心想要完成願望、而且幾乎快要看見願望實現的人，這時候心的力量比平常都來得重要，他必須讓心思專注在對的地方，於是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到教會，透過長達好幾個小時的禱告來斷開所有與他有關的牽絆和束縛，這意謂著，所有讓他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成功的原因，不管是來自物質世界或是靈魂世界的干擾，都必須切除。一個基督徒之所以能夠宣稱自己擁有天命而不是受到命運主宰，最重要的就是他與一切邪惡勢力已經了斷。

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異鄉非洲人對家鄉的焦慮程度。對他們來說，邪惡勢力是無所不在的，邪惡力量依附在人們身上扮演惡言破壞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每個人低落、難過、羞愧、生氣或脆弱的感受。當一個人買了新車、蓋了新房子、賺了錢而笑得開心，或者就只是剛好穿著漂亮的衣服經過，都可能使得另外一個人情緒開始低落。當一個人感受到快樂，他的快樂會成為另一個人痛苦的來源，那麼快樂人就是痛苦者的敵人。但是，這個狀態會是雙向的，當快樂人讓痛苦者心生出憤恨的念頭，這個負面念頭的力量會干擾到快樂人的未來，痛苦者可能詛咒、施予巫術，因此這個痛苦者也是快樂人的敵人。快樂幾乎是一個無法被分享的東西，人們可以分享物質，但分享快樂卻幾乎難以達成。

若有人懷疑這事情怎麼可能發生，非洲人一定會第一個跳出來大聲糾正：嘿，為什麼別人買新車你會痛苦？因為他有你沒有。為什麼別人蓋新房子你會羞愧？因為他辦到了而你依然失敗。為什麼別人賺錢了但你臉色非常臭，因為上帝眷顧了他而你只有貧窮作伴。為什麼他穿著漂亮的衣服不從別人面前走過，而偏偏在你感到脆弱的時候從你面前走過？因為那路徑不是普通的路徑，那路徑是惡魔特別精心設計，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特別從你面前經過，特別製造痛苦給你感受的。你怎麼能看著親戚賺了大錢而你感覺自己無能？你怎麼能走進一間朋友剛妝點好的房子而不感覺自己的「沒有」？你怎麼會因為一個鄰居穿得漂亮而不自慚形穢？當一個人告訴你他買了車，他看過如雜誌般的國外風景、他有生意、有店鋪、有滿租的房子，他的臉蛋看起來更年輕有魅力，他摟著漂亮女友過著舒服的日子，他就會讓你想起了「你沒有」這件事，你沒有，他有的你都沒有，你有的都比不上他，而「沒有」這件事情真是羞辱人！請別否認你從來沒有這樣的痛苦念頭，如果你真的一點都沒有，要不眼前這人是你真正的愛人，要不就是你在說謊。任何讓你感受痛苦的人都是束縛、

是敵人、是不安好心眼來擾亂你情緒的惡魔，你以為敵人能有多遠？敵人就在你身邊對著你扮鬼臉，他們的鬼臉看起來總是笑咪咪，他們享受快樂時都不用擔心錢，你看你的臉部肌肉都忍不住抽動、心裡充滿痛恨，你恨這個人出現，但他卻不是你真正要滅除的人，因為他背後的老闆是那些抓不到的邪惡勢力，你無法分別恨的對象，你只知道惡魔在你心裡起了作用，而這東西必須消滅、消滅、消滅。

伊馬晚上到教會時，比平常都還要用力地搖頭與拍掌，整個人進入無法控制的狀態，他不斷喊著「消滅、消滅、消滅」，激動地彈跳與槌打牆壁。他這次匯回去的錢是要蓋屋頂的，屋頂蓋了之後就更顯眼了，他不希望有任何生物看了他的房子就想把邪惡力量施放到房子的主人，這不可能發生，他繼續禱告、拍手，把一切可能阻礙他的東西都化成靈體，再藉由聖火把祂們通通炸毀。

先知從牧師手上接過麥克風後開始對著全場大喊，「如果你太成功，別人就會來攻擊你。這種攻擊可以是真的攻擊，但也可以是心靈上的攻擊（spiritually against you），你可以理解嗎，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希望你過得好，作為一個人，人的心靈有力量，如果對方的心靈比你強，你就會被影響。不要讓你的心靈被影響，禱告、禱告、禱告，啊，讓這些敵人全部...」

「死於火吧！」

「敵人全部都...」

「死於火吧！」

「敵人全部都...」

「死於火吧！」

「我說現在！」

「現在！」

「現在！」

「現在！」

「現在！」

「現在！」

「聖火啊！」

「消滅他們！」

「聖火啊！」

「消滅他們！」

「聖火啊！」

「消滅他們！」

「讓你成為家庭榮耀！」

「阿門！」

「讓你成為百萬富翁！」

「阿門！」

「讓明年的這個時候，你已經成功到不認識自己！」

「阿門！」

「讓明年的這個時候，貧窮都因為你感到羞愧！」

「阿門！」



「讓明年的這個時候，你的錢多到可以借給那些嘲笑你的人！」

「阿門！」

「連還都不用還！」

「阿門！」

「連還都不用還！」

「阿門！」

「連還都不用還！」

「阿門！」

\* \* \*

有天，伊馬工作完一整天回到金沙洲的大樓，已經晚上十點了。一進門，他發現法蘭克還光著上半身躺在沙發上滑手機，電視一直在播著無聲電影，但法蘭克並沒有在看。

「嘿，阿法？」伊馬驚訝的問。「你是一整天都這樣待著嗎？」

法蘭克爬起身來，摸摸自己的臉頰說：「沒有，我在忙。」

「你在忙什麼？」伊馬一邊問，一邊把他買的雜貨擺在桌上，「一個忙的人能處於這種狀態嗎？」

其實法蘭克躺在沙發上好一段時間了，他這幾天都是這樣待著，說是在家裡面等客戶給他訂單，而沒有訂單的時候就一直在滑手機。

「我把很多照片放到網路上去，讓我的客戶都能看到我的狀態，他們現在都知道我有新的產品。」法蘭克試著讓自己的說詞聽起來很有道理，「我必須努力讓人們看見我。」

「哪些產品？」伊馬問。

「我新進貨的珠寶啊，包包啊，高跟鞋啊。」法蘭克最常代購的貨物都是女性用品，但是如果有訂單，他可以幫客戶買任何東西，「一個傢伙還問我能不能幫他寄手機殼，所以我明天得去市場。」

有時候男人一整天沒事情做，會故意表現得自己仍然有點進展，因為閒著沒事情做是很令人尷尬的事。法蘭克繼續講著自己很忙，但伊馬沒有放太多心思在他的話上。

「耶嘿，有五個人喜歡我。」法蘭克突然開心地喊了一聲。

「你在說什麼？」伊馬問，

「臉書，我發了產品的照片，有五個人剛剛喜歡我。」法蘭克說。

法蘭克把身子坐直，讓伊馬有地方可以坐下。伊馬也掏出自己的手機，裝模作樣地亂看一會兒，實際上他根本懶得翻牆，因為他的臉書沒什麼好看，也沒什麼好玩的，他每次上傳自拍照片，都沒有任何人按「喜歡」。

「為什麼你要看那麼多東西。」伊馬說，「你應該要走出去認識客戶，不要只透過網路認識人，那上面很多419！」

「唉呀，我的兄弟，你說得對！這東西看不到人的臉。」法蘭克說，「你今天去了教會嗎？」

「我的身體累了，我讓它休息一下再決定。」伊馬說，此時他正拿著一片土司塗奶油，自從他搬到有大床、衛浴設備，漂亮廚房、客廳與餐廳的房子，他有空就學著他看過的有錢人家行為：拿著一把刀，慢條斯理的把奶油均勻在土司上抹開。這種事情做起來，花越多時間越顯得恰當，不像廣園西路上的生意人總是匆匆忙忙，只有沒錢的人才要匆匆忙忙不是嗎，他帶著研究取向的好奇心，抹得比誰都還要認真，一邊還舉起高腳玻璃杯喝水。

「我有個朋友最近做教會音樂要發唱片了，你要不要在他的音樂CD上放廣告？」法蘭克問，「你知道奧丘克嗎？」

「哪個奧丘克？我知道好多奧丘克。」伊馬問。

「矮子奧丘克，他是奇蹟教會的主唱，會做音樂。」法蘭克問，「他最近常找我幫忙。」

「幫忙什麼？」

「幫忙他拍MV啊，我可能會成為超級明星。」法蘭克說。

伊馬坐到法蘭克旁邊，看著他手機上的螢幕播放著一部歌曲MV，矮子奧丘克正在鏡頭前深情反覆地唱著「耶穌我多愛你，耶穌你多愛我」。

「音樂很好。」伊馬稱讚一下，「欸嘿？這是在皇宮酒店前拍的嗎？看起來真不錯。」

「吶，看看看，我在裡面喔。」法蘭克興奮地說，「我快出來了，你看著，等等。」

手機裡音樂畫面呈現矮子奧丘克在南海區的皇宮酒店前起舞，雙手慢慢往天空舉。而法蘭克以路人姿勢慢慢經過身後的草地，聽到歌聲後也跟著抬起雙手讚揚，接著還有三個男人陸續加入，雖然姿體動作僵硬，但是絲毫不影響伊馬和法蘭克的興致。

「我知道這些人，這個在天恩市場樓下開店，這個在賣鞋子。」伊馬看得津津有味，一邊看一邊笑，「這真不錯。」

這首教會歌曲只有幾句歌詞，卻反覆地唱了半個小時，奈及利亞式的音樂畫面多半以粗糙的手法呈現富裕華麗背景，顯示一切生活就該如歌詞般的美好。這個矮子奧丘克以手持鏡頭從皇宮酒店前的噴水造景切到酒店大廳內，又切到酒店前的花園，再切到珠江河邊，為了增加影片的華麗感，幾個男人還租了一台私家車載著吟唱詩歌的矮子奧丘克緩緩從畫面裡駛過，矮子奧丘克的表情展露著優雅，頭、手伸出窗外感受涼風，但畫面中的中國司機顯然不知道該怎麼做，他的車子一下子快、一下子慢，與畫面很不協調。歌曲到了最後，節奏仍然繼續，但開始出現磁磚、門窗、馬桶、沙發與模特兒衣架的照片，不同照片底下還會附上名字與電話。

「他們在後面放廣告嗎？」伊馬說。

「吶，這就是我在說的，唱片在中國賣，也在奈及利亞賣，可以增加被看見的機會。」法蘭克說，「這策略很不錯，他的新專輯要出來了，你若想放廣告可以跟他買，我幫你告訴他。」

「我再想想。」伊馬說，他把手機拿過去看，試著從那影片中找出他認得出來的面孔。「這個廣告能碰觸到多少人？」

「告訴你，這影片能去到很遠的地方，伊馬，說不定你下一個客戶就是聽完這音樂後認識到你的。」法蘭克想說服伊馬，但伊馬沒什麼興趣。「這個矮子出唱片，前陣子還有一個人出書，奇蹟教會人很多，光是發行就讓他們賺了很多錢，很多很多。」法蘭克邊說邊甩手，表示讚嘆。

「真的啊。」伊馬說。

「他們一直邀我改去他們教會，但我還在考慮。」法蘭克說。

「去奇蹟教會？」伊馬問。「你怎麼說呢，兄弟，這你要禱告喔，禱告才知道你應該去哪間教會，只有你的心會告訴你。」

「我知道，我知道。」法蘭克說，「我只是覺得，奇蹟教會離我們那麼近，不用冒險跑去廣州就能參加，我喜歡他們給信徒那種快樂、輕鬆、休閒的感覺，他們的人很多，常常有活動。不過我知道我們的教會也很好，我知道我屬於哪裡。」

伊馬把手機還給法蘭克，法蘭克站起來，拉拉他鬆滑的四角褲。

「我身體需要踢點足球，你要一起來嗎？」法蘭克問。

「在哪裡？」伊馬問。

「在市場樓上。」法蘭克問，「今天有比賽，有幾個人最近想玩小錢。」

「他們開始玩錢了嗎？」伊馬驚奇的說。

「不不，只是幾個兄弟想試試看賭博的感覺，讓遊戲更刺激。」法蘭克興奮的說。

「別玩錢喔，你知道一個男人是用他存了多少錢來衡量的嗎？」伊馬挖苦法蘭克，「還有，比起那邊只有一個出口，我更喜歡安全。」

「它很安全啦。」法蘭克說。

「保重。」伊馬說。

法蘭克出門後，伊馬有些無聊，但比起無聊他更不想冒被警察抓的危險，法蘭克一群人的足球俱樂部挑選在一棟果菜市場建築的頂樓，那棟市場夠大，到了晚上周遭一點人也沒有，很多伊薄人晚上去頂樓玩足球，保持體能和身體的靈敏度，伊馬也很愛玩足球，但他擔心萬一警察發了瘋決定把果菜市場封起來，頂樓沒有第二個出口，很容易出事。窮盡無聊的伊馬只好開始看起電影，每次他看見電影裡面白人男主角窮苦潦倒或遭遇意外的樣子，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

伊馬一邊看電影，一邊拿出手機打電話給市場裡面認識的紗麗，一個受非洲人請來顧店的中國女孩。

「哈囉，紗麗寶貝，你身體好嗎？」伊馬問，「你怎麼都不打給我？你忘了我了嗎？哈哈，你真好笑，你怎麼能忘記我？」

電話持續了十分鐘，紗麗找了藉口掛上電話，伊馬於是又打電話給別的女孩。

「哈囉，咪咪寶貝，你好嗎？我是伊馬。」咪咪的聲音聽起來和善多了，這讓伊馬很開心，他覺得男人與女人就該如此愉快地聊天：「你的中國老闆都亂給我貨，今天你們送貨人把貨拿來，我檢查了，數量不對，款式也不對，你們不能這樣做生意阿，那你要怎麼賠我？蛤？哈哈哈哈哈。」

\* \* \*

金沙洲是介於廣州與佛山之間一塊四面環河的陸地，住在這裡的人不管是往廣州或是佛山方向都很方便，很多非洲商人選擇住在這裡，因為這裡有高聳細長又密集的居住型高樓，提供舒適的公寓和合理的價位，而離地鐵口遠一點的地方也有價位便宜很多的矮樓房，比起廣州這裡的生活輕鬆愜意，小販、摩托司機聚集在地鐵站口外等客人，城管與警察在秩序取締上都較為寬鬆。

金沙洲上有各式各樣的休閒中心，不管是中式餐館、健身娛樂按摩中心、歡唱聚會的包廂，都是許多中國人選擇開會、聚餐、或讓自己放鬆玩樂的消費去處。非洲商人不例外，他們在閒置的酒店會議廳經營教會，而遇到各種節日或活動時也可以租來舉辦聚會，一來聯繫並強壯非洲社群凝聚感，二來這些場所花費不貴，艷麗燈光、浮誇的環境裝潢、還有大量廉價的服務員陣仗都容易讓人感覺奢華、糜爛，只要花點錢就可擁有貴賓般的享受。很多非洲人一進到這樣的環境就非得拍照留念，在高大壯麗的門柱邊、亮晶晶的旋轉大理石樓梯上、貴族般的鍍金雕花絨毛沙發，或者是沒有特殊意義的水晶燈與霓虹招牌旁，加上自己的一身行頭打扮，女人舉著閃亮假鑽皮包，男人則秀著襯衫與尖頭皮鞋，照片裡的人影無不看起來一副享受好日子的模樣，而這種照片是身在異鄉的商人不得不拍的，他們藉由自身的美好形象告訴大家他過得不錯，而且這也能吸引客戶多跟他們買東西。

這天法蘭克終於把伊馬帶出門了，他一直說要讓伊馬見見驚奇的場子，於是他們和另外幾個朋友搭著計程車來到指定的休閒會館前，下車之後一行人看見路邊停著漂亮房車，忍不住開始拍起照片。伊博男人比起任何人都要熱衷於站在車子旁拍照，每次拍照就要露出手搭在車蓋上、假裝開車門、或一副正要上車不小心被拍入鏡頭的模樣，畫面中的他們看起來就像是真的賺了大錢的年輕人，這些照片最後會上傳到網路社群與通訊軟體裡，寫著各種讚揚上帝或生命真美好的話語，即便這個年輕人可能口袋裡根本沒有多少錢，可能欠了許多客戶的債，但只要某種行為能讓自己感受良好，那就是一種享受。

「享受」(enjoy)是很重要的日常片刻，每一種物質、氛圍與狀態都是可以拿來享受的，只要一個人喜歡、他的心能流向於某種物品或狀態並與之進行舒服的周旋，他就是在享受一切，這種享受需要某種程度的自覺，自覺自己正在感受某種東西，雖然享受與擁有並不畫上等號，但享受能夠產生彷彿擁有的感受。享受說穿了，是一個人擁有多少享受「享受」(enjoy enjoyment)的感受能力，而那種享受必須發生在當主體意識到自己存在、生命還在持續的當下時刻。享受永遠是發生在當下的，它不會是過去、無法是未來，它只能是現在。

「喔，這台車使我感覺快樂。」法蘭克看著路邊的車子稱讚，「我得跟它拍張照。」

他擺出好幾個姿勢硬要伊馬幫他跟路邊的車子拍照。法蘭克拍完之後就換伊馬拍了，伊馬原本的心情還很一般，但看到鏡頭裡帥氣的自己之後，他也開始意識到「享受」的感受了。

「挖，我看起來真棒。」伊馬拍拍自己的胸膛。

法蘭克大笑著說，「不是嗎，你活得很好！」

他們拍完照後一起走進休閒會館裡，今天的活動緣由是奇蹟教會裡的一個兄弟「聰明人」的新書發表會，法蘭克說他必須來支持「聰明人」的作品，「聰明人」花了半年寫完一本書，租了一個宴會廳款待大家去捧場，而朋友又帶了朋友，無聊沒事做的人都來湊熱鬧了。

法蘭克帶著兄弟們走進一個很大的包廂，包廂內周邊是一大圈沙發，裡面有一個吧台可以現點飲料喝，中間則是一個像摔角擂台的舞台，燈光幾乎都打在這裡，非洲電音音樂放得很大聲，伊馬找到一個沙發位置坐下來，桌上擺滿服務員送進來的免費飲料與花生，接著陸續走進一些伊馬偶爾見過的面孔，有些人跟他一樣在廣園西路做生意，有些人是以前著在黃歧認識的，於是他不斷跟認識的人握手寒暄，他才發現雖然他可以叫出其中幾個人的名字，但他一點都不知道他們的背景。

節目拖了很久才開始，幾個兄弟把編印好的新書搬到舞台邊，主持人先是讚揚上帝與生命的美好，並且愉快地講些笑話，接著提醒大家奈及利亞的總統大選快到了，千萬不要讓邪惡政治家贏了，講了半天之後，終於讓作家上台講解他的新書。

大家都叫這個作家「聰明人」，是因為作家念過大學，還擁有生物學碩士學位，講起話來特別有道理。「聰明人」前陣子才出了一本書，叫做《世界末日的證明》，他舉了各種星象、聖經經文與科學例子說明聖經裡的末日已經來臨，要大家注意各種周遭訊息，而他這次發表的是第二本新書《為什麼牧師必須有錢》，則在說明為什麼一個人必須挑選有錢的牧師教會跟隨。這個露骨的標題很容易理解，它只建立在一個邏輯上：真正的牧師必定知道如何去除邪惡勢力的干擾，而一個沒有邪惡勢力干擾的人必然富有。因此，直接當面去質疑牧師的財富程度不是一件壞事，甚至是一件大家都應該做的事，畢竟一個牧師如果不能保證自己富有，他又要如何帶領教友一起邁向富有之路、做正確的禱告、把敵人消滅掉，如何讓人相信他不是假牧師、假先知呢？

「聰明人」的說法引來非常多人的讚賞與認同，他簡單地介紹完這本不薄薄的書，然後又舉了服侍上帝者必富饒的事蹟。

「看看我們國家的偉大基督教領袖阿迪玻耶，上次他來廣州的時候，他是怎麼來的？啊？他搭著他的私人噴射機來的，他去美國的時候有一台私人噴射機，來中國的時候是另一台私人噴射機，最近報紙上說他又買了新的噴射機，為什麼他需要這麼多噴射機？」

「不要懷疑上帝的能力，當你為上帝工作，上帝就是你的老闆，你就是需要這麼多噴射機，當你飛完一個地方，你就讓那台飛機休息，搭乘另外一台，於是不知不覺你就會有很多噴射機。當你為上帝工作的時候，你永遠不知道祝福會怎麼樣沖刷你，把你帶到最高的層次，連你都無法說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各位，我只是個小小的、謙虛的作家，寫寫上帝的事蹟，我寫的只是其中的一點點，但是我相信任何人懂了這個道理，都會跟我一樣繼續虔誠地擁抱上帝，因為這上帝是最棒的，這上帝是最富有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上帝的奧祕，就來翻翻這些書頁，我在裡面寫得很清楚，為什麼你會有錢，因為聖經上面都寫好了，你必須懂得如何敲開那隻鑰匙，打開那扇門，哈哩嚕呀。」

主持人接過棒子，請各位在場人士多多支持「聰明人」的作品：「各位，我們已經聽得很清楚，一個人認真工作不等於成功，一個人必須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才是成功，一個人有多成功，就是看上帝放了多少祝福在他身上，讓我們一起來得到這些祝福，把這些書帶回去，好好地念它，讓這些話與都進到你的心裡。」

奈及利亞人買書與賣書過程與西方世界截然不同。首先，奈及利亞並沒有書店，一個人要賣出多少書或音樂取決於他的市場對象，至於要賣出多少數量，則看他當時的出版數量有多少。「聰明人」的市場很明顯鎖定於教會教友，因此來支持他的人大部分都是教會認識的兄弟姊妹與延伸出去的朋友。當他把書寫好之後，他在廣州找廠商印刷數百本的新書，接著舉辦一個擁有免費食物招待的公開說明會，說服大家買他的作品。當他講解完他的創作理念之後，願意購買的人就可以走向台前，朝著作者直接灑錢。灑錢的意思就如同它字面上已經說明一切的，人們掏出一疊鈔票往作者身上灑去，數量取決於他們內心願意支持作者的程度，而丟錢的動作就像農人播種、花童灑花瓣、園丁澆水一般，鈔票由天而降維持好一段時間，灑完錢的人逕自走到舞台邊拿書，要拿走多少數量不限，整個過程完全取決於每個人內心的意願，賣音樂唱片的方式也是如此。當然，這個作品的銷售也可以更為正式些，比如找平台或管道進行更長期的經營策略，讓它取得專利編號登上購物網頁，一切端看於作者想要做得多少。但目前為止，「聰明人」覺得這樣就夠了。

「看看，我說過了，太驚人了，看看上帝可以為一個人做多少事。」法蘭克靠到伊馬身邊，用手肘碰碰他說。

「是啊，很棒，有任務的人跟沒有任務的人差很多。」伊馬看著那些灑向台前的鈔票羨慕著說，「有任務的人可以獲得很多上帝的祝福。」

「如果我也會寫書，我肯定也要寫幾本上帝的書。」法蘭克說。「賺上帝的錢是最快的，可惜我沒那種拿筆的能力。」

當法蘭克這麼說的時候，他的意思是做上帝的事情是很榮耀的工作，當一個人榮耀上帝，上帝也會榮耀人，因此賞賜的祝福來的又大、又多、又源源不絕，好像永遠都花不完一樣。

「我必須去支持這個兄弟，他很認識我。」

法蘭克說完起身，從口袋掏出一疊折在一起的鈔票，抽出其中的幾張紙放回口袋，剩下的他拿著走向「聰明人」，在他面前搖擺一陣，然後把鈔票放在「聰明人」頭上，讓鈔票掉下來，接著兩人笑哈哈地抱在一起。伊馬在混亂的人群中也去買了一本書，他沒有朝聰明人灑錢，因為他不認識「聰明人」，不過為了表示支持，他仍把一張二十塊錢的鈔票放在書桌上，然後拿走其中一本。

這個活動結束之後，書都賣光了，賣到連作者本人手上一本書也沒有。這些書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則也就不再出版，因為它已經完成銷售了。「聰明人」在活動結束後清點數目，這一個晚上他一

共賺了十二萬人民幣鈔票，他拿了其中的兩萬塊把場地與吃喝費用都付清。這是他半年來寫書得到的獎賞，他跪在桌邊禱告感謝上帝的恩賜，而他也打算好繼續朝著第三本書邁進，他已經看見第三本書的書名，它將叫做《追逐你的夢想》，畢竟追逐夢想是每個重生基督徒最重要的義務與特權，他與過往基督徒不同，重生基督徒身上沒有罪，每個人都潔淨無暇，當每個人都從過往的重擔與束縛解脫，人是完全自由的，而一個自由的人理應當開始追逐夢想。

新書發表會的大家玩到很晚，當大部分教會的人都走了以後，這些還留下的兄弟開始點起酒喝，還打電話叫更多兄弟會的人來，法蘭克藉機告訴伊馬，「聰明人」還有眼前這些伊博兄弟都是同一個「愛合一」兄弟會的，加入兄弟會的會費是一千塊美金，每半年還有不同的會費，人們照顧彼此，互相支持，就算被警察抓，大家也會幫忙把人救出來，還會給運氣不好的兄弟五千美金帶回家，但如此一來，沒錢的人根本無法進來。法蘭克最近很想要加入，他告訴伊馬他也可以加入，但伊馬沒多承諾什麼。

當伊博兄弟們繼續喝酒做樂，好久不見的托魯、歐煙卡與更多不認識的人都陸續來了，原本新書發表會裡的許多教友離開之後，這裡變成另一種男人交際應酬的場子，伊馬走去跟他們招呼握手，才發現原來他們也加入了「愛合一」兄弟會，伊馬心想那表示他們錢賺得不少，才有辦法加入這麼昂貴的組織。他自己倒是一點興趣都沒有，他不參加同鄉會，也不想參加兄弟會，對他來說，那都是額外的負擔。

「阿法？伊馬兄弟。」托魯拿著一杯酒，自己坐到伊馬的身邊。

「上帝祝福。你好嗎？」伊馬問。

「生命還可以。」托魯說，喝了一口酒，「生命也很複雜，你懂嗎？」

「恩？」伊馬問，「你指得是什麼？」

托魯換了個姿勢，聳聳肩，眼睛看著前方，但嘴角總是壓低，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我沒在做了，你知道嗎？」托魯說，又喝了一口酒。

「這樣很好，別再碰了。」伊馬說，「那你妹妹的衣服店開了嗎？開在拉各司島上的那個？」

「喔，當然，她正在經營。」托魯說，「經營得還可以，但我們前陣子改換商品了。」

「換成什麼？」伊馬問。

「我讓她改賣模特兒衣架。」托魯說。

「為什麼？」

「賣衣服太累人了，天，擁有有追不完的流行趨勢。今天要買這款，明天要買這款，只要船貨慢一點到達，我們的店就堆滿賣不出去的老商品了。」托魯說，「所以我想賣固定一點的東西，比較輕鬆、放著不會壞、不會過時的，就像模特兒衣架，它們就是待在一個地方，不會變化太多。」

「只要你能保持自己就好。」伊馬說。

「是阿，兄弟。」托魯說。

很快地就有人醉了，法蘭克一點都沒有想要回家的意思，伊馬於是自己搭車離開，回到家後他躺在床上念那本「聰明人」寫的書，那本書很薄，不到一百頁，每行文字的空格極大，還看不到一半，伊馬就沉到空白的文字間距裡面睡著了。

從熱鬧的新書發表會回來之後一陣子，伊馬發現法蘭克越來越常去奇蹟教會，而且他新認識的朋友幾乎都來自奇蹟教會，如果有什麼消息要互相提醒，他也都是從奇蹟教會聽來的，伊馬覺得奇怪的是，換教會並不是什麼太嚴重的事情，但法蘭克手上始終帶著神力教會送的橡皮手環。有天，他看見法蘭克帶女人回來，他才突然理解到一件事，法蘭克不敢跟神力教會的姊妹們亂來，但他可以跟奇蹟教會的女人們混在一起。

「兄弟，你的女人太多了。」伊馬忍不住說，「以前是中國女人，現在是非洲女人，你玩太多了，你不該帶教會的女人回家，那很不好。」

「中國女人太黏了，才在一起就說要結婚，這些非洲姊妹都知道我們是玩玩的，反而比較輕鬆。看，才說著，就有人打電話給我。」法蘭克接起電話走到陽台，「哈囉姊妹？」

伊馬在客廳裡看起電視，等到法蘭克講完電話回來。

「這個女人是個烏干達人，她老公才剛受傷住院，她就需要男人了。」

「她要你做什麼？」伊馬問。

「她想借錢阿，或者出去吃吃飯阿，但我說我很忙，我沒空。」法蘭克說，「那種女人不好，就算自己跑來我家裡，把我褲子脫了，我的小兄弟仍然站不起來。」

伊馬搖搖頭，「天，你這樣說很不好。」

「嘿，你能懂我多少？我是個好男人，我總是對她們很好，她們跟我在一起時都很快樂。」法蘭克嚷嚷。「但我照顧不了的，我也會拒絕。」

伊博男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個好男人，作為好男人有一些基本要素：一定要信上帝、一定要對女人好、一定懂得寵女人、懂得養家、懂得賺錢。基本上，大部分的伊博男人覺得自己只要符合其中一條，就是個了不起的好男人，如果符合其中兩條，那已經沒得挑剔了。

「你知道教會那些姊妹的日子過得很糟，她們不是自願來這裡的，我們應該照顧她們，但不是把她們帶回家裡照顧。」伊馬說。

「沒錯，她們需要男人照顧，我從沒有把她們當妓女看。你知道一個太久沒有男人寵愛的女人，是會變醜的嗎？」法蘭克說，「我對她們很好，因為我希望她們都好好的。」

「是吶，但不是像你這樣的，照顧的意思是你讓她們的生命變得更好。」伊馬盡量想有用的話語說。

「對阿，所以我帶她們上館子、買衣服給她們，我是好男人，我享受我的生命，我也讓那些女人享受，只要她們跟我在一起，她們都很開心。」

「如果你真的那麼喜歡她們，你應該找一個女人定下來，這樣玩下去沒有終點。」伊馬說，「你總有一天要離開這裡，她們怎麼辦？」

「那她們就會去找別的男人。」法蘭克說，「永遠都不用擔心女人，愛是長在她們身上的，她們天生就有愛，走到哪裡就把愛散播到哪裡，對著男人笑一下，男人就急著奉上他們的愛，反觀我們男人只能不斷地尋找愛。」

伊馬覺得法蘭克說的話是對的，但他又無法認同。

「帶她們上館子要花不少錢，買衣服也是，你應該為你的生活做點規劃。」伊馬說。

「我一直都有規劃，我準備買塊土地，蓋一間房子。」法蘭克說，「我正在存錢，很快我就會完成夢想。」

伊馬還想多說什麼，但是他聳聳肩閉嘴了。

「別擔心，中國的日子很順利，我會繼續奮鬥的，你知道我很努力工作。」法蘭克說，「只是你必須懂得工作跟享受之間的平衡，你必須活得像個人，像個活得不錯的人，懂嗎？」

伊馬撇撇嘴，不想講了。沒多久法蘭克接到一通電話，掛掉電話後，他就嬉皮笑臉地看著伊馬。

「兄弟，我今晚要去俱樂部，你要不要跟我去？」法蘭克很想去找女人，他想邀伊馬一起去。

「你玩太多啦？」伊馬說，前陣子他才看過他們一幫兄弟是怎麼玩樂的。

「不然還能做什麼，廣州的日子太無聊，得動動身子。」法蘭克嬉皮笑臉的說。

伊馬聽到這猶豫了一下，他今晚原本打算給自己休息，好讓自己明天有力氣工作，但他又想到自己來中國這麼久，從來沒有去過俱樂部。

「走，兄弟，跟我去啊！你就算不願意去享受別人，也可以讓別人享受你阿。」法蘭克說：「在那邊你可以認識一些女孩子，你是不是不懂追女孩子阿？」

「才不是，別亂說話。」伊馬禁不起嘲笑，但是他的確都交不到女朋友，每次他打電話給女人，女人就想掛他電話。當然，他不會承認這點的，他把焦點轉移到警察，「那邊不會有危險嗎？」

「廣州到處都危險啦，抓你的是家鄉那些惡靈，不管你躲在哪裡都沒有用。我會罩你啦，反正你又沒有事情做。」法蘭克大叫著，「說好囉，就三點，半夜三點我們從這裡出發。」

決定去俱樂部後，伊馬回到自己房間，他看著鏡子裡面的自己，覺得自己應該去理個頭髮，他已經一個月沒有理頭髮，看起來有些凌亂，於是他拿起梳子不斷梳自己那頭捲髮，好讓他們看起來整齊一些。他沒什麼事情好做，房間裡面沒什麼太特別的東西，除了一張大床，一個衣櫃，兩張被拿來掛衣服的椅子，一個很小的床頭櫃擺著三隻手機，還有一台比較小的鑲在牆上的電視，但遙控器沒電了。廣州有許多這樣的新蓋社區幾乎都是這樣的擺設，租房就附贈這些鮮豔顏色的家具，伊馬的床是藍色的，床架則是白色鑲金邊，好像讓人活在宮殿裡一樣。

他打算在玩樂前先做點正經事情，於是他所有的衣服都抱到浴室，丟進洗衣機，還讓自己洗了個很長的溫水澡，直到法蘭克大聲敲門，嚷嚷著他也要沖澡。出門前，伊馬穿上他覺得最帥氣的短靴，整個人又高了一大截。

車子一路行駛上金沙洲大橋，但今晚大橋不通往廣園西路的方向，而是從廣園西路上方的高架路段經過，伊馬在計程車裡一直看著他認得出來的建築物，有些商場在夜半時刻都還亮著，當車子經過廣州火車站，他俯瞰著廣州火車站的招牌，還從另外一邊認出好幾棟服飾批發商場，伊馬幾乎很少從這麼高的角度看它們。接著車子從環市東路下來，通往廣州最繁華的天河區行駛。

天河是廣州最新規劃發展的地區，整個城市被賦予著國際化的象徵與市容，大大的招牌、國際名牌店的圖騰、又大又繁榮的百貨，新穎的辦公樓，馬路寬闊且有大樹枝葉相伴，即使在半夜，也不減弱它渾身想要標榜自己現代化的進步氛圍。大多數的伊博兄弟不常主動來到這邊，因為對他們來說，這裡是最高檔的地段，一切都要按照規矩。如果不是有人帶路，貿然跑來這裡令人感到不自在。

「那邊，停。」法蘭克用簡單的中文請司機停車，他掏出錢給司機，兩個人從右側下車。

「這是個中國人開的俱樂部，我們都叫他小老闆。」法蘭克帶著伊馬走向路邊大樓，伊馬沒來過這地方，他只能任憑法蘭克帶路，並盡可能的放鬆自己。那是一個有斜坡的路徑，右邊是停車場，左邊是一扇黑色的大門，四周的店早已關門，看不出這裡有什麼舞廳，但門外有幾個像是保鏢的中國人看守。

「歡迎喔！」法蘭克笑嘻嘻地說完，一手把門拉開，轟隆震耳的低重音從門縫中爆裂開，拍打在兩人的胸膛上，夜的序幕揭開。

法蘭克對舞廳非常熟悉，一走進去後就左轉，愉快地跳下一段樓梯，伊馬都還沒看清楚周遭的環境與場景。

「我還有點事找朋友，等下再叫你過來，你先去喝東西。」法蘭克一邊喊完一邊進到那充滿人群的空間，他不斷地把自己往牆壁邊擠，找到一群熟識朋友的包廂後就把自己塞進去。

伊馬連他的背影都找不到，舞廳裡的音樂非常大聲，蓋過所有人講話的聲音，除了音樂節奏之外什麼都聽不到，只好自己繞著場邊走走。他看著這間舞廳，中間有一處低矮的舞台，旁邊是播放音樂的DJ，另一邊則是吧台。牆壁上貼滿了各國國旗，最明顯地是幾幅被放大的非洲國旗，他在那裡看見奈及利亞的國旗，眼光隨即又被迷眩的旋轉燈吸引走，那些燈泡不斷地轉動游移，伊馬的眼睛無法跟上，不知道自己怎麼在這麼熱鬧的地方，突然感覺有點累了。

伊馬在場邊找了一個高腳椅子坐下來，舞廳裡的人很多，大多都是非洲人，而且看起來是來自非洲許多國家，摻雜一些中國、印度還有俄羅斯人的臉孔。伊馬不知道點什麼喝，於是點了一瓶要價二十塊人民幣的瓶裝水，他扭開水瓶默默地看著人群，沒多久，燈光與音樂停下，舞台突然出現一個主持人，伊馬判斷他就是小老闆本人。小老闆首先謝謝大家的到臨，然後介紹一個非洲女歌手的出場，此時旋轉燈光重啟，音樂節奏又從喇叭裡面被釋放出來，大家紛紛拍手叫好。

非洲女歌手上台時，伊馬看入迷了，那女歌手扭擺著身體，唱著歌，戴著一頭直直的金髮。小老闆為了炒熱現場氣氛，於是走到台上學奈及利亞人灑錢，女孩努力地扭擺身體，而小老闆就把百元紙鈔一張一張地往歌手頭上貼，觀眾中也有人往歌手身上灑錢，但沒有太多。伊馬一直看著，以致於到歌曲結束之前，他都沒有發現身邊來了一個女孩子，比起舞台上的歌手還要美麗。

「嗨！」伊馬轉身時，被眼前的女孩子吸引住了，情急之下他只能微笑的打招呼。

「嗨。」女孩也露出一個笑容。

「你是哪裡人？」伊馬大聲地問。

「厄利垂亞 (Eritrea)，你呢？」女孩也得喊得很大聲，雙方才聽得到。

「奈及利亞。」伊馬吼著。

「喔，奈及利亞男人很壞！」女孩笑著說，厚重的睫毛彎起來像瘦月亮。

「不不不！我是好男人。」伊馬說，他不知這女孩哪裡聽說奈及利亞都是壞男人，連忙澄清。

「好男人才不會來這種地方，你來這邊幹嘛？」女孩問。

「我在這邊工作，你呢？」伊馬問。

「我來這裡看看。」女孩回答，用手指比了比周遭。

「你叫什麼名字？」伊馬問。

「就叫我厄利垂亞。」女孩神秘地笑著。

「你怎麼這樣說？」伊馬說，此時他注意到厄利垂亞看起來很高，而且還有一頭直直的長髮，或許是假髮，但看起來很迷人，「我是好男人，我信上帝，你會知道我是好男人的。」

「你說什麼？」厄利垂亞喊著。

「我不會玩女人的！」伊馬說。

「玩什麼？」

伊馬和厄利垂亞兩人互相嘶吼著聊天，他還大方請了這女子一杯飲料。過一陣子，厄利垂亞說她想要跳舞，但伊馬不願意，他知道自己跳起舞很笨拙，但厄利垂亞拉著他，就在人群中搖擺起來，伊馬也跟著晃晃身體，很緊張。

法蘭克這時候找到伊馬，伊馬大聲地要跟法蘭克介紹厄利垂亞，但法蘭克卻一直拉著伊馬要離開。「我們現在快走，現在！」法蘭克大喊，沒有多做解釋。

伊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他突然注意到很多非洲人開始往門口移動，悄悄地卻又快速地一個接著一個從大門離開。場內仍然有很多人在跳舞、喝酒，伊馬在法蘭克的驅使之下只好跟著往外走，結果才走到門邊，就聽見巨大的騷動聲，抬頭一看，數十名警察從一樓往地下室衝進來，大喊「開燈！開燈！門打開！」

伊馬被眼前那麼多警察嚇到，他來不及跑出去就被檔下來，好幾個警察不停大喊。

「開燈，不准動，開燈！」

舞廳的音樂停止了，旋轉燈停止，慘白的日光燈被打開，照在桌上東倒西歪的酒杯與酒瓶上。伊馬困在人群中，被幾個守門的警察檔在舞廳裡，其中一個發佈號令的警察站到舞台上，惡狠狠地

盯著所有人的舉動，伊馬跟法蘭克兩人嚇得在一旁不知道怎麼辦，接著警察指令要大家從門口開始排列，幾個警察任意地從隊伍中抓出男人與女人，對他們進行搜身。

伊馬盡可能地往牆角靠，他嚇得眯起眼睛，不斷祈禱警察不要看到他。警察從他右邊拉走一個非洲人，又從他左邊帶走一個印度男人，伊馬看了一眼，法蘭克還夾在隊伍裡。接下來的狀況沒有人知道怎麼辦，這時候小老闆拿起麥克風，慢條斯理地廣播：「抱歉，我們今天營業結束，抱歉，請儘速離開，謝謝。」

圍起來的警察從門口讓了條路，法蘭克和伊馬兩人頭也不回的趕快離開舞廳，而那些被隨機挑出來的男人女人還留在地下室。跑到外面的時候，大馬路旁大概有兩百多個被趕出舞廳的非洲人，舞廳的中國員工不斷幫大家撥打電話叫計程車，還發給大家另外一間俱樂部的名片，讓大家可以給計程車司機看名片上的地址，繼續去玩。

「你不是說沒問題嗎？」伊馬跑出來後打了法蘭克肩膀一拳：「剛剛就差一點！」

「那就是差一點吶，差一點就是沒有！」法蘭克也大叫著，然後笑咪咪地問，「跑步有時候給人帶來樂趣。」

「你這瘋子，你的頭腦壞了嗎？」伊馬斥責法蘭克。

法蘭克不能接受指責地說：「你的頭腦才壞了，一切都很好，這些警察只是來做做樣子。相信我，他們如果真的要抓人，絕對不是剛剛那個樣子。」

「你瘋子嗎？那是因為心靈簽證作用了，他們才沒把我們抓出去！要是他說要看一眼你的護照，你就完蛋了！」伊馬大喊，「這不是開玩笑的，你想要被抓走，我可不想現在離開！」

「誰都不想被抓走，」法蘭克說，「拜託，你不覺得現在壓力減少了嗎？我覺得我們剛剛才見證一次奇蹟。」

伊馬很生氣，他不懂為什麼法蘭克可以這麼自在。這時候一台計程車停在他們面前。

「走吧，我們去另外一間舞廳啊，」法蘭克說，「我知道大家都會去第二間俱樂部，每次警察來，我們就會去那裡。」

「不，我不去了。」伊馬生氣地說。

「如果你不去，我也不介意，我自己去。」法蘭克原本開心的興致被伊馬的硬脾氣弄砸了，但是他也不想跟伊馬回家。

伊馬看了看四周，他想要找剛剛在一起跳舞的女孩。

「你在找誰？」法蘭克發現了，他很機伶地問，「找女孩子嗎？欸嘿？剛剛站在你旁邊那個女孩子？」

伊馬不想理法蘭克，這時候計程車司機在催他了，「上唔上車啊，黑鬼？」

「嘿，不要叫我黑鬼！你神經病！」伊馬生氣地用普通話大叫，司機立刻又回了一大串聽不懂的廣東話，伊馬生氣地拍了計程車頂一掌，碰一聲，司機氣得解開安全帶準備下車吵架。

「拜託，伊馬，別理他，別破壞了這個夜晚。」法蘭克拉住伊馬，趕快朝著司機喊，「你走，你走，我朋友，喝醉了，對唔住啊！伊馬，我們換台車吧，換台車，說不定那女孩已經去了第二間俱樂部了，我們去找她。」

司機只是做做樣子而已，他才不敢跟非洲人打架。伊馬不講話，但法蘭克輕易地就把他拖上第二台計程車，到了第二間俱樂部。法蘭克很快就找上攀談的女人，他們到一旁聊起天。伊馬知道法蘭克的個性，於是自己一個人在場邊晃，他現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這身糟糕的情緒處理掉，換成一個讓自己舒服的狀態。

伊馬不想再走進舞廳，那邊太吵了，他於是走到場子外頭，看看這個地方的樣子。他從來沒來過這裡，隱密的舞廳也是位於一處商場的地下室，樓上看起來像是百貨公司，他四處晃晃，可以得知這個地方比他平常去的地方都還要高級。他在裡面走著，尋著燈光走到一處擺了幾架電動賽車機台的地方，沒有其他人在，他看了看四周，不知道怎麼操作這台遊戲機，但他還是坐了上去。

那瞬間，伊馬的思緒被吸引到另外一個地方，他已經忘記剛剛危險與憤怒的情緒，或許還有一些，只是沒看到法蘭克前他都不介意了。他把右腳放在賽車機台油門的位置，手扶上方向盤，伊馬看不懂機台畫面出現「請投幣」的字樣，但也不介意，他轉動著方向盤，把自己轉回奈及利亞的馬路上，那是一台從韓國進口的第一手全新二手現代休旅車，他吹著熱風，聽著音樂，當他開過家鄉擁擠的奧卡<sup>2</sup>市場時，永遠塞車的馬路在他所到之處都順暢起來，他舉起手肘，想像自己把手靠在窗邊奔馳而過的模樣。

「嘿，奈及利亞？」一個女孩叫住伊馬，伊馬轉頭一看，是厄利垂亞。

「嘿，你在！」伊馬興奮地轉過來，「我沒預料在這邊遇見你。」

「小男孩喜歡玩賽車？」厄利垂亞說著，自己也坐上隔壁的遊戲車。

「我不知道怎麼玩這個，這裡已經沒有店員了。」伊馬說。

「反正有天你會開真的車。」厄利垂亞說。

「你這麼認為嗎？」伊馬笑著，「你是誰？」

厄利垂亞仰首大笑，他們繼續聊天，聊得正開心的時候，厄利垂亞的手機就響了。

「我的朋友要來找我了，我得走了。」厄利垂亞說，「跟你的車子繼續玩。」

「能給我你的電話嗎？」伊馬說，「我改天打給你？」

厄利垂亞受不了伊馬央求的眼神，便接過伊馬的手機，自己在上面打下幾個數字。厄利垂亞走了之後，伊馬謹慎地輸入名字，存進手機電話簿，便走到其他樓層繼續閒晃，最後他覺得自己探索得夠了，早上快七點的時候，他回到舞廳門口等法蘭克出現。

<sup>2</sup> 奧卡：Awka，奈及利亞阿南布拉省（Anambra State）的首都。



在回家的計程車上，天已經破曉。當計程車跑在長長的金沙洲大橋時，伊馬看著寬廣的泛白河面，忍不住問法蘭克一件事情。

「你想，如果一個人能開遊戲車，那表示他也會開真實的車嗎？」

法蘭克正摟著一個迦納女人親熱，沒聽到他在說什麼。

\* \* \*

伊馬在檔口裡工作，他跟以祖兩人正在各自折自己的衣服。

「我昨晚遇到一個女生，她很漂亮。」伊馬說，臉上藏不著驕傲，「她喜歡我。」

「那你喜歡她嗎？」以祖問。

「她很不錯。」伊馬說。

「給我看照片？」以祖說，「你有？」

「沒有，可是我有她的電話。」伊馬聳聳肩。

「你睡了她啦？」以祖問，一邊把他早上才從廣大市場買來的廉價潮流襯衫掛上牆壁。

「不！我跟你說了，她是個好女孩。」伊馬一邊說，一邊刷了他手機裡的聯絡人，但怎麼樣都找不到厄利垂亞。「她不見了，怎麼會！」

伊馬不敢相信地重新開機，但結果還是一樣，他急著澄清事實，「她是個很棒的女孩，很漂亮，和我們一樣是非洲人。」

「我的兄弟啊，你是遇到什麼東西啊？」旁邊的以祖一點都不給情面地大笑，「你難道是遇到媽咪哇踏了嗎？」

媽咪哇踏 (Mami wata) 是非洲沿海地區的神靈傳說，人們相信大西洋海域中存在掌管財富的美人魚，會化身成俊男或美女到陸地上誘惑人，一旦成為祂的伴侶，就會得到祂的財富。但是，對於篤信基督教的信徒來說，這可不是什麼神奇發財的故事，而是隨時可能要人命的恐怖鬼魅。

「嘿，你不要亂說話喔！」伊馬手掌五指合併地擺在以祖臉邊，隨時準備打下去的樣子。

「那你要怎麼證明她的存在？」以祖說，「一個漂亮的女孩怎麼會突然被你發現，然後被你遺失？」

「法蘭克跟我一起去的，他也有看到那女孩。」伊馬說，「我們還一起聊天，直到早上。」

「那你叫法蘭克證明女孩存在，說不定他看到的也是媽咪哇踏啊！」以祖還是不停的大笑，「我希望媽咪哇踏喜歡你喔，這樣她會為你帶來一點好運！」

「怎麼可以？怎麼可以？媽咪哇踏是惡魔東西，你怎麼能期待她給你好運？」換伊馬嚷嚷了，他氣憤地皺著眉頭。

「那你就多禱告喔，讓上帝為你講句公道話。」以祖說，「但是媽咪哇踏也是挑人的，說不定她在最後時刻放過你了。」

「是可能的，因為我相信上帝。」伊馬說完，洩氣地坐在他的牛仔褲堆中，「但我仍然不敢相信這種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這時候隔壁條檔口的兄弟伊肯和JB走了過來，他都還沒開口，以祖就譏笑地把整件事情講了一遍，惹得伊肯和JB再次哈哈大笑。

「兄弟，我想你是遇到東西了。」伊肯說，「不是開玩笑的，你可能真的遇到媽咪哇踏了。」

「哪有人會拍了照片，照片就剛好不見的？」以祖說，「不可能的事情。」

「但也有可能你遇到的是天使，你們不是才剛離開警察嗎？你什麼事情都沒有？」JB向伊馬確認。

「沒錯。」伊馬點頭。

「那就是天使了。」JB說，「兄弟，你真好運氣，她是變成女孩樣子來幫助你的。」

於是，幾個男人開始認真地討論起細節，最後大家讓伊馬自己也不得不相信，要不是他遇到厄利垂亞，厄利垂亞把他拖到舞池跳舞，他可能會獨自坐在角落，使得法蘭克找不到他，等警察來時一切就太慢了。

「這是真的，你不能不相信，我也曾經遇過天使。」伊肯說，「有一次我去汽車市場找零件，那邊我很不熟，我找不到方向，結果一個女孩子突然出現，他告訴我路怎麼走，中國女孩子的樣子喔，講一口流利英文，很不像中國人，結果我走開一下子，想要回來找那女孩子，那女孩子就不見了。」

「牠們都會變身成女孩子，才不會嚇到你。」以祖說。

「有時候是看不到的。有一次，我的室友燉番茄肉醬跑去睡覺，結果他一睡睡了好幾個小時，當他跑去廚房看的時候，火已經關掉了！」JB說，「這不是奇蹟嗎，不然那鍋番茄肉醬早就毀了，說不定連房子都爆炸了。」

伊馬雖然很不願意接受手機號碼消失的消息，但是他還是慢慢相信厄利垂亞是個天使的事情。他心裡面想著，或許他還是應該回去教會，多禱告，人才不會出事。

伊馬再也不跟法蘭克去俱樂部、或是任何需要吵鬧玩樂的場合了。他心裡不怪法蘭克，但他知道他跟法蘭克是不同類型的人，只要不去跟法蘭克冒險，基本上他還是個好相處的室友。但是，自從俱樂部事件之後，法蘭克每天還是過得很愜意，伊馬雖然每天見不到法蘭克多少時間，他還是觀察得出來，一個想要賺錢的人不應該是這種放鬆的樣子。這個狀態持續一陣子，直到有一天，他注意到法蘭克不太對勁。

「兄弟，阿法？」伊馬問，「很久不見喔。」

「伊馬，我有麻煩了。」法蘭克眼神空洞的說，「有些事不太對勁。」

「怎麼了？你做了什麼？」伊馬問。

法蘭克放空地盯著牆壁，身子沉在沙發椅裡。伊馬坐在另一端的沙發上，替他的兄弟感到擔心。

「我做了太多惡夢了，一開始我夢到女人、夢中妻子，後來全部都變成蛇。」法蘭克說，「夢裡面都是蛇，把我包得緊緊的，一條接著一條，纏著我。」

夢到女人不是什麼好事，夢到蛇更是嚴重，聖經上有蛇的經文都不是什麼好話。

「我的天，你該去禱告，讓牧師也為你禱告。」伊馬說，「讓奧為利牧師幫你禱告，或者你去找先知，讓他解決。」

「伊馬，我想快輪到我了。」法蘭克平靜的說。「那些不好的東西可能找到我了。」

「為什麼？你怎麼能說這種話？」伊馬驚奇地大叫，「你怎能讓你的念頭在這裡放棄，你放棄他們就會來！」

「我沒有放棄，我只是感覺到了。」法蘭克說。

「但那是夢，你可以改變夢，現在開始禁食，去禱告，去夢裡把那些蛇都殺了，你可以的！」伊馬喊著。

「你這麼認為嗎？」法蘭克問。

「你必須這麼做！我也夢過不好的東西，那些敵人一直在追我，想要把我抓回奈及利亞，我禱告好幾天後就進去夢裡面把它們通通都給殺了！」伊馬激動地大喊，「這是為什麼我到現在都還在這裡，法蘭克，你不可以放棄，連念頭都不可以，你必須相信！」

「你真的這麼認為嗎？」法蘭克虛心地說。

「是吶！就是這樣！事情就是這樣完成的！」伊馬說。

「我跟你誠實說，其實被警察抓走沒什麼好怕，但我好怕我就這樣回鄉，一無所有。」法蘭克說。「這讓我感到丟臉。」

「為什麼？」伊馬問，「你賺了很多錢，怕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假的。」法蘭克沉默了一下才說出關鍵字，「我賺的不是真的錢，那些都是419。」

「什麼？」伊馬跳起來大叫，「你騙人家的錢？多少？」

「我不知道，可能兩萬美金，或更多。」

「你怎麼能這樣？為什麼？為什麼？」伊馬不解地問。

「我得過我的日子，我很努力、很拼命，我們都很拼命，我要養女人、要繳兄弟會的錢、要繳同鄉會的錢、要繳教會的錢，我該繳的都繳了。」法蘭克說，「這些都要錢。」

法蘭克最後坦承地告訴伊馬，每次家鄉有人要他買貨，他都會去買，但其實他給的貨都比客戶預定的要少很多，當客戶打電話來質問的時候，他就說些含糊的話混過去，甚至不接。這種日子久了，有時候新的客戶的錢來，他乾脆直接就吃了，連忙都不用忙。

伊馬聽了大聲斥責法蘭克怎麼可以這麼做，每筆他吃掉的錢可都是別人口袋裡的財產，但伊馬心裡也知道，太多人都深陷在錢的循環裡，每個人都知道不該吃別人的錢，但是當他們看到錢的時候，沒有人忍得住。

「這種事情你可以做一兩次，但只是為了度過危機，一旦你有錢，你就不能沉迷！」伊馬說，「你被錢迷惑了，兄弟，你被混淆了！」

「有時候我拿到新客戶的錢，我就會先還給舊客戶，我還會加上利息還給他們。」法蘭克說。

「喔我的天，法蘭克，你都去交什麼朋友啊？這不應該是你的生命。」伊馬也無力的回應。

「兄弟，我想我這次真的完蛋了。」法蘭克說。「但我甚至搞不清楚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我想念我的女兒，我想回家了。」

「你有女兒？」伊馬問，「你怎麼沒跟我說？」

「啊，是啊，當我來中國時，她才兩歲，現在她都八歲了。她每次打電話來都叫我甜心、甜心，哪個女兒會叫爸爸叫甜心？我真的太愛這個女兒，伊馬，我跟這小孩有特別的連結，她的笑容總是觸動我，我如果有錢，相信我，那是因為我真的太希望她們過好日子。」法蘭克說，「你也沒聽說我有妻子吧，我們結了婚了，我只要說出這件事，我就討厭自己的失敗。」

「為什麼？失敗是她給你的，還是你自己造成的？」伊馬問。

「我在她面前就會知道我自己做過的事，我愛她們，但我失敗了。」法蘭克說。

伊馬說不出話來，他替他的兄弟感到憤怒，也替他的兄弟感到難過。

「我的妻子一直在幫我養女兒，我有錢的時候都會匯給她們，她們大概以為我很認真賺錢。」法蘭克說，「我是，你相信嗎？伊馬，要把錢弄到自己手上，不管透過什麼方法，都不容易。我奮鬥過了，我奮鬥，奮鬥，我甚至連睡覺都聽得到自己在打呼，因為連睡覺我的身體都在幫我奮鬥，奮鬥著睡覺，但中國太困難了，如果你不想點別的方法，那就一點錢也沒有。」

「並不是這樣的，你看我，我每天去工作，日子就慢慢變好了。」伊馬說，「但你不能放棄，你得趕快賺錢才能回家。」

伊馬抱著頭，他捨不得兄弟的遭遇，但他也指責法蘭克不該做這樣的事。每個人都知道廣州有很多兄弟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都會做這樣的事，他們拿了客戶的錢，卻不替客戶做事，或者答應了客戶買五塊錢的商品，實際上拿三塊錢的商品充數。但不管怎麼樣，吃人家的錢就是不對。

「如果他們真的抓到我，你要幫我，我已經買好一些簡單的禮物，都在衣櫃裡，你到時候幫我整理。」法蘭克說。

「不，兄弟，你得待下來，重新工作，把錢還給那些人，撐過去，撐過去你才像個男人。」伊馬說，他從沒說過這樣的話，「你如果這樣回去，難道你不怕那些客戶去把你砍成好幾塊嗎？」

「看看，我的兄弟，你現在講話也像個男人了，你以前都像個弟弟呢。」法蘭克苦笑著，他從沒有表現得這麼虛弱過，不過伊馬知道現在的法蘭克才是最真實的樣子。

\* \* \*

伊馬負責租一台私家廂型車，氣急敗壞地打了好幾通電話，足足等了一個半小時，「愛合一」兄弟會的幾個人才出現在路口。

「你們在搞什麼？不是說好馬上來的嗎？我等了一個半小時！」伊馬大叫。

「不要把你的生氣丟到我的身上好嗎？我們得去找人辦事情。」一個叫做EJ的人喊著，「我們要籌給法蘭克一些錢，畢竟他是兄弟會的人。」

「他的東西你都整理好了？」另一個兄弟問伊馬，伊馬生氣地點點頭。

行李的拉鍊壞了，那個兄弟試圖修理它。伊馬告訴他沒用了，只好去機場在想辦法。

「歐煙卡等下也會來，他手上也有一個行李袋。」EJ說。

「是八點半的飛機不是嗎？現在都已經六點了。」伊馬很生氣地等人，但是他的生氣絲毫不影響其他人，幾個朋友陸陸續續悠哉地出現了，車子連司機裡共擠了七個人，每個人手上都有一些東西。大家都到齊後，伊馬就叫司機小李用最快的速度開到機場。小李開得很快，車壁薄的像紙的中國製廂型車在速度加快的時候喀啦喀啦震動，好像快要解體，中國公路上拋錨的車子不少，幾乎每過五分鐘就能看見一台，小李暗自希望壞的可別是他的車。

當車子一路直奔到廣州白雲機場，兩個大男人下車後合力拉著那一袋拉鍊拉不起來的行李，歐煙卡拿著一包較小的行李，伊馬手上也有一袋東西，另外幾個不熟的朋友也緊跟著。他們不停地小跑步找航空櫃檯，因為時間已經快要來不急，

「在那裡，看。」其中一個男人叫著。

大夥兒順著他指的方向跑去，同一個方向的對面，法蘭克正被兩個移民局的警衛押著走來，大家很快就圍了上來，但警衛叫大家離遠一點，於是大家只好乖乖地跟著他們一同走到航空櫃檯。

移民局警衛幫法蘭克辦出境手續的時候，另一個警衛仍然守在法蘭克身邊，這時候警衛才讓大家靠近跟法蘭克講話。兄弟們靠過來，看看被關了一個月的法蘭克的樣子。

「很好，我很好，看看我。」法蘭克說著，舉起手讓大家看看他。關在監獄裡一段時間，他看起來比較瘦了，「給你們一個真心的建議吶，監獄裡的食物糟透了，還好你們送食物給我，不然我在裡面要餓死了。」

幾個兄弟笑了拍他的肩膀，歐煙卡遞上一件全新的凡賽斯（Vercase）燙金短T恤，讓法蘭克在機場大廳直接脫掉他許久沒得換的襯衫，穿好後再套上一件新的時髦彩色LV外套，在監獄裡面熬了兩個月的面容頓時煥然一新。

「奇布舟，那些工廠的訂單處理好了嗎？告訴那些中國人我沒問題，貨可以繼續做，我一回到奈及利亞就會把錢匯給他們，讓他們出貨。」法蘭克向一個兄弟交代事情，但伊馬聽到的時候，新裡搞不清楚法蘭克是否還有錢能給中國廠商。

EJ遞了一個勞力士手錶給法蘭克，法蘭克迅速戴上，現在他全身上下都穿戴著新穎的行頭，沒有人理會那些禮物是不是仿冒品，只要看起來漂亮，像是成功的樣子，那就是回鄉最好的配備。

一夥兒男人好心地把法蘭克的行李打開，裡面已經塞滿伊馬揉進去的衣物，然後大家當著他的面把要送給他的禮物都塞進去，有人塞了皮鞋，有人塞了香水，有人給了他兩台正版的二手手機，一台蘋果、一台三星。兄弟會出資幫法蘭克買了回鄉機票，從五千美金裡面扣款，剩下不到四千的美金被捆成束，歐煙卡就當面把錢塞在法蘭克新外套口袋裡。伊馬也把法蘭克衣櫥裡面的人民幣換成美金，一張不漏的給法蘭克。

「沒剩多少了，就這些。」伊馬說這些話的時候，特別盯著法蘭克的眼睛。

「這雙靴子擠不下了。」一個兄弟喊著，那是他特別要買給法蘭克的一雙漂亮皮靴。大家繼續擠著行李，但靴子體積太大，實在挪不出更多地方了。

「讓我直接穿它。」法蘭克說完就把腳上的皮鞋脫下來，露出長滿繭的赤腳，大家讓開位置，讓他有空間把腳套進新靴子裡，靴子有點緊，但非常好看，他向那兄弟道謝。

警衛還在辦登機手續，男人們向櫃檯要來大膠帶，直接往法蘭克那拉不上拉鍊的行李袋猛捆，就像市場裡貨運工人在捆包裹一樣，沒多久，那袋行李除了兩個還能動的把手之外，其餘地方被黃色膠帶裹的像一大顆蟲蛹。沒有人想到萬一之後行李要檢查該怎麼辦，但反正那是之後的問題了，他們幫忙把法蘭克的行李送上秤重機。

「一路順風喔，兄弟。」大家在他身邊說，有人突然插話，「嘿，你有妻子嗎？如果有的話，吃妻子煮的食物前要先禱告喔，免得死掉。」

大家笑著開法蘭克玩笑，卻讓法蘭克感到緊張。這是一個伊博人才懂得笑話，大部分在外頭經商的伊博男人都很害怕妻子會趁自己不在時跟其他男人發生性關係，如果真的發生了，那男人回家吃到妻子煮的飯，丈夫就會死掉，至於要如何確認妻子有沒有亂來，那就要靠各種奇怪的巫術方式破解了。

當大家把要交代的事情都處理好之後，伊馬才把最後一個肩背包遞給他，法蘭克接過手。

「我沒什麼好給你的，但我的心要我給你這個禮物。」伊馬說，「只是台二手電腦，讓她過好日子，別讓你的甜心跟你一樣。」

伊馬說這句話的時候，只有他與法蘭克才懂。法蘭克的眼睛垂了下來，伊馬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一直都是個好爸爸。」法蘭克說。

移民局來的警衛就在旁邊看著，一直都沒說話，直到登機手續辦好之後，移民局警衛不多說什麼，走過來示意，大家就讓開，法蘭克被他們押到入境大廳前，其他兄弟則跟在他們後面。

「回去換本護照，早點來。」歐煙卡繼續開著玩笑，「別讓你的女朋友們太想你。」

「下一次回來別從廣州，試試遠一點的機場，我聽說他們現在全部都改登記指紋和眼球掃描了。」一個兄弟說，「你還有機會進來的，兄弟，別放棄。」

「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怎麼可能放棄。」法蘭克說，警衛在催他了。

法蘭克很快就走進出境大廳，大家也不說話了，警衛仍然與他隨行，他最後一次回頭時，大家隨意地揮揮手，很快就各自轉身離開。

沒人說「再見」。伊馬覺得他應該不會見到法蘭克了，就算回到奈及利亞，也沒這個必要。

伊馬從下午折騰到現在大約經過了四個多小時，見面不到二十分鐘，但每個人都像是完成了一個重大任務，大家慢慢地回到廂型車停車的地方，機場周圍有一些警察，但大家只是緩緩地從他們面前走過。

「這些警察現在連查都不想查我們，」歐煙卡突然說，「只因我們現在看起來都像有簽證的人嗎？」

「在機場的時候我們是客人，在市場的時候我們就是老鼠。」EJ說。

「你的心別放在他們身上，也別談論他們。」其中一個兄弟警告著，「別引起他們注意。」

大夥兒上了車，歐煙卡拍拍司機小李的肩膀說：「開慢一點，你的車快不行了。」

回程的路上。廂型車在高速公路上塞了很久無法動彈，大家於是在車子裡面聊天嬉笑。伊馬想要插進話題，卻也沒什麼話好說，於是他乾脆閉嘴。當車子重新移動的時候，他突然覺得他已經走了很遠的路，從他一開始來到廣州，出了機場，自己來到廣園西路，什麼都不會，到現在，一個待得比他久的兄弟被警察抓走，什麼都沒有，而什麼都不懂的他竟然把房子蓋好了，那得需要多大的能力才能運作阿。

伊馬想到剛才送機，他其實得跟法蘭克說謝謝，因為要不是法蘭克邀他一起租房子，要不是法蘭克是個好室友，要不是法蘭克硬要帶他去俱樂部玩，讓他那天跑去玩遊樂機台的賽車，摸了方向盤，迸出買車子的念頭，他也難以相信自己竟然已經開始存錢買車子。

他什麼都沒說，因為成功之路太艱難，抵達之前最好什麼都不要說，以免周遭的鬼怪惡靈搗亂。





## 說有光，就有光

「上帝說要有光，這世界就有了光。」傑克跑到唐旗找好久不見的伊馬，並和兄弟們在唐旗商場裡聊天，他正在發表高見，指著頭頂上的日光燈大聲說，「如果你想不起來你人現在在哪裡，你就抬頭看看這個燈泡，在中國，上帝可不會輕易把電燈關掉。光，就是希望，有光的地方，就有錢可以賺！」

「阿門！」旁邊的人同意傑克的說法，紛紛舉起手中裝著酒的塑膠杯或瓶裝水，伊博兄弟都非常喜歡光的比喻，他們好多人都享受著在非洲難以得到的日光燈，對著燈泡大喊禱告文，有光的地方彷彿就有上帝的旨意。但就在同一個瞬間，商場陷入一片黑暗，連中央空調的引擎聲都沒了，整排檔口的男人們都大聲叫了起來。

「怎麼回事？」大家吼著，「嘿！嘿！」

「關門啦，關門啦，回家啦！」一個胖保安慢吞吞地從樓上樓梯走下來，制服都沒紮好，舉著手電筒燈光亂照在人們的臉上，「七點啦，快回家啦，我也要回家啦！」他大聲地用英文命令大家趕快離開，商場打烊了。

「嘿！嘿！我們在，打包，開燈！」伊馬用中文回叫著，「嘿！你神經病！我們在工作。」

保安用手電筒照著伊馬的臉，不耐煩地揮揮手，「明天再來，你賺太多錢了嘛！」

這個回應讓大家笑成一團，但他們有些人手上的衣服才點了一半，還有人正在算紙鈔，最後保安在大家要求下又把燈打開，他大聲宣布再過五分鐘，他就會連大門都關起來。

「如同你們看到的，大家，燈又來了。」傑克在旁邊提醒大家，總結這次發言的結論。伊馬趕快把門邊掛著的衣服收進檔口裡，他把裝在大塑膠袋裡的衣服抬進店裡，隨意疊在以祖的貨上，然後在筆記本上胡亂地寫幾個數字，代表今天賣衣服的数量。

傑克對燈的玩笑不是隨意憑空出現。在這棟位於廣州名為唐旗的服裝商場，以及它所座落的廣園西路，每年吸引數以萬計來自非洲各地的商人，自從中國市場對外開放，變成全世界最便宜的商品生產中心，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的金錢與貨物流動規模與速度已經難以估計，商客們跨越國際，在市場裡尋找買賣機會。在這當中，伊博人是廣州數量最多的西非商客族群，他們在非洲戴著熱愛賺錢的盛名，但是，比起其他非洲商客來中國，伊博人簡直就像是從黑暗當中跑出來的，與其說他們嚮往海外生活，更不如說他們真的在尋找「光明」。

「如果你想要看見上帝的奇蹟，就看看這亮著的燈吧！」無數跑到海外的伊博人都一致認為，有燈光的地方才代表有賺錢的機會，而光又與聖經相互呼應，如果問起伊博人為什麼要來中國，他們多半會說為了賺錢，但如果繼續追問下去，他們會回答：如果奈及利亞有電，他們才不會大老遠跑來中國。他們之所以跑來中國，是因為奈及利亞的電被切了。

奈及利亞人已經很久沒有辦法好好地享受電了。在1972年以前，奈及利亞南北各自有水力與火力發電廠，足以提供全國所需電力，但是才沒多久的時間，這個國家人口快速成長，加上石油開發、

工廠設立、以及現代化的需求條件升高，電量再也無法負荷全國需求，貪腐的政府除了顧著按時寄發電力費用表之外，沒有其他更具體的作為了。就連一個大城市如拉各斯，奈及利亞商業最發達的核心城，居住超過一千萬的人口，都經常無電可用。

奈及利亞人最熟悉的電器應該是發電機了，雖然嚴格說起來它不是「電器」，但大大小小的汽油發電機才是家家戶戶的必備品，發電機有大有小，大的供給大型電器，小的供給電燈、手機或收音機。當一條街或一片區域的電力突然被切斷，答答答答、喀隆隆隆的發電機聲響就是奈及利亞每日的主旋律。許多伊博兄弟來到中國的第一晚，都驚奇地發現自己竟然可以在極度安靜的環境下睡著，如果是在奈及利亞家鄉，伴人入眠的通常都是發電機的聲音，就算自己家裡不開，隔壁鄰居也可能開，那聲音莫名地令人精神緊繃。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講話這麼大聲，我想，」好幾個伊博兄弟來到中國後，曾經這樣思索，「因為我們根本聽不到對方的聲音，所以我們很容易生氣。」

總是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的電力讓大家再也無法期待國家發電廠，National Electric Power Authority，NEPA，被視為「Never Expect Power Again」（永遠不要期待來電），數年後，奈及利亞國家發展計畫把電力廠列為主要改善項目，原本以為會振作起來的NEPA重新正名為The Power Holding Company of Nigeria，PHCN，但效果依然令人笑掉大牙，人們譏笑這毫無幫助的改良計畫為「Problem Has Changed Name」（問題已經改名）。擁有發電機不代表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它反而把人民帶入另一個絕望的困境。在奈及利亞，儘管汽車不是人人都能擁有的奢侈品，但大家都有上加油站的經驗，奈及利亞人不但等電，還得等著排隊購買讓發電機運轉的汽油。

排隊買油是奈及利亞人的惡夢循環，因為這個擁有石油田國家的每個人都相信「奈及利亞擁有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石油量」，但同時又得接受這個國家缺油的矛盾。這是因為奈及利亞雖然開採石油，但因缺乏技術，原油必須送往國外提煉，導致奈及利亞石油出口收入佔了國家出口總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境內的油量卻又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仰賴進口，有時甚至買不到油。

買不到油的時候，工廠、交通只能停擺，油價劇烈起伏，買賣石油的收入明目張膽地進了貪汙官員的口袋，一般百姓不但無法因為石油受益，還經常因為買油發生衝突，不想排隊的人們寧願到黑市尋找更貴的汽油交易，好為生命省點時間。在奈及利亞街上，人們一口氣提著好幾個黃色油桶（jerrican）成了發電機之外的另一個當地景觀，因為如此，不少人會把電力的請求放入禱告詞裡，他們會說「願今天電力公司裡負責切電的人睡著」或「願電力公司今天瞎了眼（go blind），忘了切電」，而突然降臨的電力就是上帝最好的回應，在奈及利亞，有不少禱告過後電力突然來了的奇蹟見證，儘管可能只有十五分鐘，而且還是兩個禮拜以來的十五分鐘。在這短短的時間，大家會趕緊把手機、電腦電池等電器用品都拿去充電，還有讓冷凍櫃拼命運轉。

冷凍櫃是一個可以很好理解奈及利亞處境的家電用品。在奈及利亞，一般人家裡傾向購買冷凍櫃勝過冰箱，因為電力來的時間只能維持數小時，冷凍櫃足以在這段時間內讓一切在冰箱裡的東西都結了冰，這麼一來，當電力被切掉的時候，冰櫃擺著兩天都還能是冷的。當食物或水開始退冰，那也就像一般的冰箱狀態而已。

唐旗商場裡面的伊博人拿電來自解嘲，也用來指責國家的腐敗，但這多少真正進入到他們的信念裡頭，許多人都曾經說過這句話：當奈及利亞的電被切了，中國的經濟就蓬勃發展起來了。這意思指得是奈及利亞因為電力不足，大量工廠關閉，國內缺乏生產力，在供需無法平衡的情況下，奈及利亞只好成為依賴進口的國家。這國家幾乎所有的東西都仰賴進口，從機械、能源、科技，汽機車，到日常生活用品，衣服、家具、食物、玩具，大量的貨櫃塞滿拉各斯（Lagos）、哈特克港（Port Harcourt）、卡拉巴（Calabar）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沿海港口，再加上其他非洲國家也必須從中國進口，非洲人總愛對著外國人宣稱是非洲養活了中國，而猜猜看，誰又最愛自稱是非洲最會做生意的人？

在廣州的廣園西路，這裡有許多非洲商人來來去去，廣園西路不是非洲商人在中國唯一做生意的地方，但很多人會聚集在這裡，獲得置身家鄉一般的感覺。而最明顯的族群莫過於來自奈及利亞的伊博人。伊博人在殖民前並沒有一個集體「伊博」意識，他們之所以會成為伊博人，是由於他們講共同的伊博語、類似的文化，與後來越來越密切的商業網絡形成所致，奈及利亞伊博人自稱自己是「東方人」（Easterner），因為他們來自來自奈及利亞東南方的伊博地（Igboland），以現在行政區域來看，大致上位於阿南布拉（Anambra）、伊諾古（Enugu）、阿畢亞（Abia）、伊莫（Imo）以及一部分的尼日三角洲（Niger Delta）五個州。

在廣州的伊博人大部分同意，來自阿南布拉州的商人人數比其他州多上許多，這是因為阿南布拉擁有兩個主要市場，奧尼查（Onitsha）和奈威（Nnewi），奧尼查有很多日常生活用品、服飾、皮鞋市場，奈威則是奈及利亞最知名的汽車與摩托車配件、五金行市場所在地。在中國商人大量移民至非洲之後，非洲當地的市場受到激烈的價格競爭，為了取得競爭優勢，商人改變路線，原本從非洲其他國家、或歐美、亞洲買貨的商人，現在都移往中國市場，他們把東西送回非洲之後，廉價便宜的貨物成為主流商品。

在這些佔地廣大的傳統市場裡，許多小資本商人透過一點一點的貨物買賣，把整個市場撐出來。近年來奈及利亞各地開始有連鎖商店或大賣場出現，但聚集在洋傘或棚子底下賣著的是更多便宜、而且可以接受講價的商品，這些攤子從城市延展到鄉村，無所不在，一般奈及利亞人還是習慣在這些地方買東西，儘管有時候攤販擺放的貨品太少了，客人佔在攤子前，外人一時很難看得出來到底是誰在跟誰購買。但即使是這樣一點貨品，都是一個生意。對這些伊博人來說，人人都是貿易商，就算不是貿易商，也會是貿易商的朋友。這必須拜現代交通與物流的發達所賜，在廣州廣園西路的物流店鋪，時不時可以看見非洲商人買了一包像剛出生嬰兒大小的包裹，就要把它空運或海運回去，那裡面可能是幾打輕盈的手機套子、也可能是耳機線，一顆馬達，或幾串最新款的便宜珠寶耳環項鍊。伊博商人說這回到非洲之後，就可以開一家新的「店」了，至於才幾串東西怎麼變成一家店呢？伊博商人會嚷嚷：你不會把它們一個一個掛起來嗎？牆壁一下子就掛滿了阿！

長期遊走海外行商，伊博人在世界各地連結成族裔網絡，這個網絡讓伊博人相信有他們的地方就有「不可思議」地金錢流動，他們認為自己是最會做生意的族群，伊博人會這樣告訴別人：如果你到一個地方沒看到幾個伊博人，那這地方應該不是太好過（not so sweet），而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伊博人連一個都沒有，那你最好還是趕快離開吧，這地方應該很艱困，連伊博人都不願意去。雖然這些話顯然不完全真實，但它們至少包含部分事實。

\* \* \*

在南方世界流通的不只有低廉價格的貨物。打開伊博人或許多非洲人的手機通訊軟體，不時可以看見各種奇怪的人體肢解的資訊畫面，遭受槍彈刺穿或武器肢解的軀體、燒到焦黑的屍體、或者是殘缺的肉塊倒在人頭堆的不遠處、頭殼被掀開或臉頰肉被削掉，僅剩一層皮相連的畫面，全部不經馬賽克處理，就像展現廢棄車場零件的樣子，一則一則赤裸的映在觀者眼裡，而這正是非洲人確認某個地方、某件事情正在發生的方式。

菲利普的手機裡面就有好幾則這樣的資訊，隨著微信和WhatsApp群組通知不斷跳出，他一邊看著，一邊聽取大家憤恨的語音留言，同時坐在剛在廣州設立分處的奈及利亞大使館裡等著辦護照，好不容易才輪到他。

「遺失護照是很嚴重的事情，我們無法確定你的身分，我們也無法確認你到底有沒有簽證。」辦公處行政人員這麼告訴菲利普。

「但我就是奈及利亞人，聽我的口音、我的語言都是。」菲利普不可置信地看著自己國家的大使館這麼對待自己。「你應該照顧你的人民不是嗎？」

「我們就算給你護照，也不能保證你有簽證。這幾年伊博人帶給奈及利亞大使館太多麻煩了。」辦事人員一板一眼的回應，「你如果要申請新的護照，可以，但你不可能再拿到中國簽證，這是你跟中國的問題。」

菲利普一直都以昂貴的代價持有中國學生簽證，他一邊念書，一邊在廣州做汽車零件貿易，一點都不想要惹上麻煩，直到他的護照遺失之後，更深的誤會與折磨不斷浮現。菲利普後來氣呼呼地走了，他和許多伊博年輕人一樣痛恨奈及利亞政府，對這些海外的伊博人來說，奈及利亞政府永遠不會照護伊博人，他們可能會照顧住在北京的奈及利亞人，因為那邊的奈及利亞人更為得體，做得是政府或大公司的工作，而廣州的伊博人普遍認為自己只是商人，一些買買貨做小交易的人，奈及利亞政府根本不想管事。

但問題不僅出在身分上，而是更深的歷史錯亂之中。奈及利亞人口最多的三大族群是北方豪薩人（Hausa）、西方優魯巴人（Yoruba）、與東方伊博人（Igbo）。自從1960年奈及利亞自英國獨立之後，撤離的英軍為了保有控制奈及利亞南方石油田的權力，便把政治大權交給當時發展程度相對低、且教育不普及的北方豪薩人，並扶持他們成立國會。北方豪薩人主要以穆斯林信仰為主，受到冷落的西方傳教士便到西方去扶植優魯巴人，成立西方教育系統，這使得許多優魯巴人成為律師、老師、醫生等階級。而伊博人則因為缺乏資源，只能不斷出走，藉以尋找並形成更大的短途、長途商業網絡。

直到1966年，奈及利亞發生軍事內戰，少數的伊博軍官被認為是屠殺北方與西方軍官的主謀，因此伊博人成為北方人屠殺的對象，北方的伊博人遭到大屠殺，紛紛回到東南方伊博地尋求保護。一直以來沒有集權政治概念的伊博人無法忍受奈及利亞政府的高壓統治與社會動盪，再加上他們認為奈及利亞政府並不是一個完善的政府，政治資源集中在北方、教育資源集中在西方，因此決定脫離奈及利亞，在1967年成立比亞法共和國（Biafra Republic）。比亞法共和國是個以伊博人為主的新興國家，然而它的成立時間相當短，這是因為英軍提供大量武器給北方豪薩人，使得毫無招架能力的伊博人面臨鎖國危機，海上物資很快就遭受到封岸，兩百萬伊博人在內戰過程當中遭受攻擊、

饑荒而死亡，到了1970年，維持不到三年的比亞法投降回歸奈及利亞。而整個奈及利亞，再也不接受伊博人擔任政府官員要職，伊博人被奈及利亞孤立了。

「为了更好的未來，我們必須重建比亞法！」

海外的伊博人相當關注比亞法的最新政治動態，而比亞法最新領袖也到處遊走國際尋找政治支援，2015年新選出來的奈及利亞總統屬於北方人，伊博人絕望之下，反抗聲音卻越來越大。

深夜，菲利普和幾個好朋友約在一處中國人開的熱炒餐廳，大家忍不住抗議起來。

「奈及利亞大使館從北京搬了一個分處來廣州，要幹嘛？他們又不理我們。」奧克丘克說。

「我聽說他們把廣州小總統給撤了，短期內不能再選主席。」山姆說，「大使館想要取代主席的位置，他們要當老大。」

山姆指得是廣州一直以來存在的一個奈及利亞協會（Nigerian Community），這個協會都是由早期來中國，現在事業有成的伊博領袖所創，許多兄弟們有簽證、坐牢、集體衝突等問題，都必須請主席幫忙，主席與廣州地方警察與官員關係良好，因此伊博人有時候乾脆稱呼主席為「廣州小總統」。然而自從大使館從北京設立分處到廣州後，時有傳聞大使館要把廣州伊博人成立的奈及利亞協會功能給取消，而這引來廣州伊博商人普遍的想像是奈及利亞政府又要和伊博人做對了，連一個普通的海外組織都要干涉。

「那我們就更沒有依靠了，就因為我們是商人，我們的命就不值錢嗎？」菲利普說。「政府應該做政府的事，我們的領袖做領袖想做的事。」

「政府是惡魔，這個世界都要被惡魔掌握了。我敢說如果是由我們伊博人當總統，奈及利亞早就賺太多錢了，我們根本不用來中國被欺負。」山姆一邊喊，一邊喝酒。「敬我們的比亞法！」

「比亞法！」大家舉杯敬酒。

年輕人越來越渴望比亞法的成立，他們熱情且不停歇地對比亞法投射美好日子的嚮往，彷彿那才是真理。其他奈及利亞中年人則表露不解，「為什麼？為什麼？這些年輕人出生的時候連比亞法都沒看過，卻那麼想要這個國家？」

廣州伊博人之間有許多以比亞法之名而形成的聚會、餐會，無非是想要透過海外伊博人的支持力量準備復興比亞法。他們透過商人的力量，想借用人脈與資源管道曝光比亞法的興起，大部分的人都是贊成的，甚至可以說是瘋狂的，北方暴民砍殺伊博人的照片越來越多流露在微信、臉書和各種通訊軟體，人們看著小孩頭蓋被掀開、女人胸部被扯下來的照片而憤怒，對伊博男人來說，戰爭隨時可能發動，愆戾的語氣、口吻持續激怒著每個伊博人的情緒。

「如果你沒有辦法以身體和力量支持我們，你可以以各種方式支持我們。」愆戾比亞法青年的領袖站在台上喊話，而每一次領袖的吶喊，都能夠引起不少共鳴。海外伊博商人的錢從各種管道流回家鄉，形成一波波支持力量，而伊博人的集體意識也因此越來越強，每個人都會重複同一套說詞：

「我們不是奈及利亞人，我們是伊博人，也是比亞法人，我們是商人，我們是最會賺錢的一族，我

們跟其他人都不一樣，我們好鬥、我們富有創造力，我們愛基督教、我們愛上帝，我們愛家，我們總知道怎麼照顧自己的家人，我們知道怎麼做事，我們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

菲利普又給自己喝了點酒，深夜的餐館沒有要趕人走的意思，不知不覺，三個人已經喝掉半打啤酒。

「我現在最在意的只有一件事，我的生命要去哪裡，我以後會變成什麼樣的人。」菲利普說。「那是現在最讓我失望的。」

「那是個真的問題。」奧克丘克說。

「我賺錢，我做好事，我幫助人，但我什麼都不會留下。」菲利普說，「有時候我想著我是不是該去學電腦或者是農耕技術，我想要發明可以留存很久的東西，真正的幫助我們的人，天，但我已經過了我生命大半日子，現在的我只有空洞！」

「等你從中國離開，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山姆神智不清地說。

「哪種笨蛋可以沒事遺失護照？現在我必須在這邊一直等，等到我的家人幫我寄本護照來。」菲利普悶著說，他又繼續喝了酒。過了很久，他開始醉了，醉茫茫的時候仍然不停喃喃：「喔，這個酒精開始帶著我的眼睛轉圈圈囉...但一想到我的生命我就不高興，我的快樂無法完整。」

\* \* \*

「這是壓縮機，這是我的倉庫。吶，只要找到對的東西，一個東西就會改變一群人的生命。」一個伊博大老闆充滿威嚴的對著傑克說。他們此時站在廣州白雲區一處國際倉庫區，那裡的倉庫有好幾棟，每一棟都有很大的空間，標示著號碼，方便貨車與貨櫃進出。老闆和傑克四周有不少貨物，很快就會有大貨車來載貨。

「這些是怎麼運作的阿？我的意思是，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傑克看著寬闊的倉庫和堆積如山的貨物，忍不住問道。

「這是大問題，也是很好的問題。」穿著西裝的大老闆走到倉庫的貨櫃包上靠著，開始跟傑克聊起來，「有些歷史必須讓你們這些年輕人知道，你們才不會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聽著，沒有什麼事情是理所當然，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原因和運作方式，然後才有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嗯？」大老闆說著，然後忍不住回答傑克的問題。

「為什麼伊博人會出現在廣州，很多人不知道我們這一段歷史。在1990年代以前，像70、80年代，我們伊博人很多在日本、台灣、韓國做家電、服飾還有舊汽機車零件進口，你回家去看，你小時候村子裡面如果有冰箱、洗衣機，可能都是台灣製造的，我們很愛這些國家的東西，但那是在1990年之前，要進入這些國家輕而易舉，直到1990開始，這幾個國家拒絕我們了，簽證越來越不可能拿到，申請文件又複雜又嚴格，於是我們伊博人開始跑去香港，那時候我們要進出香港都是自由

的，很方便，而且人們一下子就發現，你要買日本、台灣、韓國的東西，在香港也可以找到仲介，生意變得很簡單。」

「香港重慶大廈。」傑克說。

「對的，重慶大廈、美麗都，那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你未來若把你的護照問題處理好，你應該去香港那邊看看。」

大老闆滔滔不絕地繼續說下去：「所以後來要做進口、要買東西都要去香港，那邊有太多我們伊博人，他們跟仲介買東西，仲介就去跟工廠下單，然後把貨帶來、交貨、付錢。大家都知道中國，但很少人來中國觀望，因為很多東西上面都寫「中國製造」、「上海製造」、這裡製造、那裏製造，我們想要跟著這些標籤走，可是那時候沒人知道中國是什麼樣子，中國人不像香港人會說英文，中國那麼大，我們根本不知道要去中國的哪裡找工廠，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那時候我們去香港時都有小額集貨的服務，但是中國還沒有，中國只跟大企業做生意，廣州這裡有廣交會，如果你跑進廣交會說你要買五千美元的東西，沒有任何人會理你，因為那時候中國做外貿，一次就要賣一整個貨櫃量。」

「只有有錢人能做生意。」傑克說。

「沒錯，那時候不可能有你們這種跑來冒險碰運氣的小伙子，一點都不可能。」老闆說，「但是後來發生了兩件事情開拓了兩條路，把伊博人一下子都帶到廣州。」

「是什麼？」傑克興奮的問，寬敞的倉庫門口前正好有一個中國男人騎著摩托車經過，大老闆指著那台摩托車。

「摩托車。」大老闆說，「永遠別忘了摩托車，我們奈及利亞永遠需要的摩托車。」

「大概在1992年，香港移除對奈及利亞免簽證的政策，我們要去香港變得很困難，因為我們的商業步調就慢下來了，所以那時候有些人開始想要探索、發掘中國。而第一個來這裡的人很有趣，他是個英文老師，娶了一個中國太太，大概在92、93年來中國，但這個人太乾了！他腦子裡沒有任何的生意點子，中國對他來說就是一片乾地，他絲毫不知道這裡有那麼多做生意的機會。」

「所以後來又來了第二個人，他1993年來廣州，他帶著生意頭腦來，當他發現在中國做生意一定要開辦公室，他就在東圃開了第一家奈及利亞代表公司（representative office）。」

「那時候開公司容易嗎？」傑克問。

「那時候開代表公司很容易，你申請一個漂亮的辦公室地點，拿奈及利亞母公司的證件，你就可以開一家代表公司，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尋貨、下單、做接洽、當顧問，給想來中國做生意的奈及利亞發邀請信（invitation letter），那時候一切都很容易。接著，來了第三個人，這第三個人跟著這個生意人和這個英文老師在一起，當時他比較沒有錢做大生意，所以他四處晃，看有什麼機會，結果他發現了摩托車，那時候廣州到處都是摩托車！年輕人，有摩托車的地方，就代表有人家不要的

二手摩托車，所以他馬上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的生意機會，他開始找人幫忙，最後他在三元里找到廢棄車場。」

「如果是第一個人，那簡直就是寶藏。」傑克驚奇地說。

「沒錯，對他來說那全部都是寶藏，而且那為我們伊博人開啟了一扇大門。那時廣州政府只負責回收與拆解廢棄車，不知道這些垃圾還能怎麼辦，於是這個年輕人打算跟政府的人合作，他們把錢塞給保管處的人員，讓每次廢機車場又有新扣留的摩托車送來時，他們可以優先進去挑選機車種類。那時中國不允許出口廢棄車，畢竟這種舊東西不是太光榮。因此，他必須便把輪胎與部分零件拆掉，以廢鐵與零件名義出口。他很快就發現他沒有人手，於是他就把那些困頓在香港的年輕人都叫來廣州，他們不教中國人怎們拆機車，而是讓自己人拆。」

「那時候有多少人開始做摩托車？」傑克問。

「我會說大概五十人，而且只有伊博人懂得拆車，他們那時大多住在離港口進的東圃、黃埔與天河郊區，只要他們找到一棟中國人不介意租給非洲人的房子，很快就有更多人入駐，一個帶著一個，他們放棄越來越困難的香港，跑來開拓中國處女地。要海運摩托車除了要買通廢棄保管處的人員之外，還得買通海關、公證行人員，廣州那時正值開放，沒有什麼太艱難的法律，但你永遠都要記得給錢，然後機車拆完後叫貨櫃車裝櫃，就可以拖到黃埔港出口，運到奈及利亞後有人負責接應，把車子拼裝回來就可以賣了。當時一台摩托車大約可賺一百人民幣，還有很少數的農耕車，因為價格好，三元里廢機車場擠滿了人，後來奈及利亞公司、辦公室都設在那一帶，還有一心大廈，都是我們伊博人，我們那時都叫他『非洲首都』。」

「哇，我的天，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我了。」傑克手摸著自己的後腦杓，恍然大悟。

「我告訴你一件插曲。那時候我們想要的摩托車，都只有在日本、台灣才找得到，我們那時候還有很多兄弟在別的國家找舊機車，結果我們發現三元里廢車場裡也不是中國製造的車，中國人以前騎的摩托車很多都是從台灣、日本來的二手車，我們伊博人不買中國車，這你知道吧，中國一直到後來才開始生產摩托車，但那是給女人騎的，我們男人都要騎這種大摩托車，這種摩托車很好，怎麼騎都不會壞，不像現在的車子一上路就壞了。」

「後來呢？下一步發生什麼事情？」傑克問。

「後來廣州整個廢止騎機車後，這筆好生意就沒了，廢車廠整個都被清光了。」大老闆說，「還是有很多人在找車，但已經不是那時候的好時光了。」

「這些拆車的人後來都留在廣州做生意嗎？」傑克問。

「這是我說的第一條路，這些年輕人後來都留在廣州繼續探索，不少人都當上大老闆，有些現在都開工廠，有幾百個員工在生產線上。我接下來告訴你第二條路。」老闆說完，帶著傑克再次回到壓縮機前，然後叫來一個中國員工開始操作。



這個員工首先把一個大麻布袋套上壓縮機的容器，然後拿起旁邊胡亂堆疊的衣服丟進壓縮機裡面，他不斷地丟，丟到一定程度之後，他按下按鈕，壓縮機上頭的重壓塊慢慢往下壓緊，一下子就把這些混亂的衣服壓成緊實的大方塊，另外幾個員工過來幫忙把這個方塊捆好，寫上送件人代號與電話號碼。

「你看到什麼？」老闆問傑克。

「我看到壓縮機，還有衣服變成方塊。」傑克說。

「還看到什麼？」老闆兩手高舉，「看這個倉庫，你看懂什麼？」

「嗯...看到貨物，很多貨物，等著被送回非洲。」

「你只看到一半，年輕人，吶，這些貨物，這些貨物是『很多人』的貨物。我告訴你，當以前那批年輕人剛來中國的時候，沒有人知道倉庫和壓縮機的。」

「拜託告訴我一切，我必須知道。」傑克央求。

「記得我說，以前的人來到中國，都是大公司的職員嗎？這些代表公司負責在中國接待他們，我們請了很多中國員工去幫我們找貨、當翻譯，我們開始找工廠，找工廠，廣州的、東莞的、深圳的，還有其他省的，我們要找很多工廠，我們不像在香港請仲介，我們自己就要當仲介，找到這些貨，我們就賣給非洲的企業，很大量大量的賣。」

「當我們視野開始擴大到摩托車、衣服工廠、還有其他領域，這已經是伊博人的一扇大門，第一個經濟奇蹟，接著到1998年我們找到倉庫，廣州這邊有好多倉庫，我們開始會租，還自己買了壓縮機，這就是伊博人來廣州的第二扇大門，第二次經濟奇蹟。」

「這個經濟奇蹟，終於讓那些在非洲做小生意的兄弟可以來到中國冒險。香港以前的好處是他有集貨運輸，而中國沒有，但是當我們探索了倉庫和壓縮機，我們就可以自己來做這件事情，我們可以把很多小小、小小商人的貨物集中起來，我們有地方存貨，十幾個人買的東西夠就塞進貨櫃，我們就一起運回奈及利亞，這對多少人來說是新福音阿？所以你們這些口袋沒錢的年輕人才能來中國，滿路上都是沒錢的小商人，如果有人認真工作，他真的能賺大錢，我看過太多例子了，我們幫許多沒見過外面世界的非洲人開啟眼睛。」

「奈及利亞再也不一樣了，中國也不一樣了，我們的人買他們的東西，我們要進入他們的市場，進入他們的街道，進入他們的空間，買任何我們想買的東西，一起集貨、買衣服的就壓縮，然後透過清關仲介處理手續，這些東西就能全部運走，送到我們的國家，送進我們的市場，送進我們的街道，進到我們的家裡。」

「所以，你要知道，貨運和物流是很重要的，有貨運物流的地方，市場才有辦法形成。當我們從三元里被趕走，我們要進入廣園西路時，廣園西路還跟墳墓一樣偏僻，但是我們的人知道要開始讓物流進入，所以物流來了，大公司開小店、小店又開小小店，每個人都準備好了，隨時準備把這些一點一點的貨送回非洲去，後來迦南商場變了，唐旗蓋了，天恩、通通、柏樂都蓋了，中國廠商都來了，非洲商人、買家也來了，不管是中國還是非洲的小資本商人，每個人都開始做生意，而且每個人都太想做生意，合作這個、合作那個，碰！就變成你現在看的樣子。你要知道，那些海運公

司有幾百家，那些每天送去非洲的貨品，那些交易的現金，都是沒有記錄的，我無法想像我們刺激了多少當地的市場。」

「吶，這些海運公司都是從奈及利亞海運公司開始，我們為這些廣州非洲市場開啟大門做生意。當我們伊博人來中國的時候，其他非洲國家的人都還只是大學生，領中國獎學金，他們還沒有太多生意人，也不像我們人那麼多，我們的網絡一下子就擴展了。當時沒有其他非洲貿易公司在這裡，只有奈及利亞啟動第一波經濟行動，我們可以服務很多種人，拿我們5%的利潤。」

「所以非洲人聚集在廣州，是大概約從發現倉庫後就開始的？」傑克問。

「1998年我們發現倉庫，1999年搞懂海運，接著就是海運通路上大突破，大家都來了。消息傳遍了奈及利亞市場、拉各斯、歐尼查、凱諾、阿巴、每個地方，你不用去香港就能買到中國製造的貨物，而且你還可以直接去中國，買任何你想買的，都可以安全運回家，口袋裡有一千美金就可以開始做生意，這是太好的消息，不想來的人也可以透過這些代表公司，他們下單，我們請工廠製造，然後從我們的兄弟身上賺利潤，工廠有時候給10%利潤，有時候給5%，有時候3%，然後買家也給你顧問費，都是非常好的利潤。」

大老闆說完，已經感覺疲憊，他得找個水喝，於是吩咐傑克留在原地看守。

「我請你來幫我看這些中國員工，你可以指揮他們，別讓他們把貨亂丟。吶，你在這裡一方面做你的生意，一方面可以幫我找客戶，讓那些客戶都往我們這邊寄送貨物，你就會有利潤。我希望你從我這裡學到很多，有天你也要自己當大老闆，你不會只是個沒身分的拉客，有天你告訴你自己，你得帶著榮耀的身分，回來這邊談大生意。」

大老闆轉身離開，傑克看著工人開始把貨送上剛開進來的貨櫃車，一箱一箱、一包一包。這些東西裡面有些是大型家電、新衣服或二手衣、有些是二手或盜版汽車零件、有些是皮包、鞋子、還有各種不起眼的日常用品，電池、梳子、手電筒、蠟燭、磁磚、馬桶、壁紙...。當這些中國製造的貨物航行到奈及利亞港口的時候，傑克知道自己還會待在中國，他心裡面想著這些商品正在改變自己的家鄉，幾乎每一種東西，他都已經看過、深深印在腦海裡，他只要稍微瞄一眼，就可以知道什麼東西是中國製造，他已經掌握到中國製造的靈魂，那些複製美學、便宜又實用的材質和紋路，從國家工程、街道攤販、房子建材到家裡面的一切氛圍，他有個感覺，有天當他回到奈及利亞的時候，說不定他還會以為自己仍站在中國批發市場的街道上。

當他確認所有東西都搬上貨櫃之後，工人躲到一旁休息，他則回到辦公室找大老闆。

「後來還發生什麼事情呢？」傑克拉了椅子坐在老闆面前，老闆遞給他一罐礦泉水，傑克仰頭喝了半瓶。

「後來就是你們來的樣子，我們97年來的時候，簽證、開公司，一切都很順利，我們去移民局就可以延長簽證，但是到了2001年開始，中國限縮我們的簽證到30天，太多人來了，中國不想要那麼多奈及利亞人來，因為他們從來沒看過那麼多外國人，他們不知道怎麼辦，他們只想到社會治安問題，但沒有想到經濟層面，沒有想到我們為他們帶來多少利潤。於是後來開公司變難了、申請簽證也變得困難了，他們不希望我們的人來，就用簽證限制人潮，但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我們的兄弟

開始違法居留，他們一樣做生意，帶很多的錢來中國買東西，大概2004年吧，所有的限制都開始了，於是非法居留的伊博人太多，你們這些sampa開始出現。」

傑克笑了起來。

「也是這個時候，我們的兄弟開始跟那麼多中國女孩結婚，即使如此，這國家仍然不給我們簽證或是身分，所以你永遠都只是個外國人，而法律政策永遠都不會照顧非洲人，所以大家開始娶中國老婆，用中國老婆的身分繼續更多商業機會，買房子置產。」

「你們早期來的人不娶中國老婆的嗎？」傑克問。

「當然還是會，但是我們的婚姻比較單純，是奠基於愛的，你們現在的我搞不清楚，我相信仍然有愛，但也有人不是。這整件事情都很困難，你為了申請簽證，申請這個、申請那個，回到家後都快累死了，人們只是是想要安定，卻那麼艱困。」

「這些就是我們的創世紀，我們伊博人來到中國的創世紀。」大老闆抓了抓自己的臉，又打了個哈欠，「來到中國，說有光，就有光。所以去吧，有機會就告訴其他兄弟這些故事吧，他們都應該知道的。」

\* \* \*

當傑克準備好錢、行李回奈及利亞，他特地找了個時間找伊馬吃飯，見面時，他交給伊馬他托人從香港買的香水，香水已經開封用過了，但伊馬還是開心地接收。那香水是托人在重慶大廈旁邊的藥妝店買的，他們喜愛這種味道更舒服的香水，勝過廣州店裡的任何一種仿冒香水。

「伊馬，有機會的話你真該去香港，他們說那裡的人看待非洲人就像個正常人一樣，連警察都會說，『我可以幫你什麼嗎，先生？』（sir），而不是叫黑鬼！」傑克說。

「我很想去，可惜我作不到，如果我現在有身分，我會回家一趟，回家一趟我就能知道賺什麼錢。」伊馬說。

「沒錯，因為我們的眼睛已經不一樣了。」傑克說。

「只要看一眼，讓我跟那些人講講話，我就能說服他們把錢交給我。」伊馬說。「你要回去多久？」

「我無法知道，警察跟我說至少要坐一個禮拜的牢。」傑克說。「然後我就自由啦，但我打算很快就回來。」

傑克自從當起仲介之後認識很多人，從原本一個幾乎身無分文的流浪商客，轉變成一個許多人認識的仲介商。他因為經常幫人買東西、寄貨，久而久之，一間擁有倉儲物流的伊博老闆請他當員工，他除了寄自己的東西，也可以拉別人的貨一起出貨櫃。存好錢之後，他尋找管道繳完逾期居留的罰金一萬塊人民幣，準備回到奈及利亞，再為自己做一份新的證件，回到中國來。

「伊馬，現在我也有自己的物流，你以後要寄東西，都從我這邊出貨。」傑克對伊馬說。「吶，你過得如何啊？兄弟，生命對你好嗎？」

「上帝祝福的生命是甜的，但誰知道呢？」伊馬謙虛了一下，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惡靈嫉妒。

當他們點的飯菜送來的時候，傑克一邊挑著魚身最肥滿的肉吃，一邊感嘆地說。「我這次回去要找個老婆，讓她給我生個小孩，但我們要怎麼相信我們挑的女人？當我們在外面忙著賺錢，她會不會享受我的錢但把我給忘了？」

「你沒有辦法知道的！」伊馬覺得很好笑。

「事情都不一樣了，出國讓人變化太多，我無法知道家鄉的人變成什麼樣子。遠離家鄉的那些事情，讓人的腦子變聰明，我的知識已經長出來了。你知道一個人用了陶瓷盤子吃飯，他就回不去塑膠盤子了嗎？當一個人在有開關就有燈光的地方，他就很難回去發打開電機。當一個人走了很遠的路，開始過好日子，回去叢林像什麼樣子？我還能跟家鄉女人好好說話嗎？」

「別擔心這種事情。」伊馬說，「你找你的女人，女人們也會來找你，就算這裡沒有，中國也有。」

「喔，不要中國老婆！我可不像其他人什麼女人都可以，有天我想回家鄉，她還不一定想跟我走，我不喜歡那樣。中國老婆是帶不走的，你看多少兄弟把老婆帶回非洲，老婆又跑回來的。那些有錢伊博人可以留在中國，但誰知道呢，我們的骨頭總得埋在家鄉。」

伊馬和傑克兩人開始吃起自己盤子裡的菜，過了一會兒才又開口。

「你以後要做什麼？」傑克問。

「我還不知道。」伊馬說。

「不知道托魯過得如何？有他的消息嗎？」傑克問。

伊馬搖搖頭，自從法蘭克離開後，他每天工作完不是上教會就是回家，他從不去探索任何人的消息。

「我聽說他欠了不少錢，前陣子好像有客戶從奈及利亞追來這裡找他，要他還錢。」傑克說。

「我的天！這是真的嗎？」伊馬問，「發生什麼事情了？」

「只是我聽到的，但我不確定。」傑克說，「兄弟們經常一不小心就走上錯誤的方向了。」

伊馬拉低兩邊嘴角，認同的嗯了一聲。

「但你知道嗎，在我的生命裡，我不認識任何沒做過壞事的有錢人。」傑克思索著，「但我認識很多只能受苦的窮人。」

「喔，你講得太對了，看看那些賺大錢的中國人，要不是他們打壓我們的市場，他們也不會那麼快致富。」伊馬說。

「這世界上每個有錢人都曾經做過壞事，唯一的差別是做壞事的時候，我們的心能夠保持到什麼階段。」傑克說，「你什麼時候打算回奈及利亞？」

「當我的心叫我回去的時候，我就會知道了。」伊馬說。

傑克不多說什麼，繼續把他的飯菜吃完。

「保重了兄弟，我大概明天、後天就會去找警察，不會有什麼問題，到時候機場見了。」

「你的家人一定很以你為榮。」伊馬露出微笑，並露出他撇嘴的習慣。

傑克聳聳肩，沉默了一下回答，「我沒有家人，我是個孤兒。」

「那你做得很好，你把自己照顧得很好。」伊馬略微驚奇地說。

「有時候我有個想法，或許因為我是個孤兒，所以我沒什麼敵人，沒有家庭束縛，沒有巫術或是敵人攻擊我。」傑克說，「我一個人，在某種方面來說，我過得很好，我很自由。」

\* \* \*

伊馬買車的念頭越來越強了，但是最近市場裡面警察抓得很勤，而且匯率出現問題，客戶都不愛買東西了。奈及利亞的匯率問題與政治局勢緊緊相扣。在奈及利亞即將面臨2015年2月總統大選前，匯率一度從160奈拉兌換1美元飆升至190奈拉兌換1美元，當大家以為不會在更慘的時候，在二月初時又飆升到217奈拉。在奈及利亞，總統大選可以出很多狀況，許多人為了保險，會把現金換成美元帶在身上，一度到了無美金可換的狀況，黑市的價格標得更高，人們不會想要再這種時候做貿易生意，因為每一批貨的成本都比過往高出太多。

市場裡面有些人議論著上帝很快就會讓匯率再回到正常的狀態，但誰也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那只是因為伊博男人有凡事都得往正面思考的強迫症習慣。因為匯率的關係，市場裡面出現許多非洲商人向中國老闆欠債的情況，誰也不想再在總統大選前把款項付清，此時拿出錢來肯定會吃很大的虧，在小額貿易交易裡，任何一點成本的添加都會減弱自己的競爭優勢。但是，市場裡面一旦有人欠債，就會出現更惡性地循環。

伊馬經常得對著長途電話大喊，他正在大罵電話裡面的客戶，那個人付了一半訂金要伊馬幫忙訂一筆貨，伊馬照做了，結果因為奈拉貶值，客戶不願意再付另外一半的錢，但是中國老闆認識伊馬，每天都打電話來催他，伊馬急迫地只好打電話回奈及利亞罵這個客戶。客戶一直拜託伊馬先幫他用人民幣墊錢，但是伊馬不願意做這種工作，市場裡太多借款卻拿不回的事件，只要一心軟就會被套牢。

當大家都還在期待總統大選趕快結束，選舉日期無預期拖延到三月底，人民痛苦的時間再次拉長，奧為利牧師每天在教會裡面帶領大家祈禱，希望惡人不會當選。對於在奈及利亞土地上自稱東方人的伊博人，他們最大的壓迫來自北方的豪薩人，東方與南方奈及利亞擁有更多的基督教徒，而北方豪薩則大多穆斯林，人們在信仰上無法理解，在政治立場上也無法信任對方，最後，新任總統是過去曾經當過總統的北方人布哈力（Muhammadu Buhari）。

布哈力自2015年上台時面臨全球油價走低局勢，靠石油為全國最大收入的奈及利亞面臨外匯收入不足，石油商無從獲得利益，加上政府不再補貼油價，因此逐步減少進口油，使得奈及利亞國內嚴重缺油，為了買油而打架的事情層出不窮。布哈力也在這個時候接受國際基金貨幣組織（IMF）的協定，破除選前說好奈拉不貶值的協議，以貨幣貶值換取IMF的補助。結果，原本必須高度依賴進口的奈及利亞國內美金數量受到嚴格控管，不管是油商、一般商人都難以換到美金，而對於遠在廣州的伊博商人來說，這無非是生意上的困境，奈拉很快就跌到300兌一美元。

在廣州的市場裡，伊博商人都知道必須降低商品價格，採取薄利多銷的方式，並多轉向非奈及利亞的非洲商人進行販售。然而這並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許多人寧願躲在家裡頭睡覺。伊馬在總統大選之後，已經聽到好幾個國內與國外做貿易生意的兄弟說，當他們面臨這種無法控管的經濟狀況，他們從睡醒之後睜開眼睛，就決定讓自己躺在床上連動都不要動，他們想要睡一整天，因為只要他們一動彈，就會顯得動彈不得，於是乾脆躺著讓那糟糕的一天自動流逝。

心急的伊馬不願接受這樣的狀況，雖然生意難做，但奈拉貶值反而是他購買車子的好時機。他想要趁此時趕快累積存款，警察在這陣子抓得很兇，他們已經不再是固定禮拜二和禮拜四來商場搜查，而是隨時想來就來。這陣子廣園西路上的伊博商人越來越少，他卻仍然每天到市場顧店，他的舉動引來小新的擔心，因為連小新都看得出來，商場裡的非洲商人都選擇待在家裡較為安全，只有伊馬還是每天想來，而且他講話變得很急迫，經常讓身邊的人感到不舒服。

「以祖都不敢來市場，你怎麼敢來阿？」小新淘氣地問伊馬，想要讓伊馬緊繃的心情放鬆。

「我們是不一樣的人，你有把帳目寫清楚嗎？」伊馬只顧著問帳目。

「有，都在這裡了。伊馬，你最近太愛錢了。」小新拿本子拍他，「你都變小氣了。」

「我不可能變小氣。」伊馬搖頭否認，「我依然是我。」

伊馬向過往的肯亞或迦納商人推銷褲子，他們目前沒有明顯地匯率影響，仍會向伊馬買東西。

「三十件？不，你一次拿就拿五十件，可以嗎？拜託你，都拿走吧。」伊馬向一個客人說。「我已經給你最好的價格了，別人拿一百件都不是這個價格。」

客人半為難地買下了，伊馬把錢收下來，塞進自己的口袋，然後把貨都塞進塑膠袋裡。

隔壁檔口地廣州女人阿青突然探過頭來，「伊馬，過來。」蹲在地上的伊馬抬起頭來問：「怎麼了？」

阿青一臉神祕的樣子靠過來說：「我夢見你被抓了。」

「什麼？」伊馬回過神來，他站起來看著阿青，「你認真的嗎？什麼時候？」

「昨天晚上，我夢見你被抓了，你應該要開始禱告了。」阿青的丈夫是伊博人，她也經常跟著丈夫去奈及利亞的五旬節派教會。「你應該聽我的，我沒有騙你，你該小心了。」

「你看見什麼？」伊馬問。

「就是看見你被抓了，在夢裡。」阿青說，「我沒有亂說。」

伊馬抿抿嘴，過一下才小聲地說，「我知道，我相信你，我也看見了。」

「耶穌！那你應該去禱告！難道你想回家了嗎？」阿青大叫著說。

「不，我還想要多存錢，回家生意不容易。」伊馬說，「我有禱告，我的心會告訴我。」

「你最好開始準備了。」阿青叮嚀。

伊馬點點頭，又走回自己的檔口整理衣服。他最近一直處在防備狀態，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難以停止，在處境艱難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不可以忘記自己是誰。他把摺疊好的褲子放整起，然後把保險櫃裡面的錢都拿出來放在身上。

「伊馬，警察。」小新突然轉頭對著在檔口裡的伊馬說，「警察！」

伊馬很快地轉身，走到檔口門邊往右邊走廊偷看，兩個穿著便衣的警察正往檔口方向走來，「喔，天，幫幫我。」伊馬不敢貿然走出去，他的心跳開始加速，小新情急之下跨過走廊，走到對面檔口跟自己的姊妹站在一起，回頭看著距離不到三步的伊馬。

伊馬在情況緊急的時候拼命告訴自己冷靜，冷靜才能處在應變一切狀況的狀態。他看著小新，小新沒有比伊馬來得鎮定，她從來沒有想要為自己惹麻煩。伊馬躲在店裡面不敢跑出去，因為這個時候才跑太慢了，萬一在商場裡面追逐起來，他不知道樓上或樓下是否還有其他警察包圍。他從小新的臉上判斷警察剩下沒有幾步就會來到檔口，他對著小新使使眼色，小新露出緊張的笑容，點點頭。

當那兩個便衣警察靠近的時候，小新率先用廣東話開起裝傻的話題：「你好，睇衫咩（看衣服嗎）？」

想當然，那兩個便衣警察只是望了小新一眼，沒有什麼反應，但就在這個瞬間，伊馬縮緊自己，腦子裡盡想著心靈簽證，然後趁警察轉頭的時候閃身，不動聲色地往反方向快步離開。

當伊馬熬過那一條長廊，跑到大馬路上，他的心跳還是極速地跳著，他心裡想著心靈簽證又再次發生功效，「當你走向右方，敵人就會看向左方」。他不知道怎麼應對那些便衣警察，那些便衣警察看起來比穿制服的警察還要兇猛，而且很難預測被他們抓到會發生什麼事。他在路邊大喘一口氣，放下心來，走到遠一點的地方觀望，那裡有五、六個認識的兄弟正在聊天，他想走過去跟他們說說話，轉化心情，還沒有走進，他就知道那些人也是因為躲警察而跑出來的。

「阿法？」有些人開口向伊馬招呼。

「上帝祝福，阿法？」伊馬反問。

「上帝祝福。」那幾個兄弟說，「警察今天一定會抓到人，他們的眼睛說明一切。」

當他們站在路邊議論警察最近的行蹤時，街道旁的商場又冒出一些兄弟，他們都是發現警察在查緝而跑到地面上躲避鋒頭的。正當大家都在放鬆談論，覺得沒什麼事情還會發生的時候，附近有一群制服警察出現，而且很快地朝著他們走過來。伊馬在麻煩當頭時聽見其中一個兄弟罵了一句髒話，「喔，各位兄弟，準備跑奧運喔！」

那瞬間，沒有人記得到底是誰先跑起來，是那幫伊博人，還是警察，有些人往不同方向散開，但是更多人順著廣園西路往西方直奔，路邊行人察覺到騷動，很快就放下手邊工作，全聚集起來看熱鬧。路邊、天橋上、馬路的車子裡，到處都擠滿行人，大家都在叫好，宛如這是一場娛樂比賽。

伊博男人在跑步的時候雙腿彷彿會變長，他們跨長腳往前方奔跑，閃過行人、路邊攤販、違規摩托車、路邊停車，優雅地跳過貨物，就這樣一路跑下去，那群警察在後面追趕顯得相當吃力，其中一個警察情急之下竟然把手中的水瓶往前丟，但是空瓶子丟不到五公尺就掉在地上，被路旁的人笑彎了腰，大家彷彿在看一齣鬧劇，旁邊一個熟悉與非洲人生意的中國老闆還特別分析：「這沒用的，平均算，我們要四個中國人才能抓到一個非洲人。」

警察在後頭奮力地追，伊馬跑在隊伍的前端，他的體型高大，跑步速度絕對沒有問題，在他奔跑的時候，他突然聽見旁邊傳來熟悉的聲音。

「伊馬！」

「托魯？」伊馬一邊回望一邊大叫，「托魯，好久不見！你怎麼在這裡？你在這裡幹嘛？」

「我不知道，我就是在這裡！」托魯也一邊跑一邊大叫，「你要往哪裡去？」

「我不知道！」伊馬大喊，「就往前跑！」

「我真的跑夠了。」托魯大喊，「我要回家啦！」

「什麼？」伊馬來不急搞清楚怎麼一回事，只發現托魯突然慢下腳步，「不！托魯！」伊馬大叫，但是他不能停下腳步。

「我走太遠，我已經夠了！」托魯對著自己說，然後轉身看著正追趕上來的警察，喘了一口氣，直接坐在大馬路中央，無視擦過他身旁的車子，接著在車龍中央躺下來。當警察抓住他的時候，其他的兄弟都已經跑到廣園西路的盡頭，往兩邊岔路分散。

當伊馬確認警察不再追上來的時候，他已經不知道自己跑到哪裡了，他站在城市的一角喘息，等到他能注意站直身體之後，他看著身旁來去的搬運工人，他們正托著比身形還要大的貨物包，快速地奔走，把貨物分送到指定的地點，沒有人特別注意看伊馬。伊馬試著辨識方向，但沒有什麼頭緒，於是他決定走回路邊揮手攔計程車，直接返回金沙洲社區。當他感應門卡進了電子閘門時，天色漸漸昏暗，路邊的街燈一區一區地亮了起來，這幅景象總是能引起伊馬佇立觀看。社區此時有很多老人與小孩出來散步，他的腳步漸於緩慢，最後他平靜地、慢慢走過社區裡的商店街，當他經過其中一間買果汁與土司的雜貨店，裡面的老闆看見他，跟他打了聲招呼。

「工作結束啦？」老闆拉拉自己鬆垮的褲頭。

「是阿。」伊馬回應後繼續往大樓走。

他每走一步，剛才經歷追逐的緊張與急迫感就越往身後流逝，直到掉出身體之外。恐懼走了，伊馬確定自己沒事了，當他走到有小橋與流水的花園時，他看著樹上的枝頭開始搖晃，接著一陣風吹了過來，他暫停了腳步，吸了一口氣，讓風吹他，讓涼意平靜一切，他開始享受那陣風。

「我再次完整了 (I'm complete again) 。」伊馬的眼睛再度張開時，他吐了很長的一口氣。



Decide to become a **"No Matter What" person.**

Decide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dream become a reality  
...**NO MATTER WHAT!**

It does not matter if you run out of money, or if life catches you on the blind side. It does not matter if you experience disappointments, failures or setbacks.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bounce back. Your gifts, talents and abilities require that kind of resolve. The next moment can change your life...for good. Be open to that. **Do not give up.** Make it happen...**NO MATTER WHAT!!**

You have something special. You have **GREATNESS** within you!

By Les Brown

ABW:  
16/12/2014

圖：伊博年輕人貼在房間衣櫃上的勵志話語

# 故事之後

## 一、何謂過好日子？

這本由小說形式寫成的論文民族誌，主要描寫一群年齡在二十五至三十五之間的伊博年輕人，他們主要從事中非跨國小資本貿易，在市場扮演中介商人的角色，不管是尋找貨物與廠商源頭、協助把違禁品運回國內，或者就在當地當起賣家服務非洲客戶，中國商人與非洲商人的合作、競爭與鑲嵌已經使得這裡產生一個為非洲商克服服務的市場形式。留守在中國做中介商人的伊博年輕人因受到中國政府移民簽證的嚴格限制，無法任意自由往返，因此多半選擇留守在當地，與警察和移民政策形成對立，以繼續進行貿易活動的步驟。在這過程中，生意頻受挫折且非法居留的伊博年輕人仰賴的調解機制是追求「過好日子」的理念，「過好日子」意味著去尋找比「現在」更好的現代生活的方式，它的理解、尋找與實踐同時交錯進行，已然形成與國家對抗、尋找經濟出口、最終成為自我彰顯甚至於存在等議題。

從論文材料中，我試圖帶出「過好日子」所具有的不同層次意涵，它揉雜了資本主義、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節派影響，加上傳統文化與道德等所形成的人生企盼，形成伊博人想像自我的圖像並付諸實踐的依據。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人們強調理性、自我管理，透過市場保持資金流動的平衡，這包含試圖理解外在世界的運作方式，並時時意識自身良心與好心的展露。而教會則提供心靈力量與解釋現實的依據，一個人的成功與不成功都有原因，一個人是否能夠活得平靜、而不引起情緒與心的動盪波折，它包含保有謙虛與敬畏無形力量，因此不豪放胡亂作為。「Live a good life」成為一個命令語句，它預期人們擁有自我控管的能力，使自己能夠成為維持生活和一切事物平衡的人，而不是受到慾望、錯誤的判斷而把自己拖到一個不好的人生狀態，舉凡墮落、偷懶、迷失、無法控制慾望，都會把人帶往好日子的相反方向。對普遍信仰基督宗教的伊博人來說，一個人透過信仰、維持道德操守，不讓自己的心起波瀾，人生不往無可控制的黑暗方向走去，那麼這就已經是好日子。不管是資本主義、教會或傳統都摻雜在伊博人整合善惡、對錯的評斷標準，人們去建立「好」的人生，過「好」的生活，相信上帝終將決定給予人們該擁有的富饒，並完整一個伊博人生命當中所期許的美好希望，這樣的圖像包含事業成就、擁有財富、備受尊敬並得到人們的認可、擁有一個良好的家庭並提供家庭所需的一切，以及各種不斷獲取感受「好」的結果。

另一個「過好日子」的層次，來自於物質提供給人的感受。人要的從來不只是物質本身，還包含物質階序為人提供的支配感受，而這種感受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擁有物而形塑的自我形象，一種是擁有使用物的知識。伊博人對物質的差異有相當敏銳度，物質有進步與好壞排序。在故事中，傑克說「當他用陶瓷盤子吃飯，就無法回到塑膠盤子吃飯」、伊馬用高腳杯喝水，媽媽露西想要更換更鮮豔的假花裝潢、兄弟幫忙法蘭克在機場迅速「變裝」的默契，都是很常見的生活例子。普遍的伊博年輕人必須肯定並證明自己正邁向進步與文明，而那種進步感透過物質表現出來，不管多麼的浮誇或矯作都不至成為被批評的箭靶，教會的富饒福音也不斷支持這樣的想法，人們以擁有和使用物質來表現自己的經濟與文化資本，「好」是需要展現的，它可用來對抗一切不好的狀態，一個人有能力卻不享受物質反而才是奇怪的表現。因此伊博人的物質從外在服裝、家居環境、食物、照片都能夠明顯表現出來。物質的多勝過少，物質的複雜勝過粗糙，然而對物質的追求並不使得伊博人完全被物所奴役，相反的，他們經常談論他們與物件之間的關係，他們如何奴役、操作、使用物件，例如「打開冷氣，讓風吹得我頭痛」、「我只要吃這盒飯，我就能忘記一切」，這當中人與物

的互動在於物件如何改變人，以及人如何控制與支配這樣的感受。因此美好的感受賦予人們支配能力，人們取得物件並與之互動，在這過程中，人想要的是不用勞力的享受，沒有極限、沒有目的，只是關注當下。

擁有物的知識也與擁有物一樣給予人支配的感受，學習新知識是伊博人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許多伊博年輕人很自豪地說自己懂得「學習」，特別是從日常生活中透過眼睛觀看、大腦和心靈領會的學習，這種學習過程可能是偶然的契機或有意識取得，也可能是從天而降的天啟經驗。每一次人們習得一個新的做事方法，就如同掌握更多對世界的機密，人們感到自己「眼睛開了」或人生的「門開了」，生命不一樣了，自己又活得更好，擁有得更多了。伊博人認為知識屬於個人，知識可以不斷累積並延續下去，越多的知識，就如同掀開越多有關世界的神祕面紗，知識會形塑自己並影響自己的行為，當人無法支配周遭其他東西，得到一個新的習得感受就會是一場驚喜，這種驚喜使得人們確定自己可以支配世界、並且與世界的一切運作一起交涉、前進。

最後，過好日子還包含了內在態度以及情緒的自我調節技術。對這些處於長久困境與「等待」狀態的伊博人來說，表現成功、自性、積極正面、好勝、忙碌、富足都是一個成功之人的必要展現，這種心境在敵人無所不監視的環境當中，對他人成就不起動搖幾乎就是最有力量證明。伊博人非常在意這些心的變化，情緒的指認是人們平日閒聊的話題之一，人們會把自己的情緒列舉出來，情緒就如物件可以拿來作用、傳染、加強或拋棄，但情緒比起物件還多了時效性，人們不時談論自己正受到何種情緒、衝動或慾望的影響，我仍是我，但我現在有了某種感受，所以我正與這感受互動。只要這種互動最終產生正面動力，人就是往好的方向邁進。因此，一個小小的生意點子就能讓人產生滿足與興奮，這種興奮足以深化一個人繼續堅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人在此過程當中，感覺到的是自我的創造力，而且感覺自己在這過程當中又往「前」進了一些。

不斷轉換自身去符合美好感受是伊博人的日常自我調節技術，然而這種調節往往會在困境當中更明顯表現出來，並以更為激烈的手段達成。這使得五旬節派的禱告方式是非常感官與身體的，既然情緒與慾望都能夠透過身體把感覺賦予形體，那麼要把它甩掉也是透過身體，以及激烈的語言，故事中有許多類似的例子，人們想要甩離痛苦、甩離貧窮、甚至去嘲笑貧窮，或者是厭惡自己的難過，都是把情緒與感覺形體化後進行處理。面對負面與困境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想辦法去做點什麼，以替換掉內在不好的感受。人沒有辦法背負過多負擔前進，當人感受到負面的狀態，大可透過教會的釋放儀式、禱告，或者去做點別的事情，多走幾步路去看另一個風景、多與人幾講句話、多留心周圍的跡象，都可以使情緒出現明顯改變。這種靠直覺形式的方式是人們在追求累積個人財富過程中經常採用的方式，因為未來的無可確認，只好不斷轉變自身去順應。人們依賴自己的經驗之外也依賴直覺、人與人的偶然相遇、甚至藉由夢境來尋找答案，這使得他們與懂得操作網路或擁有資訊管道的商人之間產生不可避免的資訊落差，當然，卻也是這種資訊落差使得暴利成為可能，當然，這種機會並不多，在田野當中，許多未受教育的伊博年輕人在經商過程裡，都曾經因為不知如何進一步尋找資訊，因而損失非常多不必要的成本。

伊博年輕人在不確定的過程中，透過充滿感官、感受強烈的狀態來取得新的個人能力，自我在千變萬化的環境當中，最重要的是自己也能快速轉變，而非靜止不動而被環境甩離，一旦靜止不動被容易被敵人迎頭趕上，或者被環境轉變成什麼都不是。人只要有改變都是好事，一個人不再困頓的時候，他就是離開困頓，而困頓也離開他，即便以後還會有其他困頓，但當下已經不是困頓。伊

博人認為世界沒有任何事情是永久的，即便連糟糕的情緒也只是暫時，人活著就是要繼續走下去，雖然還沒到，但就是繼續。

伊博人的教會不時舉辦釋放儀式（deliverance），這種儀式最大的功用就是用來斬斷與自己連結的一切負面事物與能量。釋放儀式的場合往往相當激烈，人們花數小時不斷想像自己斬斷並炸毀敵人、困境、詛咒、卑劣的過去。參加過活動的伊博人會驚嘆於儀式帶來的力量與自我轉變，他們會說他們又能夠繼續往前走。除了斬斷過去，人們還要不斷突破未來（breakthrough），這兩種力量是互相拉扯運作的，因為一個無法釋放的人勢必也無法往前邁進。禱告對伊博人來說就是進行想像的時刻，人們透過各種方式向上帝祈求奇蹟，奇蹟雖然不會當下發生，但奇蹟可以產生真實感受，而真實感才能讓人繼續確立下一步的執行方向，伊博人透過禱告而渴望事件發生，當一件事情越接近想像中那般美好，人們會高呼這「太真了」（so real），但這一點都不是在說這事件有假的成份，而是在說這件事太接近信仰賦予人們美好想望的那個狀態，那幾乎是奇蹟，但那不可能，但又幾乎已經是了，而自己幾乎就在那了。伊博信徒永遠都在追尋下一個使人驚嘆或屏息的狀態，那些看似奇蹟的狀態永遠在沖刷人的一切積累，人會在那瞬間變成新的人，新的力量與實踐能動全部再次展開。

不管是哪一種層次狀態的「過好日子」，伊博人都必須力求事件在意義上符合「好」的狀態。這種狀態的極致能以法蘭克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來表現，他有次與我一起在思考過好日子的意義時，說出了「我們伊博人只可以活在正面和好裡面，我們不能去想負面和壞」。「好」的狀態要能夠有效，就必須使它能夠先成為真實。伊博人非常在意追求真實感受，他們不在意一事件發生是否合理，而在意事件是否屬於真實，一件事情的真實就在於它是否實際對人起了作用，因此夢境、靈感、想法感受、慾望都不是平常的生理狀態，它們必須被小心看待。對五旬節派伊博人來說，跑進夢裡面去尋求答案，甚至在夢裡完成任務以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都是常見的現象。現實的意義並沒有大過於夢境，反之是夢境不斷在影響現實，因此有問題就應該進去夢裡面尋找答案。

在田野的初期，我屢次想要訪談神力教會的奧為利牧師卻不得其門而入，因為我被視為入侵的間諜與無知的外人，當我詢問伊馬應該怎麼辦，伊馬聳肩說「你等，如果你該跟他講話，你就會跟他講到話」。這使得無奈的我只好去接受伊博人文化中那套能起作用的方式，我也進入等待，但又不全然等待，我必須開始做點什麼來改變困境，於是我開始學著去理解事件與身體的作用方式，有天在佈道過程中，在一個時間彷彿停止的瞬間，當奧為利的眼光掃向我這裡時，我毅然決然站起來走出門外，在我走出去時，我確保我的突兀能使他多花幾秒鐘注意我。這件事情發生的隔天，奧為利主動走到我的面前坐下來嘆了口氣，基於他必須保護教會的責任，他滿露無奈，我仍記得他的開場：「我不知道你怎麼辦到的，但上帝讓你來我的夢裡面，所以我必須過來跟你講話」。

無法理解這種「真實」的語境幾乎就無法跟非洲人好好溝通。非洲人視一件事情是否真實，其判斷方式端看這件事情是否能夠引起他的真實感受，能夠引起感受的才代表有效。因此，當夢境成為奧為利的真實，他就必須把我當一回事，而有些伊博人也會拒絕我的訪談，因為他們認為既然我想要理解奈及利亞文化，就只能站在奈及利亞才能理解，如果不是站在奈及利亞了解，那麼我了解的就只是部分，部分真實無法引起我的恍然，那麼就跟「假的」沒什麼兩樣。

這裡或許要多舉幾個例子以補充理解，當非洲人說「相信」時，他的意思並不是他選擇的是有邏輯的那一邊，而是他判斷哪一邊能起作用，那麼他才有相信的利基點。因此，每一次當我在詢問

非洲人是否相信巫術時，每個人都會回答不相信，當我以為我們可以站在理性的角度共同去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才會插入一句註解，「人怎麼可以相信巫術呢，它會害人的」。非洲人普遍都認為巫術存在，但是他們不會說自己相信巫術，因為說自己相信巫術就等同相信巫術能夠起作用，這對一個深信基督教的人來說是矛盾的事。同樣的，先知「預言」也並不一定就得像是先知艾薩那樣總是可以講出人們私人資訊，對非洲五旬節派信徒來說，預言的真正意思就是一個具上帝認可的人嘴裡能夠講出好話，而觀眾必須在現場聆聽，聽到的人就等同接收。五旬節派基督徒認為事情的力量出自於嘴上，一個人能把好事說出來，就已經破除一切現狀，人們進入了好的狀態，而好也因此被形塑出來，不管是能言者或能聞者都擁有使一切變好的能力。一個人無法講出好話簡直就是有毛病，但這並不是指他們之間不能開玩笑。

有一次我到一個矮子奧丘克的家裡，他廚房裡的鍋子正燉著番茄燉肉，他大方地邀請我去看，沸騰的鍋蓋撲通撲通的跳動，爐子四周被噴出來的番茄汁弄得到處紅通通。一個伊博朋友見狀大笑說廚房看起來像是鍋子剛吐過一樣，我因此在不經意的情況底下也大笑說「這裡好像犯罪現場，你剛剛殺了人嗎」。在那一瞬間，我可以從大家的表情知道我完蛋了，煮番茄燉肉的奧丘克當場很生氣的質問「你怎麼能這樣說我」，後來他生氣了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考慮再跟我說話。諸如此類的例子非常多，我釀了太多無心但又無禮的冒犯，後來只要稍微思考就可以明白，每一個伊博人在開玩笑的時候，他們說的話必須符合真實狀態：是的，鍋子看起來的確很像吐了，但人怎麼可以像殺人犯，那已經不是開玩笑了，那脫離真實，那是指控。

綜上而論，伊博人的「好」(good)、「對」(right)、「真實」(real)是不斷進行交織形成的認知本身與認知過程，好的東西才是真實，不好的東西在理解上仍會發生，但它卻屬於「不真」(not real)，人們會說「這不是真的」來表達對一件事情的不認同。當伊博人的財產受到意外而消失、或者發生經商失敗的狀況，人們大喊著「怎麼可能」(How can)來指責它的「不真實」，不真實包含了不好(not good)、不對(not right)、不是(not it)，所有與內心當中美好圖像相違背的元素。基於如此，奈及利亞人必須不斷尋找真實，在一切不合理事情的背後尋找原理，當經濟、生活、甚至政治都操控於無形力量，一切都是不確定的，但一切也都是可能的。

五旬節派教義在這裡提供的自我調解技術，還包含一套如何深化個人力量的方式，當奈及利亞五旬節派信徒專注著一切美好的可能性上，他們想要看見的是一般人所看不見的，看不見代表靈界。靈界是一切力量的來源，看見看不見的(seeing the invisible)才能夠得到掌控的力量與權威。市場裡面，一道又一道新的門窗就是把信仰與經濟整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世界，你的門不是我的門，你的看見不是我的看見，一個人看得見，另一個人卻看不見，他就取得商業上的先機與資源。同樣的，非法居留的伊博兄弟也不斷在禱告警察與法律看不見自身，靈界簽證讓人得到這種隱身術的權力，這成為暢行世界的可能，人們想像中怪誕的秘密會社，提供了另外一群人掌握神祕經濟與金流的能力，這還包含了日常當中各種巫術的威脅，誰(的真實)被誰看見，誰就失去了掌控自我的力量，魔法鏡子、巫婆的邪惡眼睛、鄰居或敵人的窺視，全部都在實際生活當中起了作用，人們禱告不要被看見，先知負責揭露巫術計畫，但人與人的距離因此越來越遠，彼此必須互相合作與提供資訊，卻又必須保持距離，以調節被看見的恐懼，失去力量的可能。非洲社群中不管是市場、教會、娛樂場所或日常生活，人們對於新來的人總是低調提醒「別相信任何人」，因此，單純地以為這些聚會活動是凝聚移民社群情感的地方可能只會產生更多矛盾，即使想進而理解也會相當目眩神迷。

在這些複雜的層面當中，「過好日子」就在信仰、文化、倫理、物質和精神世界上不斷交織，這是一套文化價值與意義的運作，在這過程裡，一個人每天的期待是透過敏銳的感受並且不斷與環境互動，讓理解新知與好的感受繼續累積，形成不斷革新、同時不斷丟掉過去的自我，自我是拼湊的結果，拼湊成為個人需求與義務，處於高壓的伊博年輕人，比起許多人都還要強烈得去進行想像嘗試的可能性，儘管想像不一定實現，但想像會不斷進行。

## 二、當日子不好過的時候

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保持、維繫真實都是最重要的觀念與態度。「過好日子」在這個邏輯下繼續延伸。在論文故事中，地下經濟/非正式經濟這個字不曾出現在非洲商人的日常語境中，商人或許會困頓於不知如何讓商品繞過法律進出口，但所謂的非法行為卻並不被意識為非法，而是使事情有效達成的方式，這種非正式經濟形式除了出現在非洲，也出現在中國，市場的鑲嵌是因為兩邊都把追求發展視為目的，因此民間小商人尋求合作的方式相當彈性也相當快速且富有創意。非正式經濟因此與什麼都相關，它鑲嵌在文化與社會網絡當中，成為生活與生存的一環，它是全球經濟的普遍現象，在隱蔽國家力量或國家力量退讓之下，非正式經濟是一個地方重建的秩序與力量 (Hansen and Vaa 2004; Maloney 2004; Meagher 2010)。

然而，儘管新的觀念可以使我們重新理解人與經濟、社會和生活的關係，我想關注到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壓力與沒有未來的狀態不斷襲來，人最終與自己共處的情境。在異鄉與市場裡面，伊博年輕人因為沒有居留簽證，日常生活中充滿與警察周旋的場景，這是一場誰先被抓到誰就先離開的過程，在短暫有限的時間裡面，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有天要被抓，因此陌生的環境、陌生的語言、難吃的食物，和不斷等待的訂單，都把人們推向沒有進度、必須趕快求生存的狀態當中。伊博年輕人生活在異鄉，不斷打聽家鄉的變化與商品的潮流，同時害怕妻子的背叛、家人的嫉妒、兄弟朋友的詐騙、神職人員的真偽與道德淪喪以致有人突發身亡意外，都在暫時無法回家的困境當中成為折磨，人們意識到外在的環境充滿變動與危機，就如故事中的先知都不斷提醒人們，現在惡魔攻擊的不是人的生命，而是人的未來。在這樣的危險與壓力生活當中，一個人的生存危機與追逐過好日子的渴望交疊在一起，成為更激烈的追求，那股追求的動力有時是鬥志，有時成為極度不滿。

許多伊博年輕人難以遵循傳統使自己尋找歸屬，他們普遍害怕老人、親戚的嫉妒之心，渴望捐獻給同鄉會以建立名望，卻也害怕同鄉會成為敵人管道來追蹤自己。教會成為新的依歸，不斷要人切斷與自己緊箍的義務責任、切除傳統與祖先、去面對敵人，堤防敵人，並去賺錢，依照各種上帝與聖靈的神聖介入 (divine intervention) 而得到一次充滿富饒的祝福。在這過程當中，不管是情緒、態度與語言，仍必須不斷轉譯成「好」的狀態，當這個狀態挑戰到道德底線與個人原則問題，人必須重新詮釋困境、重新定義自我，並以不同角色作為調節來保持能動。在教會裡面，神職人員雖然仍然強調道德，但同樣從另一個面相開放了可能。

伊博年輕人並不陌生周遭環境充滿各種高風險生意，如毒品、詐騙、自我保護與攻擊的故事，反而是這些故事形塑出世界真實的樣貌，人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反而感受自己被包容進一個世界，一個正在蓬勃運作的世界，這個世界人人都在，自己並沒有被落單。在這種情況底下，人們最容易做的事情便是為自己做的事情設置底線，只要自我沒有跨線，那麼自我就仍然存在。尤其當人選擇性地在某些「壞」事底下離開不參與，這種間斷離開的狀態更能夠突顯回歸暫時安心的狀態，個人

清楚地意識到周遭發生的動態與危機，自我因此進而扭轉，產生反身的空間，我是好人的形象頓現，「過好日子」重新產生，即使只有一瞬間，卻也足以成為繼續生存的推力。

透過置換不同自我認同是另一種面對困境的方式。伊博人追求的是「好」的終極與日常狀態，人的辛苦與努力都是為了要確認一件好事情存在且被完整。因此當伊博男人在異鄉做了許多在家鄉不會做的事情，與女人睡覺、喝酒、放縱甚至騙錢，他們要能夠回到過好日子的說法時，就必須重新進行自己是一個好丈夫、好爸爸的自我認同。例如故事中的法蘭克，他在最後向伊馬坦承他做了詐欺，但仍重複說明他是為了當好人、當丈夫與父親的角色才做了這些事，甚至連上教會給上帝捐獻都成為理由，他把自己的帶進完全的無能為力，而唯一要判斷他還是好人的方式就是那股對上帝、對家人、女人、信仰的關愛責任不曾間斷。不管如何，對人們來說，唯一必須負責的就只有平衡「好」的一切是否還能夠繼續作用，每個人都透過追求內在的認同而把現在的自己從不好的狀態中釋放出來，即便自己其實也借用了「不好」作為跳板，但好的自我形象卻得以繼續拼湊。

Rijk Van Dijk (2007) 在研究迦納移民社群時，曾提出脆弱性 (vulnerability) 作為能動的概念，認為能動的性質可以有很多種運作方式，每一種方式都可能成為人的能動，但不是每一種方式都會真的成為能動，意思是能動的選擇仍然有文化因素支配與意義的選擇 (Van Dijk, De Bruijn & Gewald 2007)。對伊博人來說，脆弱性的用途就在於轉換自我身分認同時開始進行作用，對身為父親與丈夫的伊博男人來說，只有在面對自我脆弱性乍現的時候，人的形象才能有餘地轉圜。人必須把自己面對脆弱時的狀態丟還給脆弱本身，使得處於脆弱本身就是面對脆弱的方式。否則，一個男人無法在可能充滿潛在未知的朋友面前坦承，他無法調解自我，也無法繼續成為「好」，不管是好基督徒、好爸爸、好丈夫、好男人。因此，只有當一切被脆弱時刻揭露的時候，人才會在這樣不得已的情況，承認困境真的發生、想像沒有實現，這代表巫術是真的，惡魔是真的，上帝是真的，自己是無力的，因此違反道德也是不得已的。

這種不斷地切斷、否認、承認、拼湊都使得人體認到身分與生命的明顯轉變，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宣稱自己與家鄉的自己截然不同，當要理解一個人為何不選擇好好地過日子的時候，人通常選擇回答「這不是原本的我」來維繫原本自我與現在自我的關係。人知道自己不可能回到故鄉仍做著在異鄉才會做的壞事，而唯一的紓緩是還有機會切斷這樣的自己。這樣的緊張與焦慮絕非僅僅來自於自身與中國的緊張關係，還包含接軌非洲經濟與政治生活帶來的焦慮，人們把這樣無法處理的感受轉化成巫術恐懼，帶進教會，讓教會不斷強調未來並切斷每一個過去，人只能成為當下的自我、而且是越來越破碎的自我，切斷過去卻又不擁有未來，甚至連對自我情緒的無法掌控都進而免責。伊博人的自我彷彿兩個區塊，一個是自我，一個是自我的接收器，接收器連結著感受、情緒與各種慾望的流動，自我則負責看著這些而決定接收器接下來的內容，因此，偷懶不是自己的、難過不是自己的、放縱不是自己的、墮落不是自己的，只有好的狀態時自我才會跳出來承認那個當下。

賦予意義是一個人面對困境最重要的緩解方式。在伊博人的日常中，上帝與魔鬼都可以是一個人之所以變得脆弱的原因。一個想回家卻回不了家的伊博人會把自己的處境歸於上帝，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但也可以歸於魔鬼，因為魔鬼知道自己一旦回鄉便會蓬勃發展，因此乾脆讓人困留在中國。這種意義的詮釋非常多樣且多變，但都是為了同一種目的。人們在異鄉生活當中不斷地尋找下一步的可能，並無法避免地意識到自己的變化，在各種無法控制的處境當中，人們只求自己能夠得到想要的結果，伊博人很清楚自己正活在一個不可預測的大城市，躲避警察的生活總有一天會結束，當那天到臨，就代表人生要邁向下一個階段。為了在這段時間能有所收穫，人們彼此最常用來互相

告誡對方的是「別忘記自己是誰」(don't forget yourself)，以提醒彼此生活中的各種不確定，只有不忘記自己是誰的人能夠撐到最後仍有所收穫。

在種種錯綜的情況之下，我以伊博人為主體，觀察人在變動冒險、甚至無法理解下一秒狀態下的自我理解與能動性轉變，理解何以伊博年輕人前仆後繼且不計代價換取更美好的生活，我認為這樣題材的處理並無法只靠非洲人追求現代化的研究來理解「過好日子」的意涵，人永遠都會追求各種各自定義下的「過好日子」，然而這當中還有許多更複雜的層面。就因為人在異鄉、且面臨各種短暫刺激的風險，因此很容易且頻繁地意識自己正行走在「生命」這條路上。人們每天都在期待「今天」就能夠往更好的地方行進，去穿越危險、壓力、困境，帶著一切新的知識、經驗與學習，這個過程最終形成新的自我，儘管這意義是透過各種撿拾來的好而拼湊確立的生命狀態，它仍會繼續提醒人們好日子即將到來。

最後，論文的名稱「走遠」是為了呼應小說書寫的位置，伊博人通常要在面臨回家的時候，異鄉的破碎感又會頓時襲來，人們面對家人代表自己必須回到舊有的位置與倫理之上，過去做過的事情雖然不斷切斷，但終究要對自己的成功與否給予一個交代。在各種矛盾與衝突之下，「走遠」(go far) 因此有兩個意思，成功的大人物喜愛使用這句話來代表自己的成就，走遠本身的意思就等同成功，他看得多、知道得多，知識與見識都是寬廣的。但失敗的人更容易拿走遠的雙關來形容自己的處境，它代表著一個人感受過了那麼多的經歷與痛苦，但那些何嘗不是自己曾經努力過的歷程、並經歷過的失落與脫離。這種特別的外國生活，對一個原本幾乎什麼都沒有的人來說，已經是去到哪裡 (go somewhere)、做了什麼 (do something) 的證明，這是生命帶著自己，自己帶著生命一起去拼搏出來的故事，是自己對著自己 (self-to-self) 的責任與完成。伊博人被遣返回鄉前，來機場的兄弟都知道要趕快幫他妝點外表，因為那是一個重要的時刻。被送走的人無暇回首太久，返鄉前勢必要趕快丟掉過往各種沒有處理的情緒與無法交代的碎片，重新迎向新的挑戰，新的好日子，當他走在大街上的時候，他知道他曾經走得很遠，他大可以昂首挺胸。

### 三、回家

伊馬在做了被警察抓的夢之後沒多久，果然就在唐旗裡被臥底警察抓住。他在監獄裡度過2015年的農曆新年之後，等不急回到奈及利亞擁抱他辛苦賺來的大房子、大車子。剛回到奈及利亞的時候，他經常打電話來問我過得好不好，每一次他這麼做時，我都懷疑他只是想要我回問他一樣的問題，好讓他可以回答他正在做的事情。

「你好嗎？」我回問。

「我在洗車喔。」他快樂地說，「我在洗『我的』車！」

伊馬從回到家鄉就熱愛以這句話作為答案，這句話已經成為「上帝祝福我」的同義詞。伊馬剛回到奈及利亞時還不會開車，但是他每天都在洗車，不管是洗車身，還是擦內部皮座椅，白色泡沫沾滿他的手和手機鏡頭，他為他的藍色韓國現代休旅車進行不同角度的拍攝，等不急要傳給我看。

「現在你有好日子啦！」我說。

「沒錯，沒錯，我是！」他開心地說。



當新的照片又傳來的時候，我看到的房子就如他先前讓我偷看的照片一樣，黃沙之中豎立著一棟房子，前庭有尖尖的屋頂，看起來就像外國房子一樣「摩登」。裡面的餐廳有漂亮的長形木桌和木椅，客廳有沙發和一台小電視，牆壁上沒什麼裝潢，但有很多以前在廣州建材市場可見到的磁磚拼貼。

「你的房子裡面有自來水嗎？」我問。

「喔我的天！」伊馬馬上跑到水龍頭旁邊把水開到最大聲，「你有聽到嗎？欸？聽得到嗎？這是水聲，我們這裡有地下水。」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菲利普、傑克、山姆和其他人都陸續被遣返回奈及利亞。菲利普的房子至今還沒蓋好，因為他的房子將比所有人的房子都還來得大，他回去之後買了一台新的BMW二手車，而且忙碌地每天四處跟人討錢，因為他賺了錢後被太多人借錢，現在他必須好好控制他的財產。傑克傳來的照片很簡單，他只與一個小娃兒合照，小娃兒坐在他的手肘上。而還留在中國與妻子作伴的伊肯，有天傳來天大的消息，他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但他來不急把妻子送到醫院的路上，小嬰兒就在路邊被生出來，混血嬰兒引來很多人關注，一下子就上了新聞。伊肯雖然不是很滿意媒體的作法，但他還是很開心地說這孩子必須取名叫做「Star」。



## 參考文獻

黃應貴

- 2015 導論：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刊於日常生活中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新北市：群學。

鄭瑋寧

- 2013 在反思性斷裂與批判性回歸的辯證路徑上，探尋新知識的可能：評述《港都百工圖》。台灣社會學 25：171-181。

謝國雄

- 2013 《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Asamoah-Gyadu, Kwabena

- 2007 'Blowing the Cover': Imaging Religious Functionaries in Ghanaian/ Nigerian Films. *In* Religion, Media and the Marketplace. Lynn Schofield Clark eds.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astian, Misty L.

- 1992 The World as Marketplace: Historical, Cosmological, and Popular constructions of the Onitsha Market system.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domo, Adams

- 2010 The African Trading Community in Guangzhou: An Emerging Bridge for Africa-China Relations. *China Quarterly* 203:693-707.

Comaroff, Jean & Comaroff, John

- 1999 Occult Economies and the Violence of Abstraction: Notes from the South African Postcolony. *American Ethnologist* 26(2): 279-303.

Deacon, Gregory

- 2012 Pentecos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Kibera Informal Settlement, Nairobi.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2(5-6): 663-674.

Gifford, Paul

- 2004 Ghana's new Christianity : Pentecostalism in a globalizing African economy.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nsen & Vaa

- 2004 Introduction. *In* Reconsidering Informality: Perspectives from Urban Africa. Karen Tranberg Hansen and Mariken Vaa eds. Uppsala: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Harnischfeger, Johannes

- 2003 The Bakassi Boys: Fighting Crime in Nigeri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1(1): 23-49.

Haugen, Heidi

- 2011a Chinese Exports to Africa: Competition, Complementarit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Micro-Level Actors.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38(2):157-176.

- 2013 African Pentecostal Migrants in China: Marginalization and the Alternative Geography of a Mission Theolog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6(1): 81-102.

- 2014 'Take Over Asia for God!': The Public Face of African Pentecostal Churches in China. *In* The Public Face of African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in Diaspora. Afe Adogame, eds. Pp 105-123. Surrey; Burlington : Ashgate.
- Hunt, Stephen, and Lightly, Nicola  
2010 The British Black Pentecostal 'Revival': Identity and Belief in the 'New' Nigerian Church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1): 104-124.
- Jeannerat, Caroline  
2009 Of Lizards, Misfortune and Deliverance: Pentecostal Soteriology in the Life of a Migrant. *African Studies* 68(2): 251-271.
- Krause, Kristine  
2014 Space in Pentecostal healing Practices among Ghanaian Migrants in London. *Medical Anthropology: Cross-Cultural Studies in Health and Illness* 33(1): 37-51.
- Larkin, Brian  
2008 *Signal and Noise: Media,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cGaffey, Janet, and Rémy Bazenguissa-Ganga  
2000 *Congo-Paris: Transnational Traders on the Margins of the Law*.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aier, Karl  
2002 *This House Has Fallen : Nigeria in Crisis*.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 Maloney, William F  
2004 Informality Revisited. *World Development* 32(7): 1159-1178.
- Mathews, Gordon  
2011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thews, Gordon, and Yang, Yang  
2012 How Africans Pursue Low-End Global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1(2):95-120.
- Marshall, Ruth  
2009 *Political Spiritualities: The Pentecostal Revolution in Nigeria*.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2010 The Sovereignty of Miracles: Pentecostal Political Theology in Nigeria. *Constellations* 17(2): 197-223.
- Maxwell, David  
1998 'Delivered From the Spirit of Poverty?': Pentecostalism, Prosperity and Modernity in Zimbabwe.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28(3): 350-373.
- Meagher, Kate  
2009 Trading on faith: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inform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Nigeri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7(3): 397-423.
- 2010 The Informalization of Belonging: Igbo Informal Enterprise and National Cohesion

from Below. *Africa Development* 34(1): 31-46.

2010 *Identity Economics: Social Networks &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Nigeria*. Woodbridge; Rochester, NY: James Currey.

Meyer, Birgit

1998 *Commodities and the Power of Prayer: Pentecostalist Attitudes Towards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Gha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9(4):751-776.

Narayan, Kirin

1999 *Ethnography and Fiction: Where Is the Border?*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24(2): 134-147.

Obi, Cyril

2010 *African Migration as the Search for a Wonderful World: An Emerging Trans-global Security Threat?*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9: 128-148.

Robbins, Joel

2004 *The globalization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Annual 33: 117-143.

Smith, Daniel J.

2007 *A culture of Corruption: Everyday Deception and Popular Discontent in Niger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oller, Paul

2002 *Money Has No Smell: The Africanization of New York Cit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n Dijk, Rijk

2007 *The Safe and Suffering Body in Transnational Ghanaian Pentecostalism;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Vulnerable Agency*. *In Strength Beyond Structure: Social and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Agency in Africa*. Mirjam de Bruijn, Rijk van Dijk & Jan-Bart Gewald, eds. Leiden ; Boston : Brill.

Van Dijk, Rijk; De Bruijn, Mirjam & Gewald, Jan-Bart.

2007 *Introduction*. *In Strength Beyond Structure: Social and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Agency in Africa*. Mirjam de Bruijn, Rijk van Dijk & Jan-Bart Gewald, eds. Leiden ; Boston : Brill.

Wariboko, Nimi

2014 *Nigerian Pentecost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